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1906 51



筆叢序

沔陽陳文燭撰

吾友胡元瑞工詩善屬文有
少室山房稿賈其餘勇著書
數百卷如經籍會通史書佔
俾九流緒論四部正訛三墳



補逸二酉綴遺華陽博議莊
嶽委譚丹鉛新錄執林學山
自題為筆叢海內爭傳幾於
帝貴問序于不佞陳子曰大
畜象天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達

卷童人知足以知聖人者顏
子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
日博我以文蓋吾儒之學有
博有約猶佛氏之教有頓有
漸故日多聞則守之以約多
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



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
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攬
長河為酥酪空則納須彌于
芥子當時楚有左氏倚相鄭
有公孫僑吳有季子札魏稱
多聞而未有若孔子者大縱

之聖又多能也太史公傳世
家而日當年不能究其禮累
世不能殫其學夫非以博耶
秦漢而後六籍燬燼唐晉種
批宋元支離士生其間而汲
古之綆短矣壯哉元瑞琚起



數千載之前索諸六丘之遠
論于六合之外絲大小而旨
極大舉類遊而見義遠執往
詰之屈筆聞者頓解反先代
之成案今人心服劉子玄謂
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

學無才猶良田萬頃費金滿
籬而使愚者營生鮮能債殖
有才而無學猶思無匠石巧
若公輸而家無椶櫚斧斤難
成宮室矣元瑞才高識高而
充之也學者乎竊謂元瑞為



今之良史餘稿其一班矣昔
劉孔才有皇覽陸士衡有要
覽王粲有要畧葉廷珪有海
錄吳枋有野乘非不博也而
今皆不傳或者掛一漏萬未
能詳說而反約也儒有博學

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
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
之謂乎題數語弁烏以俟後
之知元瑞者

沔陽陳文燭撰



經籍會通

卷四

凡前代

凡前代技綜項與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
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
於勝國紀列纂脩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
敷澤九流抽釋百家溯溯千古因文明之盛
集鴻碩之大觀也

昭代基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允達貴處惟是
經籍一塗綸摩尚缺槩以義非要切體實迂
繁筆研庶資歲月徒曠耳夫以朝閣之朝草



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奈之雖黃期

大明日揭萬象維新惟其獨盛迷鴻蒸彪炳宇宙而胜談冗繁濶略時設取不百揆撥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枕藻稍銓梗派會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嘆嘆抑以為博雅之前驅云萬曆己丑孟春朔應麟識

筆叢

經籍會通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墳籍之始肇自義黃盛於周漢行於梁晉極於隋唐一燼於秦再厄於莽三災於釋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喬爽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槩可見矣述源流第一



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奈之雖黃期

大明日揭萬象維新惟其獨盛迷鴻蒸彪炳宇宙而胜談冗繁濶略時設取不百揆撥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枕藻稍銓梗派會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嘆嘆抑以為博雅之前驅云萬曆己丑孟春朔應麟識

筆叢

經籍會通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墳籍之始肇自義黃盛於周漢行於梁晉極於隋唐一燼於秦再厄於莽三災於釋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喬爽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槩可見矣述源流第一



六經刪脩尼父授受孔門卷軸篇章類崇簡要
三墳丘索湮沒不傳以大易尚書較之其體
制居可識也蓋古文峻潔迥異浮靡聖筆淵
玄亡資藻飾故卷之不盈筭簡而擴之函目
乾坤春秋而降諸子百家典而遺術離楚漢
以還騷人才士作而文學盛此其盈縮之大
都也然秦山封禪文字萬家合雜禪迫沿洄
十紀架微此例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
輒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逸竹

簡韋編既非易致靈文秘檢又率難窺重風
祖龍裂帛燬燧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
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
藝文西京制作纔十二三世以阜夔稷契
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歷朝諸史志藝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
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略劉勰沿襲隋書
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
目也中葉父子奕葉青緗紀例編摩故應遠



密第遺書絕寡考訂靡從隋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論辨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爲踈略新書間增所缺頗自精尋歐陽宋志紊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論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門至於經籍尤匪所先且人庫博極案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自餘正史之外奉命纂修類例足徵卷軸可考若劉歆之略荀勗之部王儉之志孝緒之錄

疏秩不傳宋自慶曆淳熙嘉定諸目外薦總文士宋尤李棗竝富青細今惟文簡目存亦多闕漏鄭氏藝文一略該括其鉅刻核彌精良堪省閱第道志前朝失標本代有無多寡混爲一途番禺通考以四部分門實因舊史而支流派別條理井然且究極旨歸推明得失百代墳籍燁如指掌儘更因當時所有制及亾篇咸著品題稍存故實則庶幾盡善矣歷朝墳籍裔聚之多亾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



唐時按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觀
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洵加
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讎至六萬卷齊王
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
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秘閣所藏重復相
揉靈運衆加哀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
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
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與壁牘載盈
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餘萬卷書契以來

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
萬卷至開元帝系葉承平興書間出一時纂
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
於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
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比
符散區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
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典廢聚散之由大都
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
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稱



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寔微寔湫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勞之自然也

舊唐書經籍志序云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爲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并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亮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進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

試爲朕鑿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侍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歆王恆韋述余欽母嬰劉彥貞王濬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母嬰又番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



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秘閣
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二
卷及廣明初黃巢于紀尺簡無存昭宗卽位
志弘文雅收合餘遺尚二萬餘邊都洛陽
靡孑遺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以端
通考不載節錄於此

元城書云開元文籍最盛至七萬卷會
典籍者學士四十七人強說鄭潘表錄之
行武殿子
卷廿四身

太宗初卽位卽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
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
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克弘文館
學生據是時尚未改武德年號也太宗甫定
內難卽留意經籍如此而馬氏通考獨逸茲
事故詳載之按弘文館書至二十萬卷則自
隋三十七萬外僅再觀耳唐藝文志序稱武
德中收隋遺書僅八萬卷餘蓋一時衰益之
書按其正本當兵火助勦之後決不能過三



萬也

此條載前清通鑑陸氏原序考亦不收五但求經籍考也

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經籍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俾宮人掌之以文皇總之於上虞魏董之於下應者宜舉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諸臣亦絕無目錄之修何也蓋太宗所聘志文詞所鍾嗜翰墨於經籍蓋浮慕焉未必如隋宋之竭力蒐訪也故貞觀中百事超越前代此反愧爲文思博要

至于二百卷歐陽又各自有類書而祕府二

王之迹獨冠千古當時君臣所用力者可見

矣新考新書元仁中傳唐羅等更論新未成法唐中清日及江國史云

舊唐書志後序云三代之書經秦殆盡漢武帝

河間王始重儒術於天燧之餘拾羣亡散篇卷僅而復存劉歆七略在漢藝文志者幾三

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

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懼

寇盜沈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



椽樞遺亡至晉樞括琴書纔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朓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書籍燬燼梁元帝克于侯景收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書之書雜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保定之中纔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按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槩當從此爲正通考於諸史藝文序目纂輯靡遺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少傅端臨所未覩也

通考諸部之首亦但檢漢隋新唐俱不及舊唐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典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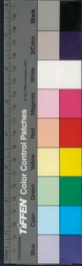


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投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嚴維張其數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草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

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劄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



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
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按之七略頗有不
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
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
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
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
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隔出見於著錄
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克館閣
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
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遜
於崇文而新舊兼之至於紀定之災而書復
闕矣右子鶴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爲簡明
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
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殺復止得三萬七千
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
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
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
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至萬三千



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卷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卷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爰議其後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墜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戾於安史肅代二宗并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歐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夫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

蘇氏事見藏考業火藏所引杜寶大業寺記卽此此外他無所考

篤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



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篡
輯無聞正志本百漢東京魏晉之間採摭未
其亦無無較東者魏晉之間採摭未
備卓昭諸兇摧頽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
夫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卽次之蓋秦所
焚享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
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僭
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玉石俱燬况書
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
燭雖稚尚幸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大抵歷朝續籍自唐以前舉見隋志宋典而後
通考爲詳第其卷秩之數往往異全緣諸家
輯錄或但紀當時或過志一代或因仍重複
或節略很凡故劉班接連繁簡頓殊王謝並
興多寡懸絕卽博洽之流動於論屢而疑似
之迹未易精詳今細繹羣言旁參各代推尋
事勢考定異同錄其灼然者于左

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 劉歆七略總目舊唐
書九十作九百非是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



條篇而所增又數十篇僅得後數與此不合
然他無可考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班固藝文志

本劉氏七略入劉向楊雄等儒術三家

藝文七略林氏
說皆二三家 省伊尹墨子兵類十家

藝文省又有劉向大
史公及淮南王數家 東漢無增者

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荀勗四部總目

書不存見隋志序舊唐書作二萬七千九百

五十四卷

東晉三千一十四卷 李克校定止此惠懷之

亂故也

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 徐廣校定見崇文

摠目序

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謝靈運所按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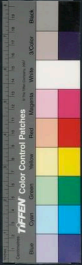
以為六萬按六代間書尚難得晉度江才得

三千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宋初何遜能爾

當以舊唐書為正阮氏七類數同

齊萬五千七十四卷 至王儉校脩隋志作一

萬二千七百卷



萬五千七百四卷

一作宋元數目與舊書齊

齊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

謝朓王亮啓

諸家皆合

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任昉部集凡釋氏書

不與

梁晉通增集三萬餘卷

元孝緒七錄總目蓋

梁世薦紳家藏併在其中秘書則或因任昉

之舊然釋道二典竝存其間則所增亦才數

千而梁世之書盡此矣

此據唐志云阮孝緒西漢四百二十五卷
卷第通缺爲然齊非七萬也見空明集

隋初一萬五千餘卷

見牛弘進書表此時合

正副本僅三萬餘湖東煨燼所存并平陳所

得也

隋大業中三萬七千餘卷

柳晉等校定總三

十七萬卷正本進御僅此然隋志總目八萬

九千餘卷蓋柳氏校定之後或有所增或唐

諸人據前代舊目芟除猥雜會爲此編也諸

史藝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備一家言追劉



王阮氏諸書序意可見大都

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新唐書

序總舊唐書止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蓋
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不全入也

唐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舊唐志
序所載是時搜錄未必如前之盛蓋釋道本
朝貝錄矣

宋慶曆中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 王堯臣崇文

總目後屢增益至四萬餘卷

宋淳熙中四萬四千八十六卷 陳騭等四庫

書目後屢增益至五萬九十餘卷

考諸史藝文志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隋三萬
七千而志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萬
二千而舊唐後序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卷宋
崇文目四萬中典目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
九百七十二卷蓋史或會萃一代志但紀錄
一時故不無異同而宋史則深可疑也

前代書但計卷帙重複未分者隋嘉則殿三十



七萬唐弘文館二十萬開元中一十二萬唐
武德初宋興國初各八萬梁湘東王所收者
七萬宋謝康樂所校者六萬葛紳先生惟葉
少蘊稱十萬餘則皆爲實錄矣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
二焉隋嘉則殿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
愍王世克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
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
唐書經籍志后序俱云存者無幾新唐志以
盡亡其書蓋信筆不考之過也次則漢蘭臺
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懼寇盜
溺河中僅數船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
經籍志後序記此考光武遷都書籍二千餘
兩諸家以爲三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纂
輯尺簡不傳惜哉

凡前代書籍之厄史皆備書獨隋世篇籍最盛
而諸志不言所終考隋世諸書成在東都場
幸廣陵東都守禦獨完自王世克降唐唐盡



收其國史僅八萬卷中間未嘗被火向之藏
蓄之盛竟何在耶惟杜寶大業江都記云隋
書籍三十七萬悉焚於廣陵當是實錄蓋
煬酷嗜經典既欲徙都廣陵必盡載諸書
從洛陽八萬意當時副本耳宋書籍經定
復災所存者尚衆德祐航海家古之難又
然矣視此則國籍廢典大槩四倍國家
豈小小哉

世共傳劉氏七略王倫七志阮孝緒七錄

任昉四部外諸史藝文所載又有晉義熙已
來新舊目錄三卷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
卷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
錄四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
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陳永香殿五經史
記目錄二卷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
皇八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二十年書目四
卷香厨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
九卷唐羣書四錄二百卷古今書目四十卷



唐集賢書目一卷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
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唐秘閣書目四卷
蜀王建書目一卷紫微樓書目一卷崇文總
目六十六卷秘閣四庫書目十卷史館書目
二卷太學書目一卷按此則前代目錄甚多
不止盛唐一二今並不傳然前史所載惟謝
王任阮諸錄尚存全數其餘多寡槩不可得
詳矣

前代懸璣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關書目唐有訪

書錄宋有求書錄異時人至留意若此隋文
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
獻書無所不納也

書目第記書名卷軸槩不能臆唐羣書四錄乃
至二百餘卷何以浩繁若此蓋各書之下必
有論列若欲向所編者宋王堯臣總目六十
六卷亦然然但經史二部子集則闕如也董
道廣川書跋則又特主說經而已自餘諸家
僅存卷數尤氏書目則并卷數不存文簡在



宋顏真卿洽稱略乃爾或陶氏說郭所節也唐母照有古今書錄四十卷又節略琴書四錄而成卽體製居然可見惜並不存鄭略有劉歆七略七卷又七略別錄二十卷豈七卷者目別錄乃論列與

累朝中秘所畜外薦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明劉向桓譚著則張華束皙齊明王僧陸涇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公孫奔皆灼灼者自餘尚衆而世不其稱宋則全藏宋綾尤

囊董進葉夢得見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在昉四萬極矣宋又有濡須秦氏莆田鄭氏漳南吳氏荊州田氏並著目錄盛於前朝蓋由印本易得故儲畜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通志有吳兢西齋杜佑東齋等目則唐世非無編錄但不存爾通志又符天目錄各一卷亦皆唐人又李正說沈少卿撰良嗣李衛公歐陽修政俱有目錄則皆宋人也

葉少蘊云本朝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昉



郭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儂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餘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其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讐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按葉所紀諸家俱有書目行世載文獻通考今竝不存觀此梗槩可見其論諸家所藏多限難不務銓粹切中歷朝館閣之病不特宋世而已餘語咸實錄錄之

禪塵錄云承平士大夫藏書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之當世今皆散逸近所至郡府多藏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僻校也按此則葉氏論列外又有此五家宋時文獻之盛乃爾禪塵錄又云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嘗用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燼幸秦發家首有萬餘卷亦以



是歲火登厄運所避耶

唐山李氏即子聯作記者其書僅九千卷明
徐所列表必皆書家傳學難集可惡

唐馮贛雲仙散錄序稱家藏九世之書二十餘

萬卷按唐時驛本甚稀故益升家藏二萬餘

於秘閣開元之感僅八萬卷文皇二十萬卷

自是重複然唐時即重複之書亦不易得

何人乃能有此世稱雲仙多誕此間卷一

獎也宋元世欲致此即不為難然必不
復乃可若正本雖三萬而不可易得

唐世士民藏書
已無過三萬者

玉堂逢辰錄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

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三館圖籍一時俱

盡夫風或颯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

處諸王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

又厄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魏了翁跋遂初堂書目云江元叔合江南吳越

之藏凡數萬卷為藏侯竊去市人裂之以藉

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畜

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莊與南陽



井氏皆藏書者但未久而失之宋宜獻兼有
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
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元無事
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
理也殆有不可曉者按此記宋世諸藏書家
尤詳而皆不能久有良足慨也

齊東野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
書爲其畜牛弘疏請開藏書之路極論廢棄
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撥其繁

言之繁元帝江陵著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
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
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至宣和殿太清
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
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
館一萬五千餘卷子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
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
八十六卷總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
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



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書二
萬卷郭侯棟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
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
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
鄒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
莊與皆號藏書之富鄒李淑五十七類二
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鑑三萬卷昭德晁
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
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

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
然鮮有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
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
齊齊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
號藏書之家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
餘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
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
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
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巖東憲恩山三李高



氏牟氏皆蜀人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三君子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度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披覽居然篋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且以示子孫焉右周密所紀宋諸藏書家最爲詳盡竝

考得之因全錄以見宋世民間文獻遠過漢唐總之版本易得故也昭德晁氏直齋陳氏卽通考所引二家而不及載其總目僅此足徵云

豫章漫抄云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貨進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迺映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那子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徃徃新



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彼善
若吾吳中則有羣集有精美者矣按此及端
臨通考序則元世亦嘗屢有求書之詔第一
代典籍邈然無聞何也子淵謂越中視江右
差善蓋子淵於越中未嘗久寓且世變陵谷
或當時頗異於今故耳若精美則今猶最吳
中也其謂江右書皆自北方攜至則都下昔
固多書矣高宗氣說無錄無漢數百家今
僅十二三則宋世書皆因向多
今然古書出於今
者元本必盡有也

所謂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書僅三十七萬遂冠
古今元邊歸子盤一家之產驟得三十萬卷
亦宇宙奇事然但欲其多而不計重複則在
今其不難顧正本不知幾何耳古今書籍統
計一代前後之藏往往無過十萬統計一朝
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
有此數也况元時版本尚希又非文明之世
紐氏子三十萬垂其重複政恐不能三萬
耳



按唐以前藏書之籍惟史志中得諸秘閣者可
徵自餘民間薦紳所儲聚不可考如漢梁子
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舟二
萬李泌三萬梁楊二氏並見恒譚新論今藏
國學紀聞世宗又云魯侯之書
乃其文所書皆僅存總目獨阮孝緒之四萬
類例足徵然非必其家藏也宋世藏書家至
衆日率不存尤廷之述初堂目今傳余閱之
亦多不備推之宋葉諸家當亦爾爾惟是陳
二氏最有條理可觀陳所藏至五萬餘足爲

宋世藏書第一家據野語乃宦中盡得五姓
之書故能至是豈易易哉

漢安翁王之子宗綽著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借
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
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
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
在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
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帙之目如
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秘府所未



有也盛哉右見洪景盧隨筆第宋世三館所
藏不過四萬以上况英宗時尚在宋初其時
板本未盛卽重校通計亦未能逮至此隨筆
所計謬無疑

輟耕錄云莊夢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
爲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
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
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夢塘旣没子
孫不知保惜或爲蟲鼠傾嚙或爲鄰識盜竊

或供飲博之需或應糊覆之用編帙散亂所
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脩宋遼金三史
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
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
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識干犯禁條悉付祝融
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翠玉悉
載入京覲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
不幸如此按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
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二不著姓氏惜也從



考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古今
藏書同一概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類甚詳覈必富於家藏
廷覺傳末不著端臨固以其入元故乃元史
亦不爲立傳以若人撰述之勁有功千古況
沒若斯良可扼腕然此書自是永久何籍史
臣也

凡書籍時代近者勢易流傳而人多棄擲時代
遠者迹多湮沒而世罕珍藏然夷考昔人書
目參以余所按雜往往漢多於周唐多於漢
而宋多於唐何耶周尚草編漢始側理唐尚
傳錄宋則印摹難易之辨也其詳具末卷中

筆叢

甲部

經籍會通

筆叢甲部 經籍會通

二十八



筆叢

甲部

經籍會通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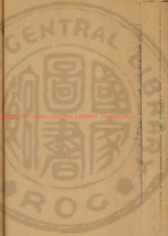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澹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經史子集區分爲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擬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於篇述類例第二



筆叢

甲部

經籍會通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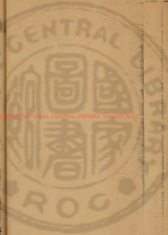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浚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經史子集區分爲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擬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於篇述類例第二



夏商以前經卽史也尚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
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浸微
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
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卽集也孟柯荀况是
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於是乎有集繼之唐
宋其體愈備而其製愈繁子遂析而入於集
而子之體爽於詩騷矣

尚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氏子也
而其理經故涉而經也道德冲虛經也而其
理子故降而子也三者皆可以互名惟其實
也集則題不詞矣

史之體遠矣董狐南史其人也晉乘楚壽其撰
也然而弗傳焉春秋之前左國國語國策二
家而已集之名昉於楚乎屈宋唐景皆楚也
非騷賦無以有集

屢柳書目若謝客王亮謝朓任昉諸人史但言
纂脩而不錄其類例其大數尚存也至李元
殷鈞祖暉蕭繹輩則并其卷數皆不得而知

矣惟劉氏七略大槩存漢書中荀勗王儉阮
孝緒類例並載諸史差可考焉觀其類例而
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槩見矣

劉歆七略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
兵書一曰術數一曰方伎而首之略略以總
集諸書之要則分列品題實六略耳班固藝
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種五
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數
三萬三千九十九卷固節其猥冗僅得十之三

四大槩新莽之亂焚歆之餘故也然七略原
書二十卷班氏藝文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
耳向歆每校一書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近
世所傳列禦寇戰國策皆向歆辭餘可槩見
因以論奏之言附載各書之下若馬氏通考
之類以故篇帙頗繁惜今漫無所考詳其義
例六藝經也諸子兵書術數方伎四略皆子
也詩賦一略則集之名所由昉而司馬氏書
尚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類也



所以史記不當入經
蓋亦源考此耳

王儉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
陽六術藝七圖譜前六志成本劉氏六略但
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名雖曰上
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
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於卷首蓋亦
輯略之意按經不曰六藝而曰經典則史固
漸備矣隋志謂其文義淺近遠非欲向儉余
謂儉齊相佐命百事填委故無暇此浮割其

名耳

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
伎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并諸
兵書爲子兵陰陽術藝爲伎術又益以佛道
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並列而佛道二
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書之分四部也實魏荀勗始之一曰甲部紀六
藝小學等書一曰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一
曰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一曰丁部紀詩賦



爾讀等書此時史集二部尚希故王阮二目
更從劉氏分七類至唐大盛於是史居子上
次經佛老附于次史而終之以集定爲四部
宋氏以遠遜相沿襲而作者之意未有所明
馬氏始做劉向前規論其大旨體裂駸駸備
矣

馬懷素傳云開元中秘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
敘懷素上疏曰兩齊以前墳典舊編王儉七
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舊志所書亦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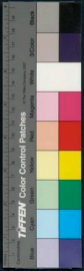
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選
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潤滌望括檢近
書篇目并前志所遺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
上於是召涉學之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又
褚無量傳云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卽
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
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拂次
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
還又勅無量於麗正殿以續成前功又元行



冲傳云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七志
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
事未就而懷素無量卒詔行冲總代其職於
是行冲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
命學士毋嬰韋述殷踐獻余欽等分部脩於
歲餘書成奏上之右三則俱舊唐書通考所
未載夫以一目錄之微更三賢之手積十載
之勤始就豈易易哉

其類例諸傳不載考唐藝文志皆以經史子
集爲次云

前史所述魏晉諸家書目條流僅舉銓次靡詳
惟阮氏七錄始末備載弘明集中余觀其分
門創義損益前規綜核之功勤且力矣隋唐
志率沿此因節錄之經典錄一易二書三詩
四禮五樂六春秋七論語八孝經九小學凡
一千七百一十卷 紀傳錄一國史二注曆三舊事四
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儒史八雜傳九鬼神
十土地十譜狀十簿錄凡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兵錄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



橫入雅九 農家十 小說一 兵家凡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一 楚辭二 別集三 總集四 雜文凡七百

五十 術伎錄一 天文二 識緯三 曆算四 五行五

雜藝凡三千七百五十六卷 佛法錄一 戒律二 禪定

三 智慧四 疑似五 論記凡五百 仙道錄一

經戒二 服餌三 房中四 符圖凡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右分類大槩與通考合惟析伎術置四部外而兵家尚半諸子蓋秦漢軍書最盛故劉王特

列兵家而術數方伎餘流繁衍至析為二變世稍減因以子兵同條術數共貫唐宋以後

益微遂皆統於子矣隋書宋志其諸史中不詳錄

宋世諸家雖咸有書目載於文獻通考其類例悉不能詳即通考亦第據晁陳二志未必盡

自端臨也惟鄆鄆之李莆田之鄭二家類例大略可考并識下方李淑獻臣鄆圖書志

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記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



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爲
八目十卷置圖書十志按李氏類例於四部
之外更列四目亦阮氏外篇之意然書畫一
類分爲二門有道書而無釋典不可曉也

鄭氏書目七卷前田鄭寅子敬列所藏書爲七
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伎曰文曰類按
唐以後不分四部而仍七錄之名惟鄭氏一
家然伎術記氏已合而鄭仍分之大半李鄭
二家但據所藏多寡爲類不求合前人也

至葉少蘊以馬好而無書目蓋皆聚而弗藏
葉於經學最精特置外未聞

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凡經九類史十八類子十
二類集六類今全載陶宗儀說郭晁陳馬氏
三家義例大抵全此第尤時失之疎而三家
較精密耳晁讀書志陳書錄解題並全載馬
通考中持論各有可觀

鄭漁仲藝文略凡十二類一經類九家八十八
種二禮類七家五十四種三樂類十一種四
小學十二種五史類十三家九十種六諸子



十一家四十八種七星數三家十五種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種九藝術一家十七種十醫方一家二十六種十一類書一家二種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種共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一十二萬餘卷按鄭之辨類頗極苦心第自唐以後四部卷數相當總之經史子集而細分之乃爲得體今藝術等書僅數百卷亦爲一類可乎

馬氏經籍考經史子集仍分四部經十三類一

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
孝經九樂十賦緯十一儀注十二小學史十三
類一正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
記六故事七職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時令十一
譜錄十二史劄十三史評子二十一類一
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縱橫
家七雜家八小說家九農家十天文家十一
醫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
兵書十六醫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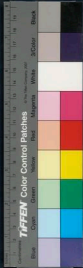


書二十雜藝集四類一別集二詩集三歌集
四總集

陸文裕藏書目序云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視觀
屑屑不能舉萃有也莊遊兩都多見藏籍然
限於力不能舉萃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
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
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
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病新起命僮出曝
既乃次第於寓後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

舊所遺歷歷在目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
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僮后益焉
將以類續入焉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
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理性之書倡於
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語
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書作於經史
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槩曰古書故錄古書第
四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質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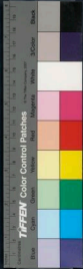


趨華而文集與焉故錄文集第六四詩既刪
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
七山包海瀕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
謂也故錄類書第八紀見開次時事而掌不
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山經地
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
韻書第十一不坊教者不懲成不早醫者不
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方藝

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聖作物觀一代彰矣
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將爲一錄以次宸章
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陸所撰書諸家略備惟不及二典重勘既諸
子中耶考文裕目錄史尚別正史與不以二
典置諸子中或此
前尚未得故也

按子淵之目亦以經史子集爲次而特尊本朝
聖製分門另敘亦似合宜但宋世理性之書
自有儒術類列於子家諸志皆史也雜技皆



子也韻書卽經也似不應更爲類小學卽韻類也醫學卽伎類也二者絕不相蒙尤不應混列一塗惜余生晚不獲起前輩而質之惟類書另錄最當與余山房書目全

子淵別錄古書不過三墳汲冢之流當橋而附之經史子下真者以作之時爲次僞者以出之時爲次似不必別類也余生平好鳩集經子而限於力收殘綴軼大類於淵序中所云文裕貴人也且猶若是况余寒士哉然良工苦心非全好不易識也

陰符之文高簡非先秦漢人莫能爲也三墳之文淺陋非晚宋唐人莫能爲也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固可大笑諸家以陰符李峯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詳其體矣况陰符言或類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及緯侯等書充倉鵬冠等子總爲僞書一類另附四部之末亦千古經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



不免於顧惜耳逸周書穆天子等雖多誇誕
然文字殊古且未嘗有所依託自當入傳注

中非傳舊列志

若注中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於胸中則顛倒是非
離丘山之鉅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鄭漁
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論已過不巳則普其古
今人表可矣至謂其胸中全無倫類不當取
楊雄太玄法言樂箴三書總列儒家余考周
藝文志雄之前劉向六十七篇則七略舊目

也下注新序世說說苑列女傳四家亦不分
拆固正沿其舊耳乃以固步趨劉氏尚可繼
入七略所無便失之然則向書新序說苑子
類也世說列女史類也必管其失當歸於歆
固何與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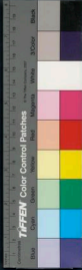
凡經籍錄起皆至簡也而其卒歸於至繁經解
昉自毛韓馬融鄭玄浸盛至梁武三禮實疑
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袁宏浸盛
至李善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矣世史昉自



尚書司馬班固浸盛至脫脫宋史五百卷極
矣實錄昉自周穆魏晉浸盛至開元起居注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極矣譜牒昉自世本梁
唐浸盛至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
矣地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蕭德言
等五百五十五卷極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慎
周研浸盛至顏真卿字海鏡源三百六十五
卷極矣字法昉自四體晉衛恒撰周越袁昂
浸盛至唐文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

極矣方書昉自張機葛洪褚澄浸盛至隋楊
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犛虞
孔道虞綽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
極矣文集昉自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
師總集二百九十三卷極矣小說昉自燕丹
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
卷多極矣類書昉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
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極矣

五音舊唐志作四百五十爲近今從通志然
三教珠英全帙亦一千三百卷也



凡道家之書始於周盛於漢極於晉唐凡釋氏之書始於漢盛於梁極於隋唐而皆少殺於宋之南渡而釋氏之教復極盛於元道亦庶焉至明又皆左次矣劉歆七略無所謂釋氏王儉任昉釋典皆自爲類阮孝緒七錄亦另錄釋道二家隋志略同惟新唐志附子家末通考因之蓋以道家本列九流釋典不宜更出余意二藏篇帙既多且本方外之說分門另錄似無不可第如唐志通考亦未爲不宣

也舊唐書釋典不詳

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七卷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大部三百一十一卷釋藏唐開元中五千四十八卷嗣後屢增幾千餘卷陸子淵謂今藏不應尚仍舊數蓋其間



或有所裒益也然以西天經目較之亦千百
之一耳第隋志六千餘卷今反數減於前足
徵釋教盛於六朝至唐宋間禪說勝而經典
稍左次矣

二藏余所無僅單行釋道書數千卷則通考
例用千家天子御書日亦似未得二書

古今書籍盛衰絕不作班氏所錄九流曰儒曰
道曰墨曰名曰法曰雜曰農曰陰陽曰雜
曰小說而道家外別出神仙房中陰陽外別
出天文五行縱橫外別出兵家而兵家又自
分四類蓋漢時數家極盛致然實則一也
世雜家及神仙小說日繁故神仙自與釋典
並列小說雜家幾半九流儒道二家遞相增
減不失舊物兵家漸寡遂合於縱橫視舊不
能十三陰陽與五行天文並合於伎術視舊
不能什七名法間見一二墨遂絕矣

神仙本道家似不應別出然老關莊列皆諱理
之書自張道陵寇謙之杜光庭輩盛廣其教
欲與釋教相抗故以柱下爲道君又創立元



始天尊而姓之曰樂名之曰靜信區論太始以前卽漢秦間姓名絕少此類蓋魏晉六朝假託宛然今讀度人大洞靈寶大齋等經大槩規模釋氏之形骸以誣莊流俗玄旨耽論適如也道德冲虛兩華而外言煉養服食黃庭參同足克業祖他如稚川貞白尚難盡信况謙之先庭輩耶

爲典章經制之學者唐杜氏宋鄭氏元馬氏三書皆與經史相出入非他類書比也然通典僅唐以前未爲詳備通志殊有絕到而特論過當力不副言通考既該且覈規模意制足稱完書而挂漏出入時或不免世代遠涉獵廣良未易也作者固自苦心

鄭藝文略外另有圖譜一略蓋因王儉七志而擴之其論亦精到可喜謂隋家書籍富於古今而圖譜無所係遂至蕩然圖譜自難傳非以無所係也宋世一二尚存今漫無可考矣馬氏通考以譜錄入子類圖存者間亦係焉



似未爲不可也

鄭漁仲請班孟堅漢武以前盡竊司馬遷書不以爲慙此不足爲班病子長於左傳國策固
有全錄舊文者要在各成厥體耳鄭作通志
禮略全襲通典藝文略率本唐書亦以來後
人之訛第中間考索精到處真有漢唐議論
未及者不可誣也

通考譏漁仲鈔滕杜氏原書而唐中葉後事不
復增入按宋初李宗謨等嘗奉旨續此書一

百卷起唐至德止周顯德未通志尚有此目
今不傳杜鄒馬三書或以列典故類然音韻
經籍等皆類書也

通典鄒以入類書馬以入典故陳全

鄭漁仲於文史考核最精經籍略後別著校雠
略一卷皆前人未發後學當熟參者然其失
徃徃多自蹈之如詩集類崔昭以盛唐置之
晚唐許渾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又段成
式酉陽雜俎有王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
類之譜錄中蓋以爲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



一卷入草木類蓋以爲種樹之書皆可絕例
其過在槩錄前志原文不復稽核故爾端臨
通考雖多襲晁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間
有重出或類例未精然大體得之篇首會萃
諸錄統論尤詳密可喜也

晏子墨之宗也而劉氏七略列於儒之首董子
儒之傑也而鄭氏通志列於墨之終皆類例
之大病也又通志有崔光百國詩四十三卷
檢光傳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國詩因爲一
卷通志書名卷數皆誤此或因仍前史然光
傳失考亦鄭之疎也

鄭又有羣書會記三十六卷今不傳陳振孫云
會記大略世間所有之書非必盡出其家余
以爲或卽藝文略草本則宋世亦未必皆有
也如子書儒家一類唐志僅存曾子子思公
孫尼而通志仍有宓子等可見

阮氏古今書錄記漢藝文志書五百九十六家
僅四十四家存據今傳漢以前書大約五十



餘家然賜冠子等後世偽爲撰雜其中不下
十餘則所存之數政與阮合蓋漢以前書盡
喪於東京之末梁後未嘗亡也

阮錄又有後漢藝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十七
家亡而不著存數按范志無藝文一類蓋謝
承書也晉中經簿一千百十九家僅七百六
十家存亡三之一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蓋
世近大槩存也

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卽古之
一軸至裴輯成帙疑皆由於曝板之後然古
朝已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
帙前代書帙之製僅此足徵因錄於左雖頗
無關涉亦博雅所必知也

經典錄

七百二 紀傳錄 二千二百 子兵錄 五百

三 佛法錄

四百五 文集錄 一千三百 伎術錄

六 仙道錄

二千五百 共八千五百四十七

帙四萬四千五百餘卷

阮自著書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附七錄末



今無一傳惜其用力之勤并識此餘見隋志

詳具弘明集中

文字集卷五正史前繁高懸
古今世代錄雜文聲律并誌

序錄序例共七種合所
編七錄共八種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今世當有傳本余求之尚

未獲第觀黃長睿辨駁一十七條如張萬

中唐名將陸贄靜東晉高流德山青原宗

臨濟全時皆灼灼世人提記總目至謂不

何人又以文選李善註在五臣後其疎決不

學幾於王侍書題閣帖矣然長睿駁亦有

可議苟仙公道家舊稱焉玄非稚川明甚哉

正駁之可也乃自狐疑其說豈二子稱謂尚

未洞然耶謂蔡啟來鴈皆唐人見丹陽集按

二子俱晚唐人融集見通志略鴈集今世尚

傳丹陽集版璠所輯一十八人皆盛唐高岑

先後編次之時二子蓋未生也長睿書家者

流詩人譜系故非所悉第茲僅數十條耳餘

考証碑帖甚夥雖辨論多美未必一一中程

也黃又謂鄒炎集不當置後余嘗閱鄒通志



見五代有鄮集一大謝鄮誤然漢人集
中又有鄮炎三卷或五代姓名同者不可知
又五代王仁裕有西江集百卷鄮志及通考
俱不收見陸子潤外集今仁裕所著玉堂閒
話等又間載其詩雖卑弱頗自清旨陸謂西
江集詩萬首古今恐無此盛惟宋陸放翁亦
然

書之有目體製雖全詳厥品流實分三種吳尤
諸氏但錄一官之藏者也隋唐諸史通志一

代之有者也古今書錄琴書會記並收往籍
之遺者也薦御雅士為集以廣見聞館閣詞
臣彙校以存故實目錄之篡例不可無第中
秘盡籠天下之書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
世之傳帳中之秘亦往往內府所無其目可
以互稽難於備舉鄮氏古今並載本屬大觀
而讀者眩於名實代之有無家之藏有反不
可知然亦各有長也

鄮氏通志彙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以所發



明馮氏通考獨紀存書而異時闕逸之篇靡
從考究且自勝國而後未之及也余自總冊
之歲弱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餘二十載經
史子集類次羸三萬編誦讀滋深翠然有會
間以取日會萃二書并四代藝文諸家目錄
以及儒先月旦文士匪黃績附勝國

皇朝製作稍以已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總爲
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
一日可以盡其大都而卷軸繁猥殆至百數

尚未能脫稿云

二西山房記王長公爲余藏書室作者今附錄
此云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
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
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鬻
之又_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愛無所不
營而獨其藏書陸則惠子水則來生蓋十餘
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錄其餘貨以治屋而
藏焉屋凡三楹上阿而下隆其趾使避濕而



四敞之可說日爲度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
度若一所裁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
爲類十三爲家二百七十爲卷三千六百六
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
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
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
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
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
自言於他無所嗜獨嗜書儼以當食洵以

當飲誦之可以當語護覽之可以當夾施憂
藉以穆念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
無他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
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筆而已性既
畏客客亦見畏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
夜坐榻憑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
籀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
惟敬以古隸扁其楹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
余爲之記按古所稱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



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
文有云訪西陽之逸典見荊州記甚詳一目
藏書之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間今宜
撫之所由名而反成式之著書謂之西陽雜
俎者也惟敬之所標當亦云是余因以慨夫
七雄之前蓋不惟周之藏史爲老聃之所掌
者而名山與窟如宛委石室禹穴洞庭之類
其靈文秘檢往往有之第旣爲造物之所恡
惜而人間之蹟困於漆書竹簡而未易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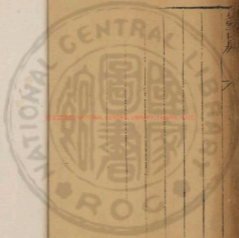
自七雄已覆一燼於秦火再潰於莽三燹於
卓惟四燬於湘東五佚於巢六竄於宜和雖
隨散隨聚而周之藏史其所餘能幾何況闡
闡之淺而責之守匹夫之力而望之致也夫
以劉向之七略僅三萬六千卷任昉又減其
三之一隋之嘉則殿名爲三十七萬餘卷而
正本亦僅三萬七千而止耳開元之際最爲
極盛至八萬卷然亦多一時之所著而宋崇
文之目又減其大半後之益者積數十年而



增募不過萬卷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闔閭
之守僅十餘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
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讀者
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亾聚也有侈於讀而餘
於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猶亾讀也元瑞既
負高世之才竭三餘之畧窮四部之籍以勤
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王帝勳之猷賢嘉聖
神之繼下及乎九流百氏亾所不討覈以載
之乎名山大川間以餘力游刃發之乎詩若

文又以紙貴乎邇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
之內其爲力之難殆不啻百倍於前代之藏
書者蓋必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聚如元瑞而
後可謂之讀也噫元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
矣屠龍之伎殫而世亦無所用子矣盍亦舍
而從我遊乎玉京人鳥須彌之頂有祖龍之
火不能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
發其一二以窺子焉卽二酉之藏與子讀於
二酉之所得皆糟粕矣弇州老友王世貞撰





と
し
か

DEL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JAPAN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25707 v.2



筆叢

經籍會通三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濠水 趙鳳城 文鎮

廷陵 吳因琦 公良重訂

古書歷世兵革洊更間有殘編裂簡僅以空名寓於載籍緝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議鈞奇之士頗有取焉編摩之暇辨駁經傳聯絡遺亡與辯古者共之述遺帙第三



其矣秦火之烈也皇王帝霸之道聖神賢哲之
謨蕩為烟埃所存占卜術數而已漢興六藝
始出於屋壁家墓之中劉向父子綴拾七略
孔氏之外無復他編自餘儒墨兵農班史藝
文所志大抵春秋戰國之作夏商以前僅數
十種率皆誕幻不經當時具悉其偽今俱摘
錄類列篇中即不耳目其書去都可槩見矣
至於占卜術數動稱黃農以上及陽秦漢之
文蓋以羸螭所遺故盛相依託其為誣矯尤
不可言世所洞曉不復贅說云

班藝文志所錄次序頗淆今稍據時代列之漢
以兵取天下故論兵書特盛楊僕任宏所輯
一百八十二家固取不過數十家其目尚
多依託自餘可知

神農二十篇農家又兵法一篇兵家黃帝十六篇兵家

又經四篇又銘六篇又君臣十篇又禮五十

八篇俱道家又說四十篇小說蚩尤二篇兵形家

太乙兵法一篇天乙兵法三十五篇封胡五



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鷄冶子一篇鬼

容滿三篇

俱兵陰陽

大禹二十七篇

家

天乙三篇

謂即皮湯非前太乙也小說家

務成子十一篇

一篇

道

又二十七篇

說小辛甲二十九篇

俱道

二十二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俱道

尹佚二

篇師曠八篇長弘十五篇

俱兵陰陽家

孔甲盤

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玉房中二十

卷堯舜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

皆極野俚誕誕可誅班氏自謂芟除假雜猥雜
雜就加此者筆之正史何也第劉氏亦不應
收

醫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
歌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
世竊附黃岐耳今醫方但知內經等考班志
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內經九卷外
經十二卷或即難經也三皇惟伏羲差免誣
殘而亦有按摩一家大是笑資



王伯厚因學紀聞云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
猶有存者賈誼考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
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顏頊曰至道不
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
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
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
日慎一日帝舜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
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
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

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人吾憐

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

凡十條語
多史記全

不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

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

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

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

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大夫以

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

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勳也湯曰學聖王



之道者其辟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
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
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辟其若登山
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
淵乎是以君子慎其與而聖主慎其舉又曰
藥食嘗於畢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
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
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事入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
武王問王子且師尚父澤南人問引堯戒
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遷此帝王大訓之存於後者若高帝能除挾
書之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
必不墜矣幸而籍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
士尚其盡心於斯按紀聞所載今見賈誼新
書中意古必尚有其書紀錄帝王格言者或
散見雜家如鬻子之類今其名不可得矣



紀聞又云漢七略所錄若奔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玉碎璧足爲巨積之珍博漢君子或有取焉

六經之後擬作者世但知楊王二然不止是也書亡逸故後無述焉今稍類列於篇

擬易者楊雄太玄經嚴朗洞極真經衛元嵩元

包張志和太易張張素履子司馬光潛虛又

楊潛太玄經擬書者孔衍漢尚書後漢尚書

魏尚書王通續書陳正卿續尚書

良佐尚書演範宋韓氏續尚書

漢至唐十二世

擬詩者束皙補亡王通續詩擬春秋者王通元

經之類

擬論語者楊雄法言張融家語梁武帝孔子正言王通中說王勃次論語宋薛據孔子集語蓋亦正言之類



擬孝經者馬融忠經徐浩廣孝經張上儒演孝經

兵書往往有擬六經者郭良輔有武孝經員平千有臨戎孝經無名氏有兵春秋兵家論語農家又有買充道大農孝經又劉炫酒孝經皆洞襲聖典可罪也

職官類又有宋百官春秋五卷王道秀百官春秋五十卷無名氏百官春秋二十卷蓋皆記傳之屬又包誦河洛春秋李荃闕外春秋俱

非編年體其他效編年者詳見下條考其義例如王仲淹元經鄭如幾魏春秋皆以魏爲統聖人誅叛臣攘夷狄之義安在哉

六經惟春秋續述尤盛李襲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擘吳越春秋十二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濟魯後春秋十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雜語十卷陸質楚漢春秋九卷司馬



彪九州春秋十卷劉孝標九州春秋一卷
胡旦漢春秋一百卷漢春秋問答一卷袁驥
漢獻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衍元
漢魏春秋九卷孫盛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
壽麗陽秋異同八卷習鑿澗漢晉陽秋五十
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卷袁道鸞續晉陽秋
二十卷杜延壽晉春秋略二十卷崔鴻十六
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國春秋略二卷蕭
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錄二卷

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
秋三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魏衡卿宋春秋
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戴嚴栢鳳春秋
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兢唐春秋二
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
十卷尹洙五代春秋一卷總之皆漢紀唐曆
之類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
陽說等書輒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卽其名不
易當如此况其實哉



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春秋
之類今惟晏呂氏傳蓋子書雜家非紀載褒
貶也虞李二書當亦此類至如杜鶩有任子
春秋辛邕之有博揚春秋俱非諧文苟立方
韻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苑春秋是文選
竝取義而已六朝人受風春秋蓋以紀述歸
可矣宋史無玄晏春秋而有皇
再帝王
世紀

曹大家有女孝經宋尚宮有女論語今傳女孝
經乃唐人借名大家然前志益有醫書今亡

逸矣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
曹憲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老爾雅陸佃
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林慎思有續孟馮休
有明孟劉軻陸筠並有翼孟司馬光有疑孟
余允文有算孟辨陳方之有韻補吳中

荀劉李二爾雅今不傳蓋宋末已亡疑孟尊
五二書見宋文公集餘並未親二書亦亡

又宋人有
善爾雅

陸賈有新語顏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



亦有新書短譯有新論夏侯湛華譯劉晔各
有新論崔實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
有昌言王涉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
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篇

漆雕

問之夜七卷至三王史氏二十一篇

今元龜以卽皆七十子之後也

世子十六篇

名頌

李克七篇

子夏

景子十三篇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徒也

受業仲尼者曾子外宓子十六篇宋景濂諸子

辨有言子二卷宋以前目錄皆無元王燾哀

集遺言爲此書然猶勝僞撰遠余近得頌子

三卷亦同朝人哀集雖謂有功聖門可也

子

史稱七篇頌其而漢志十

一篇蓋七字誤分爲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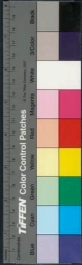
吾夫子世以文事顯而漢高世蓼侯聚特以軍

功封世以經術傳而漢武世太帝臧特以詞

賦著

太帝有集家十

先孔氏而著書者黃帝史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漢志居雜家首非陳孔甲也陳博士鮒亦名
甲故孔叢子後出宋人以卽黃帝孔甲而又
謂一名盤孟蓋盤孟宋世已亡而編目者誤
記漢書有此因附會也唐志無孔叢子是濂
太史以注者宋咸所寤大槩得之

吾夫子喬傳尚書者安國注尚書者穎達然梁
孔衍有漢尚書魏尚書則續書不始文中子
也衍所著又有春秋數種夫子二十四年係

戰國諸子往往有姓存名缺者西京諸子又

往有名在姓亡者今皆不可考因錄左方該
洽之士或旁參曲証辨其姓名以慰作者則
不啻遇之且暮矣

景子三篇

魏家兵家
又十三篇

羊子四篇

魏家

佻子一篇

公土

宮孫子二篇

鄭公九篇

名家

吳子一篇

雜家

尹都尉十四篇

廣家

王氏六篇

公土

李子十篇

丁子一篇

鮑子十篇

苗子五篇



魏氏六篇 以上俱兵家

白氏三十八篇 齊宋

臣彭四篇 惟宋

郎中與齊十二篇

秦零陵合信一篇

伯象先生一篇

臣說三篇 又說九篇

臣賢一篇 以上雜家

臣鏡二十五篇

臣安成一篇

臣壽七篇 以上說家

惟一篇 宋

臣吾十八篇

孫子冰四篇

臣昌市六篇

臣義二篇 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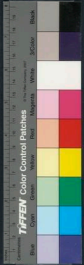
臣瓚 說家

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全者甚衆蓋皆以姓爲稱故爾然其書傳者甚希又非文義所憑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雖博雅之士或知其二未必知其三四也今據劉氏七略鄭氏通志及御覽元憲等類書條載十數類於左自備忘忽云爾非示諸大方也

兩孟子 一鄒人孟軻 七篇 一陰陽家 一篇 又易孟

氏 十一篇

兩荀子 一趙人荀况 三十一篇 一荀悅申鑒亦號



荀子

兩董子

一戰國董無心篇一 一漢董仲舒百二

三賈子

一賈誼五十一 一賈山八 一賈某見

通志

兩莊子

一莊周五十一 一莊助四 又莊安一篇

兩景子

一宓子弟子篇一 一兵家十三

五孫子

一道家十六 一孫武八十一 一孫臏十八

九

一孫軫九 又晉孫綽十

二吳子

一吳起四十一 一雜家一

四李子

一李克三 一李恢三十一 一李長三 一

兵家十

二商子

一商鞅二十一 一商子逸書亦號商子

四鄒子

一鄒衍四十九 一鄒爽十二 一鄒

陽七

二田子

一田駢二十一 一田俟三

一鬻子

一道家二十一 一小說十九 俱稱也

兩兒子

一兒寬九 一兒良一

兩劉子

一劉敬三 一梁劉三

卷之三

兵家

通志

七





二桓子 一桓寬六十篇 一桓譚新論十七卷

二蘇子 一蘇秦說秦三十一篇 一蘇彥晉參

通志

二張子 一張儀十篇 一張蒼十六篇

二韓子 一韓非五篇 一韓信三篇

二徐子 一儒家四十二篇 一徐樂一篇

二墨子 一墨家十五篇 一兵家五篇

二毛公 一毛萇詩訓故 一道家九篇

七公孫子 一公孫尼 一公孫固 一公孫弘 一公

孫龍 一公孫發 一公孫渾邪 又汲冢有公孫

段

二王孫子 一王孫巧心一篇 一兵形勢家十六篇

二容成子 一陰陽家十四篇 一房中二十卷

二鴟冠子 一道家一篇 一兵家任宏所錄

二務成子 一小說十一篇 一五行十四卷 一房中十三

卷六

二尉繚子 一雜家九篇 一兵家三十一篇

二淮南子 一雜家五十一篇 一兵家班氏變白容成

漢書

卷六

兵家

二平原君一儒家

七篇漢水建撰

一戰國

趙公

二太玄經一楊雄著

一楊泉撰

見唐書及通志等隋藝文志

志作太元記

先秦子書之名有甚奇怪者其書什九不傳因

錄此為好事談柄後世以奇惟稱者聞附焉

我子一篇

墨家

處子九篇

楚家

世子二十二篇

儒家

見子一篇

名家

蚰子十三篇

名召楚人道家

尸子二十篇

名使商韓雜家

關子一篇

魏稽家梁武有補關子當補此

捷子二篇

齊人

楚子三篇

道家

宋子十八篇

亦說家

芊子十八篇

儒家

髮子

見楊川

朝子

見御覽又羅子見意林

寒子

道家見

少子

齊梁

臣君子二篇

道家

將詎子五篇

陰陽家

困筮子十七篇

兵陰

乘丘子五篇

六國

宮孫子二篇

道家

長盧子九篇

道家

鳩冶子一篇

兵陰

游棟子一篇

法家

鄭長者一篇

道家六國

衛侯官十二篇

陰陽



杜文公五篇

唐書

魁紀公三十卷

唐書

荀子三卷

荀子

炙轂子五卷

唐書

墨希子

唐書

甘肅子

唐書

幽求子二十卷

杜東

贊陽子

宋王

史記處子作劇子捷子作接子弭子作呼子涓

潤作環端并識

虞仲容子缺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按宋

晁氏讀書志凡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卷五

而所引僅六十餘家蓋又亡其半矣其并多

裁削前人言語洪景盧據所引疑古孟子與

今不全非也按景盧稱世不傳書三十餘家

今意林亦僅存半其書名則諸史藝文諸家

目錄往往可徵因錄景盧語而考列其下作

者大都亦因槩見云

容齋隨筆云唐世未知算孟子故意林亦列其

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

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

隨巢子繼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



信士緯殿典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
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
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准正
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子子顧子
諸葛子陳子斐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
亦有不知其名者矣

考見下卷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並見漢藝文志注皆
云墨翟弟子也。經子不載漢志而意林引用
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

關墨子

經子蓋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一

篇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末所稱
王孫巧心卽此公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
見漢志一儒家二十八篇一雜家一篇今意
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
儒家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清河太守阮
武撰姚信書名士緯梁人信又有新書二卷
並見鄭氏通志藝文略阮法家姚名家也通
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殿與撰正部論八卷後



漢侍中王逸撰並見隋志儒家注中

凡注皆梁時目

錄百者隋世亡故因類隋之年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

鄭志全列儒家今載弘明集者非也周生烈

魏人三因志有傳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

儒家隋夫蓋注中秦子三卷吳秦晉撰見隋志雜

家唐子注中梅子一卷中言阮步兵意林以爲晉

人或近之隋志作梅子新論魏相魏朗三卷

後漢會稽人見隋志儒家唐子十卷吳唐滂

撰見隋志道家鄒子漢志有三戰國衍與漢

鄒陽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類戰國或當是

陽書也孫氏成敗志三卷吳孫統撰見隋志

儒家注論下蔣子者魏蔣濟萬機論八卷見雜家

雜子者蜀譙周法訓八卷見儒家鍾會將薨

論五卷附蔣濟萬機論下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

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

卷晉議郎張顯撰並隋志雜家梅子注下顯又有

古今訓十二卷亦見雜家正論十九卷正書

二十五卷並袁準撰見儒家蘇子者七卷晉



征北參軍蘇彥撰陸子者十卷晉清河守陸
雲撰故附道家唐房然雜家又有蘇道立言
六卷陸澄政論十三卷不知意林所引果道
家雜家也于子十八卷晉下寶撰顧子十卷
晉楊州主簿顧爽撰故附見儒家志林然吳
太常顧導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
五卷吳文傳諸葛恪撰見雜家然儒家又有
武侯集誡二卷亦諸葛也陳子要言十二卷
吳豫章太守陳祐撰見法家符子二十卷東

晉員外郎符朗撰見道家惟任爽子未得考
而道家有魏河東太守任愷撰道論十二卷
或字之訛也志林見禮志唐史鄭志俱

按景盧謂諸書今皆不傳於世此殊失考諸書
非至宋始不傳自隋世已湮沒考隋經籍志
洪所列三十餘家存者惟魏朗唐滂蔣濟譙
周袁準符朗顧譚任愷十餘家隋巢一卷胡
非公孫尼亦各一卷蓋不過十之三自餘皆
梁世所有隋一不存修史者附見其目列注



自明邵漁仲一舉錄入不復辯其有亡大誤
後學若馬氏意林所錄自是從仲容子錄
出諸子本書雖亡其引用于子錄者唐世故
在洪雅名博洽然於諸史藝文志不甚究心
故有此誤政與論太平御覽書目同科

今意林六家洪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
經十卷蔡洪撰爲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
六卷楊泉撰並隋世已亡附見諸子注中又
禮論四卷亦杜絕撰傳子百二十卷傳玄撰
並隋世尚存者此外有湘東王鴻烈十卷楊
倬彖丘先生書二卷陸澄缺文十三卷張顛
古今訓十一卷盧辯稱謂五卷桓子一卷何
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沒
無考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略盡此矣

藝文志儒家有董無心一卷注稱雜墨子歷朝
諸志成有其目宋吳秘嘗爲注釋見通考是
氏所紀蓋南度尚存而今不甚傳其言行亦
不少彙觀獨馬總意林引纏子云纏子修墨



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

謬其行

狀

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

欲事經子經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

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子

重之右皆經子中語蓋二人同時經墨者蟻

董自專其教固不足憑余獨僞夫戰國之世

釐翟之教大行聲稱積漸至與儒並以莊周

之恣橫其教道術特冠墨於諸家之首而三

致意焉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獨奮

然起聞之計其度越當時詎在漢世仲舒之

下蓋孟子與氏後一人而已而後之儒者絕

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精嚴藝文至謂無心爲

墨氏弟子寬哉余曷能弗詳爲辯也

班氏藝文於戰國諸子亦有不能盡錄者如墨

家無經子而見於意林蓋或出於後世而實

原夫藝文之爲志也雖義例仍乎前史實紀述

咸本當時往代之書存沒非此無以考今代



之昔多寡非此無以徵故魏晉迭典盛衰迥
絕齊梁接踵積懸殊且前人製作世日以
寡後人著述世日以增蓋諸歷朝諸志卷軸
簡編靡有同者粵自晉唐而下懿君賢弼亡
弗究心考文大典意在斯乎矧知幾史通以
爲附贅懸說雷同一律而大減隋史之非此
疎鹵之譚匪綜核之論卽後漢一書藝文無
志而東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舉矣

藝文志
論史通

聖朝重刊
所以深究明也

甚矣前代之留神典籍也華嶠漢書軼矣然隋
得一十七卷存焉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卽殘
闕僻緩之書弗忍棄也隋十七卷蓋重購所
致唐顧倍之則承平日久屋壁之下岩石之
中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一百二卷至唐
僅得九卷王智深宋書六十一卷至唐僅三
十卷于寶晉書止二十卷朱鳳晉書止十四
卷皆不知原數寶則散逸亡緒鳳則編緝未
成亦錄之弗忍棄也前代于典籍如此後世



非直殘缺者不可得見卽全缺以飽蠹魚可
勝嘆哉

陸子淵云宋王景文有詩總聞嘗借鈔於李伯
華家其說詩頗與文公異按景文名質蘇子
瞻全時人而此書端臨通考亦載第卷數不
同恐贗作也

一友人云嘉靖中籍沒分宜有晏元獻集一部
二十餘帙鈔本也主其事者亦博雅之士當
時深欲借鈔慮生謗議遂止余聞深爲惜之

因記里中有元人育嬰園摹本載元獻跋語
幾七百言其文甚莊雅而書法殊有晉唐風
世但名元獻詩詞罕知其文翰者

張文潛桐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
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
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
全書紙半已感賊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
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
方報滿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



代羔馬者私計不足償并解所衣烏絲直授
青蜀錦半臂簪歸之其人亦苦於書之不售
得直慨然適官中以他事勾喚因約明旦余
返寓姬女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
火延燒此書倏燬盡矣余大愴惋帶月因識
此箕博雅君子共訪或更遇云

南渡以還書多蟻臨通考所未載者余所見小
說家如西溪叢語癸辛雜識等不下數十種
蓋馬氏所據大率本晁陳二家自餘宋末諸
人所著或未及行世通考雖成於元世其時
兵革動勦無緣檢拾今承平日久故漸出人
間不得以爲僞也

永樂中命胡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
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
其表文設蠟精雋中蓋古今罕見書也惜卷
帙繁重未傳云 見七修類稿

筆叢

甲部

經籍會通三



筆叢

經籍會通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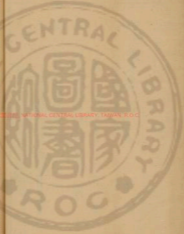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濠木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古今蹟籍梗槩略陳然率綜叢陳編未遑近蹟
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
勝言鄙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
之博雅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筆叢

經籍會通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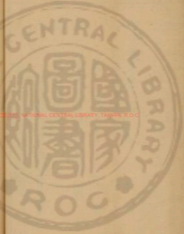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濠木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古今蹟籍梗槩略陳然率綜叢陳編未遑近蹟
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
勝言鄙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
之博雅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世書千卷不能當六朝十六朝書千卷不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辨也然今世書萬卷亦不能當宋千

魏晉以還藏書家至寡讀南北史但數千卷率載其人傳中至唐書所載稍稍萬卷以上而數萬者尚希宋世驟盛葉石林輩弁山之藏遂至十萬蓋雖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往往宋世書十卷其直儘可當六朝一至功力難易

則六朝之一足以當宋世百矣

終宋世書目無十萬者葉嘗自言備見諸家皆不過四萬而甚多猥雜惟宋宜獻獨稱其難者已不能盡致則弁山之藏亦儘可三四萬餘皆重複或猥雜也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疏選粹於諸方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度類書十餘合之又可三千



餘卷

唐及隋
四并附

則不啻萬卷矣釋藏金陵道藏

句曲捐數百金卽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說諸

家合之又不下萬卷矣然猶非今所急也今

文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

書舉子所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

之流稍加博焉錄經之間者史之支者子之

勝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百家悉世所恒有

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過此則絕

不易言矣山巖崖壑之藏牧豎之所問值并

鉛星曆之譜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

好事之所擬拾唐宋浮沈之業遺裔之所世

藏往往鈔錄傳摹人所吝愆間有刻本率寡

完篇摧殘市肆蠹嗜民家展轉流亡十九煨

燼又如朝著典章都邑簿記地多遐僻用絕

迂繁仕宦僭攜商賈希需諸家悉備此可缺

如又如嗜流洽客領異技新時出一編人所

未覩非其知駭倘遺何繇凡此數端皆極難

致必多方篤好庶幾逢之不然背鉅程陶稚



歷梁竇他可力強此未易云

今宦達率以書爲貴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者往往徃復相採芟之不能萬餘猶絞綿標連窓委棟朝夕以享琴風而異書秘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帙篋篋所遺羔鴻弗列位高貴冗者又無暇掇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乎弘之主購書勤矣力矣鄉樵之論求書備矣

精矣隋之書籍所以盛絕古今奇章力也漁仲求書之說窮極苦心計鄭藏書必富而通志所載今古混淆靡從考核甚爲惜之

余自嵒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迤歷燕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備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



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閩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誼歷闕大架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槩於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篋篋走趙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

遠故也華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

三吳七閩典籍罕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鑿斷每竊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

此蓋海內皆然

楚蜀交廣便

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窠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者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



萃馬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
越弗與也然自木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
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
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
之稱藉藉海內其藏蓄富甲諸方矣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
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
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
泮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
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
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凡徙非徙其肆也葺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
而書置焉若蒸繡錯也日晨復輦歸肆中惟
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買歸地可
羅雀矣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
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看試則開
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二大士



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齋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凡金陵書肆多在二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興皆闕值一二款中則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獨本宋最稱善近世甚有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二方之盛其精矣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蕪脆刻又舛誰品最下而直最廉余從篋所收什九此物卽稍有力



者弗屑也

近聞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洩而精之其厚不
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處幅寬廣亦遠
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
發不售矣

徐德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
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
粗堅質穠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
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惟漢中紙最堅家君官渡得張愈光揚用修
集其堅乃與紉素敵而色理疎慢者雜遠不
如越中高麗質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
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
裝視其刷視其紙急視其有無本視其刻刻
鈔視其正刻視其精粗視其美惡裝視
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
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



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

吳中五不當燕中三

此以地論印吳越閩書之至華者非論書刻也

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爲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藍者有雙印者有單印

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患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闕多不裝

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患滅而價增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
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
懺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
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爲道始奏請官鑄板
印行因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
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
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流矣
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說一以板本
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誤者遂不可正其

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
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年必精加懺校始付
梓人卽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
本往往非讀者所惡好事家以備多聞東之
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
書中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
則鈔本咸廢不傳矣今書有宋本以無訛字
本正在此改今之刻本當又就於宋取余
所見宋本說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國最下余



所見當今刻本蘇宮爲上全陵次之枕又次
之近湖刻歛刻職精遜與蘇常爭價蜀本行
世其寡圖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多以同本
故易就而不精今枕本學之時長亦用白楊
木他方或以其相漲皆易枕之故也
妻女道云世言職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
始馮道耳柳此謂序其在蜀時嘗閱書肆
所需字書小學事奉本則齊因有之陸子淵
豫章漫錄引唐李錄云母單否貧時嘗借文
選不得尋情云頃日右貴當板錄之以遺學

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
知孰先要之皆出柳此後也載開陸河汾燕
開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
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
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此先不特先馮道
母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
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
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錄書何耶余意隋世
所雕特洋唇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



及宋雖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
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
矣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爲之見沈氏筆談
十一卷其詳
論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橫於五
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
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
因初薦紳卽史漢二書不人有揮塵錄謂當
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今世欲悉於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花端筆

美云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
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
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
屑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
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
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待
就火燭之藥稍停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
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
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



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繼畢則第二板已具
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
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
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
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
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連有疎密沾水則高
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搗土用泥
再火合藥焙以手拂之其印自落堅不沾汚
并死後築印爲其尋獲所得至寶藏之右俱
筆談所載今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水稱活
字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件而功百者書
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
秦漢以還變知鈔錄惜墨之功簡約輕省數
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
紙表裡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
綉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
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



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邇而
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
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

又前代竹書
漆與金帛

青工亦有
難易也

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
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典國中
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
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
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

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
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
不存而近時往往逸出者又以鈔檢類書得
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
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
漫爾識之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
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
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



天才絕世挿架三萬而史無得不若賈耽輩
之多識也楊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
畜書雄猶校讎天祿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
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習服耳至
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
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
嘆也若劉氏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別架連窻
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

枕席經史沈酒青細却掃閉關蠹魚歲月賞
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
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陸文裕深著史通會要辨論甚該獨謂經籍不
必志於義未盡經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
無不究心豈容無志但作史者當專記本朝
所有前人已逸則宜闕之四代史俱有志餘
不然者六朝五季偏閔助勸魏遼金元夷狄
借竊不事詩書故應爾爾可爲法哉



鄭漁仲曰古之書籍有上世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於宋朝竝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竝無而今出於荊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於野堂村校按漳州吳氏書目算衍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存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抄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勝

計求之未至耳按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偽作師存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爲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自補之而謬題以陸機蓋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修異聞而僞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辯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



盡求書之道非沈涵典籍者不能知然可籍
以求唐宋以下之書秦漢而上亦難致也今
唐人書亦難得宋元差足訪求

中和堂隨筆云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
文章自楚辭迄大業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
六朝文選靡過五百卷者非必當時選擇之
嚴實以文字尚希故也至唐許敬宗文館詞
林一千卷可謂古今極盛宋文苑英華加以
唐一代文亦不能過千卷隋煬以前何得如

許之多唐類書惟玉函寶書玉芳林四千五
十卷類書事迹本繁非文章比然余猶疑非
一人所辦舊唐書止四百五十卷蓋鄭氏
通志之誤今世南所選不見諸藝文志中大
率紀載之說也

胡鴻臚侍墜談云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
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
儻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
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



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嗜有嗜書之癖三世
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爲煨
燼迄今劫後櫛括尚未半於舊藏閣中非無
積書之家往往束置皮閣以飽蠹魚既不假
人又不觸目至界之竈下以代盞薪余每自
恨蠹魚之不若也鴻臚閣中人此論積書莫
過元定之益物新語俗之
見而所自編書百之萬至發嘆蠹魚亦足占
華尚矣且吾家故事也周餘於此云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率公
晨夕所繙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

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買書藏貨貝儒家惟此
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
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
上以曝其腐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
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
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
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膜每至看竟
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觀其沁而覆以次指
兩端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然其紙每見汝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
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
又趙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
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
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
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
此法右二公之言真謂先得我心非良工勝
流未易識也因竝錄此以貽世之公余好者
涑水語見梁溪漫志趙語蓋祖述之見楊

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九友歌輒冷然作天陰
真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
古帖盡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
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諸
書今盛傳於世云

鄒下宗正灌父最蓄書儻著述賓客傾四方嘗
餉余秘籍數種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
五六今廿載餘愧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



因錄其詩志余感云

北郭詞林冠申陽藝苑
美斯人誰繼美之子倒

夫名氣較香山秀才如激水奔壑然全謝賦
逸矣舊詩餘精麗風施遠沈寂思更精建安
即月數大册如張許者作千秋事流傳四流
情吾恐下里詞焉敢讓全聲

黎惟敬博雅好古嘗蓄秘書錄入刻劉夢得集

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為精余有元人陳君采

柳文肅二集黎遇激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

余以二集刻本漶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

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

修集中

國初之博學者無如宋文憲且該通內典自云

書羅山房有書萬餘卷蓋勝國兵火致書故

不易也文憲於諸史百家靡不淹貫至蠱魚

草木胙說稗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純並

以名世此學恐未可全棄也

成弘間館閣鉅公頗尚該洽北地諸君嗣起一

切掃除詩文之盛光絕前後而博雅之風稍

稍淪謝矣中間惟王子衡數經術何子元治



子史楊用修特號多聞云多宋元秘籍第不知他書若何陸子淵最爲好古江東藏書目類例可見借卷軸無從考也

嘉隆間馮汝言輯詩紀甚精詳時李伯華號畜書人有談者馮笑曰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陳晦伯亦嘉隆間人所爲正楊殊博嚴可觀

王長公小酉館在介州國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兩樓樓皮宋頗多秘帙而很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里中友人祝鳴臯東髮與余全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覈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買人諸子啼號凍餒因顧借年僅四十而天每念輒損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全志余篋篋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



餘文觀中雅尚甚衆幸俱健七箸未敢榮及

二云

國朝開基紹統大綱萬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
章六籍統壹聖真則巍然上揖夏商琦周而
四漢唐以降無足云也惟是儲畜一端前代
英君哲弼往往係心似亦右文之世不容後
者因初

高皇帝首命頒刻六經繼之

文皇帝躬修永樂大典草創之晨勤思載繪尚

爾矧今日基隆之極耶近年楚試發策以冀
集遺書爲問一時雅士多避其言竊惟我國
家汎逐腥膻肇建區宇文明之象際地極天
中秘所蓄簡編固應倍屢往昔重以累

朝史局鴻鉅肩摩詎乏劉班王魏等輩而藝文
一錄尚似缺如是有待於今日也況今雕
本盛行異書迭出較之漢唐難易萬萬相懸
誠略儼前史求書遺意稍示向方事半昔人
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然



後大出石渠東觀累葉秘書分命儒臣編摩
論次勅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後知

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實宇宙之極觀生人
之殊際也時不可失片礫之念恒存香於斯

云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
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
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
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由泉流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
南海常生深淵探者屢絕而入水形色非人
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
遠篝火燄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墜於
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
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
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峰會稽之剡石與夫漢魏以來
聖君賢士桓碑彝鼎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



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覺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
爾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
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
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
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
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
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
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

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
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得莫不皆有以
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
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
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
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
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勞難聚久而無不散
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



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於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於宜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

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



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
詞學術當倍遜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
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
讀書於廬山白石菴之僧舍藏書凡九千餘
卷旣以涉其流採其源探綱其華實而咀嚙
其膏味以發於文詞見於行事聞名於當世
矣而書固自如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
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
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
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
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
也

右歐蘇二文皆關涉經籍故錄之永叔謂好而
能一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
而獨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子
瞻所論較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讀者愈寡矣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湯告出質衣取半



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屐玩
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
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盡古奇器有持
徐熙牡丹圖求錢一十萬留宿計無所得卷
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
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勸校裝緝得
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
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
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

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
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
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誤者輒市之
儲作副本靖康丙午虜犯京師旣長物不能
盡載乃先棄書之重大者盡之多幅者器之
無款識者已又棄書之監本者盡之平常者
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八
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
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



至冬虜陷洪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烟
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
鐵論石刻數十幅泊鼎彝十數踞然獨存庚
戌春官軍收斂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
者十矢五六猶有五七籠挈家寓越城一夕
爲盜穴壁負五籠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
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記始末焉時紹興四年也

右李氏夫婦雅尚具見篇中始余以明誠所

金石而已讀此乃知其於書無弗聚而亦無
弗讀也亡軼之餘尚存萬卷則當其盛時又
何如耶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而能專專
而能博博而能讀殆有過於歐蘇兩公所謂
者因頗采摭其語著於篇

胡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
集古序夫書聚而弗讀猶無聚也故錄眉山
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由士諱
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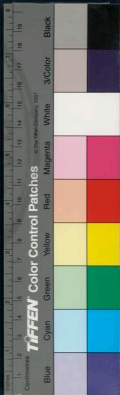


錄易安金石志終焉

望月房



2015.0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030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1461121-43



史書估價引

乙部 凡六卷

余少而好史估價之暇有耽於心輒書片楮投
篋中曠日彌月駸駸數十百條已丑北還養
疴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領向篋中塵
壙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藏半蠹齧
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成殃
千金敵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
銓擇譚爲四篇內以辨儂外以辨時冗以辨
誣雜以辨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



或曰子與氏之辯弗得已也子是之辯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毋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上以答因題曰史書估俾而藏之秋望庶麟

筆叢

乙部

史書估俾一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浚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內篇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



史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尚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尚書
弗誅桀紂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
春秋弗逸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
惡也劉知幾以馬班爲善善南董爲惡惡細
矣

三皇以前無良史乎而孔甲之盤孟紀於班氏
焉惜哉乎其弗傳也七國以前皆良史乎而
史墨之邪詞紀於左氏焉惜哉乎其遂傳也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
歷階而下也晉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
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澁不稱史矣
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
盛也然而非疇壽比也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
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微維
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
靡聞左馬慷慨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



關沈傳美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
湯杜周之暗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
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訂一時直矣而心不能
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
雖直猶曲也其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爲公
禮昭公無損其爲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才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
萬人之識爲一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褒貶
天壤滄焉非以私人之衷爲一人之衷不可
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
者耳目見聞易矣而其實難也予奪褒貶之
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嘉史學而乏史才
左馬班氏足稱其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
始之難百倍固也故匪後人之所及也



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為周曆之終是尚書者識緯之聲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為素王之瑞是春秋符籙之旨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為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為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為褒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嚴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爽班之後有譚壽春秋之後微紫陽其說

續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微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字或缺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鄂乎入傳弗贅死乎故別創篇名也翼春秋為內傳稱國語為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參也或致疑焉非也

國策之文籠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蘊國策之氣雄國語左氏末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



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尚書也穆天子起居注也盛姬錄逸事家也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本都邑簿也其文皆以法勝也

史惡繁而尚簡素矣易謂繁義勝冗闕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易謂簡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故文之繁簡可以定史之優劣而尚有不必然也較卷軸之重輕計年代之近遠紐乎論哉

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子

堅可也然而勝左堅者以其疏聘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梁諸史之是非並較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讀之罔肆洗滌若平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損末由也辭之精麗簡與闕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大川萬怪惶惑巨湖也而其義律之平春張其旨令之平尚書弗水怍也史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可
馬班氏合而爲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
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漢遷也世爲太史
矣遷而始成而猶如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
也中因太史矣因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
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宋比
齊李自纂周合祇德芬學一家也文一手也
中獨晉隋攀彥所修而晉史大爲猥雜隋史

差自精詳以委任異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
新唐五代成而劉昫盧迥成廢延壽刪沈魏
之繁者也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槩彼善
於此亦因襲易爲功也

舊唐書無論大義垂刺其辭過俚而不文也其
體過冗而靡節也新書雖晦澁務奇二病則
庶乎免也事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
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
勝則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
書之闕也是不知簡而不穢之爲多也然後
漢非真能文者真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
能簡者真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
失者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過簡之
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過繁之得者則繁勝
孰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靡而整不合作則繁
者猥而冗簡者澁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
得者也故左傳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
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書辭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
以一事之繁簡定三氏之等差則非也大文
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
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
一事之繁簡也舉其全罕其大齊其本揣其



末可與言古人矣

檀弓之於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
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
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
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
是之謂也

衛青李廣鈞武夫也廣事終身如觀而青寥寥
也曹沫荆柯同刺客也柯事千載若新而沫
寥寥也以敘有詳略也然則史固貴繁也曰
簡哉而繁有富也亦觀太史之敘倉公乎連
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曼情滑稽難其
文環偉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

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
褒貶天刑夫天網恢恢矣而史佐其編鬼責耿
矣而史暴其微幽替參兩功則宏矣而胡以
罪也必以紀載失實實訝徇私胡以弗言謹
書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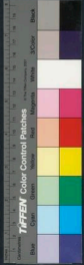
夫詩潛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



儀苞三極文之華莫盛焉極其精則神以太
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天爵其重則任以
太過而餽故史氏多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
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
而奇計元會矣能亡竇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掾繇中郎獄陳壽放范擘戮
魏收割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
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
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唐而前之爲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
爲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
則輕者固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固
以輕然以左遷生唐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
也而唐宋史大弗類則以時乏左史馬遷故也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
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
或述其名或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既
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槩自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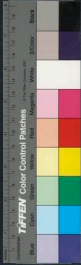


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各遂爲定體百世咸遵
此類頗衆舉例其餘大槩作者在前易於損
益故也史記如康司實田籍客實雅數人合
傳亦史記體註始人自爲傳後世因之
夫史之論贊而登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勸懲係
焉子長者得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
信管巢無關大體頗近稱官矣自漢而後歷
代史臣壹規班氏詎肯聳贖要在適衷近時
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異僻謂爲神奇恐
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爲班左祖蓋十
七焉唐自韓柳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訕至宋
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 明
諸論薦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
詞忽焉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
義疎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
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
班氏學至宋

著述傳者殆數十
家史記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唐
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惟
賦與詩亦然故賦遂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
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
目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
弗善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
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
責小而其謗鉅故作者不必成威者不必善

劉知幾之啟蕭相韓吏部之答柳州意可
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
之難在志似矣而出於鄧樵之口則私也收
以賦炯喝溫那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
必賦樵以志抑檢陳范然以辨壽方沈約則
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之能志與否吾
未暇辯也夫遷之賦不見於藝文志詳之志
不日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也

賦八

或藝文志
卷八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五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
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
聽兼其任專其筆故班范而後幾矣

吾兼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顯然與司
馬爭雄晉唐之史幾左帝焉傳授受於崔蔡
之間而莫能自異也類斯文章日攝在左范
之舉而蓋遠非倫而後漢一書處奇據因班
之靈運連爲詞人音人習詩有別才吾亦謂
史有別才也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
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議曹王碑多軋苗之調
柳以史筆推韓與書胡貳至矣而韓弗任也
段秀實傳一樹足珍他絕不觀李習之翻銳
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宋
王魯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陸平集今
傳非苟袁匹也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
信矣

用類師古等於紀傳用李淳風等於表志唐任



人可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疎於
事而表志子京僻於文而紀傳宋任人可監
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斯各任之準也夫
李延壽嘗與修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
歐陽修嘗與修唐書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
獨任之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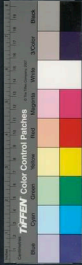
孔甲黃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略班志
藝文昭昭載焉而劉知幾以孔甲爲夏尹佚
爲商得無窮夏帝之名傳有熊之佐乎尹佚
曰周人也又成世也卽史佚無可疑者劉旣
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孔甲合而爲一
一史佚分而爲二皆不考之故也

陳壽三國志魏吳蜀也而唐丘悅三國典略則
後周北齊南梁爲三國也歐陽修五代史梁
唐晉漢周也而唐張洵古五代新說則梁陳

北齊後周及隋爲五代也

按五代之名實起

陳至隋五史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卽
撰不與也楊用修以唐末五代當之因旣原
伯止言洵古新
說亦未盡也



裴松之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
陳梁勞收傳采摭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
氏亦大有遺諸家乎若其綜核精嚴繳駁平
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劉義慶有小說十卷惜
哉其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尚盈耳哉
臨川書譜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
說胡贊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出向
已弗傳然皆劉氏也孝標之注會五之評劉

氏三絕乎

劉知幾之論史也斷於史矣吾於其論史而知
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淺狹而遠馴雅其識精
項骨而迷遠大其東僂訕也而乏端乎善乎
子京曰呵古則工而自爲則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稱舜囚堯禹放
舜啓誅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成湯僞
讓仲尼飾智矜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識
者亡弗謂虛也胡子女驟以爲實也至謂舜



禹湯文全於機氣裕衍而尚書春秋之妄過
於沈約王沈斯名教之首誅矣

史過之爲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
克也而輕訐殆過其所指摘雖多中昔人然
第文義之粗慳例之末而自以窮王道揆人
倫括萬殊存千有愆哉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甲史氏謂文文鴛飛
瓦委巷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殺尹汲
羸放堯則當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

明峻德帝典所傳几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
可疑者也而山海說詞論衡邪說則當疑而
弗疑余謂劉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亡史識
也唐初有史通所敘十卷傳歐子玄之語
宋史尚存今無則本則書多與此世行庶
無名名敘不無恐
所益從所則大也

何法盛盜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
之剽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
魏而不知敬宗之穢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
盛行於後而敬宗書已風毀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美
詭辭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
宗元於國語有揚論者以柳揅戈入室弗察
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
弗論乎夫聖性非非聖言余欲作非非非區
第點知解頓詳未見本書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
瑜而掩之私也取而匿之亦然也孟堅法大
史者也謂有鏡心吾弗敢信也

聖公藉新市之兵盆子悉赤眉之衆其烏合同

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宛縮欲啼
其負乘何也光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
帝壽宗後漢黜聖公全盆子起光武首東京
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公不當降光武
不當先俘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
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
虞不得詳也

高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



浮詞簡也讀范曄唐書二史而知李延壽之
史之失也其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祿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
之史猥而陋

古今具史才而能旁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雜
文靡弗善也通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操其
勝矣曄壽自史外著作亡聞沈縵著作而類
而史非其任永叔之於班也桓司馬於劉司
空乎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地之是矣然其時故有
說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暗而段文昌改
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
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適當時謂其滑稽裴
晉公書後世皆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
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奮其時
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
厚遼事之於孟堅也紫微燕籍之於因策也



宋而下蔑聞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治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覈矣劉知幾之通辨矣魏玄成之志該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者也廬陵氏之五代曆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輿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讀諸史也宋人做事遠非漢珣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旣成亡足異也史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魏收不足言王仲濟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修通鑑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



氏於盜黜元氏於夷黜武墨書帝房州自餘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迂回難合瑣屑耿
闕者讀者求其變略其粗可也毋詞費哉

溫公之於唐末也敘裴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
傳敘高駉之感則全錄羅隱廣陵駁之通鑑
體製迥不侔也且末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
謂家乘貢諫野史修邇誠然溫公弗及詳
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謄夫舌武夫兵真三
端哉

文公綱目書楊子雲貴之備也怒狄仁傑原其
心也仲尼謂賊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
遠由文仲下者夫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
而弗爲少諱弗幾乎噫乎噫未可以淺近論
也

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
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盡之
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故吾嘗
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



陸文裕之輯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
十三繁者削之謬者刊之俚者文之真于玄
蓋臣哉

自司馬之爲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
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
家而弗能詳也夫 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
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歎古之論史欲榮蔣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夫
之論史欲挈子長而上而削且潤焉識則偉
矣亘千年而下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即
有若人而亡天於年乎毋罔於日乎亡見忌
於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噫



筆叢

乙部

史書傳二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外篇

創者羲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
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
總二三斯爲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



筆叢

乙部

史書傳二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外篇

創者羲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
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
總二三斯爲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



其德乎異哉其時乎

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微有憾焉夫羲農欲治而未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能適當之而際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揖遜之迹減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黃帝兼之而不知有能所兼者衆也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子而不知蒲承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祀天尤少也王融之語鄧禹奚獨哉

三代而上享國之承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承者漢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夫漢除殘伐暴正矣夏商湯禹崛起則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夫無位也而庸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先武也是三文王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承宜也

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污故其



號有等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
稱而久焉熟焉於是乎號之差等爲世之污
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爲稱靡沿襲也三代
而下惟漢得之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
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
也

耶代稱名近無所因遠無所襲朕體冠裳厥義
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爲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爲
帝王者視其才漢高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
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疎孟德之
才殺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
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
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
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
相也然才入非儒者也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仗陽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旣當道魚腹之文乎孿夜哭業祠之嘯乎至良一策士滄海黃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亦伏致累家法哉夫唐宋 昭代之典也咸亦有聞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高之輕士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武功讓於此乎尤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讓於此乎唐文藝故唐一代鳴詩歌宋藝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刻儻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鈞夷狄也求王政於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勸且力也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一併漢武窮兵一念悔而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渝而致亂

漢夷秋亡君矣而南比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



狄亡君矣而金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丘明以尹氏爲隱母公羊以尹氏爲世卿史記以共和爲相號竹書以共和爲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四書之文亡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昭也吾從其順者已矣胡安國羅泌各有辨楚昭秦穆取矣宋襄亡之弗暇而霸云乎哉昆

吾大彭豸章異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莊氏以齊晉秦楚及吳厲唐爲五霸桓文五主之霸皆尊王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稱霸也然霸有二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畫尤其上石羿秦政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尚也

自楚之弱而吳始強吳之強也未幾而於越隨助矣自遠之衰而金始橫金之橫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天道可畏也哉



其矣宋之可笑也莫國霸於前而覆於楚偃國
霸於後而滅於齊襄曰王道儻亦曰王政祖
也孫也其一揆夫

春秋之世而莫能抗秦者趙也桓文弗與也戰
國之世而稍能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譏也
晉摩賈之夾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
而後世以費無極趙之魯行父之逐莒僕其
詞正也其事則竊上權也而後世以滅孫辰
匹之漢翟方遜請陷陳威等亦執斯語當文

仲之立言也豈以爲奸雄地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
文也燕之昭也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
也武靈之強國惠文之用人昭之雪耻威之
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
皆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
有圖秦之心焉弗死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
也惠文任頗服奔任奢救韓任藺挫秦灑池



之會即昭之強無火懦在戰國之令主也頗
者相如皆拔自微耿者也知而用用而弗疑
而卒取效五霸之事弗過也孝成繼之衰焉
惜夫

戰國之凜然者吾得二人焉王蠋申包胥是矣
非豫讓謂也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魯
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

夫蠡之事起也非不久矣閻廔之強弗聞以其
君輯也夫差之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
棲幸歸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美色盡人之
國以陰謀剋人之社義仗言執者乎

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羹日
焉可也援桴隨之必滅適已胡其忍也以烏
喙目其君以貨賄汚其身至齊復爲田常篡
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

吳
齊釋

魯事與齊迥異吳齊
可以釋處處非可以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
五湖彼非有所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



亡一善狀特以貨稱致于殺人而復救之其
事汗其誠特

晉之衰也萌於土勾乎楚之衰也萌於屈建乎
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亡非賢者勾爲政而
義逾二軼繼之皆亂人也餘平管亡足算矣
建表甲以束者侯楚圍表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莠乎原乎然秦人挾豺虎之勢
握之于掌股之上以索窮厄無歸之魏齊而
卒弗予者則喻其人也長平之役在任趙

不在受馮亭令頗駭相拒武安空國而出趙
侯乘蒙以入視函谷猶大窾也春申是辯士
非俠士孟嘗是俠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
曲士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爲出力蓋攻趙
之策不下六十餘萬國中說士盡矣若
王勇攻楚秦已得天下
半不足言空國也

起勇頗牧班乎良哉牧也扶弱趙却強秦材優
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
飲文忌班乎偉哉忌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絕
三子矣至信而見疑則魏之陳思一律也牧



死豈直惟亡趙忘死豈直惟亡魏并亡六國矣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殺去而生殺爲得乎淮陰留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爲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軀手足腹心弗喻也日異之浴而怒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殺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卽北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爲信計者非文子之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失難易差焉殊償軍受地罪弗免誅蔡丘之會非盛有甲兵之陳也提劍劫之成則倖生敗不虛死蛇鼠之知壯夫弗爲已敗於嚴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之年余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矜也而倉卒一呼事猶易也軻也裏七首入虜狼萬載九關聲色亡動至肢體分裂喜笑自如非黃世之勇孰與斯



乎專者所刺王儻所爲吳光厥志厥事成項
瑣也非刺壽比也讓則全別論詳矣

刺大亂之遺也壽亦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
非而已切桓逆于順也執儻下賊上也殺累
私害公也沫以亂逆壽言一而懲政以寬
快仇背亂之亂也且也桓可義壽迷由忿乎
光匪管逐三千者之刺亦可以已乎哀哉丹
也燕社稷且葬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
一策也儻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極蘇嗣可以

息黜黎廷周厥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
弗中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故軻爲
笑濟而沫爲大勇悲夫

羽之觀秦曰彼可取而代也季之觀秦曰大丈夫
當如此矣劉項之志可知也立懷者梁非
籍意羽破漢典懷遠無恙季能一日終北面
之義乎曰季雖弗臣未必爲酈之舉也則秦
之於報魏之於獻亦有辭乎夫淮陰彭越君
臣之分已定也漢未嘗置之地上也况義帝



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不如文皇然而文
皇弗能爲高祖也以高神略懸斷平勃固其
餘事歟也顧亦能焉侯景彭樂庫狄干斛律
金慕容紹宗若靈而獨也文皇智龍一世終
以勅矢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由勅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
有以自立者文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
征伐功臣盡矣勅僅存而高昇文皇蓋有所
慮也故出之以探其衷而因循則殺之蓋文
皇不能無慮勅而又不欲爲高祖之殺韓彭
勅行而太宗之疑釋且殺之無名矣侯景之
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文皇之出
勅卽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
其心非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
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
聖於智其韓信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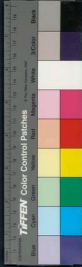


夫也羽之勇無所事謀而敵之謀亦無所施
智而藉乎勇雖百勝猶恒技也信之志無所
事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漢高者又能使
籍失其勇信失其智才愈高衷愈隱業愈盛
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
不得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
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又必其國
夫劉曜檣於石勒高昂沒於宇文登其勢
強弱哉關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圍秦趙也實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
義且棄軍走孰承其故乎至不卹士卒置酒
高會大言凌羽蓋以口舌得禍妄庸豎子羽
殺義羽刃汚矣凌敬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
克鄭旦夕鄭克則夏望風靡矣

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
五千追之雖殺傷過當卒自剄勢也垓下之
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鮮不爲靈壁



矣弟信亦非羽敵也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一曰圍沛公以陳涉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楚懷而君之梁死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懷無尺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欲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堅執以爲笑端夫沛公死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知也曰天將啓之矣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韓者迂甚也則韓成而在奈何興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誠信誅何辱良勇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專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



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僞遊良弗屑也非平也曠則能之昭烈使吳孔明嘆曰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逢良平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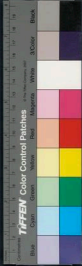
淮陰登壇高密仗策武鄉分盡懸斷未形毫髮不爽胡其異也高答呂后亮屬後主歡屬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異也

高舉平勃而呂后再問而高弗答也亮舉裨而李福再問而亮弗答也夫終平勃而漢

事矣奚以答也終裨而蜀幾亡矣奚以答也智哉高乎悲哉亮乎

武鄉丞稱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裨瑣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於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之庸暗之佞非維蜀久亡矣又云乎哉

陳稀非整布輩也征稀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章邯白起之亞也劔於羽而名弗稱詭且黠布
之徒也滅於信而勳弗立楚之可當一箇者
且耳破九江救田橫他弗任也且死雖水羽
始大懼遣人說信及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
擊之卒失成臯楚以亡故吾嘗謂增去而楚
無大臣且沒而楚無善將難為碌碌道也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爲臣是
天下咸爲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子其爲君
是後世咸爲所欺也

夫荀吳之殺鼓人也吾于其喪天何踐之殺吳
宰也吾與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嘗
受也軻之存趙也以替其亡吳也以讒故軻
於趙無親而於吳劇讎也戮之宜也若丁公
於漢高也爲利乎於項氏也爲讎乎季之脫
於厄也爲德乎爲仇乎非之苟吳何踐無一
合者也夫痛之危於刑也其浮於戮矣夫
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
公之殺德乎夫彼齒以示怨也彼丁公以示



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匪惑可也忍心
可也夫高之末年殺者蓋尤起焉而卒斃於
黥布之矢也履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
信有時而窮也

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誅
誅不忠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
卬籍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漢可也夫李
布忠楚者而死夫鍾離忠楚者而戮夫丁公
胡足惜也惜後世歎於漢也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
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
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
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
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
昱郭嘉咸端端焉胡先聲之振如此也逮昭
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
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
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亡
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
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眉山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死敵
又謂棄荊州入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矣運
死人望絕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
而責以高光之事可乎劉虛不受帝號適心
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璋戮於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不爲濟乎否也夫先主武侯人傑
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備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
羽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荆於先而壯
繆不能保荆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備矣襄陽
既克之後吳君臣不備操而備羽矣而昭烈
忘之壯繆怨之武鄉亦姑置焉夫乎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荊州哉



然而其地彈丸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益部之饒挾漢川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守可以堅鼎足此豪傑萬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統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食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

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六焉蜀謂欲長守蜀也司馬徽所斥腐儒其呂溫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之者自餘瑣瑣若薛能鄭如幾命文龍輩吾何議焉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亡漢之賊吾不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董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詔樊催襲害王允而漢紐瓦解操議還也漢幾復矣蒙策權襲害關羽而漢社底分



復漢羽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掾胸矣吳蜀兩
臂夾而攻焉卽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
宋飛一人足任也構汴洛禡木鬼矣韓異諸
帥角而逐焉卽木能絕塞中國非金有也而
蒙也以詭襲之槍也以和尼之天乎酷哉
亮之才勝羽十倍矣而由蜀攻魏則勞不便相
萬也故六出而身殉之凌之才下飛數等矣
而以宋圖金則力不敵相百也故三敗而國
隨之

羽死險月而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羽又爲
羽滅蒙也羽精忠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蒙
風迹狐踪而世有贊其能者吾所爲廢書太
息也
姜維之討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辯之矣維
獨一身以殉之雖劬猶勝也李訓之誅闖強
哉中貴難鋤也夫人辯之矣訓出萬死以圖
之雖私猶公也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過漢祖不能與布



越伍而況乎能南面也青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劉裕材力錚錚孟德仲達之亞處宋藝祖地弗優焉乎齊梁陳氏下矣迺隋文之經國撫世未易忽也五代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爲又齊梁陳氏下矣惟柴氏意度頗自可觀

拓拔焜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叔寶也爾朱榮之才足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文也以隋文而遇叔寶雖欲天下亡混壹弗可

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追失之隋堅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秦符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殺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籍籍視北霄壤也題廟堂之上
有王景略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略升
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
朝唐以後絕未覩也

魏之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
翰墨曉暢星曆博習方書藝能之美幾諸葛
矣然而超然之智弗若良靡然之量弗如葛
也夫是以及也

浩之備載國書也紀實也排擠佛教也崇儒也

自六代至唐史有弗虛歸乎儒有弗異端乎
齊史書崔孟軻開墨百代瞻仰浩以直筆履
宗世但知其才藝細流至謂釋氏之報盡亦
就死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天道焉

那醫魏之儒者而功名烜赫世但知其將也楊
愔齊之文士而幹用優長世但知其相也營
不以將顯樊深劉焯等爾愔不以相顯邢劭
魏收等爾卒魏良將無過營者齊賢相無過
愔者世以儒者鮮通文士爽實余獨惜二子



以將相掩其平生也

援於績弗得遺也雲臺外之以嫌乎武於班弗得錄也麒麟殿之以節乎彼自以太公乎而咸未盡也次援於鄧吳次武於霍丙豈不亦廓然哉夫瀛洲而敬宗與也吾弗能愛其才也補孝孫十九矣謂詩而仍十八後世必有避余言者

以秦之惡也然而不殺周赧也以政之殘也而不戮六王也裕也於故君則再試焉於

王則駢戮焉裕之惡也過於贏而殘也烈於始矣

古今殺降之善者莫其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傾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死且弗能而死救子也

唐高祖之謀之於李密勇之於竇建德詐之於



王世克皆弗如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
果羣盜靡耳非建德輩也李密有英雄之度
而一敗弗能振建德故匪太宗故然當救鄭
有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帝王天命此可
以觀焉

文皇之於高麗也未嘗不且夕留意焉遼左之
歸練兵勵士史不絕書遲以赫歲平壤必舉
蓋蘇文必礫非若漢高之困於日頽置之度
外弗枝也而儒生類以爲劔何也夫自司馬

氏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動者嗜其人故靈博陸
也唐梁公也宋忠獻也若至公亡此盛德自
然近於已正物正者吾必以汾陽亞武鄉焉
司馬粹乎其衷也希文郭乎其度也用皆未
究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
丙魏唐房杜姚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
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才勝宋之相



以德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
尤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聲氣之感捷桴鼓
哉夫西漢諸將多犖盜高之起亦三尺也東
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德也才也
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
以德勝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
其德藝祖之德過其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高詐謀成安君死歷上矣諸葛氏之八
陣一何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衆大而
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而肅論兵於三代之
下三君子其上乘乎論將於三代之下三君
子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奸之首乎奸之誤國
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
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爲禍烈也林甫
擅於朝而祿山攝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



且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
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略同也
亂同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篡之魁乎操
懿裕堅固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勛民
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也兼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亘古今者誰乎 武照是已吾未

其庶幾萬一者於數千年史冊之間而弗復
覩也意者亘數千劫之前有之乎吾知其惟

照獨也合蚩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溫蕭
鸞趙高林甫秦檜而爲一足以當照乎惡未

也 聖武所製字後
人避之非也

魯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
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
有兩馮氏也兩武氏俱殺子矣兩馮氏幾再
弑君矣武則折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
之道一已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



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於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

夫亡秦者胡亥而不知為亥也亡唐者武唐以君羨而弗知為嬰也則詎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何奴顯也因非始皇所能逆也夫君羨何能為而嬰之為武為女昭昭也且

淳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詎非天哉

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平呂之惡也馬鄴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亡弗惡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亡弗懿矣而楊后弗臨朝也故其惡弗著也

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宣仁之懿其猶在和意上乎杜之



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阿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一何眾也而亡弗傳者彼曷嘗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卽莊列管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寄之于言焉耳矣然而其術弗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廢一焉卒以代周文鬱極而質反也夫一李

斯也文於運容而弗文於嶮山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卽靡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雍容合譽其享則宜唐初功利之數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中說有仲淹哉信言弗可已也

操之略過孫吳矣而亮以彷彿孫吳白之才過庾亮矣而甫以擬倫庾亮古人虛心曩哲故



策叢

乙部

史記評林二

其就益高也後人蔑視前修故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大史雪李陵少陵極房瑄曼曼
乎難哉陳思之憂國韓愈之格君無論白從
承王球矣然而非逆也柳黨叙文跡矣然而
非奸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2003.04 vol



筆叢

乙部 史書傳三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濠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冗篇上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於桓文之外於是
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
之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哉



筆叢乙部 史書傳三

而春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
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蓋余讀汲冢
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
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
服之若文王之爲西伯是其霸霸以功也諸
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強大自專征伐而人畏
之若共工之霸九州是其霸霸以力也自徐
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削亾爲天下笑而戰
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於是乎孟柯氏

出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云者祇以爲尚
力之事樂之三代盛時之所謂霸迥不侔矣
考竹書所紀三事其始之霸也要皆得之於
功而其末之亾皆失之於力者也夏仲康六
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
子於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
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
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於竹
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豷韋氏使劉累秦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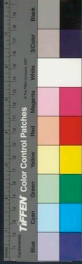
帝吳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
僦人叛河竄甲元年彭伯克邠五年僦人入
於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僦人來賓祖乙元
年王卽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武丁四
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此
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合前
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
得聞其興滅之大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
霸霸於仲康之代而匹於桀豕韋大彭之伯

霸於竄甲祖乙之代而匹於武丁夫昆吾氏
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於商而昆吾
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昆吾氏
之克於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譚
五霸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則
可以其末之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
夫桓文固尚方而厥功實弗容掩也述三氏
於始則類述三氏於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
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其哉自古中
典之烈亡夫於夏少康者粵自禰祿之中已
蒙大難流離窟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
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藉之
間所爲布德兆謠蓋靡所不極而史遷本
紀盡逸其文後人遂以弗得遂舉離騷天問
荒唐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於夷
羿寒浞篡於有窮中開喪亂因仍世已三易
而況與過澆役力相資滅斟紂相跨

視王莽桓玄之禍弗啻十倍豈一刺客一處
人之任哉少康屢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
惟汲冢紀年差帶夏之事第言伯靡自禹
帥斟鄩斟之師以役浞世子少康使汝艾
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於
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
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於
簡編也離騷所問蓋齊東里社鬼巫媼墓之
謠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



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廢艾萬古中典之積下全孟嘗郭解之儻余不得不辯之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竝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證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於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益伯益若共工蒼頡栗陸容成鴻蒙冥將

之屬荒忽落磨而不足有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精而秦之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於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舉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高矣今考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於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



見以史所稱平木土者質之乎書則借奏鮮
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
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柏
翳而誰耶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之誤耶蓋
伯與栢其音全秦本紀作栢益與翳其聲近故史
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循幸乎其人雖二而
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
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略卽位之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後

稱伯翳伯翳爲人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

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一簡而伯

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

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

者惡在其爲正也正義陳紀下亦言二人本

治按山經謂劉豨序先稱伯翳復言伯益其爲

一人明甚而太史氏之誤不察自明矣然正

義姑不引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
諸侯服享爲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



論其世也靈王之世孫宿出君而莫能討崔
慶弑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與爭政而莫能斷
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於王庭其紀綱名分
幾於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鬪王欲讓之太子
晉之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
政事可見惟聘后致命於齊而已神聖服享
果何在哉善乎唐李翱之言也神堯以一旅
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
撥豈亦東遷之罪也夫太子晉一言晉人避
狄舉侵地而逐之俾弗蚤死成宣之治可復
孰謂東遷計失哉

自文王釋及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
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成曰文王是
舉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
二以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倦倦焉一旦
甫釋囚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何踐以美女
象異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願爲是
耶且紂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亡天命未絕諸



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
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
元儒金吉甫氏獨引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
之於武而文之心始暴白於天下萬世然膠
革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証戡
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
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
殷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於是始信戡黎
之舉灼然出於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商
斲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多
引竹書獨茲事關係非眇而紀年所載彰明
較著特爲媿快人心而偶未之引豈考覈有
所未至耶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
列傳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
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
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堯之謬有識衆能辨



之獨伐紂之諫其所闕涉甚鉅宜其所紀載
特詳乃遷所取證茫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
喙一詞卽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
其端而其說遂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
證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荀韓呂數
子已備孔子於夷則賢之矣孟子於夷則聖
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於夷稱其
穢矣孟子於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槩叩馬之
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剛

之食粟之恥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
撥之事理胡舛謬也先秦之文詳於識文武
者宜莫踰左氏勇於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
而左國諸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
書出於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而
汲冢諸篇又始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
諫太史氏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
傳於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於上古常
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於六經而互見



於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亡
一證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
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
太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於見夷齊之遜位
而遂疑武王之有爭鬪夷齊之居周而遂疑
伐紂之當阻因委曲傳會而爲是與夫叩馬
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
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垂訓則偉而以
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
其言而姑略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之二者蓋
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苟
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蔡靈輒餓於
鬲桑而皆未嘗死胡爲乎首陽之下夷齊獨
死於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
厥夫武王非懷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
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威陽
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
然莊生口也而亦可以證其無扣馬之事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
矣晉豫書中行假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
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
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
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
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
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

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討之誅元
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
去之舍是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假之
召也厥挺然力爭尚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
已猶當致命畢力於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
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黨以
遂其奸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
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
誰之食也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



弑弗當諫與道莊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弗
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要亡
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
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
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
明也

豫讓漆身吞炭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
義士自許也當時凜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
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

來人之匹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
惟弗知義殆近於弗知恥其所言正以教人
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
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
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
以訓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
以陳於唐虞桀紂之前不可以譚於春秋戰
國之世以故言出於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
然而曰夫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讐其輕重



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於知氏知氏滅於趙氏則知氏於范氏荀氏正趙氏之於知氏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任他姓可矣曷在子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於寇讎之報報夫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瑤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統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就也猶弗死惡取其勇俾襄

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於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於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於弗知耻也其歷歷焉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之名而已於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說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卑卑



再刺而再弗行而卒弗死而欲以溘身吞炭
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

以知氏無人
尤涉大罪或尚不飲惡其名而受醜致戮者
子矣焉也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
從弗與焉孟嘗之陽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
也趙奢之救閔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
列國以攻秦得奢起小史提孤軍大破秦師
其事甚偉功甚奇乃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
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閔與

惠文以問廉頗頗以為難救何哉閔與之地
秦俾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穆兵圍與蓋出
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合秦也據險
以拒趙若魏太祖之屯柴壁則趙師阻合秦
也拒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襲美良則趙師
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聲聞諸
侯固不肯輕用其名圖成敗於鼠穴也奢則
未嘗有戰伐之勲一旦欲翹然自樹勢不容
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



以愚秦耳目於是頓兵郿鄠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至於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謀之往而卷甲以趨之秦欲拒吾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已出比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勦必死之勇以馳乎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

謀也歷所謂厚集其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於奢而奢用之蓋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秦固燭鑑焉而待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爲失而長平之役亦奢也有以徂之悲夫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爲庶幾湯武何其願



哉河汾氏從而東之肴山氏又從而駁之是
皆有疑於毅之不取而未嘗懸察古今攻守
之大勢也以吾論之卽墨之守不必智如田
單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卽
力與材倍屣於毅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
推之燕視秦闢士孰銳毅視武安君起將略
就優下齊七十餘城抗趙四十餘萬震營孰
甚燕之國卽墨視秦之國邯鄲孰急平原安
平之應變孰短孰長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
戰之威挾秦國之衆乘長平之勞威垂亡之
趙一困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
伏柱郵之劍觀其力非應侯之請卽未必盡
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獨於毅焉疑
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單之與毅略
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怠奮異心重以嗣主
狐疑鄰國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劫之
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吾
謂卽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



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
其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
才兵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
兵之衆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
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
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
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
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
以圖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圖今

虜而損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
敵堅也柝拔莫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
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
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
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
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
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王
一精兵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市夷帥敵非勁也
水必精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



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
守則無善攻也而况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
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
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白起阮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括輕躁寡
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
故常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考之甚也何
者四十餘萬之衆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
之圍匪易支之用也使括也而果矣豈子

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卽潰曷能以
其衆戰耶將伏發卽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
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
而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
知也括當時所與援桴對壘何人哉秦兵之
彊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天下靡堅焉彼且
因失地之忿勵用壯之師非閔與之戰兵亡
名將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頗之禦統已
備備矣泊乎武安旣出秦掃境以潛屬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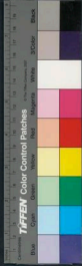
其王又親至河內發穉弱以趣之蓋不啻宋
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亟
何如也吾以卽信平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
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絕舉之
矣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匹不可
者而胡以用衆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減之
矣而胡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
而必用奇而括之不得爲妄庸豎子也審矣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

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
之受上黨也譏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起其
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
間之人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
之衆外創於敵而內迫於君是韋那鉅鹿之
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間斯
語其能無屢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
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
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



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却秦
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
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
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
是時趙之風將頗外業乘龐煖二子而已趙
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扈鞅之續
而其戚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
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債軍
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
括甚於趙惡騎劫而孝成平原夷於王遷郭
開余是以悲之

謂長卿封禪貢訣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
日彼欲以奚冀焉謂子雲美新漁進信乎弗
漁於少日而漁於暮途彼欲以奚爲焉夫封
禪見謂名高而弗知聖王弗錄也夫美新見
譏明哲而弗知節士弗嘉也是二子之所蔽
也夫漢俗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子恬
然而宋人以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



其世悲夫 後考

筆叢

乙部 史書估解四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珩 公良重訂

冗篇下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
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
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



其世悲夫 後考

筆叢

乙部 史書估解四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珩 公良重訂

冗篇下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
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
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

於韓周時爲吳國楚滅之三日彭祖名崩彭
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人姁
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芋
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
祖氏爲商伯商之末世始亡于寶曰先儒多
疑此事譙周作古史考以爲妄記廢而不論
然六子之世子孫有國數千年間迭爲霸王
天將典之必有尤物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
坼而生禹簡狄胸墀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
相證近汝南屈雍妻王氏男從右膝下水墮
生而和平自若足相證明按列胸裂背古有
斯文品體駢胎近所恒視然未有二膳並開
六子具顯者古今迂怪之文亾甚於此譙周
所駁尤矣于氏舉一縮以蔽之是欲以毫末
榮丘山也謬哉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
書云其地有城以因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
頗以禪受爲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於平



陽益爲啓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
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
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
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
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據而論之如啓之
誅益仍可疑也右俱劉詒校汲冢書目云項
曆十一篇諸國夢卜妖怪相書也則瑛語之
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諧之類非雜記商周
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外諸家書目咸所

不載蓋自汲冢既出之後旋就湮沒可知惟
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爲後人所增
至王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王也考劉史
通前後議論務以春秋亂臣賊子臆度前聖
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止之爲而不
詳考本書恣其臆度真所謂言奸而辨記醜
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卽劉引紀年
鹵莽不稽若此則所謂瑛語云云者其足信
哉唐劉宋有史通折微十卷專辨前代事
通考有此目惜今未見果屬宋河朔本無



也人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
桓公所用齊國棟天子合諸侯其勢易舉績
用易成武侯扶弱主藉偏那人心去漢迥不
侔也至規模局量則檻車三領寬厚異觀五
畝三歸宏隘殊域不待言矣策策士之雄耳
內製燕騶之銳外因齊潛之湛中入蘇代之
間卽他帥行師臨潁反掌何艱於殺而武侯
匹敵大抵孔明爲當時言不容大盡否則陳

壽之詞與將略非長同一詎謬非事實也

莘塋躬畊南陽抱膝處全也成湯三聘豫州三
顧由全也侯榮吊民出師復漢心全也德威
嗣王誠格庸主道全也尹奮平百世之上故
人匹異詞亮嘯起三代之後故家肆瞻蒙杜
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蓋千載論孔明者
至是始定就謂文人筆端迂遠情事匹足重
輕哉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刑法嚴峻果於殺戮



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
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
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惟川去魏未
造孔明傳註俱不載始記此

漢末諸葛氏分處三國並著忠誠以爲蜀得其
龍吳得其虎拉白鴛淪至魏迴曲爲晉詆此
晉人披上之詞耳瑾子恪孫球亮子瞻孫尚
誕子觀孫恢奕葉知名諸葛之才一何盛也
恪以材誕以節俱履宗族禍害略全球乃

延息於蜀誕以親續嗣於吳天之不絕賢者
又何其巧相似也雖則死君尚則死父懿哉
武鄉其有後矣恪材辯英英照耀一世伐魏
之舉乘其釁隙豈曰佳兵觀其論衆之書胡
異厥叔世率以成敢論惜哉

按史誕與瑾亮雖並稱豐后而不言行輩恪嘗
與誕相拒東關似非近族然恪死後臨淮臧
均表乞收華略云故太傅恪得承祖考風流
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托三方並



著忠誠熙隆世業考魏公休以前未有顯者
所云忠勸世業舍誕而誰則於恪爲諸父正
子瑜兄弟行耳

史以誕欲保淮南晉人筆耳鍾會稱姜維云
伯約名士公休太初不足多也鍾高視一世
而居誕二千間其人可想壽春之破致死者
數百人詎不偉哉

二國時人才盡入曹氏發中吳蜀智計之士往
往不乏而文學何寥寥也稱正平自文舉德

祖外略不挂齒乃頗及張子布意昭於文學
必有可觀惜世遂不得虞翻陸績顧劭父子
間標令譽至於風雅竝似不開韋曜薛瑩一
二業指無復五言蜀許靖秦宓譙周郤正輩
率文士也詩遂絕響矣

韋曜傳注本名昭史臣譙登諱湯之貳不

然張昭何從不易

發舉所自改也

魯肅居軍旅間手不釋卷談論文辭思度弘遠
三國將帥有儒者風諸葛外一人而已而世
罕知之肅不死羽不亡乘襄樊之銳與蜀併



功中原復矣肅死蒙代與權遜定計襲羽蜀
失荆大事遂去矣燼以灰蒙者千古亡漢之
賊也不足與張承業爲奴

肅不欲取關羽
許奉鸞中

當塗爲魏典午爲晉世率知之而意義出處或
未明了按代漢者當塗高春秋識也自西京
末茲語盛傳光武與公孫述書嘗稱及而竟
無驗及曹氏僭號燕周以問柱瓊瓊曰魏閔
名也當塗而高識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國
之日故封魏以應諺言耶識不足信此蓋可

見典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爲識文後果驗史
謂周有他數術假識爲言耳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
當時隱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領秦邸
不能兼得也按史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
二主勞位相軋爭致名流以自助太子則詹
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沈
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
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



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
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
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
兵曹杜如晦鍾曹褚遂良士曹戴曹閻立德
參軍事薛元徽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
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嶷壘公府文學顏
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
盾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
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舍曹

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
榮九思戶曹武氏邁典籤裴宣徵文學袁朗
及從弟承序然則秦鳳幾有雲臺之數亦不
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父子兄弟褚
亮遂良父子薛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同
與盛矣

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原在
大內相傳永樂中收付兵科每齎翰諸臣供
事廷試者必留飲科中索一玩以爲故事萬



屏初周公取遊燕中得摹本知卷爲沈存中
家物而跋尾書迹不逮因爲補錄之鄂鄂兩
王公俱有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繁刻
之石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存中跋謂
圖中名字官秩與史多不合如姚東字恩廉
史作姚思廉東之蘇宣陸元朗薛莊史皆以
字爲名李玄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蔡允
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喬年史以房喬字玄
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爲字穎達蓋唐書成

於後人之手此皆當時紀實者也右皆存中
跋語然以余所見圖中最可疑者莫如顏相
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按史師古相時兄弟也
師古字猶相時字睿師古亦爲秦王府文學
聲實出相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
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齡等爲秦府學士
舊唐書瀛州事本復言相時有兄師古紀載
甚明當時在選次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爲字
存中博極羣書諸學士官名全異悉考列跋



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按其名字與史異者屢作斯圖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為卽師古也第存中所考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為圖像而思收存中以爲思收而圖像按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圖像之先孝孫已召入爲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舊唐書褚亮傳俱以亮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以爲于志寧考志

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爲補如傳及存中言則二人必居其一竝可疑也存中引蘇世長召對玄武門上讓其名長意短以蘇爲學士日改名按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爲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長未嘗入秦邸存中蓋誤以高祖爲太宗唐書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素名不妄而所取證咸抵牾若是蓋全憑記憶不



檢冊書考之前輩往往有此病也惟諸人史

不載字者王太常謂可補當時之闕誠然第

以相時律之政恐不皆實紀耳

千志寧字仲
溫李元道字

元陽恭元恭字克讓許敬宗字至政劉孝孫
字德顯蓋文進字文進

武嬰以淫北極亂唐室實駭劫所無之變而一

代英才傑士俯首臣伏無敢幹其罪者獨

賓王廣陵一檄詞嚴義正足寒猾賊之膽蓋

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蒙沒跡之讖死惟

愆望之誦史氏因循置於文苑并其字失之

遂令邑中祀與千載寥寥往余摛弟子員日

嘗以白督字建安縣公滕公慧材其業舉行

會擢任去不果蘇觀察君禹繼至雅是余論

卽移文祀駱於鄉此舉不特爲當時節士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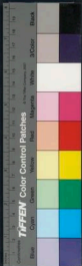
冤亦爲萬古詞場吐氣也

唐祁雲卿云賓王仕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

致上書諷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李敬業起

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

議自表行儉汰衆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



忠義之祿久湮不自是人間世一大缺陷
余不得不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唐人稱賓王上書諷諫武氏得罪亟責其復辟
盧陵之故不然何以稱諷諫何以致得罪而
賓王又何以遂與張柬之起兵也

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
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
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闇可慨也君子當
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闇掩於末
技恐不應爾妖北竊唐來唐臣子頌德恐後
自賓王一楸痛哭其姦大聲其惡墨雖滿網
千載下罪孽歷歷卽輟礫都市不遺何云末
技且當時從徵業起事詎止賓王一二今皆
湮沒無聞而賓王以一楸故名流天壤謂文
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賓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
三與上官啓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裝行儉
辟爲記室則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情致酸楚



詞旨直篤字字滴淚卽幸命伯表不過也道
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答半千論以千進則
守道不廻凡竄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
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

駱答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旣
不能推心奉母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
如此而裴以爲浮疎淺露彼方陳力北朝詎
相入哉

裴雖死高宗未竄武后用事也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臧否邪正耳竊達修短則

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器識
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厄
言云裴所稱王劇王勔蘇味道皆履身竄藉
何以優劣四子余謂此不必辨使劇勔果有
奇節卓行卽裴言不中吾猶以爲確論今徒
以位遇通塞爲驗則裴所見真姑布子平之
術耳况勃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
道輩模稜邪諂榮寵北朝器識何在裴之取
捨如此其足以洞詞場欺達者哉



方萬里云褻儉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以器識
之說吾未見其能合於四子也賓王一檄氣
蓋萬古雖敗何傷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
江河萬里流旨哉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牧業起兵夫孽
后臨朝羅織萬惡即秋仁傑輩尚誣以反况
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
失意憤懣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
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普之駱集
十卷今存自疇昔青賞二章外無一鞅鞅語
至忠孝氣誼淳鬱諸製作間有足異者詳見
別條

萬曆戊子秋蘇君禹行部婺中余特爲賓王上
事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勁氣
高風瑰材絕行文詞冠代志業超羣挺生景
龍垂拱之辰驟揭天寶開元之軌雕章繪句
則霧卷霞舒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楊盧遜
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越榮上表行儉之書



陸沈靡悔潔已拒貝半千之請壁立難攀至
孝篤於平生孤忠竭於始仕徵官奉母任武
功薄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愈奮值
北晨之司國三綱斃而九法淪借勳冒以勳
王片檄呼而大衆集慨一杯之黃壤問六尺
之遺孤歷數屠兄殺子之姦元兇虢龜亟發
龍母弑君之惡巨猾寒心旣已首建義旗將
裂桀魁於七廟不幸身膏逆刃尚飛靈爽於
千秋偉哉國士無雙詎謂文人寡行痛史氏

因循弗蒐羅於泣烈迺邦人寡陋迄罷享於
萊嘗誠萬古不白之冤實一代當與之鉅
典伏惟褒鑠遺忠副揚大節永修廢墜廣屬
風猷俾乾坤壯氣昌明於崇正之朝海甸英
蒐振勵於右文之日云云以論竊王事附載
此

今竊王已
并昔人道論萬餘卷每志孝節有他刻



筆叢

乙部

史書 俗傳 五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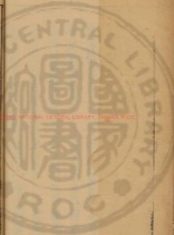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鏡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雜篇上

玄黃之間事變靡合者古今實繁迺前人之採
述一何寡也自明諸薦紳先生博雅君子稍
稍留意若餘冬序錄藝苑卮言詳矣然率異



筆叢

史書 俗傳 五

筆叢

乙部

史書 俗傳 五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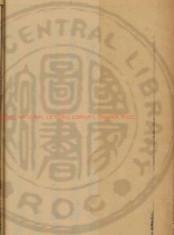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鏡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雜篇上

玄黃之間事變靡合者古今實繁迺前人之採
述一何寡也自明諸薦紳先生博雅君子稍
稍留意若餘冬序錄藝苑卮言詳矣然率異



代也余偶讀六朝諸史得事之符節者若干
條漫錄於左以資談噱其已見二書及世說
語林一門並載者與大事全代異者咸置弗
收至於諸代當以次漸及焉小說宋今者并
齊武帝子巴東王子寶嬰直閣將軍童蠻同行
帝為易名仲舒因戲曰今仲舒何如昔仲舒
對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
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梁武帝子西昌侯藻
遣蜀人李膺奉使入都帝戲謂曰今李膺何
如昔李膺曰今勝問之曰昔事桓靈之主今
逢堯舜之君大為擊節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僕曰為爾寂寂為文景
所嘆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輔嘗嘆曰為爾
寂寂鄒禹嘆人溫若卒融亦被收

宋顏師伯與孝武樛薄孝武憐得雉謂必勝師
伯次得盧亟取子欽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
萬梁章敝與曹景宗樛薄景宗憐得雉敝次
得盧遂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



萬載發目義之竹異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一人入閣
中自稱鄭玄數弼曰君年少何以穿窬文句
而妄譏老子也弼惡之俄病卒劉蘭排毀
董仲舒忽有人為巾野服直入蘭讀書處謂
曰君自是學士何為若相排毀義理短長竟
誰在而無禮見凌也今召卿往蘭尋卒

晉謝據好上屋熏鼠男胡兒都不知爾人道作
此者輒戲咲之前後不一謝公因語次謂曰

世人以謗中郎言我亦共為爾胡兒大悔泰
言謝康樂父不慧而靈運好臧否人一日同
宣遠登車盛欲揚推宜遠惜然曰秘書蚤世
外議亦互有異今靈運論遂衰止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
祥曰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謝超宗遇褚淵
送客墮水超宗大笑曰投界河伯河伯不受
淵嘆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



寒士

晉王徽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公服從大門入桓
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宋謝鳳子超宗
嘗作殷淑儀詠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
有鳳毛按謝事在王氏後今世孝稱謝而不
及王余意鳳毛謂靈運耳南史靈運子鳳臺
卒不言能文章以劉道隆犯諱故此語獨傳
如敬倫父登亦名鳳耶

宋沈慶之不肯比代文帝強之慶之曰咩當問
奴織當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
竟無功魏那營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營對
曰咩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
克理賊果不拔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
臣上汝一盃酒願汝壽萬春宋王欽之贈劉
卮歌曰昔與汝爲臣今與汝比肩既不願汝
酒亦不願汝年

宋中書舍人秋當周越詣張敷先旁設二牀去



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牀
客趨等失色而去齊中書舍人紀僧真以武
帝命詣江敎登榻坐定敎便命左右曰移吾
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又王僧達焚路太后
弟所坐牀亦類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
爲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黜神武卒世子澄以
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隋高祖與
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敕字傍別加一點高
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敕字無點遂不至
發兵反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道濟
夜聚沙覆之米鳴等量之魏謀以爲糶也因
殺告者道濟全軍而返周賀若敦伐陳侯瑛
以舟師斷其糧援敦聚土營內以米覆之集
諸營軍士各持囊詣官司若請給者陳人信
之全軍而返

宋陸修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旣異物以奉



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
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

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飯食器賜劉杳曰卿
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

齊書以物扇
事全被食勳

晉向秀注莊子歛折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
樂二篇末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
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

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
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又高平穆紹作晉
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
曰卿名位貴達不復候此廷舉我寒士無聞
於時如袁宏于寶嶺有著述流聲宜以爲惠
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
在直入竊書紹無兼本遂行何書何事別無
考或未必盡然第何以別本而存紹無兼本
而文比當知也



梁賦宋子仙破會稽得庾肩吾歡殺之先謂曰
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貨汝命肩
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賦釋之奔竊賊執張
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
而不害世談賦詩連舉余嘗集此例十數則
焉吾嘗解嘲

齊何遜有妓張蠟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恆
曰恆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
事彈恆罷之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
之崇悉出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
非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遂以事
害崇

宋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
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磨唐黏濕甘松
蘇合安息鬱金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
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
磨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磨



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
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夢琳道人沈實
易和自况又卞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
性淫而狠猶性卑而率鴛性頑而傲狗性險
而出者指斥貴勢其羊注狠謂呂文顯指卑
率謂朱隆之鸞頑做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
度其險諛如此又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
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鬪水爲
令史也

湘東王徐妃以王融一目常作半面妝其臣暨
季江語人云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
雖老猶尚多情齊祖珽乘老馬常自號驕駒
又與寡婦某通常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請
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驕駒一妻耳願強呼娘
子

李徽吉

徐妃傳

徐娘老去風情在用此事見宋元

齊范元瑛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
瑛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
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



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
璣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
無復草竊又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
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
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
里慙懼無復取者

又沈道處遇人盜筍并折
事絕類但施州市謂道空
故附

齊解叔謙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
語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求訪至宜都見

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丁公藤也叔謙
便拜伏流涕此公愴然授以四段叔謙受之
顧視此人不復知處又滕曇恭年五歲母楊
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銜悲哀
切俄過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桑門曰我
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
桑門莫知所在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藤
曾子又同時宗元鄉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
曾子又蔡曇智鄉里號爲蔡曾子皆齊人也



宋張暢常念持觀音南無之構逆也暢不從王
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
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
斷獄司易之復斷吏因釋之又太原王玄謨
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
音千遍可得免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
慶之諫遂免于後俱出太平所記相類頗多
以方聲思不皆實略舉二條
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實得
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以

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
奏獲免

吳興地名蓋亦六朝人也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
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
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華縛臨刑
誦念數滿刀自折爲三段膚頭不傷三易其
刀終折如故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觀其
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

此類約十數則不備

后魏范陽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某初死植



瘞隄下後改葬骸骨竝枯唯舌不壞又雍州
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共給及死
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此例頗衆第
舉二事彙之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郊樹孔中
探得金環東鄰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夫
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鄰子也又何
蹟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
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又產一女年四
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
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告靖
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在靖曰可更取數
刀子合置一處試之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記文滄中絕與羊
胡以唐人故不錄

晉于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持
婢葬於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
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
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又義烈四年琅琊



人陳團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塚前聞土
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爲我報家
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強健如常又漢杜
錫家墓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
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
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變質如
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又博物記載漢
載二百餘道中此事與前切類第非六朝故
餘後

宋浦陽江有琵琶斯斯有古塚蓋水甃有隱起

字云筮吉龜內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甃

詣京成傳視焉乃驗龜絲古冢已八百年矣

見水經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云筮道居朝

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

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朝堂
會錄又梁任昉得

古墓銘云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甃

瘞在三上庚墜遇毛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

二九重三四百地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

始辨之詳載別刻右見異聞集雖唐事實出



六朝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思盜發得冢得志云我

死後傳子孫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鍾磬皆

投於河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淖沱

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

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

爲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朝野又廣

記開元中江南大水侍御史郭載見道傍古

墓水漬其穴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銘云

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郭侍御移我向

高原校其年果千歲矣此醜與高流之事類

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覽典籍至忘寢與食時

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梁劉峻從梁乾還自

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關京師有者必往所

借清河崔愨祖謂之書淫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竝

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贈舉隋劉炫左畫圖右

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二事人多



少室山房

不信然亦未必盡
疑或傳之太甚耳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直結陰望道左
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
機無以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嫗曰此
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墓耳機
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
王弼也又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院
整峻雲岬饑乏因而請前見一年少二十餘
風姿可嘉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其說老子
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
雲出門遂望何處正是一家比至家已經三
日右二事俱出異苑不應陸氏兄弟同時見
鬼當是一事記者訛作二人耳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
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
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其後后主嗣
位譏爲東宮學士后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
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暨義時索麈



尾末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讖曰可代廢
尾顛羣臣曰此卽張譏後事

梁劉之遴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
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
牛奔墮車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旣而連典
此郡晉羊祜墓觀過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
子祐惡之遂搗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
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淝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
師以決勝負請者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
鐵騎蹙之幾不濟矣軍旣退不可止遂大敗
秦由是亡後周尉遲迥伐楊堅使子惇與韋
孝寬相拒沁水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
欲俟孝寬衆半度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却
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韋衆大敗迥由是遂
亡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
兵奔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



開城外鷓鴣皆以為軍聲

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犛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
誤鳴進鼓士殊死鬪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兇
勦戰不利適勦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晉于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
狄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
之疑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
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容就書之董狐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

人形像常置坐側隋煬帝愛之嘗刻木作其

形每飲酒必置坐側

孫皓時晉已革命吳亦
遂亡故附此

晉武帝太子闇弱衛瓘因會燕凌雲臺託辭跪
帝牀前曰臣欲有所言帝問之瓘欲言中止
者三弟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賈后繇是怨
羅周武帝太子昏暴王軌因內燕持帝鬚曰
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宣帝繇是怨軌

華叢

乙部 史事 伍伍五



筆叢

乙部 史書估價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雜篇下

漢唐而下史籍所書有一事譌而二之者有二
事混而一之者有一事傳而餘悉泯者有一
事實而餘皆虛者有二書類而混一其書



筆叢

乙部

史書估價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雜篇下

漢唐而下史籍所書有一事譌而二之者有二
事混而一之者有一事傳而餘悉泯者有一
事實而餘皆虛者有二書類而無一書者



更僕未易悉數漫舉數則以例其餘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李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聽合輕則韻垂爲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按此必一事記者譌而二之

吳東陽樵夫入山遇大壑作人言因縛之獻孫

權龜路與老桑共語旣至權命烹之焚柴舊車如故諸葛恪曰當以老桑煮之如言立爛又張華班狸事狸亦與華表共語雷煥識之遂得狸本形二事不應絕肖恪或近實華當由博識附會耶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朝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鶻大爲牛小爲



續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罹所
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又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
口齒悉具先擊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
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
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
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
取蠱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疋按朔以蠱爲
怪哉卽名樹爲善哉意也滑稽之旨卽事可
知卽蠱或秦獄冤氣所結而唯哉之名則朝
詭撰欺帝無疑使異時再遇此蟲不知易何
名號矣又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
朔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儉之
而洞冥記記一女人愛幸於帝名巨靈常出
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巨靈一男
子一婦人迹俱詭異又竝與朔狎或謂必有
一偽余直以皆烏有耳

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救賜宮女二



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
合尚宮齋金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
合置姬媵側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卽飲柳
氏拜救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
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憂誠不如死遂飲
盡然非醜也既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
亦當畏之于其奈何因赦二姬令於別宅中
安置又國史纂異云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
將賜美人嬖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
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
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合謂曰寧
不妬而生寧妬而死曰妾寧妬而死乃遣酌
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醜一舉便盡
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死於玄齡右二
事絕類不應太宗屢賜大臣侍姬又屢以藥
酒恫喝其妻而其妻又俱飲之也玄齡妻盧
氏當勞病困嘗剔日以自誓而晚節至斯可
謂生平盡廢若此事則余直以盧有妬聲好



事遂因環婦名房妻耳不然太宗之術弗效於柳而復試於盧何不憚煩哉

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隄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置湍水尸表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解雄因乘小船於父障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

同出後漢范史同傳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諱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出祈禱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篝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爲掾尤難也

漢末劉平遇盜扶持其母奔走逃難兄仲遺腹



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
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遂去不顧此事亦見
後漢書列傳在鄧攸先其失則甚之矣

天寶中漢州雜縣尉張涉自舉日試萬言詔中
書者試涉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
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
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
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
具以狀聞勅賜雜書拜太常丞直廣文館詩

號張萬言右見唐語林又唐詩紀事長沙王
璘詞學富贍崔詹事康同表薦於朝先試之
使解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
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
落詩二十首授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
爲回輿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
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未亭午已七千
餘言時略高雷輒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
帝當大

帝當大



酒間類稱日試萬言王某云右唐二事絕
類皆試萬言皆至七千而止璘未亭午已就
較張尤速迺張竟獲官而璘徒步當事者固
有洪隘然亦純非命也王勣草五王冊文命
五吏執筆分寫頃刻俱就與二事亦頗侔今
所試不傳固宜第他什亦無存者信疾行無
善迹也

王長公卮言所載臥冰種玉射石望塵等事并
其什皆符合可謂至奇衷心叙名誕略全余

推此更得數事如漢張良稱三傑唐張說亦

稱三傑

見玄奘傳云蜀張飛敵萬人秦張

亦敵萬人

并秦鄧通張純楊雄草太玄經

而楊泉亦草太玄經

見馬楊傑號無爲子而

楊繪亦號無爲子

見瀛李子之郭前有

巨後有世通

見前史分身之葛前有玄後有

從周

蔣仙公見神像傳遇仙之王前有

管後有積薪皆觀基也去婦之王前有歡後
有季友皆勤學也





承行所謂采薪讀書之劉前貞素後仁軌聞

可與文也

戶讀書之劉前孔昭後士元

孔昭字士元

昭字士元

入釋者梁彥和逃釋入儒者唐希仁六用竝

行者宋穆之五事全舉者隋光伯皆劉姓也

而百藥藥師二李咸竊楊素之姬士衡士龍

二陸互見王弼之鬼尤爲可笑至武與廣竝

善兵著書竝曰孫子而孫綽書亦曰孫子爽

與衍竝善辯著書竝曰鄒子而鄒陽書亦曰

鄒子此例頗衆若雁蓋仲淹三范竝變姓名

咸著聲績又千古異聞也

皆書王維傳與顏師古

古今字號之全尤有奇者并識之

號浮休之張前有文成後有共叟

唐張鷟宋張

休子稱紫芝之俞前有秀老後有玉吾

宋詩人俞

秀老元文士中山之劉前禹錫後子儀

一宋

俞奕竝紫芝東萊之呂前居仁後伯恭

一宋

名少室山人之李有布衣有拾遺

李在李勣

微爲拾遺石林居士之葉有尚書有少保

吳

吳人位至號破見宋史一松陽人官至尚書

集花萼之李前高正後子大

唐李尚正兄弟

人俱有封花蓋之徐前衍母後和妃

但為蜀至李義府呼李猫李德柔亦

呼李猫尤可咲也

見前唐漢兩子夏兩子雲

且同時也宋兩方叔兩功父

一方叔李定孫一功父張南郡

時也宋又有兩張子厚

其一屬中人張橫渠一功父張南郡

其一見居若本韓文公有二一唐昌黎一南唐熙載熙載去宋

近像傳於後世遂以為昌黎

此與陳孟公事一驍

兩京房俱術士兩劉秀俱儒生兩羹遂俱郡守

兩韓信俱武略俱封王俱亡國兩張禹俱文

學俱封侯

一安昌俱享年造物之巧如此

或劉歆善五行傳二王喬皆得仙世知之二劉商皆得仙則人罕

二王喬皆得仙世知之二劉商皆得仙則人罕

二王喬皆得仙世知之二劉商皆得仙則人罕



知也二王匡皆為將世知之二劉茂皆為將
則人罕知也二王褒皆能文世知之二劉德
皆能文則人罕知也然又有三王喬三劉商
三王匡三劉茂五王褒三劉德異哉此則古
宗余公姓在考中係讀路史十數人常以為
較近乃知其疎也
向歆木父子然劉植傳子名向兒歆字細君則
歆伯向姪也兩劉仲一高祖兄一光武兄也
同胞皆不類王商有七漢四人王吉有五漢
三人俱謂公姓名考

婦人事尤有酷類異常者弑君之妾前有文後
有哀殺子之武前有恩後有惠淫亂之馮前
有文明後有孝文后皆同代二馮二姜又
同族也春秋事人共知二武殺子俱見傳惠
妃之惡不減驪姬非玉環可望以早天人罕
知二馮各見魏書然蜀有兩花葉夫人一王
衍母隨衍入唐一孟昶妃隨昶入宋皆徐姓
皆能詩皆亡國皆不善終兼合乃若此哉

許即瑛類稿

一云贊氏



古今事蹟類更有甚者漢兩嚴邇一字君平一

字子陵皆高士又皆易姓

始皆嚴姓邇諱嚴見傳

皆二

名

君平一名子陵一名尤亦見傳

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

一尤來兩李育俱賊將一王郎一公孫又皆

一歸附一滅亡唐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

顏兄皆為將皆假節皆兄弟有戰功又皆名

為兄弟所掩宋兩李定一彈子美一彈子瞻

所害皆文士皆正人皆蘇姓又皆下獄幾死

此數人者其世代同名姓同人品同事實同

一至於是何其異哉

李定弟蘇軾見宋子瞻詩其詞筆談又有

將李定亦為寧節又見劉備李純傳共五字定

世知馮婦之男子而不知許負之婦人也

見三國志

劉焉傳木漢

世知王聖之婦人而不知孟光

之男子也

王聖漢安乳母擢權當時宦官有王聖然不甚著孟光深為妻外蜀

孟光見三國志有傳

三李平一婦人二男子俱貴顯

武帝建好一劉司

四巨靈二男子二婦人俱

惟神一私拿巨人一東都短人一漢武宮妃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



湯者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
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祥乃張湯杜
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合
者見世氏寓竹又醫家有二扁鵲二當亦詳別處

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
王也延岑號武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
王在昭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劉仲謐魯哀
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餘並見前漢書又李光弼岳飛俱益武穆稱與諸君又與昭烈武

先仲尼稱聖於魯者藏祀後仲尼稱聖於魯者
展禽又楊震在漢稱夫子而李固弟子亦七
十二人蕭穎士在唐稱夫子而權德輿門生
亦七十二人展禽至王孟紫以聖稱

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
杜孔子稱名之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奕棋天
下第一蓋其徒尊之若抱朴子所稱棋聖之
類然拾遺素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
陵乃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情耶又楚



夫子

范字

顏回爲老師曾參爲市人已見前戴稱顏子者
黃憲外謝尚徐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
子者張稱外宗元卿蔡曇知滕曇恭皆一時
人也南齊人俱見南史別傳又藍吳亦稱顏
子
兵家有十哲僧家亦有十哲皆能詩者畫家亦
有十哲皆散見諸書人多不備錄又唐舉場
有十哲又權德輿門生七十二中十人登輔
相爲十哲无可咲也

三傑有三漢諸人外唐吳少微富嘉謨谷倚皆

文人張說源乾曜宋景皆宰執三君亦三

陳蕃等二
見名錄三高有二何遜及
范滂等三少有四已見
名錄

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諸葛恪

張休顧譚陳表晉王敦王澄庾嶽胡毋輔之

唐李嶠杜審言崔融蘇味道四皓亦有二商

山外六朝徐伯珍兄弟四人皓首相對號四

皓四公子二一戰國
梁特四豪外有四英諸葛
亮等四

傑外有四俊員于干等見史及唐詩紀事



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
五老榜在宋者英前五侯二俱東漢一王氏
一宦官

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黑強與六大夫盟謂之
七子七賢不始竹林後漢書袁秘等七人以
身扞刃救郡守皆死袁曰七賢又七賢過關
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華孟浩然
又七貴亦二已見名疑

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漢八俊八

八及各二詳前晉則八達有三疑見然晉又

有八伯鄒鑒爲方伯阮孝爲宏伯卞壺爲裁

伯蔡謨爲朗伯胡毋輔之爲達伯阮孚爲誕

伯劉綬爲委伯羊曼爲黯伯見曼傳顧野俊

及稱八

著書名姓相類如三孫子三鄒子皆世所共知

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不辯者二

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孟

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



盤孟不傳而孔叢子之盤孟傳世遂以後之

盤孟傳前之孔甲非也二牟融一漢大尉一

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

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意林所載尚存

而弘明集之牟子得世遂以釋之牟子傳

儒之牟融亦非也又夏會名孔甲而唐詩人疑祭文曰漢而弘明牟有牟融尤奇孔叢之盤孟子余疑為偽言任有辨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

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按戰國秦越人明

洞鑿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為號

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敷

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但以素問有雷

公為黃帝弟子遂以炮炙即黃帝時雷公撰

其人與事酷類有如此言今二書盛行黃帝

時扁鵲宋之雷公殊沒沒因詳識此以例其

餘按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此當是

偽託黃帝時者非宋人也漢志經方類有秦

始黃帝扁鵲俞附方三十卷此當是黃帝時



扁鵲然亦依託未必真也

世幸以東漢無二名者亦不盡爾第以不甚顯
故人罕知余讀後漢書及通鑑得數十人識

於後

西門君惠

王莽時勳

丘靈舉

字季和見王上采傳
在後二名者多字

力子都

字若思

劉文伯

字也

劉子與

劉俠卿

字子香

鄧仲覽

字也

遲昭平

平原女子見盤

儲大伯

光武大夫說

焦仲卿

見樂府

彭子厚

彭寵姪

彭蘭卿

亦彭寵

劉盆子

蘇不韋

見後漢書與蘇

費長房

後漢書方術傳

蘊子訓

謝爽吾

樊志張

計子勳

王和平

自雷文房至此六

曹世叔

曹大家夫

劉長卿

妻見列女

陳文矩

見列女類李氏

衛仲道

蔡瑛先適夫見

劉駒餘

見文苑別珍傳

卿仲達

見黃香傳

叔孫無忌

見方術趙彥

魯女生

附華陀傳末

冷壽光

附華陀傳末

劉景宗

見華陀傳附後

卷之四

史書卷六

十六



東郭延年

見甘始傳道
行士也

封君達

全上

侯子道

見戴亮傳注

韓怡休

韓怡休先名見
失傳

謝季孝

見戴良傳

虞都尉

虞陽大姓見焉
失傳

韓仲伯

見李惠傳

李子春

全上

曹破石

薛弟見傳

李曼卿

魏命者見王郎
傳

董次仲

魏郡武邑人
見光武紀注

士師郎

後漢賦詩

梁安國

統源附傳

梁伯玉

梁子附傳

梁不疑

莫弟

鄭居業

梁之曾孫附傳

謝曼卿

見賈逵傳

桓元卿

見桓榮傳

劉能卿

見尹始傳

李子雲

見逢萌傳

馬伯濟

武兄附傳

成翊世

見杜根傳

尹不疑

單超傳

徐匡鈞

吳良傳

戴次公

黃昌傳

伏無忌

見後漢書序

董奉德

任末傳

令狐子伯

王霸妻傳

楊光憲

鄭弘傳

叔先泥和

列女叔先雄
父

韓伯高

見儒林薛奕傳

澹臺敬伯

全上

孔長彥

見孔倍傳又弟
李彥

任文公

見方術傳又父
文孫

張伯路

見左雄傳

劉文松

全上



魏子然

見孔隱傳

臨孝存

全上

郝孟節

附方術玉真傳

蘇伯阿

見光武紀紀末史論

王君公

避世籍東者

樂羊子

見列女傳羊子名也

解奴辜

方所有傳並下

趙聖卿

壽光侯

法諱姓也周光侯當為各

綽育意

嚴彭祖

見儒林董約傳

顏安樂

全上

王延壽

文考賦靈志者

馬目

與蔡邕同病

蔡少公

鄧晨傳

鄭安世

來徽傳

劉少公

劉永弟見壽首

樊巨公

見劉鑄傳

駸馬少伯

其虛勞傳夷人也常疑此駸為字即此其為名且謝夷吾等史皆駸字

明

東漢諸王侯無表故宗室二名者無考紀傳附

見者得數人

劉延平

見清河王傳又有

劉子張

更始父見傳

劉萬歲

廣宗王有傳

劉元壽

見明帝十四年

劉德然

以下並見先主

劉弘世

先主父

劉子敬

劉元起

劉安國

見濟北王傳

劉安國

見濟北王傳

婦人二名者

曹豐生

見曹大家傳

劉賢得

臨城公主見順帝五年注

友通期

突與美見傳

王伯榮

王聖女見楊雲傳

陳心叔名疑考據殊精洽然亦謂東漢三國無

二名者蓋因襲前人之說余讀三國諸紀傳

二名者頗不五第多東漢末人至鼎足之後

則誠罕觀而傳有周生烈朱建平等同不盡

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爲名今錄其灼然者

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二名

曹安民

孫在在張綸亡

婁子伯

見魏武紀破馬

張平世

見先主傳

吳子蘭

全上

王子服

同吳子蘭皆與先主謀誅操者

劉子平

附見先主傳注中

崔州平

石廣元

竝見諸葛傳

蔣義渠

見袁紹傳

嚴白虎

見孫策傳

皇甫堅壽

嘉子附傳

馬元義

張角將見嵩傳

徐季龍

字則明見會稽傳

劉奉林

全上

單子春

鮑子春

王弘惠

陳承祐



華長駿

管孝國

以上俱見晉書

楊阿若

見周書傳注

祝公道

公上又孫有頓

趙君安

趙烈婿父

龐子夏

趙附錄龐而傳

龐娥英

婦人即樂府龐烈婦名附注其義

戲志枏

陳謀臣見荀或傳

大抵東漢三國帝王將相皆單名二名者百中

無一故雖以王延壽之才名馬目禪之職位

而思慮往往弗及若精心以求則紀傳之中

此尚未能盡也

他言謂漢諸侯王同名甚衆而唐世尤繁

大都於後但升之六七耳不能舉其詳也漢

人以宗正失職故唐之宗正豈亦皆失職耶

其與士庶同者計當數倍昭代宗室命名悉

用奇字旨哉至如兩李迨同行密邇而俱封

延德郡王尤不可聽非史誤則傳刻之訛也

羅泌云唐諸王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而建王又名之世未熟唐史便以一

二為奇備備考之則宗室全名可勝計哉

五李恪

一鬱林王一建王一越王孫一東平郡

四李琛

一襄武王一蔣王子一諱王子一諱王



三李晟 王 越王孫一紀王孫一犀浦縣封西平

三李琮 王 越宗子一讓 三李璿 王 安王一許王孫

三李滋 王 宋王一夔王 三李祿 王 信安王一洋

三李璿 王 許王孫一趙王孫一紀王孫

三李紳 王 袁王二信王孫一史有魯非宗室

三李璋 王 趙王孫一蔣王孫一許王孫又一見

四李準 王 紀王孫一奉寧一王城尉一大節王

三李煜 王 信安子一恭國公一農王又五代後

四李頊 王 汝州刺史一恭王孫一蔣王孫

三李琳 王 安魯郡公一讓 三李係 王 越王一蔣王

三李絢 王 衡王一崔王 三李珪 王 陳王一趙王孫

三李嗣 王 信安郡公一江 二李愔 王 太宗子

二李寬 王 太宗子 二李鳳 王 太宗子

二李覲 王 信安子 二李瑤 王 玄宗子

三李詠 王 睿王孫一宗 二李穎 王 南安王一

二李環 王 江王孫 三李嗣 王 越王孫一江

二李伯 王 宜春郡王 二李統 王 安定郡王

二李澤 王 趙王孫一讓 二李悅 王 魏王孫一趙王



二李綱

南陽公 孫王

二李訓

魏州郡公 孫王 史有傳

二李讓

把王 孫一 餘

二李構

州刺史 孫一 史有傳

二李樞

越王 孫 齊王

二李謀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四李顯

史 孫 齊王 孫一 史有傳 齊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溫

江王 孫 齊王

二李仁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演

江王 孫 齊王

二李慎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保

吉王 孫 齊王

二李禎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三李建

武康郡王 孫 齊王

二李純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三李逢

江王 孫 齊王

二李宗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輝

信安子 一 武

二李琬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三李良

桂府少監 孫 齊王

二李禮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垂

紀王 孫 齊王

三李俠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濟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三李愈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穎

紀王 孫 齊王

二李逸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瑒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內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璘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漢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臯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諒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俊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二李崇

一 孫王 孫一 史有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一李伸 王子 一玄宗孫 一類 二李鳳 一施州刺史 一其原郡王

一李涉 一寧塞郡王 一晉平節王 二李謀 一蜀王孫 一上黨郡公

一李緯 一均王 一齊王孫 一齊王孫 二李愬 一虢王 一趙

一李琪 一豐王 一六安 一齊王孫 二李琨 一嗣吳王 一宗

一李纁 一齊王孫 一會 一齊王孫 三李銳 一申王嗣 一魏

二李誼 一舒王 一武陵 一齊王孫 四李暹 一昭王 一魏王孫 一江王 一蜀王孫

二李績 一欽王 一肅王 一魏王 二李佺 一魏王 一平陽 一魏王

二李儉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焯 一魏王 一魏王

三李賢 一章懷太子 一江王孫 一江王孫 二李約 一江王孫 一江王孫

三李綽 一趙王孫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績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珣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珣 一魏王 一魏王

三李儀 一信都郡王 一武陽郡王 一信都郡王 二李瑛 一太宗子 一許

二李玘 一義王 一太子 一太子 二李迥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案 一樂安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傑 一趙王孫 一魏

三李繁 一節愍 一魏王 一魏王 二李實 一魏王 一魏王

三李紹 一蜀王孫 一魏王 一魏王 四李遇 一魏王 一魏王

三李渾 一蜀王孫 一魏王 一魏王 三李程 一魏王 一魏王



三李福

一和王一趙王一定州刺史又一唐書有傳

六李祐

一見太平廣記又一宋李全兄共六人

二李清

一折平郡王一常山郡公又一見唐詩

見廣記

二李宗閔

一恭王孫一

二李元裕

一高祖諸王

二李餘慶

一隨郡王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一

梁元帝有同姓名錄丘光庭有同姓字錄皆不

傳然其書各一卷雖唐以前時代較近要不
足以盡之抑且唐以後絕無踵作者余嘗欲
爲一書續之而未能項遺幽憂屏居郭外蕭
然半榻儂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
姓字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
翊數人因益取裨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
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
助其異代姓氏同者不可勝紀將別有編錄
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卮言附錄及



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

名疑引載保李光
道處百五人見言

及孫氏如
委略全

兩張昌宗一昌齡兄與昌齡俱才顯一易之弟
與易之俱色稱

兩呂太乙一中宗朝文士以才稱一代宗朝宜

者以反賊

二條並
見唐書

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
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高
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不遠而得他

不言其能文著書考之唐世河東之薛文學
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決非爲將之仁貴也
楊用脩執此以仁貴爲文武兼才與韋孝寬
並稱按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惟
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齒仁
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藉合史傳中於
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稱及其文義大端而
仁貴本傳第稱其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略采
好文博雅等語用脩之誤瞭然無疑



續考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按新舊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甚附記此

兩陳商一見昌黎集一會昌五年進士見通考孟達集下

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百陽雜俎第七卷末以鹽名非府也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

流

兩李商隱一玄宗朝太子賓客見舊唐書明皇本紀一晚唐詩人

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見唐詩品彙紀事等書一撰鍾呂傳道集在晚唐間年代相去差遠故陳振孫以爲二人見文獻通考神仙家余別有辨詳玉壺遐覽中

兩楊復恭一晚唐宦者見唐書一晚唐詞人有詩集或卽一人未可知俟續考



兩李惟岳一元德秀門人一李實臣子俱附見

唐書傳中

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

時通鑑所載今說唐史合傳有李文悅

兩劉延祐一載書尾見唐書一守文子見通鑑

兩劉從諫一許叔冀將降史思明一劉悟子竝

見通鑑

兩李抱真一李抱玉弟史有傳一李匡威察屬

附見傳中

兩李克寧一李澄子見本傳一克用弟見莊宗

記

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典監與神昏見通幽

記

兩王景崇一晚唐鎮將一後唐牙將各有傳

兩李昌符一唐末詩人見全唐詩話一唐末叛

將見通鑑等書

兩李行言一中宗給事見祝欽明傳一宣宗判

史見通鑑等書



兩郭冢一代國公字元振一御史劾趙彥昭見

紀事

兩王質

見唐書有傳一唐詩人又一遇仙一列此史之惡幸一見南史王或下一宋人字崇文

兩王叟一侍御方慶子一邊將唐史有傳又見百將

唐書

兩韋溫一韋后族禮部尚書一韋綬子集賢學

士見史

兩李珣一淮南使相一江陽富氏已見名疑又

隋道士李珣見龍城錄趙苾下

兩吉頊一武后酷吏一大曆詩人見紀事十才

子下

兩王適一初唐詩人一見韓昌黎集墓志中

兩李義一初唐詞人一陳敬瑄參謀見僖宗光

啓三年

兩裴迥一與王維唱和一唐末幕官五代史有

傳

兩韓弘一見高祖紀王世克僕射一憲宗都統

兩張祐一晚唐詩人一見新唐書孝友傳敘



作社

兩王翰一初唐詩人一太和間邠州人見廣記
一百八十九卷再牛類

兩杜確一見鶯鶯傳一爲岑參集序見文獻通
考是公武讀書志

兩李翰一唐文人一石晉時學士見五代史元
欲傳

兩李福一李石弟見唐書一南唐將見唐餘紀
傳

兩張晏一威德軍將見憲宗紀一天平鎮將見
僖宗三年又注史記者亦全名

兩吳迥一雁勛將見懿宗紀一舒州盜見鑑僖
宗四年

兩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以文名有集
又一李觀乃刺血寫金剛經者見法苑珠林

兩李昌俱見姓譜一憲宗時尚書一刺史又宋
有畫工趙昌

兩李祐一元和詩人見紀事一元和武將見唐



史又宗室有六李祐共八人詩人貳卽宗室之一不可知然紀事無明文可攷

二劉憲一唐初詞人見唐書一唐末牙將見廣記

二李翱一觀察以文名一刺史嘗以詩勸石郢州

二劉威一晚唐詩人有集一唐末淮南將至刺史

二高蟾俱唐末進士見唐詩品彙蟾字里下

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僞蜀王一石晉梓州刺史見唐餘紀皇甫暉傳

二張奩一彭澤令伐妖鳥巢一盧溪尉巨猿穴俱見廣紀

二張勅一王建將見建傳一賊帥遇陰兵戰者見太平廣記

三李清一天寶進士見唐詩紀事一興元鎮將李澄子見本傳一隋末富人遇仙至唐存又

一李清仕晉爲桓溫參軍嘗歿再生與隋李



清顯類共見太平廣記

兩無可一見酉陽雜俎諾臯記一詩僧見品彙
紀事

四澄觀詩話總惠云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
架支提以舍僧御者洛中之澄觀也參元名
太史爲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
也傳登錄有鎮國大師澄觀又有曹谿別出
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

諸人外如李涉李清李遠李洞李績李諒俱詩
人李邕李漢李繁李邵李程李紳俱文士李
綱李絳李晟李福李祐等俱名臣考之宗室
並有同者羅泌謂張良有九王言十八今唐
才三百年而有八李祐六李福五李清李恪
四李晟李紳以異代錯綜之可勝數哉

筆叢

乙部

史書傳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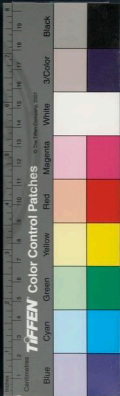




2014.05.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MALAY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N, PERA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九流緒論引

卷之三

子書盛行秦漢而治一書者錯出于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篇蓋萃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弗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備高渤海之畧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彙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于二家之弗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餘擇辯難



九流緒論引

之舊以及洪氏隨筆是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復稍傳諸作者屢歷之累會爲一編時自省閩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蒸品騰尚繁矧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訥于大方已丑北還臥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假斯緒未能卒就輒措捨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朝氏借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清

既堊識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璫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涪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劉向七畧敘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而誦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先哲皇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



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議來路
 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過絕于人而弗復
 自試于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
 九流之術典焉其言雖岐趣殊尚推原本始
 各有所承意者將舉其術措之家因天下故
 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拂悉服肱之材非
 如後世文人藝士苟依託空談亡裨實用者
 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傷若墨若墨名法縱橫亡論
 至道家習尚玄虛養素體教陰陽農圃浸據

僻數人所易窺而道則以藩弱謙下附於堯
 之克讓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為陰陽則秦
 素以五行稱黃帝田園則詩行以並耕稱神
 農當時九家者流其旨繁如此第自儒術而
 外以繁六經皆一偏一曲大道旁出鈞也
 以儒術則從道出史官未嘗不若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因適中以令較
 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

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



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為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畧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漸寔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下計叙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其刑一也而其不釋大入中國者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釋者俱便三數種本又無可之者不當釋為家余為病焉暇日細閱諸家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

其間所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曰縱橫其說浸微術浸滅故總而類之于前示弗能儒抗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書神仙并人曰釋典其徒日廣教日蕃故別而類之于後示弗敢儒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諸氏以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極異端其家逾百其稿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歲後世考文之士有若阮孝緒輩嚴繁簡之表以悉類次之當必以余言為配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一曰雜

總名法諸家馬一黃曰曰古雜

家亦

附焉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

八曰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異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每治株偏而傍蹊未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畧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述曆筭而會星宅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恠迂之錄附之道主冲虛恬愉而房

中熒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徇一曲故次之以雜嚴支流也國所重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強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裨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



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
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
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晏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按嬰胡仲尼之學累世
不能窮當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饒
然儒首非也劉斑蓋仍太史之誤柳儀嘗以
爲墨家當矣說考儒家有九史六說六篇
云即今大說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
錄真家自爲類不入九流蓋器機入儒

術况本注或云惠襄闕或云顯王時或云孔
子問夫惠襄闕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
去太公遠甚而唐世六籍自太公外無別書
豈劉班類次迺爾混淆乎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
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
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
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
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



張取子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
謀秘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亡可考
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
有近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全傳總之
秦漢間見解大衆畧同不足惟也

元漢志稱伊尹太公

悉數因人
依注者

楊朱學于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敘
道術而不及朱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
也老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敘之豈容後敘

如以鄙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
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聃關
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貶哉

或又以彭蒙田駢慎到之屬莊因有並舉數人
者是又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
關則周極尊之宋既匪其論不容並列禦寇
雖莊所自出或未躋于聃尹故以二子祭之

周所舉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
一師一弟宋新尹文蓋亦當然列與老不相
及故舉
關尹也



劉向敘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
孔子百年當是緇公舉緇公二十四年鄭殺
其相子陽爲証當矣或謂向之誤當由古文
以穆公爲緇公緇與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
也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錯至是當是
向序本作緇公後人不解因見秦魯二公皆
謚穆遂改緇公爲穆公穆穆音義本同故穆
再爲爲穆而與緇迥不全矣張湛注亦以穆
公爲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譚者優劣往往異全柳子厚洪景廬
左祖鄭圃者也高似孫林希逸左祖漆園者
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
法莊之文奇列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駟
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變厲汪洋杳冥超
忽乘風騎氣出鬼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
疎曠周鼎商彝朱絃疎越者列源流本始則
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宋大
史王長公亦以列敘事
勝莊趙景仁以莊勝

列溫純典厚尚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橫之習其文章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

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鬱抑觸諱殺身與已意相發故沾沾焉道家莊列二氏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沈洋自恣而已絕不道其他而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覩故不及傳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

而并疑爲鴻蒙齒缺之類夫鴻蒙齒缺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嗟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以列撰連鑿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奇鬼谷則極其尊信以真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嶸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捨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



尼爲陽擠陰助則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
難出奔其僕操羊斟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
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
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固能大聲疾
呼以暴其欲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即
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尼於已
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取於陽擠之而陰
助之也周方植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
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

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巍
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其唇
吻蓋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焉真所謂
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
一編邈未之觀也知道君子讀是書若孟旃
抵掌擊腕施騁姿揮之一咲而已藉以爲陽擠
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旣其實
其爲禍也必不眇矣

是公武云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



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
培擊者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
忘其言可謂及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
莫不闢之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
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
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爲陽說孔子
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知其言之指歸
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
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者

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
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
闢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按
晁氏此論最得蘇說膏肓因備錄之

黃東發曰列子資穎遠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
寂寬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
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
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
之其誕漫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



聖而列子無之其學蓋全類楊朱按東發言
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槩得之余併錄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
老聃濡弱以退爲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
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刻莊蔽於狂
蕩楊局於卑陋惟禦寇酌三氏政得其中
視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醇厚過之視楊朱
高曠過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
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說故後世崇清

則列爲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闢楊荀
闢莊韓周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
自爲也南華所謂支離其德者舍若人曷歸
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
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
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喻者也未嘗非
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
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



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賦儒者也右楊用脩
之論夫莊周文章絕竒而理致玄眇讀之未
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
弗沉冥其說第以爲空青水碧物外竒觀可
矣必爲說文之足以火濟火也余論莊若此
世將以爲俗豈得已哉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誣譏帝王聖
哲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
事也特其學福衡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
踳駁不中誕幻無稽題所以誣譏之然而未
敢有昌言以譏之經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
墨翟始翟者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
鬼公孟諸篇所爲囑授其徒黃鼓其衆者壹
以指摘仲尼爲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
而興起焉爾周之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
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
聖蓋無足惟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學頂
效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置喙于吾聖人何



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帝
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從而
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
雖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偽而
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橫議之
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要
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
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
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議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
相用不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
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
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詩書察
于禮樂詳于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
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
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詩書察
于禮樂詳于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
之齒而以爲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祭如此



使墨而遇孔必將爲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毀
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孔裡乎衛陽虎亂乎齊佛盼
以中牟叛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備其言法
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
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盼皆仲尼
弟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
夫子姓名卽莊周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
論皆以近理亂真爲辨而忘其僭妄之大者
柳宗元指擊百氏不遺餘力願于墨闕焉豈
昌黎氏故耶余故詳述其言著于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辯持論甚精讀墨亦以孔子
所不棄皆滿于昌黎弗深考也惟黃東發馬
端臨最得而非聖一端迄無及者故余特詳
著焉

孔解有品墨篇
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
二篇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
自耶翟入室禽滑釐無著述傳世而韓非所



稱有田隸劉向別錄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尚
論墨節用故敘書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
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皆嬰之言迺知
凡墨之道要實倡之敘書者聯類合之非過
也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剽合而成或有
然者然要爲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驟沮
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于老氏而世罕依託
墨氏摩頂放踵迺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
易貌之術亦率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桃
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雜用神
仙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
以墨善于城守故也

兵家秦漢至衆今傳于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
太公黄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
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墨子三



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熾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昔是編俾三代征伐太經僅存于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獲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于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闕深肅達者敏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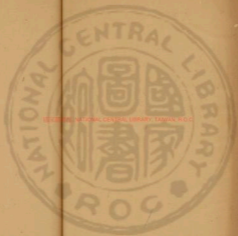
曰伎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雜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絕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識也司馬法而爲兵書而誰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馬法之言率據道侯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甫南軍賓嘉兵因五禮之一而司馬法之言堂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奚置焉以信堅之識非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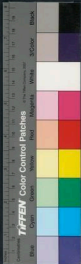
仲所竄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誦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
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
成此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
文章之妙絕出古今非魏晉所能潤削意十
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
卷中之篇即姑許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
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
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爲大成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
可盡廢公孫脩諸葛孔明管仲家也仲尼以
子產爲惠人武鄉之沒士至爲涕泣致死彼
乃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寬其次莫
如猛其明于本末達于經權乎猶二之也孔
明白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卽周孔亡
以易矣吾故標而暴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
三子庸暇識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全時書五



編傳于世觀牟恩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
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時龍之學世
大行令人讀之始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
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爲香以亂
爲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水木可名草禽可
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
齊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
天下國家

楚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

此也凡子曰神農夫負耒戴以治天下正合
于行之並咄咄陽亦有黃帝等書今二家夾
于工技其言發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還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
傳固明稱不常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賢
致游俠人攝所聞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略謂
始皇不好士不常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惡
書不常極簡册攻筆墨且聚是書所指摘近
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攝



弄筆端不考事實而後人或做述其意以秦
法若猶寬者余以不常自計脫異人俾莊襄
之國亡而爲有秦誠之不會父母尊之不嘗
明神盤錯水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
端拱深居一國之柄成其所操招徠賓客者
遞簡籍特其親者彼其於始皇何有而始皇
亦易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嘗書
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其令開關以納之讀
非之說難則撫解其人伐國以求之其勸於
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則廢絲氏所爲試詞遠
遁者固足視其大矣夫泊海宇平志意極端
爲萬世不援之業而弗由其道於是地儒生
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絕大漠以遏四夷
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
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常爲譏而始皇不
怒哉

魏牟田駢並見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
駢與慎到鈔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辯士也所



著書非名實則當列縱橫漢志俱入道家不
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
雄于時必自託于大道故從其言列之鄒析
著竹刑當列法家無志亦列于名今其言頗
有類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陰陽家首宋司星子高蓋木景公事依託也班
氏稱其石二家後世遂有二書楊用脩據爲
實然非是陰陽家又有于長忠臣論九篇五
尊官制五篇蓋或主世運爲言及推五德所
尚耳不爾絕亡調矣

鄒衍鄒奭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
德主運終始大聖迂惟之變等篇近如後世
元會之說耳大學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
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
辯者也蓋翟墨之辯者也牟蒧名之辯者也
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術與
陰陽之辯者也覺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
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兗衍爲辯士孟氏



有好辯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面目之術可
亡擇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國西
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攪入之文不足
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
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
愛爲佛所自出皆得其一面未得其二者大
爲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
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

非濡弱乎爲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
尚全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迴非明
鬼乎普遍非尚全乎鄒氏之言曰九州曰瀛
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
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遊遊戲也夢幻
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
則萬劫億塵之旨曰鼠肝虫臂曰生馬生人
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真際之論
機鋒迅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爲昭合蓋釋



氏未至中舉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于戰
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
之士盡取諸家之說潤色而張大之而世外
闕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戶而猶
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竄合之不亦泰甚
矣哉

古今子書之盛盡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于矣
唐人能爲僞而弗能爲真宋人能爲真而弗
能爲僞卽名理燦然語其文于秦漢非也蓋
至明而作者彬彬者焉劉中丞之郁離雜
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橫家也郁離引喻指
陳若雷雨風雲晦冥磅礴短長揣摩闢說若
江河溟渤澎湃濶朗卽以置戰國諸家辯
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崔宗伯之翼士醇
乎儒皆體氣高邁詞義闔深古色黝然駁駁
乎進於漢矣

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劉才惟子
亦然劉宋並興勝國劉之文非宋匹段郁離



視龍門則或相倍屨焉李何方駕盛 明何
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
夫龍門垂撰垂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
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

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
孟荀于儒莊列于道孫武于兵韓非于法彼
皆以身爲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
邪正不同同歸于堯河磨滅唐而後厥尚殊
焉故諸子之言解矣 筆叢 四條
九流雜論上

筆叢

丙部 九流雜論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
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
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見寬九篇公孫
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



視龍門則或相倍屣焉李何方駕盛 明何
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
夫龍門垂撰垂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
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

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
孟荀于儒莊列于道孫武于兵韓非于法彼
皆以身爲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
邪正不同同歸于堯河磨滅唐而後厥尚殊
焉故諸子之言解矣 筆叢 四條
九流雜論上

筆叢

丙部 九流雜論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
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
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見寬九篇公孫
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



篇莊助四篇鈞盾冗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

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楊雄三十八篇

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帝費羽二篇全武

帝助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

篇于長忠臣傳九篇法家明晁錯三十一篇

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

篇劇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

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

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荆軻論共五篇農家

則董安國十六篇汜勝之十八篇蔡葵氏

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目錄無名

姓者蔡不著錄

右漢世子書之感如此然大槩非戰國比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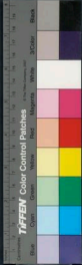
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

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齊里因錄其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

者咸以爲疑而莫能定其真偽按劉氏七略

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



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卽公羊治
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
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
子凡賈誼桓寬楊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
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
繁露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爲春秋發者僅僅
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
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沴勝生克
之譚尤衆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

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
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卽漢志儒家百二十
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
篇見解其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
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
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
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
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
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



曰董子可也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維記先世言行其文詞類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爲注訓景濂遂以卽成僞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彥與楊伯起皇甫咸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彥季輩哀集先世遺言輯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詩經等篇皆鮒撰者爲多遂通謂鮒其書雖不事奇澆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敘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追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



孔臧集卽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
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
子所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送季
彥十餘世要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
傳例耳

余此辨竊謂弱之典前說并有以依
精義之七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
南子故楊雄以淮南太史竝論又以爲淮南
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
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

之氣良自不誣而鏡辭表說空溢篇中自職
國莊列二郭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
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
始淮南又萃集浮華網羅淫僻闢浮靡靡萃
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
之獎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旣奇
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



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甯被諸人著作絕無
可見持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鄩中劉阮
等故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
其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
子星一十九篇又六藝有易訓二篇又賦類
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
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
識此

漢志無小山賦疑卽淮南作八十二篇之中者

楊子雲撰太玄惟桓譚以絕倫必傳爾後玄學
中微儒者動資笑噱然晉唐間注此書者殆
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諸家書目備
錄此宋衷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
二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望太玄經注
十二卷章察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
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玄經注六
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
卷又太玄經釋文一卷徐膺玄願一卷又太



玄經解十卷杜元穎太玄經傳三卷郭元亨
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芻昌補
正大玄經十卷程賁太玄經手音一卷馮元
太玄音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甯太玄
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一卷王長文通玄十
卷張揆太玄淵旨一卷吳秘太玄釋文一卷
許翰玄解四卷玄歷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
註十卷晁氏星紀圖一卷又陸觀太玄經注
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中又邵雍太玄准

易圖見通考晁氏論中今傳者尚十餘家凡
玄之得夫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
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世因遵尊之
非實也

叅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
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瞻脩真養志
約周易爲此書凡九十篇徐氏賡注桓帝時
以授淳于叔通因行於世隋唐書皆不載考
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叅同言字從日





東晉書

下月今有日月為易之文古書也余按漢志
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
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與即東京諸子
難之非後人能偽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
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
載即驟由於今吾豈以為偽哉世傳靈虎上
經字又云云
偽書也因參同有此語使方士謂作之余讀
之信然
又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考參同契於二藏其
書道家列於九流而神仙於二藏列於二藏其

名悉不著錄參同契神仙家蓋總之道藏故
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黃庭等經之前
張平叔詩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為萬古丹經
王誠實錄云

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
十五家而不著錄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
以前世寡知者故汨沒道藏中凡考諸志此
又當詳察云

王克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蕭齊世所共

水經

年刊

九

八

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爲貴重蒸邑祕弗視
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紐提班馬不遺餘
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
古題昌獸羊豢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
道陸沉淫詞日熾莊周列禦禦術劉安之屬
捏惟典妖不可勝紀克生茅靡滿倒之辰而
獨煖然自信懷臂共聞刻虛道增訂說斯僞
說淫之旨遺哉弗行俾後世人人咸得藉爲
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

奇稚川大其宏治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備懷
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河
斥至於問孔刺孟等竊屬闖邪之功不足以
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謂克太甚若何氏沈
氏諸說或未足以太服其衷故余稍爲次其
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禪官野史之流且
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
今人收錄其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



稱後世究其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爲一
酒之

論衡之聞孔亭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
述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
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
之一事第詞間傷直旨或過求此克罪也劉
子玄輩不能詳察遂從而效之以譏詆聖人
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顧李斯之學有况矣
讀王氏論衡頗恨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間

乎其所弗必辨疑乎其所以當疑允矣其詞
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
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焉罕覩當時以新
特而過稱之近世以允庸而劇詆之匪見書
異昔也驟出於秦漢之間習聞於伊洛之後
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 昭代上儒之
效亦著矣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祖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
道傳相君山君山得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



是也。漢問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祇

純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楊雄張衡聖於

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

盡憑從非仲思按稱見孔叢子武臣問世但
如老子河海此更駁矣

吳越春秋東漢趙擘撰擘會稽山陰人范史云

擘少爲縣吏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爲

齋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

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擘卒業乃歸古人於

學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

擘所著又有詩經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

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

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

不聞所謂詩經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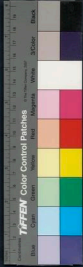
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

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嫉者所及然論

衡秘之而詩經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

歷神淵似亦做擘候爲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 帝下



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入所謂鴻儒者也按長生爲克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洞歷名其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槩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全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望

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郢析流也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子矣



大都卷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傳子百
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
時今製作尚載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
未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過百數
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掇之
據其文義殊非高邁嘗譬一荷全星可知鄭
志僅存五卷通考卷同蓋末世所餘僅十之
一耳夫子書梁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
而玄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
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
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迹聞岩
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
風馬牛絕不相及卽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
隋史成於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
於王氏諸子者尚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
史置弗錄胡惟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
生於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釐翟



三汨於申韓四湛於黃老五滯於莊列六殉
於墨座下建六朝南比卽瓊偉絕特蓋世之
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於周公仲尼
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
欲懸揭而日月之今釋其遺言源流洞如規
模靡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卽性命天人之
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
今而命杏壇詎出端木顛師之下若之何後
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

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固無事辯贊
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
啓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

非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
全然其中所列諸弟子及老儒宿將問答之
言要皆當以莊之重言觀之取其議論而弗
計其人有亡可也

是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甚詳
第亦無庸事此讀中說卽瞭然李密李靖皆



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
德林之才名揚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
譽烜赫俱遠出河汾上知詩書禮樂祭非六
朝所急一處士讓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
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故直斥其名葉公太
宰之問率孫詞以對以炫之矜弼之複素之
鉅姦道衡之輕薄被其於文中奚有其矣阮
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

禮樂卒不一試歷舉顯者文之故論文中者
此類皆當置一邊其中傳會可嘆如董常此
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
妄余恐董常之死亦是後人橫加陳全甫氏
槩以阮襲增益然劉蕡在唐已峻斥擬經之
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爲多

崔銑子鍾嘗考定中說分內外雜篇序之曰內
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
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

篇然內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答文
既爽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刪入雜篇可
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
六子勃勳勳子訪助皆盛有文名而勃勳位
皆公輔乃迄氣能爲厥祖開揚潛懿者殊自
難曉又按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
全不載亦非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

編過柳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伏
者大槩六代以選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
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蕭李文尚平典
元獨矯峻艱澁近於惟且迂矣一變而樊宗
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琦子以山名
琦耳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
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騁兵殊失輕重至非老
於文學其誰宜爲不惟矜誇靡當豈移如清
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矣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
自號烟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箬書及西塞山
詩詞一二尚見稜說中蓋高才遠識而矜然
塵壒之表者卽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
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天下也說
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校觀三百年子書
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由秦漢
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
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

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
非發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
獨子書茂聞因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辨說
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普說幾亞郁
離燕書大過凝道皆發中子書有秦漢風者
足爲 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

蘇空同子
在獻古前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中

筆叢

丙部

九流新論下

東越 胡應麟 俞璠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樂舉脩
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
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
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爲疑而迄莫能定余謂



筆叢

筆叢丙部 九流新論下

筆叢

丙部

九流新論下

東越 胡應麟 俞璠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樂舉脩
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
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
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爲疑而迄莫能定余謂



筆叢

丙部

九流新論下

班氏義例咸規款向不應謬誤若斯故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迺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感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輒記於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

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穆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爲小說而非道家尚奚疑哉

又青史子五十七篇

楊用修所引數條皆新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氐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派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欬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張以棘棘者
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張以棗棗者北方
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
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
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蓐室太
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衆經
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瓦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

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錄
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
如此信鬻子之爲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竝
以此書兩見爲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
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

所引青史見賈誼
新書作 青史氏

王長公讀諸子云鬻熊僞書也考班志鬻子注
道家下以爲鬻熊小說下以爲後人所加則
孟堅固以小說之鬻子爲僞長公之言益信



而余說亦不誣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聽余
初讀尤漫然截閱之覺其詞頗質與雖非真
出熊子要爲秦漢前書因反覆細釋之適知
此書之存祇舊說十之一而篇各章次錯亂
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
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各章次與莊列不同而
絕與今傳鬻子類所謂撰史道符等目卽
關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史下有五帝等

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卽一柱篇之益沼等
章二柱篇之盤孟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
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關發以竟一
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
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總之
當不下百數十

如今傳本篇下第五第八等
目爲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

綱釋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

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
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入故



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
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
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
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且暮遇之
者也

又嘗引
十三卷四

楊用修云醫態者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
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
也按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
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

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
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
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
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
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
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
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
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
於二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關



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
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
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
騫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
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
邑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
載可補騫子之缺因錄此余考誼大政篇所
引尚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傳十四篇稍次
先後爲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
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
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惟力亂神俗流
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
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
龍者間擗之以爲奇辨鼠者証據以成名而
捫蝨者頽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
其妄而口競傳之且斥其非而春引用之猶
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



多傳者彌衆傳者日衆則作者日繁夫何馬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惟搜神述異
宣室肖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
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
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
山之類是也一曰雜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
之類是也一曰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
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

至於志惟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
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
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
他如孟啓本事盧瓌杆情例以詩話文評附
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
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
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
編窮究底裏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



往涉獵優伶過之故不能精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桂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草華毛穎草華毛穎不已而爲石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南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邠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圃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譚噱不爲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桀莊周之証齊諸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味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子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冷人



蒐羅海外紀述見聞無所遺忌覃研理道務
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全存史官
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
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
全於武夫之刃讓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
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
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
往繁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
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程
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
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西陽雜俎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大平廣
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
記錄出而私集者尚莽脫略致然若魏晉六
朝之書卽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
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



四百極矣而不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
卽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
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
虞初卷多迥爾余恐虞初之篇卽尚書百篇
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
卷不過數十卷耳今其說一不存按漢志虞
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蒙黃車使者蓋七略
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
以惑上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
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
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
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那
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
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
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晉
傅所云諸國夢卜妖惟相書者推此可見蓋
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



考隋唐尚有其日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

唐志

梁朝始文有碑
至今亦不存

楊用脩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
中一二語爲誣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
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同之乃知卽
說郭中陶氏刊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
武答昭儀化龍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
復補綴以傳者也第增臨通考漁仲邇志竝
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數事多俊

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帖不可
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
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
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視之蘭湯
氈氈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
飛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昭
儀爲后矣右敘昭儀浴事入畫蘭湯氈氈三
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與矧親炙耶

玄侍肩
體尤發



古史考
七卷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蕭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謀征伐不從自殺而鈞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鈞弋之說爲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鈞弋事蓋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略淺猥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

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爲疑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略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察察耳隋志有華公雜記稱刪修所編博物記蓋即此書殷文圭謂考作文至非是其說詳中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寶不窮古今絕唱也



孝標之注博瞻精覈客主映發誠絕古今考
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
說十卷今皆不得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
云按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

世說以玄韻爲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
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
似失詳慎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
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

宣驗記十三卷集錄二百卷獨世說盛行嘉
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搢搢
雷同亦往往履覲云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
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
纂輯之槩因錄之序曰志帷之書甚夥至鄱
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
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
無所施因志帷發之久之習熟調劑滋澆玩



不能釋問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
文章之屬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
而中盡愈哀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
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尙未艾久之則將沒
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復見者刪之更
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
黃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
辨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
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并書之備矣

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
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
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
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已所見各
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
者筆力眩乎其後矣

或此序與洪志義例可
推其敘事當亦可證今

所得其後後卷之數
之中又難以悉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
一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



卷金輪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
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
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
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
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
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
六十卷然諸書皆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
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
手裁也今博覽天等書俱久廢不傳惟

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
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
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
觀惜哉

右類書類末略紀於此按類書鄭志另錄通考
仍列千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
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
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
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



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贗古書及類書爲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書鈔見通考同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

氏書通志無今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孔帖見馬氏通攷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潤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脩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



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全而實異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夫職虛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命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以二張故俾集羣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秉筆皆浮豔士真欲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古今可嘆事當無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宇宙間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藝文有進德錄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卽藝
噏者無疑不獨亦是假託及闕釋綽傳乃知
登綽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漢
文代漢者名孫登劉馬諸賊因立孫登爲天
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間有四孫登也又老子音一
卷亦稱登撰當亦綽兒

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
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杭言救陽城卽世
一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憤補卽



此允宜長春漢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
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
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議
東觀亦未審也

崇文於隆修曾德山皆不能
如故萬福之末嘗知其非

也誤

四部正誤引 筆叢丁部 卷三

四部正誤引

筆叢丁部

卷三

屢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
疣附贅假託宜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
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噫其甚矣然率弗
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屢書代作
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嘆迺銜奇
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爛賢
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耽淺也余不敏大
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僞例爲



此允宜長春漢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
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
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議
東觀亦未審也

崇文於隆修曾德山皆不能
如故萬福之末嘗知其非

也誤

四部正誤引 筆叢丁部 卷三

四部正誤引

筆叢丁部

卷三

屢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
疣附贅假託宜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
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噫其甚矣然率弗
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屢書代作
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嘆迺銜奇
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爛賢
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耽淺也余不敏大
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僞例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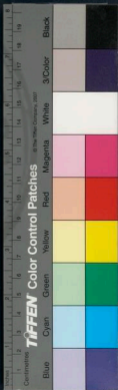


識

一編後之君子欲攷正百家統宗六籍廣義
嗚矣卽我知我罪匪所計云丙戌春仲月晦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 51-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843577 16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種卷有
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竒岐
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
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古人



之事而僞者仲尼頌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
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
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騶而有鶻冠是也有
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臧飯
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
冢發而師春補檣杞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
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
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
人而僞者法盛習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

而僞者子瞻社稷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
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
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
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奎稱黃帝之
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
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
以僞充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
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

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

取而點定之類是也

二說向秀信譚事僅別從所述向子期與喬阮

諸文士友而絕不爲言始諒前人誤也

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營史之

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

馬潛虛之類是也

潛虛司馬公馬字本成後人賈祖行世見

錄黃東發曰鈔世茂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經

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僞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僞而信之或槩以僞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詳爲別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按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隋牛弘購求字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修隋史晉榮以降



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
至唐始出可乎比史劉炫傳隋文蒐訪圖書
炫因偽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
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
志不錄而其書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
仍入禁中耳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已無
可考今亦未能必其炫也

鄭志今存不傳故
二書推論其大槩

不能
致詳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

有注按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
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鄭漁
仲以爲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
而棄之連山所以亡者亦當復過於此噫連
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禹貢之文千古攸事
宗焉尚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於闡者孰謂
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
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僞若鄭以晚
出爲辨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

薛貞晉人
於隋志詳以



爲隋人亦誤王象易最多依託以卜筮易於
傳說也

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
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爲依託甚明且隋唐時
已殘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經文象象爻辭俱
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本
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
舊矣余按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據陳
氏所論推之當是漢末人依託至隋殘缺唐
宋人復因隋目取王氏本僞撰此書正猶乾

坤鑿度本漢世僞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復僞

撰以行僞之中又有僞者也

魏晉迄以此書
爲張揖按漢唐
大理評事令有素履子傳於世是豈誤記此
耳

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

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
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容辯說然亦匪鑿度

本書也按諸緯漢藝文志絕不經見隋志始

備詳之蓋哀平末其端已兆光武未伏定基

魏晉以還禪受亡不援藉符命自隋文禁絕



其目猶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說者咸以好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鑿度傳余讀之信矣王子克叢錄所見正同則元末已亡久也

定有金尚疑為近人妄拾者漢唐氏曰每詳載其書功與今傳本合乃證其為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卽至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千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卽主歲

之卦也按此條是後漢黃琬傳注中蓋非宋人偽撰者要之亦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



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
實全寫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
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爲地之后有冲和氣
者爲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
足今剝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
三畫成乾接六文義頓斷缺可笑蓋元包洞
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
僞撰耳然三墳又出此下矣

辨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

行俗儒增益舛訛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
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
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
考異同盡錄以資博雅且俾知書亡已久卽
好事家藏秘本間見皆僞中之僞無萬一足
徵也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
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敘制
書則尚書緯尚書中伏靈璣鈴考靈曜帝命
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紀歷極禮則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
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
耀均運十樞威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
漢合學佐助期聖誠圖潛潭巴說題辭論語
則論語摘輔象撰考識孝經則孝經緯孝經
雜緯孝經內事古秘授神勾命決授神契元
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第子圖
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
曆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威熈拒等然隋
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遠考止易緯數種暴陳
俱斥爲偽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
幾盡矣

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尚書鈎命決
禮記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又河圖括地象河
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
運法河圖真鈎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
靈河圖秘微河圖玉板洛書錄運法洛書稽
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所引



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略并其名皆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縮文思博要或綴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分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次序曰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坤鑿度次考靈經次制靈圖次河漢入天文布夾各次合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合文嘉元命包乾坤

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合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術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合靈孕

注見

易靈緯經又

洛書有靈孕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蓋此又宋世偽撰乾坤鑿度者依



彷彿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關
中胡氏聖談首集諸緯書名僅十三二鳥傷
王氏叢錄直據隋志及通考亦不能詳余故
備錄之以資訂正噫昔之偽撰者彼既已濫
用其心而余又窮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
百步哉曾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毋惑其說莫
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
已夫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據乾坤鑿度錄其一

二有注釋者於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
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但觀其名無事開卷

矣

有稱人者并附

乾坤鑿度

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

鉤命決

天地失序必有正統用陰陽術治之也

乾鑿度

聖人順乾道治大以天門為名也

坤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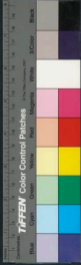
太古雙乾之機次聖坤度作為是書

地靈母經

女媧著

易靈緯

或謂書密者又或謂作易八道



世率以漢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裡而實不全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識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識八卷餘不槩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識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崇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

孔老識十二卷老子河洛識一卷尹公識四卷劉向識一卷雜識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木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識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



僅見此焉在楊氏談苑醒醐所記以用修語
余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廣異聞
三墳之偽前人辯之審矣鄭漁仲以爲三皇太
古書而尊信爲實然其矣鄭之疎略也余讀
之蓋諸書中至淺陋者世以隋購三墳劉
炫偽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卽此書然炫在
隋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造連山雖偽妄
必有過人者今三墳之首所稱太始太極大
易太初太素皆割合乾坤鑿度之文而稍增
飾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冲虛天瑞之語
者也至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
綜僅同兒戲其引物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義
農之世者十無三四亡論六代以前卽真出
於炫豈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爲天皇似矣
神農而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爲異說
而同類其理之弗根也先時者殺不及時者
殺夏后所引是矣而以出軒轅是妄意其時
而弗知其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二十二易



草木等語皆庸人孺子所縮臆而不肯言者
是書蓋卽序者毛漸所爲余故劇論爲先伯
解紛若三皇之說世自漁仲外亡信者葉夢
得馬端臨已極譏鄭之好怪吾何暇爲辯哉

按隋世年弘王政昔卽位
爲漢弘等染河志歎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
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
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至居君
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

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
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
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
其念哉皇曰采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
木圃道泉源經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
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
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
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
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



渾池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
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義虎之類傷殘生民
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窮子其伏之連
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
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
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
念哉按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辭意凌陋殆
類村學究語詎曰庖羲之代預規虞世之
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羲書連山而有民兵器
陰兵妖陽兵誼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
室主我刀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
知其時而妄爲說者也余就此更推之連山
猶或可解至歸藏乾坤強半啖資因備錄後
後之論三墳者觀此足矣

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
曰動歸乘軒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曰藏止
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室也曰殺動干戈神



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於黃帝曰生動動陽

備云

聖人似曰止殺寬宥而不知賞慶赦宥實始

於唐虞他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刺謬之

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剩

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

四大而曰殺生無忍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

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術士之

五行而曰生殺相尅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

也凡歸藏中交象類若此至坤乾天地闢兵

等象尤爲捧腹齋鄭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

然弗考哉

坤乾卦象曰雲天成陰曰雲地高林曰山地險

徑曰氣地下濕曰山昂沈西曰天日昭明曰

川日流光曰日月代明曰川月東浮曰日山

危峰曰月山曲池曰山雲疊峰曰山氣籠烟

曰川氣浮光曰雲氣流霞曰月天夜明曰川

山島曰雲山嶼曰氣山岳曰日川湖曰雲川



溪曰氣川泉曰山川潤曰月川湖右所云地
皇氏卦象大輿今世村學塾師教小兒蒙求
總龜又似初習聲偶者詩學大成中字面夫
高林險徑危峰幽池島岫烟露川苗溪澗皆
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論三皇卽六籍四詩固
不盡見而邪明代明流光浮光成陰下濕沈
西東浮等語或翻諸經典或取諸闕闕蓋亡
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余嘗謂僞書之陋無
遜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云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
語與胤征合夫胤征誓衆出師言固應爾岐
伯燮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蓋僞者以黃
帝首伐蚩尤故翻胤征二語以實之又於序
中特援爲誕而不知道以愈彰其僞心勞日
拙誠然哉

孔頴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
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
之徒僞作舜典洎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

子之歌胤征湯浩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
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
共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
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
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
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
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
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
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窺見而晉書又云

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內兄皇甫
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願願乃
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立功
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曆
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
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
霸傳作者也按張霸傳尚書今不傳而其目
備見於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
京文序云漢書



張霸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敎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書百篇以授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按孔穎達但言霸作僞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後漢書錄於此與孔亦小不同

漢張霸階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僞造堯典等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極相類可嘆然漢成卒以此奇霸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宥炫蓋隋文方法浩繁核不能格外行事因也二子誣矯聖真誠足誅第皆經術大儒其



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世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錄此爲偽作之戒二子著述之勤亦因舉觀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者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關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樾王長公謂卽楊撰或卽張昇余謂之絕嘆長公之言燭鑿千載然其文頗雅馴字

雖奇而旨不賻殆非昇樾所辨當出楊元素

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卽火珠林與京房易應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下筮者云

有元包十卷樾人注者皆同此書恐不得爲偽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竝因之按

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

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

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卽其人也而王堯臣總目以爲唐人考唐世諸紀傳



絕無名姓同者其誤勝然蓋因傳注出蘇元
明李江蘇李皆唐人以意傳合耳此書楊楨
本序以元嵩款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
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元嵩先爲汝門
後還俗上書請次僧徒故周武至暴顯之以
風天下不然將束縛之不遠而算禮乎哉
元嵩有傳考世史
全之楊氏之說也

關朗易傳一卷唐趙絰注朱紫陽曰偽書也按
朗稱魏孝文帝時人王仲淹祖同州刺史彥師

事之嘗爲彥師得夫之華遂決百年中當有
達人出修涿洎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無
不懸合而其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時輩括
据陳迹以耀其先則宋阮逸僞撰以證佐文
中者書之得失固不足深論也或以卽注者
趙絰按絰有長短經十卷北夢瑣言云絰諱
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
應徵召論王霸機權正變作爲此經則絰當
是中唐前後人然新舊唐書並無關氏易傳



而僅見於馮鄩諸家則此書非稊可見而既
逸之偽無疑揆通考逸又有易筮六卷每爻
必以古事系之陳振孫論其牽合蓋逸之作
偽無往不然也德業李曰嘗解事處疑與當
及開元前大兒唐詩家事
麻衣心法一卷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余竊
之每字四爲句四爲章章四十二下爲注
解皆淺俚賈略大類宋世丹衷之書朱紫陽
謂藏師愈作託名麻衣余觀其末有李潛序
絕肖書中所云蓋皆藏所作也而當得篇

若張廣漢輩亦頗信之余竊所未喻矣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艱
得其本意今藏書家不復有之據通考是陳
所論經傳皆既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
陳振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
書或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
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迺亦云若
思逸之心勞日拙蓋不能自掩矣右陳氏論
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卽傳稱季龍若思亦



足占其僞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弟文皇并
天下收與天策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借諸
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籍合果傳元
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尚未興何緣
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
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啓皆爲開之
類此又各當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
之僞則此足以蓋槩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瑗門士也嘗爲府司理與

瑗共定雅樂附見宋史瑗傳蓋亦宋初文學
之士今閱子明傳等作其綴攝有足觀者而
瑗以僞書聞於後人惜哉術胡可弗慎也

楊用修源苑醍醐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
永樂中上儀禮述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
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
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
不聞表章傳布之謫今東之內閣亦不見其
書出非其時此書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動笑



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按儀禮篇亡者自漢已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連山魯史故事偽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纂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登卽此書也耶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上

終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今需子非道家言余旣詳辯之矣然道家固實有需子列禦寇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晷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



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按儀禮篇亡者自漢已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連山魯史故事偽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纂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登卽此書也耶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上

終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今需子非道家言余既詳辯之矣然道家固實有需子列禦寇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晷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



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至老親色智態亡且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又力命楊朱三篇皆引其語其爲道家言居然可見蓋必古有此書如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尚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否列所引爲文王所師之人與否悉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

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於百世世尚疑之况

不經見聖賢之口如驚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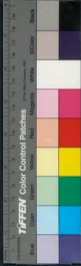
列亦言聖賢語文王然每與老

與同列謂楚

觀者非也

需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謂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高末周初文字黃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需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考



竹書太公沒尚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
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
公則談及二事亡足惟但其書體兼儒雜既
絕不類列子所引語而列子所引語亦略不見
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說家之
舊大槩後人綴拾殘剩而補苴綴緝之功亡
萬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昧他子
書特寥落無足觀自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
長公尤極言其偽迺余則以不惟其書可疑

熊之遇西伯亦偽也蓋因太公事傳會若列
子引鬻熊自是當時有道者不必據文王言
史記稱鬻熊事文王者蚤天故封其子孫爲
楚祖而此以九十遇文可吠至此蓋二鬻熊
明甚

高似孫謂子書起於齊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

伊尹五十一篇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

列子黃帝書子力牧二十八篇雜家有孔甲二

當出此則家子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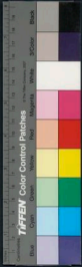


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皆竊熊前子書事
偽書也惟以子稱者似起於熊而小說有務
成子亦熊前若今傳子書故當首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筌之偽也筌皆道好著述
得陰符注之而託於驪山老母以神其說楊
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緒遂良
嘗寫一百本今悉迹尚存夫曰遂良書則既
盛行當世奈何得託於軒轅意世無傳本遂
良奉勅錄於秘書人不恒觀也余按國策疏

秦千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喉則此書自
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
火故隋志有太公陰符鈴錄一卷又周書陰
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
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兵家之
祖非養生可槩也此書因匪黃帝亦匪堯公
其為蘇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
余首發之侯博雅士定焉

李亦稱與空山人
與李錡同姓同籍



今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人
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
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爲撰太公六韜者不
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
子一目可竟其說秦何至刺股以讀之世有
執六韜陰符爲太公所撰季子所攻者味吾
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略尉繚李衛公爲兵家七
書孫武尉繚言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
要亦戰國人撰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僞作也
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能制剛動而輒隨等
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卽圯上老人授子房
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傳會疑之六韜稱太
公厥僞驟然考漢志有六韜初不云出太公
蓋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譚兵之士撰
拾剩餘爲此卽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天
下讀者亦稱要之策士浮談駭耳丹書敬義之
規何啻倍蓰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



不脗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尚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
所引尤微以莊周不悟其僞則非也蓋此書
正引用南華猶充余鶻冠所本耳周氏涉筆
并太公疑焉則過太公文王相遇因難盡信
然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國朝李獻吉謂
將有荆甘周伐紂不以周召必以太公王元
美謂管仲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而周召閔
散行師紂之徒詎非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

實皆有至理因論六韜并及之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注稱老氏弟子姓莘葵丘
濮上人自柳子厚以為駁書而黃東發直以
注者唐人徐靈府所撰余以柳謂駁書是也
黃謂徐靈府撰則失於深考按班史藝文志
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
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則漢世固以疑
之此注非劉向劉歆自注者凡類注自另有解在曰三字及考梁目隋
志皆有此書梁十篇隋十二篇則自漢歷隋至

唐固未嘗亡而奚待於徐氏之偽惟中有漢後字向而篇數屢增則或李暹輩潤益於散亂之後與

明氏謂平王是暹平王

按文字漢書不注姓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云計然姓辛氏文字李暹所注蓋實因之然意林別出文字十一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全則計然之書非此明甚而暹輩直以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其訛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畧甚矣第兩公言猶有未盡

余以不直文字非計然卽計然名文字吾弗敢信也漢志雉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並亡稱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歷數之書必魏晉處士因班傳依託爲此其姓名率烏有類惡足據哉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卽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很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世僞爲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擬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



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於入人也宋
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鈎籍揣摩等術皆
小夫純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
償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
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
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謬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卽鬼史
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華冕侯問於鬼史區
云云注卽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卽

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
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按鬼史
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史區
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卽鬼容區以
史容聲相近是矣而楊以爲鬼谷則區字安
頓何所乎此其可嘆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
漫筆之以當解頰

按遺林注鬼谷者謂無其人猶無是公云爾
斯說得之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



甫謚序傳之按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
篇張儀十篇附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
書之言會萃附益爲此或卽謚手所成而託
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占氣家又有
鬼谷一卷今不傳

又爾尹傳亦有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
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
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
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凡班志所

無而祇見六朝校者往往多因戰國子書然
較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爲真則僞莫掩以
爲僞則真則存尤難辨自前輩以論及此余
不敢實竊疑之觀素問靈樞之卽內經則余
言可槩見矣

素問靈樞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靈樞內經五十五卷六

經二卷其書以

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孫吳
無忌外其弘范龔大夫種公孫鞅廣武君韓
信李伍卽也神農黃帝風后力牧蚩尤封樹



鬼史區等尤荒唐又有項王一卷彼六年間
大小百戰皆鳥吃宅寧殺此乎武後十六策
亦僞撰者近世有武僕心書亦通考所無者
尤僞

揚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
宏所錄班氏着之則今所傳蓋僞託道家者
爾然遺家所列揚冠子體一篇而唐韓愈所
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迺三十六篇吳氏
讀書志則編入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

自相矛盾晁頤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全
何也說者以揚冠充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
名而依託爲僞然中實不全揚冠則戰國有
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充倉則莊子有其
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
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僞撰以欺
世耳

揚冠之僞與充倉不全蓋賈誼賜賦所云初非
出揚冠子後世僞揚冠者別誼賦中語以文



飾其西唐人不能辯以鶻冠在誼前遂指爲
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
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楊雄皆極褒美猶
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鶻冠之象亦標顯其
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挾邪摘僞判別妄
真子厚之裁鑿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
晏嬰鬼谷鶻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
不細矣

鶻冠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公武陳振孫並主

柳說周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僞
撰謂其書本晦澁後人復雜以鄙淺故讀者
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以此書蕪柝不馴誠
難據爲戰國文字然詞氣瑰特渾與時時有
之似非東原後人所辦蓋其書殘逸斷缺後
人之鄙淺者以已意增益傅之故文義多不
可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
世兵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買賦殊不
類正味者則入如南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



例見

也 余篇首謂賈生賦鵬而有鴻冠亦若說

陸伽解鶻冠謂此書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
若散亂無家者然奇言與旨亦往往而有也
此論甚公而嚴蓋此書本道家流入於刑名
固無足怪而近迭世兵天權兵政等篇始終
皆論兵語考七略兵家有鶻冠子雖班氏省
之而漢世尚傳後人混而為一又雜以五行
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考藝文志因云
藝文志兵家有鶻煖三篇鶻冠子兵政稱鶻煖

問而世賢武靈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鶻
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鶻冠與煖問
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卽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按
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
亡久矣今所傳云徐彥子禮得於永嘉孫定
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卽
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
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墨烏有未可知也



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巖汪洋大肆然有式
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
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卽東漢至開元無有
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做釋典成文如若人
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卽鴟
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
亦是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
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桂下
之餘文得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
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
斯理彼蕞耶定耶真耶贗耶吾何暇辯之哉
關尹子談理間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做釋氏
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擬之夫莊
列釋氏擬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
今篇擬其一條可例推

一孟篇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
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
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下皆取
其文句之



類其理出釋氏者殆十之六七不止也

二柱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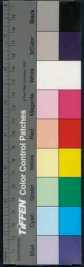
三極篇云蛇食即且即且食蛇蛇食蛙互相食也聖人言亦然言有無之變又言非有非無之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變如引錫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此引在已無所難於此篇

西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

有意因意有鬼因鬼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又譬如龍人等見是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牛望月月形人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六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我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



七七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者如冬起雷夏

造冰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枯木能華土鬼可

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

此則會風雨等皆變者後蓋

帶謂尸者非讀書之

十哲矣李唐可也

入等篇云卽吾心可作萬物蓋心有所慕則愛

從之愛從之則情從之要兒姪女余縷絳宮

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

此章同前蓋通家言想參鍊之

旨莊老之情所無參

同書在中始有之

九藥篇云昔論道家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

澄澈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

理竟非言意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

上乃契吾說

以上俱關尹語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者商英自號無盡

居士學浮屠於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

以勵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曾有慕商英與

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

等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割捨老莊

之膚語傳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於精散



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學之陋一至於此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謂葛孔明而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素能呵斥之矣

抱朴子內外篇四十卷晉葛洪撰洪以博洽名江左身著書知六百餘卷自漢以來稱撰述亡盛於洪蓋篤志負才而游方之外者也黃東發詆洪不應以神仙誤天下後世持論甚公而以此書爲僞則夫考洪本傳所言抱朴諸篇歷唐宋以還未有疑其僞者今讀其言比物聯類紅徐鬱茂辭稱不窮其外篇蓋擬王氏論衡故旁引曲喻必連其詞雖時夫繳冗非淺見狹識所窺也且其言爲神仙之學其異於吾儒夢因應爾又其僞焉

亢倉子脫書也世無弗知然而非書也漢志無亢倉子書號亢倉子洞靈真經求弗從而王士元取虞桑楚篇雜引道家以補之士元衰



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魏公武論甚悉河東之駁尤矣失不考其實事今猶紛紛以爲所書

元倉子出王士元尚有可疑夫畏曷虛太史明謂容言兼隋志弗載則唐前固絕不聞此書曷從而號之而訪之豈士元既補之後明皇好道特取而竄異其名世遂相沿爲實子厚亦無從考與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按北史晝傳晝

好學而文辭俚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謂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晝不服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疥騾馳伏而無解態收輕薄劭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誰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卽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著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制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爲劉歆



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查傳載北史甚明又嘗爲高才不遇傳袁孝政
序正據查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查何代
人殊失考黃東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于查
則亦未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墳籍冀
以取重廣傳書之聲價在六朝其泯泯卽孝
政何若託之勳僞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
典目皆無之恐依託也按隋志有此書意林
所纂百餘篇頗雜其書稱第唐志不錄至
南唐復傳若本書一遠而後人補之者陳氏
并其初疑之亦失考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
玩世故與阮逸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
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春
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
矣今亦亡弗諦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
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



存又本託子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
邈無從考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副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喚應宛然
宋世場屋文字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
謂元豐舉子所作墨氏涉筆又舉人壽幾何
等語爲紹述時人皆近之然姓各州里絕不
可考朱考亭以書始由會稽疑越人王銍姚
寬又疑非二子所辨余嘗參酌諸家意此

必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不得志場
屋者所作蓋故出會稽則越文類程試則舉
子義取字說則元豐辭多佛鬱且假託前人
則困於場屋思以自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
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竊謂不中不遠矣
作者有靈固當獨快九京之下考亭諸君子
聞此亦將相對一大噱也

子華姓字皆有出惟名不疑見即

本也

李衛公問對其詞旨淺陋假俗兵家最亡足采



者而宋人以剛七經疎可嘆舊威以阮逸僞撰謂老蘇嘗見其草本按逸所撰中說序及龐朗傳等文各可觀不應鄙野至是此書不特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宋初但儒村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傳以闕闕耳口武人不知書悅其膚近故多讀之夫衛公在唐誠一代元勳然文皇將略遠出其上非若高帝於淮陰真弗如也凡唐初大敵倡佩如劉武周強盛如竇建德皆身取之靖禽蕭銑輔公廩劉季真自守虜遺寇不足當劉寶什一而問對若斯耶

唐元勳英衛竝稱然勳非靖比也文皇身經百戰勳下諸人咸從行間惟靖特將文皇嘗命靖教候君集兵法君集言靖欲反文皇問之靖曰今天下已平臣教君集足制四夷而務盡臣術此君集反耳此外殊不經見惟遼左旋師嘗一問焉蓋發嘆於無功而靖所對亦一時之權匯萬成之策也文殊摩詰更互酬



答微言妙解光照大千於乎二李之譚兵吾
安得實聞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
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
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
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
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穢小數比也按此
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
之譚峭因考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

升唐國子司業涿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
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
裘冬則絳布袍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
已斃視之氣怵怵然因游三茅經建康見宋
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
人遂出所注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
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因奪爲已有
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
於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



譚紫霄者能幼名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敘其徒講莊列深以爲合於釋氏則於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豈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爲之訓釋是景迂嘗雜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高洛公撰而張太衡注考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託甚衆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虛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驟出之本注亦以近人所託考道家張太衡又有無名子一卷蓋卽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傳無復辨其是非者因長公所注漫及之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黃帝內傳一卷是公武云稱藝經得之衡山石
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
按神仙丹朮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
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卽僞撰猶倍



筆叢

丁部

四部正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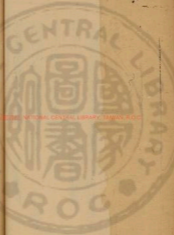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黃帝內傳一卷是公武云稱藝經得之衡山石
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
按神仙丹朮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
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卽僞撰猶倍



展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亡
論其術百代尊守其文辭雜用貞白龍萬一
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誕
說塗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
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文典則淳古宛然三代范型
蓋周穆史官所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並
出汲冢第二書所載皆訖周末蓋不無戰國
語參之獨此書東遷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

甚近或以爲僞書殊可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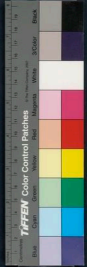
晉乘疑卽竹書余詳記之矣元人有僞作晉史
乘楚檣杵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
書乃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
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克謂卽行撰蓋
駁人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亦可見矣
有友人僞作晉叔度書者尤極大可嘆本無
可辨以二書語氣相近及之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藹驪而左騅耳
右騅赤驥而左白葵王車則造父爲御藹爲



爲右次車之並右服栗黃而左踰輪左驂蓋
驪而右由乎稱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
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
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
之以詔後世遂宿於西王母鵠於瑤池之上
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
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

盈於德而藉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按列
子此段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稱黃
帝等書咸有所本昔人謂楊朱篇卽古楊朱
之書此篇引穆天子傳卽以周穆王名篇則
楊朱之說信矣或曰馮冠子廣桑子咸據莊
淵賈誼足成以欺後世穆天子傳庸知非此
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外絕不足觀穆天
子傳與列子體制不全各極古雅此篇奇字
特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本



列子也斯又辨贗書者所當知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卽其文與真漢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歐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誌物類騷天問之題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浮賡名號偉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錄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後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按定以爲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者山海經蓋僊度疑似之言趙擘吳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爲金簡玉字之說群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僞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惟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識其本書



按經稱夏后啓事者三又言虞王子亥又言
 文王蕞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是氏但疑長
 泓桂陵數郡者及蘇渾息穰等文夫繇事因
 禹益所觀商周易從知之哉此書蓋謂水文
 人因禹益尤甚
 國舉百物使民入山林川澤費如計畝之稅
 故所定多豐慶國兩之類而於民為神耳
 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秘天子傳雜錄離騷
 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由于先秦未敢自信
 載讀楚辭辨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
 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

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
 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
 為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
 天子傳故余斷以為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
 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
 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
 余為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明灌瓊方栢廬長臂人兩手各操
 一魚豎亥右手把算弄鏡弓矢鑿齒執盾此



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惟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其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卽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況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

紫陽謂王伯厚說山海經則知此經古有圖也宋刻經傳附圖畫

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域之狀克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錫燕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靈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惟所載人物



靈祇非一而其形則若魑魅魍魎之屬也考
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
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雜騷莊列輩
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
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國
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狀天下後世而適
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
大禹而已而未有辯其本於穆滿之文者亦
未有察其本於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

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彈精
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察也作者有靈其
將爲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古岳讀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
包山入靈洞得之奇字畫毀不能解其後周
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
雷水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
禹怒召百靈投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
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彭簡氏兜氏盧氏擊婁



氏乃獲淮潞水神名無支所善應對言語辯
江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
頰青軀白面金日靈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
搏擊騰趨疾利快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
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授
之庚辰庚辰能制鳴脾桓胡木魃水靈山妖
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頭
瑣大械鼻穿金鈴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
水永安按此文出唐小說蓋卽六朝人踵山
海經體而巽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
命名岳瀆可見以其變與故後世或喜
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穩括集中總之以文
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世又譌禹事
爲泗洲大聖皆可嘆近衛岳禹碑盛傳其文
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
遺也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
文志無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荆軻傳本此宋



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
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
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絕等
編擬拾前人遺帙而託於子胥子貢云耳周
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贈千里馬所載美人手
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逸贊語自餘
雖應劭王克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
深考且書果太史事本漢藝文志題遺之乎
漢志有荆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行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并燕丹子皆
漢志所無二書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尚
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
實誕誕亡論卽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
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傳而二書傳
甚矣世好奇者衆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爲
僞書以史無所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



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鑑誠惟如以
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
言見詞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
用修據後序以夫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
漢人袁康作按魏伯陽參玄契後序鄒國鄒
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
屈節十六言亦雜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
末盛爲此體用修之論或不誣也第書稱越
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按前代書名往往有
鄙拙可笑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
預彙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衆詩而
直云詩集又釋典維摩詰所說經雖書並不
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絕史筆或非其
任而博學強識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
尚夥炫所采錄必多可補前史之缺惜亡從
見之矣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偽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據止西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記是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是以前爲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冲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按漢書藝文志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略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遺蓋偽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僞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爲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考此傳孫綽及郭元祖各爲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按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考後



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
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
遭世亂雜著書不仕精研佛道撰理感論三
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竝
無此書嘗疑六經經與同文士因儒家有牟
子僞撰此論以左左石石孫孫歷讀其文雖淺淺而
詞頗近東京意原錄經藏中故隋志不載若
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
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可疑也

洞冥記四卷題郭憲撰郭憲也憲事世祖
以直諫聞忍描備漢武東方事以藥後世人
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遠爾
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事之類耳

後人蓋疑是託之

後漢書卷四十四東方朔傳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
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
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
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



名王方二子俱誤子瞻玉樓銀海句格自作
而據道書玉樓爲肩銀海爲眼以起粟生花
觀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卽綺撰而託
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豔
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
山記亦屬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
曰弘說又稱梁載言余考隋志無載書蓋唐

人僞撰託之沈約張說者也

按各疑僞撰
以梁爲七國之

梁四公子皆公族也
四公記以許沙門

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文絕鄙俗而稱頗師
古殊可哂也得者蓋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
余按仁裕爲僞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
尚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漫
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
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



雖甲第尚可吟詠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
應至是以漫陋故世或好之今尚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徽孫云唐鄭廷海撰余記一雜
說云羅隱昭諫齊渴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
詆毀與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
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感於諸君者喪
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鑑全據此書
蓋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宋水故唐末五
代不及致詳耶又唐人評隱以落鬼故好油

謗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瀟湘錄唐人志惟中故部誕者諸家或以爲李
隱或以爲柳洋其書本謂謙不必辨

牛半日曆諸家悉以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
虞卿等事故以此命名按軻本浮屠中歲慕
孟軻爲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卽紀載時事
命名詎應迺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軻者爲之
也按通鑑注引作皇甫松松恨僧孺見傳或
當近之



龍城錄宋王銍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銍本意假
重行其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干載
余嘗嘆河東生平挾取偽書如鬼谷賜冠等
千百載上無遺情真漢庭老吏日後遇身爲
宋人誣讒不能辯大是咲齷然亦亡足欺識
者也

銍又有續材壹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
賈博餘檢洪氏隨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
詩則一事可例推銍所自撰又有默記等略

載陶氏說稱銍能力辯魏秦碧雲賦之誰
可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游戲筆端差彼
善也朱紫陽曰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
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按姚氏贗書今不可見
惟西溪叢語尚行

本偽
也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
猴故當時無名于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稱
江總白猿傳蓋僞撰者託總爲名不惟誣詢



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
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
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污哉率更子通亦矯矯
父風而皆爲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
也

周泰行紀李德裕門人偽撰以搆牛奇章者也
中有沈姿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
獨怪思默羅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
黨固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雙詞

搆李李之徒顛作此以危之於成二子者顯
心視矣牛是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
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滄海島非忌克攸害
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

周泰
行紀章
禮撰

碧雲殿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是公武云泰襄
陽人無行有口元祐中紀其少時聞見成此
編心信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槩見矣又王銍
云魏泰塲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



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
不能自抑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私喜怒誅
峨前人最後作碧雲歌議及范仲淹而天下
駭然不服矣余嘗嘆唐人作偽書而其名隱
宋人作偽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偽則一也
宋人好作偽經者阮逸偽子者宋咸偽說者
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世猶以偽訾之而
以秦之顛倒白黑而碧雲歌迄今傳何也

雲仙散錄題馮贇撰其八卷昔人皆以爲偽洪

景盧尤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
一實者蓋僞撰其事又僞撰書名實之至末
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尚存於今胡以云悉
誕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事僂事雅譚
於朝廷政事人士品流一筆于預初撰書名
亦皆以文爲戲如修竹大蘭枕康毛穎耳非
有害於世及誑誤後學者碧雲歌老杜事實
等書也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



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工恐非殺不能但
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
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
間亦用之若此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
矣

艾子世傳錄長公作子巖生平善辯論故此類
率附之宋人贊坡嗜啖怒罵皆成文章豈筆
之於書淺俚若是乎然此書見文獻通考
蓋亦出於宋世非後人所託也何語林記狀
謂劉百父避孔子塔語不若大風起兮層雲
揚安得猛士兮守吳梁語尤劇而何不效復
論艾子漫及之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唐中晚間
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爲晚出不覺
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衆獨無所
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卽五代杜光
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枚采獨亡所謂傳道
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



其迹皆顯於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見於廣記不應宋世驟出并今所傳純陽象俱爲作無疑也唐人最喜述神怪而鍾之事一亡得者其至宋始著可見

香奩集沈存中尤疑之也以和凝作疑少日爲此詩後實盛故錄名韓偓又不欲自沒故於他文中覓之今其詞與韓不類蓋成然也方氏諱趙以偓同韓吳融有詩題爲詠不知此

正疑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之溫韋諸子而託之偓葉少蘊以爲韓熙載則姓與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葉以不常見唐志爲疑此不然唐志如羅隱韋莊劉渢禹真皆五代人也

詩話爲者尤衆魏文詩格而述沈約李嶠詩評而引昌齡皆不足辯今惟樂天李益二金針傳盡假託也詩解若歐蘇杜注等尤爲前人詳嚴不復贅陳云



偽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
近之偽書出於宋後而文采可觀者千華也
而尤翕逾之文字真而時有偽者矯冠偽而
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偽非也素問精深陰符
奇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偽書多悖字者尤翕元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
多注字而弗審其爲古書偽書多傳文者洞
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紫宸多傳文而弗審
其爲古書惟其非偽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
惟其偽則愈近愈遠愈合愈離王長公云偽
者多振少倍多拘少散

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宋臧人以
卽宋臧也朱紫陽以麻衣出藏師愈黃東發
以文字出徐靈府朱景濂以盟尹子出孫定
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
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
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藏偽書者藏所出之人
思過半矣或曰若子書世得論衡將益爲中



郎之秘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
世以偽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偽媿求
誓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爲張湛僞乎惟其
是而已

凡嚴僞書之道嚴之七略以觀其源嚴之羣志
以觀其緒嚴之世之言以觀其稱嚴之異
世之言以觀其述嚴之文以觀其體嚴之事
以觀其時嚴之撰者以觀其記嚴之傳者以
觀其人嚴茲入者而古今賢藉古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
差寡凡經之僞易爲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僞
雜傳記爲盛渠說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
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借
名竄匿甚衆於別編詳之

大半秦漢以還書若三易

連山歸
藏子夏

三墳六韻七

緯關尹子華素書桐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
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列禦寇司馬
法通玄經真錯以僞者也黃石公懋冠子燕



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嬰嬰文中真偽錯
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
充倉補也繁雲說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提
奇陰符山海其名說也其言非偽也穆天子
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偽也卽以偽
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辯矣其不辨其真丹
國也書之文易其名強
爲於非前真三子辨也

宋黃長宥辯閣帖偽者幾半於真余讀秦漢諸
書者數其偽幾十七焉世之論書者或以長

宥爲劄而不能不嚴其精余爲此辯後世得
無以罪長春者罪予也然余事予前人遺議
稍加詳密間折其衷耳且夫人之始撰也處
其書弗傳也而託焉託而傳矣而其名竟沒
沒有不悔其始之託焉者乎余會幸諸家暴
而顯之託者固以亡沒其實所託者亦以亡
受其疑者未爲不厚幸也至有舛而弗經託
而亡後而慨然藉是行其說於天下後世則
余之喋喋詎得已哉右余讀諸子則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463972 V.9



三墳補遺引

筆叢成部 凡二卷

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仰尼贊易敝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固可疑矣况乎階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洵陋弗根惡觀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麤文無賸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丘墓經而參之史而伍



之燕弓以說之凡以強之於墮亡弗協之賢
諸商福所君讀吾弗敢知以較隋采之偽書
匪什伯而千萬矣夫所招數言不足當穆天
子傳之一簡而是臣且以窮儉相期汲冢其
斐然若是也吾東而躋之於墮以補其亡者
而革其偽者奚不可也夫三考之文亡者有
弗傳之而三書之事世亡有弗傳之顧余之
所樂於三書則弗惟其文證其事也固稍輯
其畧俟好古之士酌為甲申夏五識

筆叢

戊部 三續 補逸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
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
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
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

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十手而粹者往往
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
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
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
於太子晉紀年迄於慎觀王皆春秋之未戰
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時卽左氏且弗免乃
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誕蓋不可勝道也
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
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覈

皇王之執履昭昭乎可掩矣穆天子雖非
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
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惟霄壤也錄之以資閱
洽亡寧愈於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爲詳次
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
爲好奇也

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
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
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



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
年其中與經傳大異者益于啓位啓殺之太
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
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一篇與
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
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
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陽論易國語三篇言
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來

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
也瓊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惟相書也梁丘
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繼
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
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
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國詩一篇盡贊
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則書論楚
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
篇簡書拆壞不識名題皆搜訪其指歸以介



文寫之柱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測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鴟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國

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

事

宋曾傳何讓上于嚴羽說前編者多不存故諸者雖當今詳考無定之柱預文多見

左傳

據右東晉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晉傳所稱益干啓啓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啓益晉史之說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柱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卒下註引和嶠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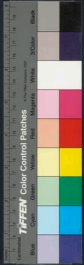


紀年起自黃帝足爲明證又郭璞山海經註云顓頊生伯鯀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禮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况晉書出唐人手哉

以晉書所謂汲冢篇目考之今存者周易二篇也易繇二篇也紀年十三篇也逸周書十篇也穆天子傳五篇也盛德錄一篇也歸春秋之目通考尚存禮語之文類書間載餘不復觀蓋傳者什七亡者什三今師春瓌語并亡

矣盛姬事附穆天子傳六卷中

公孫段鄭大夫子產全時殺于伯有之爲者也其論易當在孔子先國語三篇言楚晉恐非左氏國語也于紀年見諸國之史不特檮杌春秋卽此亦見國語不獨丘明矣師春一卷謂純集左傳卜筮事其時卜筮盛行焉知非素有此書左氏取以爲傳耶生封一篇蓋封禪書也大曆二篇蓋陰陽家也餘不可考矣汲冢三書注皆極凋略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



天子郭璞竝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玄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疎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雙解并哀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瑛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

以上並論三書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冢人私發

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爲安釐蓋據宋陳氏季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東晉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按諸家史傳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幽王昭王子安釐相去世次甚遠而紀年載厲慎觀



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慎觀王堯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遷竈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泐本書明甚反不詳考甚可嘆也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為襄王襄王止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哀王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堯二

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

或曰慎觀王止十六年為從數多與史記相左亦非也竹書所紀時代年不獨慎觀為然

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檇杞楚檇杞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宜卽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於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



疑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况戰國先秦詭容
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
識史末侯博雅君子定焉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而紀年書晉靈公爲趙穿
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夫趙
盾書弑董狐筆也今書穿果晉史乎曰此所
以爲晉也董狐一將之筆盾知其不可奪也
姑釋之以示有容夫趙氏世爲上卿終裂
國若武若鞮無恤輩能令厥祖終被斯名

視然人面大惡之後乎孫盛直書晉事會不
崇朝而晉之史氏能世執董狐之筆哉故吾
於其易盾以穿而決其晉國之史無惑也至
厲公之弑則并沒其事直以卒書又有甚於
靈者其爲晉國之史益彰彰矣他國則第仍
董狐之舊故晉史書盾弑而仲尼從之蓋他
國於趙亡所忌而趙氏子孫亦第能改其本
國而已晉弑其君州蒲疑亦晉史之舊竹書
改之



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祇也書賊於師
之敗也書通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
入於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
異足徵魯史全時為孟氏所稱晉乘無惑也
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件謬杜預
春秋後序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
沈約以後人掩人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
周末義政在此常持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
所弗至使後人夙作必穿鑿傳合務訓古經
不若是枿繁矣

紀年所載二事雖甚不根然亦當時因桐宮羨
里之說好事剽而入之而刻如幾椽為實有
至反以孔孟不足憑則大愚矣他如啓殺益
事本文所無杜預當竹書始出觀記最真但
言伊尹季歷而不及啓益居然可證晉書唐
人雜輯野史以成誓傳不知何據蓋六朝外
書之譚傳之汲冢也季歷事沈約以為因諸
賢塞功高不賞或有之第非殺耳自餘往往



實錄如伯翳之爲伯益西伯之爲武王趙穿

之弑靈公皆足以濫千載之說補諸志之闕

今稍列十數則於左以見大都

考亭范蔚純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啓年其往攻益壽之

及家皆至云啓喪益蓋史記本國蒙安漢語考亭以爲益爲竹書亦不考也

唐堯十六年梁搜氏來賓 周書王會梁搜以

巖夫穆天子傳王乘八駿至於巨搜氏之國

是也

十九年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僬僥見山海

經蓋亦祖此韓詩外傳以長僮三尺竹書

此說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此在鯀先蓋共工績

用弗成故改而用鯀足以見當時治水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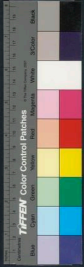
鯀用於六十一年而黜於六十九年至比十

五年始用禹中間選擇訪求越六載始得其

人吁其易哉

虞九年西王母來朝沈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

環玉瑛 西王母已見於此不始周穆也以



余考之蓋亦外國之君若上文采蒐雉雉及
下息慎玄都頽耳穆天子傳所交外國之君
甚衆不止一西王母山海經但言蓬髮虎齒
有尾如陸吾秦逢之屬余別有辯山海經但
西王母與非如從臣所稱女仙者自東方朔
謂西王母爲東王公或後世變改祀之不若
漢家之言也
或引作云

虞二十五年息慎氏貢弓矢 周稱肅慎氏之

矢息肅音相近古字多通豈其苗裔耶

二十九年命子義鈞封於商 注謂封於商故

稱商鈞則丹朱亦以封於丹故非放也

堯五
十八

丹放子朱於丹
水故命封之

夏后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年王師伐有

扈大戰於甘六年伯益薨祠之 益封費蓋

舜禹之世非啓始封也史記以大費爲伯翳

名其誤由此正猶虞夏紀重華文命爲舜禹

名耳伯翳伯益非二人據此明甚余別有辯

孟子曰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觀費侯就

國之文足證子與氏所云未必實事也竹書



紀大臣之祠者惟伊尹周公此稱啓之祠益則亦以王禮事之矣而東晉傅謂竹書言益于啓位啓殺之何謬戾一至是耶有扈之征卽係費侯就國之下或當時諸侯之不逞者假禪受以爲名書但言大戰路史以爲不勝按邈周書史記篇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則滅於啓也後世以啓殺益亦本天問之詞因竹書有伊尹事遂以附之于秋之下實余爲雪此誣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昆吾始見此其後滅於湯而至周復爲楚沈約云己姓樊名常仲康時后羿篡位其言必有王室之勳故錫之焉伯仲康是時侯統六師而后相被弑亦不問其言之盡力也

后相二十年與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澶覆其舟滅之 論詩暴戾毒艱世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爲陸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促使其子澆弑帝后喬歸於有仍
伯靡出奔鬲夏世子少康生少康自仍奔虞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少康使
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
泥由巢自給歸於夏按少康靡鬲經營恢復
之迹不可考矣據左氏能布其德以死其謀
則決匪用滴行險之謂也紀年明書伯靡帥
二斟之師以伐泥少康使艾伐過殺澆伯
子杼帥師滅戈皆聲罪致討正正之師而沈

注牽合離騷以澆淫於媿而艾襲之誤斷女
岐之首乃因田獵俾以犬噬澆夫澆既父子
竊罔必所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下里自同
細人且旣女岐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捐
生一大耶此其說皆一無足信幸竹書明證
在焉據以破之可也而顧引此以釋竹書胡
其戾耶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洛伯河伯
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

爲水神賴此折之余別有辨

山康十六年尚
侯冥死於河液

世遂以水神爲玄冥亦
本竹書而幣會共覽也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

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

臣注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

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

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殷中葉衰而

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按此則河伯爲當

時諸侯觀注文益明或以爲治河之官亦近

之然治河之官不得有師旅假人或以諸侯

治其事而封之爲河伯也然則禹矣非諸侯

之名何哉

山經附會玉文有易事極可嘆
非竹書有此文後世莫能言其偽也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之亡事見周書史記

篇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皮氏以亡然亦殷之先世非成湯也孔氏不

注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十日並出不見堯

時而見此舜稱射九日落以此事附會也蓋

昇墓於夏相之世此適夏事故耳

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

商

孟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惟義所在耳非定以爲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因湯次年釋之自後商連歲征伐以迄於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夏之理哉蓋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待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轉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不憚煩哉且桀於末年卽龍逢已殺之矣何難於殺尹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癸命扁伐山民山

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瑛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於蒼華之玉蒼是琬華是瑛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於傾宮備瑤臺居之按此則妹喜桀所棄也然與史記不同存以備



考

二十八年太史合終古出齊商 商史見竹書者僅此蓋賢人也

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 卽益之後見史記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二十

六年商滅溫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

侯於景毫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鄘三十年

商師征昆吾按有洛見逸周書古者有洛氏宮室無常處

祖於天工功日進以受更前民不殺傷暴災其財燬備里余成商侯之有洛以亡故史記

本孟子稱湯十一征沈約以爲九征考竹書

湯所征國有洛也荆也溫也昆吾也韋也鄘

也夏邑也三腹也并葛爲九余疑下文罔亦

國名然亦不及十一之數或以昆吾韋鄘桓

文爲五霸今考竹書昆吾大彭豷韋之先皆

勤勞王室列於五伯似有可信至後嗣咸以

跋扈不恭爲湯武丁所滅雖一時負固然與

厥先異矣韋鄘二邦僅見此疑與昆吾皆輔

桀爲虐者豈桓文比哉



三十二年商自臨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
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股商師征三股戰
於劇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書升自臨注
者謂出其不意陋矣然其誤實由升之一字
蓋古文簡與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戾若
斯也竹書但云自臨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商湯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 桀失
天下二十年始卒湯遇之猶若此也而謂武
王有黃鉞之事哉

祖乙元年王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

彭伯韋伯大彭豕韋也錫命焉伯當在此
時沈沈多象昆吾豕韋相繼爲伯考夏帝吳

元年魯言豕韋氏復國而已非伯於夏也

東朝引到述諸武丁滅豕韋以劉象代之大
宋劉象豕韋處於夏后之世孫寧中廢復典

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
於周按此則二子歸周信矣使果有相馬之

事竹書胡弗及耶余別有辯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他書云辛甲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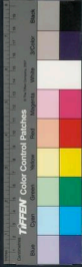
五諫而奔周夫紂之悞也其能審申之驟諫如此哉蓋戰國之文大槩如此以其語奇而錄於此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山奔周 太史終古奔商而夏亡內史向擊奔周而商滅史氏所係其重若此

四十八年夫羊見 周書云夷羊在牧正與此 史記虞虜誤矣楊用修引鹿臺作證陳晦 臺葦說以破之第亦未及此也

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按此文畿黎之西伯爲武王而非文王可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先不決之論皆是釋水消無容一喙矣余謂竹書大有功於聖門者此也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毋野王親會受於南單之臺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所稱武王以黃鉞斬紂之文皆妄



也夫太甲殺尹文丁殺歷書有明文卽竹書之訛不足以惑後人而證西伯之伐桀紀武王之克紂有功臣學詎淺淺哉蘇野蓋卽狄野音近也穆王八年比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驪耳十二年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徐戎侵洛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七年西征昆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宿於昭宮按此文則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歸宗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史記不同未詳

就是西王母來朝亦穆天子傳所未載

十四年作虎牢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於鹽澤 三事俱見穆天子傳五卷云有虎在平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押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六卷盛姬壘錄云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觀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乃遂西南戊子至於鹽注云鹽鹽池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

作記二事俱見逸周書

凡出穆天子逸周書者沈法俱不引夫春

秋史記人所共習不引可也二書不引而引

厲王七年初監澆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 見

逸周書芮良夫解

十三年王在錫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

大旱王陟於庭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

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此竹書與史記

大不相同處今無文字可憑難以臆斷但竹

書始末明甚而史記以二相協理爲共和則

文義誠似未迫且前史絕無斯例羅泌路史

辯頗得之讀者詳焉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六字奇甚與春

秋石言於晉同

桓王元年壬戌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

翼荀叔軫追之至於家谷 此類與春秋書

法正全是徵春秋之文多魯史舊不必盡聖

裁也公子萬十四字與孟子子濯孺子文體



大類下條復有此十四字則重出矣

匡王六年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

子黑臀於周立之

書盾使穿則弑君之事

盾不知猶爲成首所非實之言當矣

歐陽以盾實賦其說甚詳非此又無以有之

定王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此文與史記同考之他于書謂

繼也若身首殊何能蘇耶然諸小說所載往往有臨陣首爲敵人所得身能乘騎以歸者

又有被法斬首而項中能進湯藥者宇宙之大信無弗有第不可爲常也

烈王元年魏公子綏如鄆以作難

沈約注云鄆鄆趙地名非也凡竹書稱鄆鄆卽趙也

如顯王六年我師伐鄆鄆取列人七年我與鄆鄆榆次陽邑十六年鄆鄆敗我師於桂陵

皆謂趙也此蓋魏綏奔趙引趙師作亂耳不然鄆鄆趙都豈綏所據哉

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郟丘

注云自此韓改稱





鄭麟樓竹書周安王元年韓厥鄭哀侯入於

鄭此後烈王元年書晉桓公邑哀侯於鄭蓋

韓始定都於鄭而是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

侯六年書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

又書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共七年書魏

大夫王錡出奔韓蓋自韓滅鄭取其邑為都

國尚稱韓至是而改稱鄭亦猶趙改稱邯鄲

也是後書公子景弑伐鄭年書王會鄭釐侯

於巫沙年書秦師伐鄭於巫沙年書鄭取屯

留長子年書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年書

鄭釐侯來朝年書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

年書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年

書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鄭師敗

遁年書秦胡蘇伐鄭年書鄭威侯與邯

鄲圍襄陵年書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

給氏年書王會鄭威侯於巫沙年皆韓

也至慎靚王十六年竹書末簡復書王與齊

王會於韓登至是復改稱韓與年慎王十六



編諸侯傳載吳夷段二十四年書越敗韓馬
段二事仍論不可移或傳錄之誤

元王四年於越滅吳 按竹書不紀吳事而越

始見此自是後記越之世次特詳殆無一遺
漏者雖魏其本固不如是之密也因類識於

左以補史記吳越等書之缺

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按吳越春

秋文頗與此合然非齊之瑯琊或吳越間地

名有偶合者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莢次鹿郢

立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二十年於越子

不壽見殺是為旨始次勾朱立 威烈王十

一年於越滅滕 十四年於越子勾朱卒子

翳立 二十三年於越遷於吳 二十六年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 十月越人

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枝錯為君 烈王元

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曰奔

安 顯王三年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奔安次

無顛立 十二年於越子無顛卒是為莢囑
卯次無疆立 三十四年於越子無疆伐楚
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
以上竹書越世次最爲詳明蓋自勾踐至無
疆凡十世自滅吳之後滅滕滅鄭十一年於
子馬歸最後無疆伐楚而滅於楚威王自
後臣服於楚不復見竹書

史記索隱注引紀年載於越子勾朱三十四
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鄭與今紀年殊不合疑

索隱唐人所纂或當見竹書舊本然其他年
月率全不可臆斷又索隱注謂紀年止載越
子無顛卒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敗越殺無疆
之文然今本甚明當是小司馬誤也

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鄆改名曰尚 按
秦封鞅於商號商君尚恐商字之誤考史記
並無封尚之文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於
酸水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按烈王二年秦胡



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裒敗胡蘇於酸水蓋卽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第前策云秦將胡蘇而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爲正

慎觀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趙武靈命國人胡服蓋卽此事貂胡地所產當時無宵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實始周末云以上紀年

筆叢

戊部

三增補遠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鏞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穆天子傳紀年瓊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瓊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冢人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

筆叢

戊部

三增補遠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鏞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穆天子傳紀年瓊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瓊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冢人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裒敗胡蘇於酸水蓋卽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第前策云秦將胡蘇而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爲正

慎觀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趙武靈命國人胡服蓋卽此事貂胡地所產當時無宵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實始周末云以上紀年

筆叢

戊部

三增補遠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鏞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穆天子傳紀年瓊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瓊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冢人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

筆叢

戊部

三增補遠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鏞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穆天子傳紀年瓊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瓊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冢人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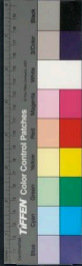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車皆古文東督校定以今文寫之卽諸書並
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
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互見已備
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瓌
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乘汲冢冠之
而師春亦題汲冢蓋俱可互稱世率未精其
故而諸書名紛拏并注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綿
綿皆相似君失臣今龍爲魚權歸臣今鼠變
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翻知幾史通引
用乘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
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爲爲
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譌爲周書愈失實矣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東督荀勗傳武帝紀汲
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者蓋此
書卽漢藝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
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
克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



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皆傳稟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敘盛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卽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晉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周書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

則不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

漢藝文志史記百三

十篇卽今百三十卷此篇與卷全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統於卷也

衛恒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

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爲證尚微以句讀爲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爲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晉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

汲冢周書所載克殷慶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





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

國文士綴輯遺亡蓋以變橫大武武誇誕得

之王仲而成此書變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

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缺幾半若

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

篇至汲冢之終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

當係汲冢固失考幸難以此書漢世已入中

秘其後稍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

知此書出於漢世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

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亦可不係汲冢亦

可而謂非出於汲冢則好奇之過矣王伯厚

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

非出汲冢自用修刪去原文始有此言

按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則

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

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關八繁其子耆德月

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

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藝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日共七十篇
宋人謂缺其一不知并後序一篇正七十一
篇則汲冢所出當爲漢世所存無疑矣

劉大猷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
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雍克齋商誓度
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
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
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此序亦頗盡周
書得失因節錄之

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
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篡集此
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解
等解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
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
毋惑也至大匡以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
諸誓相侔闕小弗純或出後人參雜非春秋
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爲穆王按周



書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
公史記二篇見第九卷此書在武王先當是
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則武王
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
類戰國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
皆叶戶韻

克殷解史記全錄所稱武王手太白以麾諸侯
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侯於郊翠宮
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
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
商郊翠宮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汲冢之文
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皆在其中
史記但言商人再拜註遂謂武王不應止揖
諸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說註者亦失考
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詭誕蓋以孟氏所取武
成不過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爲疑何至



如汲冢之甚乃余卽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懲國九十有九則滅國五十之說也其過於孟氏僅半然未嘗曰盡滅國庶幾近之矣所謂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三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罔之畜武王狩獵以祀宗廟條則罔而遠之矣以商紂之罔而獲麋鹿數千詎云多耶至俘戮億萬有餘則戰國張大之辭不必辨也

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妾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註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今所存尚書者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者尚多至仲尼之世蓋寥寥無幾矣

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篇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



以惟誕之文職方叙規嚴整過王會其規模
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王會惟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錫以鼈
封豨封者若鼈前後有首孔氏無註王伯厚
補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
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豨封考以
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鼈前
後皆有首蓋卽此物也

祭文公穆王廿一年楚書當於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

夫左史作記章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於

殷者

太史公書名不見於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
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
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乘間以操國
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爲亂國之
所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卽狙詐之謂凡戰



國先秦稱賢人君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慎說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

章帥衆殺皮氏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

皆魏事也此皮氏或即古皮氏國各國亡而

以爲郡邑第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氏戎夫於遂

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

林質涉三苗虺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

有郇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

殺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

名多傳記所不載可以補史氏之缺文

同前紀周

阪泉氏用兵無已謀戰不休徙居至於獨鹿諸

侯叛之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

獨鹿卽涿鹿也

楊用修跋汲冢史記解云穆王命使臣戎夫歷

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

朔望以聞又作刑之書以恤民聽祁祁之

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

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又論無極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
莫如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
也此語甚玄與常表出之然則無極之云不
始周子矣

洪景廬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
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囑以肅真爲稷自
穢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蔑
東旣爲且旣渠波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

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
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
其咎以爲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按洪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
億有百萬爲王會篇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
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唯囿允讓武
寤解云尹士八士太師三公克股解云乃命



南宮伯遠遷九臬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
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
先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
或南宮克殷在武末年謂成王時尚近之而
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就論而詞氣絕滅成宣
間非戰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立於善
從政小臣咸省厥察作爲此書紀年厲王
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成百官於朝書

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
又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爲王之患其惟國
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需執政小子惟以會
諛爲事不難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
胥怨於足靡指王者榮夷公輩至贖禍衛災
未知王之所定等語隱然若預知流疑之事
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用榮夷公而監謗
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知所謂矣
玉珮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



國子書

太子晉事甚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天爲此說以神之其文雜以俳諧金氏以爲淺瑩不馴然詞氣類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傳合而浮丘廣成翁繇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廛穀洛誡絕世之談使得位中典之續詎數周宣而竟天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諷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策止之果爾晉人亦可誅

哉

殷祝解孔晁註謂不然其說誠迂然亦有所本竹書紀年放後二十年乃死於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故君禮之也其讓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違自卽天位哉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注夷羊惟物也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賸羊商羊之類史記詭爲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事實之殊自可笑竹書



甚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諫略其矣陳晦伯
正楊據發鹿臺之財等語以闢用修然亦不
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全出汲冢二事絕可互
證而沈約其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惟哉

以上
馬書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
穆王行游第六卷獨敘王墜盛姬事文實由
一人手而體製不類爲疑及讀東晉傳載穆
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爲一篇乃知本非一

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
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
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
穆王觀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謚言感克艱
之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卹徒
御納所招之諫以戒淫心其樂善喜聞恒如
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



從焉非如秦漢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
見西王母登崑崙涉懸圃皆以極其游觀之
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
期之屬來仙藥以冀長生也自始皇武帝好
言神仙一時術流方士張大其說文士又從
和之遂以穆王爲厲階戎首而不知穆天子
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耳目所有如山海
經惟誕之文百無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於
篇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全自景
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
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薰山海經胷中驟讀
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別其下故祇以爲
全而弗以爲異試尋其本文殿之則二書之
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
穆天子傳云天子宿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
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



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
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竝無所謂豹尾
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惟所記人物率
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
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
書紀歲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
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
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
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

哉固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西華解嘲倘大
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聞風
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如言也

列子周穆一
氏化人外全

篇此傳之文莊言西王母坐牛
車前世後世長生之說所本與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
食馬牛羊黍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
帶赤烏之人獻好女於天子列爲嬖人辛巳
入於曹奴之人獻觴天子於陽水之上天子
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膜拜而受丁



西天子西征至於鷓韓氏鷓韓之人無是乃
獻良馬牛羊糝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罽貝
帶無是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
好獻錦組百純綰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
觀此文前後序西王母事與赤鳥諸人無大
異余嘗疑爲異域君長也

離騷南華並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
以竹書所謂河伯當之於是馮夷易曰冰夷
博物志又以人首魚身擬之蓬益誕漫無稽

據竹書河伯自爲諸侯而馮夷爲諸侯姓
余別有辨而傳載河宗柏天允詳蓋穆王登
春山觀崑崙玄圃皆柏天爲之前導又乘穆
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果人首魚身穆王將
畏避不暇而能與之全載極西土而後返耶
傳稱柏天爲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爲諸
侯以職河任者於離騷南華之河伯迥不侔
也

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馮當如字山餘經
作冰夷蓋誤以馮作憑音也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鶴雞飛八



百里野馬走五百里
即距虛走百里
能等快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
視山海之惟翅不相倫即如王會所記九尾
之狐兩首之彘比翼之鳥亦絕未見說謂穆
天子傳惟誕哉

天子之犬走百里食虎豹是純但注云勦力猛
壯余考周書王會梁夏以殿犬殿犬者露犬
也能飛食虎豹孔晁注梁夏西戎別名是
天子方西征至於柏天之邦蓋即此犬也

黑木之阿爰有坐麥爰有答僮西漠之所謂木
禾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
歸林於中國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芡苳
兼葭右傳所紀草木或中國所有或中國所
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木扶桑蟠桃
仙林之屬也
仙林見酉陽雜俎

天子之睡玉果璇珠燭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
之山童絕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璇璠琅玕
玲瓏玕瓊玕琪徽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



其名字瓊異然亦非所謂惟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獨齋牲饗以醴崑崙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珠澤之數方三十里按傳紀崑崙崙珠澤如此初不言其高廣幾何止言黃帝之宮並無所謂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崑崙崙去地一萬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傳之而崑崙遂爲惟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崑崙不過衡岱屬耳何詭異之有哉

丁卯天子北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埜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所謂縣圃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犴野豕爰有青鸞白鳥執太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遊於縣圃以詔來世按春山之名後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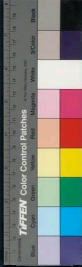
其傳而玄圃神仙家所盛依託以爲數倍崑崙據此先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秦漢所謂上林胡苑所記鳥獸雜衆皆人世所嘗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

泰山山海經作鍾山見於絕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敘穆王自宗周灑水以西至於陽紆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崑崙之丘皆並河以行而河伯柏夭爲之前導至於崑崙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也又自春山以西不

赤烏氏自翠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雖中有東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歷名山絕境靡非西方也北第載曠原之塋飛鳥解羽而東南絕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遊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詩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箴止數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諱而兩與隱士尹公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款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圖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葑丘暴書羽林雅事倏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於秦皇漢武而虛放尚平願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賓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

黃七曰華騮八曰騊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繖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如何書爲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爲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况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名義全字異者騊騮作緇騮赤驥作赤龍白義作白假蓋亦注者因上一字



會意解之非本識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驪
而左騶耳右騶赤龍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
艾爲御齒齒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
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
奔戎爲右天子乃遠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云
云按此文則八駿或駕二車不專爲天子乘
而其日行千里蓋亦有時而然非每日必行
千里也

李商隱詩八駿日行三萬里乃詩人
信筆之語不足深究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拜世民作夏以吟曰

此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

與鳥通 鶴與

世民之恩流涕鼻頰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

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雜
有書證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

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
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

爲群鳥鶴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



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下三句全此或景純以其
脫誤稍爲穩括故不甚類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山阿平無
險明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
以爲藏書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國經
云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小酉二山而本傳不
載豈卽此地與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浮于冕白璧十雙張良獻
項王白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巳
升於羣玉之山天子乃獻玉萬隻注雙玉爲
鼓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
賜以珮玉一隻柏天稽首再拜送天子至於
廟人第他書少用此字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淑人盛姬塋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
以其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錄姬盛
柏之子也從王東征於澤中得寒疾死乃殯
於穀丘之廟以伊扈爲喪宗叔姪爲喪主大
陳哭葬之禮蓋後世所未有也盛姬以殤卒



又妃妾之屬而穆王爲之極哀盡慕亦過於用情矣其文疑於太侈然晉史所載西涼呂篡寵姬死篡至爲行斬哀之服其旣殯猶出諸棺與全寢且合焉宇宙之異顧有若此其者則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茲篇獨寡脫簡而文極贍緝有法可觀三代前故事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爲小說濫觴矣

穆天子傳二卷天子飲於溫山考爲郭注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止之曰有鳥縛人今紀

年無此語

謂景純注身山爲奔竄非是余意此注大率

非景純筆也又注六師之人至於曠原引紀

年云王北征流沙積利千里按此語乃沈約

引他書爲注者景純在沈前何從見之蓋知

此注之僞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僞而孔

晁注周書尤淺陋余嘗疑三注皆僞也

景純有穆天子注蓋元注已六後人補之不然胡說山海經亦現也

黃伯思跋汲冢師春云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



不準盜發魏襄王家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
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
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
曰師春師春似是錄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
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
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
呂蓋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
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
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

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
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
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
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
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
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
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
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以
上俱黃跋師春語與通考陳氏說同然紀年



卽今冠以竹書者而黃以師春當之亦大鹵
莽也陳氏說并錄下方

端臨通考有汲冢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

安釐王冢所出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

國史記以師春爲一書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

傳卜筮事上師春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

名曰師春似是抄筮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

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

易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

非當時本書也

汲冢三書大率衰周之撰周書有太子晉解紀
年終慎觀王惟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
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

三良餘可槩已至始皇穿冢驅山珠璣寶玉

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

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

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一



他服玩琛惟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
易繫辭或熅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
簡豈不與孔壁全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
如若人誠未易者迺世率置之弗道故余爲
一言於篇末云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
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
今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
堊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奏處地
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
伯厚謂漢儒欲發冢以求詩書其陋至此余
謂使漢之人主能用此言發二冢以求遺經
而改堊之俾先王典籍日揭於煨燼之後奚
而弗可當時二冢必存無恙故以爲言亦可
見先秦之世有以書爲殉者至晉而襄冢竹
書竟出惜不能用云

筆叢

庚部 三墳補遺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023913 v.8



二酉綴遺引

筆叢已部

正三卷

周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山小酉山此二酉之義
所由昉也儒家者流求其地而實之故荆州
記有小酉之穴焉道家者流侈其地而名之
故洞天志有大酉之文焉而總之皆亡當也
夫穆天子駕八駿騶六龍飄然霞舉卷靈檢
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間風縣圖厥
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梁湘東之
聚書而二酉徵於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



酉冠於編自余不佞之構山房而二酉頗於
室夫以方丈之室數乘之書而編比乎崑崙
闕風縣圃之藏卽余之亡當弗尤甚哉夫蛙
之陷井也而海蝨之釋也而九州其海九州
則非所以爲海九州則是也况宇宙之大非
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方丈之室而當乎崑
崙闕風縣圃也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也因
以讀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并著其說焉
胡應麟識

筆叢

下部

二酉藏書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鏡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世率以二酉爲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
福地志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廻一百里名
大酉華歆之天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荊州記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



因雷之湘東王賦芳而陽之逸典是也據此
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
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一書第洞天福地志
既不言小酉荆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
燒經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過安得哉
書小酉之穴耶蓋楚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
者以藏書事傳之且地與武陵接壤故又傳
之秦人而大酉華竈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
撰其名而傳於小酉云耳太平御覽止錄小

酉而大酉不及其僞際然矣二酉語唐以前
亦罕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
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
圖經宋初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
有據然亦寄托之談若闕風玄圃之屬豈荆
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
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
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



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
百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日中忠
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尋常拘拘出處耶
今考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
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
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
耶卽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
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安節著
樂府雜錄今傳安節癸溫庭筠女庭筠著甘

展子序謂語怪說竄猶甘展悅口與雜俎
正全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
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編木肉視部皆烏獸事木伊尹言水居首
腥肉攫者豚草居者禮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卑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舉事以駁是氏
非也抱朴子諾卑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
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郭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



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
解春秩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
擊之首墜於前跪而獻之奉之以走見梗陽
人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是
伯道談助云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
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
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急急如律

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置髻中可以
隱形是說非也以上皆叢譚余以叢語未盡
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
巫名臯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
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
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
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星見甲
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持草自蔽
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



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
臯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其載說邪字句多脫落者因考姚氏叢語及
他書節而錄之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
見端臨通考迺考有姚氏殘語六卷然非此
書也今殘語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臯之義最爲明了惟支諾
臯不知何義考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臯記
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所謂支諾臯

者續考陶九成說邪所採酉陽續俎乃有支
諾臯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
支之支蓋雜俎諾臯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
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分配此則
借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臯耳支動支
植者雜俎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爲支動及支
植觸類伸之支諾臯之義益明矣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
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



癸二十卷所謂支甲支癸者卽支諾臯之支
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亦倣之近王長公作
長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臯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子
由病似續溪云滿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
士任涓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予按國語楚
靈筮三城使子昏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
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
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
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
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蕪蒲
之中江湖之淡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
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
未可知因並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
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
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盧已確據
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
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迨考諸家書目無
所謂玉格者意非由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
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日中所列審矣考
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載事絕非昂王之書
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述附會神而讀者往往
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
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

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
下此本雜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雜騷曰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縱以自娛九辯九歌
皆禹樂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註棘
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
天問之意但謂啓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
經乃以爲上三嬪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
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足辯哉

經雖性美而足淫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楚辭
會疑衆書不引及開後商乃知夢天二字正



得之
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
其頭王亥託於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
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
民按竹書紀年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有
易之君緡臣豷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師於
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緡臣據此蓋商上世
之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因
微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遠

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

凡山海經所述古
人事類以二者律

之居過
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
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
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
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
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衝突之論夫堯女舜妻
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
山海經第四舜葬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



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睿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亦豈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帝王之女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蓋因堯典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儀占月之譌後世嫦娥之說所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堯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謾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



三面近於戲矣其工雖堯窮奇饕餮古之四
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爲惟鳥異獸按三皇伏
義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而爲身四凶之象
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
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恣然一物當之
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
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秦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突窳
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
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壘石石室中
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
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
北藩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
相頽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
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
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頽之尸不當曰貳
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卽斯人哉姑識
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栗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
韓王治刳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
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人王宮被
劔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
琴漆身爲痼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
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
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君對妻
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
耳乃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

容易身欲報仇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
拔石擊落其齋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
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
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
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
母卽自剗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
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
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
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富及母乃自剗面何



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
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藏
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合審矣而其說
亦僻可喜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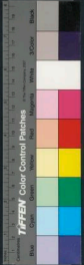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
初盡存大半晉宋以前得之脩文御覽齊梁
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
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
靡所因襲當是采集衆小說為之蓋小說本
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
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
小說陶氏說郭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
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謬謬特其非
老宿師儒卽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經
外世代魯魚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
人不渺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議於此
書頗肆力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



并訛視御覽則天洞第中闕嗷部類二卷無
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胡潮等五
事婦女關李誕等七事談訓遺闕諸藏書家
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故事得
之廣記者如宋之懸董皆舊唐書所無蓋或
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新唐書類編許敬
宗等皆見六朝諸
史及唐書雜錄疑已考補於目中有名姓者
尚多互見諸書亦用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
懸念
成定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

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
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
悌以踴勇聞之懸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
嘗坐事流朱烏會蠻貊驩州授總管擊之募
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發動即死賊
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懸爲連州參
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
吟自如按太平廣記無賴類有宋之懸而此



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有之蓋宋人采廣
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爲此事也古今文人以
力聞者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蘇苑卮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
友遂同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
合葬於懸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
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事亦載太平廣記家
墓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於此知宇宙之
大亡所不有也又吳陸東美夫婦合葬冢上

生梓樹三身同根相抱爲一有雙鴻常宿其

上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

陸夫婦註
步不相案
人謂之此府人葬
因封其墓曰此府冢

廣記又載合文嘗以五指撮碑背壁上書得四

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換講堂柱起以同

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又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斡力絕倫嘗於長安與

壯士魏弘誓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

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廊盡折而枕不



勤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
汪節者其母避賊於村西福圓寺金剛下因
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
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
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
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勸之遂以
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
神策將軍嘗封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三丈方
木於碾上舉上又置一牀牀上坐惠茲樂人

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信
累有賞賜雖拔山換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
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爲驚絕而
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巨言載前代力人事附
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
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賈雲石亦驍悍然將
家子也巨言所載元人鄧弼舞劍墮壯士馬
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稱僻世罕知因錄此



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關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洗洪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關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鼓數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顏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鎚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舉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怒發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

隨之徑踞至泉榭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駭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衝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嘆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蓋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爲吳道子舞劍擲劍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旻爲將又開寶亂離亦不開戰功也

此詩爲
李日



月進笑少俊世罕斯人歎亡一
恨者惟僕同懷思差不負耳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絕希
廣記載一事奇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
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媼年可六十衣黃袖
大裘烏帽跨門坐焉頗左衛李曾曹廣問其
何官廣具答之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
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譽爲妻譽
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期方譽爲汾
陽所任請給衣服常在汾陽左右譽之貌酷

相類吾嘗幸汾陽傷之吾因爲丈夫衣冠沒
名爲營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吾代營職
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
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氣獨蓮嫁此
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酒曰渠酒五
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
媼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
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
有六十之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楊用脩歷



記女子僞作男官者此最職任高顯乃不之
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王至欲
以爲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
類尤爲性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沈氏唐李氏翠盜者東漢呂
母稱將軍徵側徵貳反交趾宋李全妻楊奴
眞五代賊帥白頭鴉僞男子有軍功者晉水
蘭唐張啓妻醜而力而德者梁鴻婦孟氏美
而力而節者苻登后毛氏右諸人漫憶其犇

犇餘未易更僕陳然總之未必皆勇力卽勇
力未必絕人也惟劇談錄一婦人異甚而太
平廣記勇力類不收因錄之卽此知唐人小
說中奇事廣記因有不盡收者非以刊落大
槩遺亡耳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
日貴文暉往州郡暮投旅店視其母子相對
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凌侮吾母
子無不至季弘咲謂他非吾所辨此易耳卽
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



常人季弘取驟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
有勞力不伏姑壻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
新婦敢爾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
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轍曰如此事豈是新
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稍一畫每指
轍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
夜不能寐翌日亟行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

此其義王曰女邊海事

按後漢書鄭太傅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
苑云孟賁水行不避鰲能陸行不避虎狼齧
怒叱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
於其伍船人怒以楫旋其頭中河孟賁瞋目
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橋入河又慶忌
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
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奄有之後魏
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
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



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文繫響飛行
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絕冲曰千載已來未
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若旗
鼓相望喚呼奮飛足使君亡冀喪膽何必車
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考
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
立巨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遣取金牛半奔入
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

五人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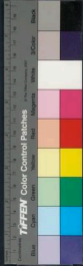
廣記又云說解五人
何以稱牛壓死五丁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
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寶無五色玉令責安
西諸蕃蕃言比當進皆爲小勃律所切不達
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中丞贊成上意
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
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
律君長恐懼請算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
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



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
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
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
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其奏玄宗
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
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登徹
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泉屍亦不復見右
事載酉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考玄宗
紀林甫傳天寶年間竝無王天運伐勃律事

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爲吐蕃所招及其
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田
仁琬蓋嘉運夫蒙靈登累討不捷玄宗特勅
仙芝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
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適委勅川水漲
仙芝以往祭遂度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
履冰往視因懼不欲前仙芝留同令誠城守
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
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



第呼取出縉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南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卽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澗盡一矢力倍之其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虜仙芝是役因全軍返並無屠賊及承雪等事蓋以傳者術士韓履冰及婆勒羅婆夷河遂流以爲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朔人戰死於邊焉元忽誕

妄絕與山海經所載夏啓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談無從考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詭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空而旁穴殺數日流賊避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考誤已辯之并附錄爲笑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嘗得二



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
然不能十卷而兩集漏秩殊多因併錄續集
中以完十卷之舊俟怒得雅者刻之

筆叢

已部 二百續道十

筆叢

已部 二百續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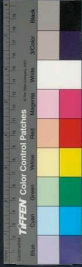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璋 公良重訂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卽莊
夷堅卽列耳二書固極詼詼第寓言爲近紀
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東晉
傅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



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
然不能十卷而兩集漏缺殊多因併錄續集
中以完十卷之舊俟怒得雅者刻之

筆叢

已部 二百續道十

筆叢

已部 二百續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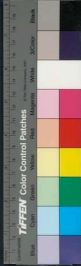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璋 公良重訂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卽莊
夷堅卽列耳二書固極詼詼第寓言爲近紀
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東晉
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



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今瓌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爲

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古今考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竝諸書所無蓋皆瓌語中事也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瓌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天下小



上白色而得其言好仲而魯上公曰是也是
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景公
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宿於簡晏子曰
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宿者甚短大上下下
其言甚怒好簡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
甚大而短大上下下赤色而審其言好簡而
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
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百七十八
卷二說辭類蓋必一事析爲二者考冊府元

龜亦載二事但合爲一面所紀稍不同

又

游事
別見

楊用修云汲冢遺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
如謂舜四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
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
之曰其文不類戰國後用修謂汲冢多誣可
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僇之人所作此何異
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
僇於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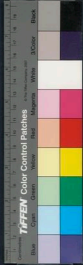
楊川修又引瓊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嘗
得之類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惟賓客之不能自適者與失
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惟晚
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
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
皆入夷堅然二子尚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
客至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遊
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

嘗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誰於
賓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衆矣而王質景文又
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
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
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
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嘗欲取宋太
平典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

明凡小說中涉惟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



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泊好奇劉掇文

士俳諢槩舉芟之或不致後來之誦云

此書卷帙

繁更尚未成編其辭駁大都略見並舉

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

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

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

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

卷二

覽異錄

卷三廣異記卷旌異記卷十五古異傳卷三

近異錄

卷二獨異志卷十靈異記卷十乘

異記

卷三詳異記卷一續異記卷一集異記卷三博異

志

卷三括異志卷一紀異錄卷一祖異記卷一采異記

述異記

卷一野異錄卷一此外如異苑異聞異

述異誠諸集大槩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

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

以所記前今世有不同故也

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

大半其諸類書節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

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

壑却掃杜門無巢臣野處之宜以遺餘日輒



命類生以類似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
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
大都遂絕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聯
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
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始以妄言
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
旨矣

楊用脩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
乃漢人所撰余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
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及魏郭后乃
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爲志字誤而今傳茂先
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考其說云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
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
常在左右同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
序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謀可謂絕奇然他書謂
之經非新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



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眾云有首無首
孰佳眾泣曰有首佳帥云汝不知無首亦嘉
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第稍細
耳信然則秦諫之楚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
事尤怪并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
昇其體歸每饑卽畫地存饑字家人遂屑食
於頸孔中飽旣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
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
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囚具如其言蓋千
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
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
不能行棄塚中後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
前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斂之轉不復饑尋看
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
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
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于寶
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

死六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深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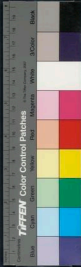
蘇長

公說流筆記一事絕類大丘所記蓋亦談者類之耳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目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塚塚中有好婦人

形體如生著白練衫丹緇襦襜傷左髀以新襜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繇傳注中因錄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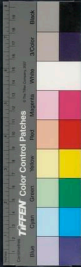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



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見召爲泰山
令願毋自候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白
濟曰夢耳不足信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
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中
宮發不復得歸未辭於此候氣靈難感悟故
訴於母願重啓候何惜不一驗之遂道阿形
狀甚悉天明母重啓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
推問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
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其語其事阿不

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
如足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
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
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
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
阿廟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
轉爲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纂而無名姓或曰名選古此
通考臧氏說今刻此書於谷神子下註此三



字蓋本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
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頴上
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
者視牛氏玄怪等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
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迺知
刻本鈔集所遺其象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
所謂指託者尚未得之當續考陳氏但言名
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選古嘗爲殷七
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
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漢酒樓事大
非實錄且昌齡適集中絕少與之漢倡醜詩
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
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
乃知二少年實鄱陽冢忠烈親如生因知
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
翁逆旅中謂嘗爲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親
酷肖不覺咨嘆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



因附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
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承掌
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
側寺中啾笑歎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
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裸坐羅列盤饌環
遶而其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
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
之又無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

不得入劉嚮瓦擊之中其嚮諸人逆走散因
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
人寺高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
方寢聞劉至及敝寒竈訖妻笑曰向夢中與
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有
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
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
氏說邪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
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
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
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
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
氏子見之執手大罵寨曰此病入心矣因立
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劈
爲兩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
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驚懼持刀宛

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
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叱之其腹遂合
蘇氏子遂悟連呼遍舖家人莫測乃其日有
驛吏手持公文死道傍蓋寨取驛吏之心而
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剝腹
滌腸者然腹詞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
復彭雋輩往往皆然而愈附華佗又神藥以
傳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爲二而猶能活則宇
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茲好語怪



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
虛賓客復撰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
此博觀者一笑

諾臯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砍
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
已驚走乙就視妻半身_{在焉}比返見妻髮際
至臂有痕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
客撰西陽以欺鉅耳

陽雜俎支諾臯一事云貞元中學花驛西有

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第屋數椽百
月常饋糒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
一日自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呼入女少
年衣碧襦白幘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
死無兒今服禭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言語
明悟來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
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
呼之爲妹倚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
王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



能爲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旣無托願執
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貰酒爲兒婦其夕暑熱
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
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彼食將盡
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
極謔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
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戶宇如槌乃壞
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而藍色衝人而
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聖金

載一事正同惟以爲周大足時秦州事在貞
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醜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
乘涼於庭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頤聞南
垣土動簌簌崔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
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
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
入綺紅趨翠豔冶絕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
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



此差靜復合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爾簫率
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欲有二人長才三尺
巨首皓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曰此人
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一餉問崔生父母
及兄悉至術者數十掉曳批之道士叱曰我
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悔
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
二鬼跪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
乃緇赤纒也遂鈎出於庭中又詭燈之崔驚

失音不得自理其技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
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
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
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卽
雜俎事夷堅掇之耳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
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
崔暹事觀此二地界三
又則不待帝臣休憐也

張雉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
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辨之甚力後世談者如
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聞樵青禠說得



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如至中軍一人朝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

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適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悴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瘢謂止中一請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譏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



葉也

論衡辨雙一足然莊周載夔夔蛟山海經載黃
帝以夔革冒披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
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往往有夔龍
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辯汲井得
人事然酉陽雜俎載馮軻叔牙家汲水重不
可轉教人助出之乃人也載席帽攀欄大笑
卻墜井中真有人矣

井中遇人非其夥傷且
事於原說勝金題之不
符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踰蹠之說謔爲后夔好

事者撰爲仲尼之語以闢之而好辯者又引

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說夢也

雜俎井中
仲人事或

因昔人之說更撰此以實之此非前讀解官
不能得其要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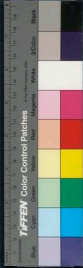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

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

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

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

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



首髻及地履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
然上舛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那風傳有此事
其詩正全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
卽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篤名於鳳
亦未可知大抵釋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
不可窮詰也博異作那風空處九秋霜當及
加三爲字
石梁聯句詩明是退之腳手蓋亦毛穎華華遺
意至軒轅切韓淵明影愈又其不必言者及
同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淵明廟爲疑

極可大笑世間叢祠非社如石郎木居士之
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况淵明韓公有
詩後人因立爲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
詩體被其欺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
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
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
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
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



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
至此亦橫議可詠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
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殺祠之句亦大鹵莽
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鑿黎惟敬本學仲默詩
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
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後得詩家
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
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癡人前說
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妬妃一卷至唐不傳而來于某
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
而不幸際敬通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叢
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
近讀夷堅志妬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於左
方郭二種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
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
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飲丁寧數四
昭憂之尚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



溫奄奄有由人息十日復生日姑蘇某龍王
妾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簪死鞠訊天獄累年
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
讀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
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漲溺數百里田廬皆被
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爲然卽異
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爲正獄致
刑今之殘虐婢媵俾弗聊生者苟道陽誅陰
罰寧可免也且一龍之妬生旣甘心其妾

及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妬婦
之惡津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妬且
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掌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
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
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
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抄錄之誤今說
邪殊覺吾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參長
公手所裁定者情此未經刊削云異聞又載



周某人號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堯
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述靈事有絕相類者如齊雉女及鄭亞
妻必有一說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
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全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類盛於六朝蓋多是傳錄舛亂未必
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做小說以寄
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瀛夜怪錄
或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

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
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
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種下
惟廣記所錄唐人聞閨事成綽有精致詩詞
亦大率可喜云



筆叢

七部

二百餘道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唐人小說詞文有至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
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疎工蓋唐三百
年如此銘者亦罕觀矣薛生能幻設乎余
何奇此作讀法景盧隨筆亦以為青蓮叔夜



筆叢

七部

二百餘道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唐人小說詞文有至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
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疎工蓋唐三百
年如此銘者亦罕觀矣薛生能幻設乎余
何奇此作讀法景盧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



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良常西麓原澤
東澗新宮宏宏崇軒轅嶽雕甍疊礎鏡檀椽
奕碧瓦鑿差瑤增防畫閣凝瑞霧樓橫祥霓
聯爽延微昌明棹園珠樹規運玉泉炬波靈
變遐集聖日俯臨太上游侍無極便闕百神
守護諾其班荆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
漿傾瓊爲屑桂旗不動蘭橈牙設妙樂競奏
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蕭泠澈鳳歌諾律鶴
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

詎說如錢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鍊與古
奇語甚多洪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
果出女郎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
皆遜舍矣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季孟玄
卿其指可觀至所引陳幼霞事誤隨筆已明
太白遺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卽
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今備錄
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
使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食不隔零落



近昔我飛昇時，瞥見宮塗墮青松。霜朝霞經，
緞山下，竹旣死，明月兔無幾。玻瓈覓念此一
脫，濕長燭，登崑崙，醉看鸞鳳衣。星斗俯可捫，
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菘菘。絲得雙鯉，
中有上元章，篆字若并匙。遠勢如飛翔，歸來
問天老，鬼義不可量。金刀割青鬚，靈支爛煌
煌。熨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珠跨紫鱗去，海
氣侵肌涼。龍子音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澄
疊珠，席間明月光。勸我穿絡纒，繫作裙間帶。

把子以詞去，談笑間，魯香元祐八年東坡帥
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真寶東
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
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
律云：蛟室開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
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艮日斜。雲山
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
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
陵所刻。

集
中
小
集



典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
時攀楊柳夫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
前欲拜深綉羅偷翅雙舞袖緣恣關豎小眉
心秋來幾度挑羅從時爲相思放却針詩雖
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
野語載女仙薛靈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
嫩不勝鴛青粉墻邊道觀家燕子未歸春寂
寂小窓和雨夢梨花三松影侵瓊琳觀靜桃
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

第幾欄云三屈曲闌干月半窺
蕪花香澹水漪漪
分明一夜文姬夢
只有青團扇子知
皆絕有風味可說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榕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
斑斑剝盡青蚪血運斤巧匠斲爛熳劔脊半
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
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咏
筆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縛
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意



下玉蟾滋夜月凡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
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
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過蒐諸小說彙爲一集不
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擬其尤

四言如玉盃金缸懣陪君王邨邸宮中金石綠
黃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綺續續翠眉紅粧
玉徽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
到馭所遇鬼仙詩見玄雒錄此篇自曹氏後

卽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
辦第不知何代人何人作也

此詩二首其一已見西言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
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
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觀白日曉松影搖長風
朔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
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客復此異鄉
縣願言敘疇昔勿以棄疵賤全篇古意又高



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
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
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
相凌亂白雲蒼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
語謂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
烈盛名德依依伴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
澹碧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
御誰知思欲絕命補無人嗚合嬌徒自嬌得

御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
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
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
鎖嬌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經衣
香卜得上映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
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蕤花詩如流水
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矜光帽一曲舞山
香形容工絕又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
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



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墮小花鈿
如今空有孤窺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慰
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跡未
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裡
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鶴跡去曉鶯啼斷綠
楊枝倚燕黃昏曉未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
來自覺承恩最咲倩傍人認繡襄湘中老人
讀黃老手援紫萼坐萼草春至不知湘水

日暮忘却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

盡飄香玉鏡台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

曲城東城西宮在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

乘春却下來屋裡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

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

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假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惡西樓美人春夢中翠

簾斜捲千條人又涼風起今驪山空長生殿

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



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淋頭錦衾斑復斑
架上朱衣殿復殿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
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賦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

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

寒此首頗有大曆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

臺賦妓也見前妓詩云宮中細草香紅濕

宮內纖腰碧意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傍朱

簾玉鈎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袂真胡蘇

蘇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比甲空

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夜清

涼峰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

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青溪猶有常

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俱女仙詩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陵頭好月明強踏華筵

到曉行烟披山色翠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

其二云湖水團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

比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



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
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
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
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
家今日樓臺何處同祇餘古木記宣華
宣華五湖
又太平廣記鬼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
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
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漲漫湖心蕩漾采
花雖芳心不慳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又

西陽雜俎鬼詩水滸芹吐芽織烏西飛
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詩話總龜鬼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
伴行雲不致布施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
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
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叫杜鵑又江上桅杆
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
遙指桅杆笑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樹萱錄記一女



子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
此別幾時逢藕隱瓊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
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顏婉約可觀然林萱是
未人僞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
西望吳王闕雲青鳥篆碑連江張蕙艷瘁土
墓金釵滿地紅心草三管碧玉臺春風何處
到悵恨不勝懷此首亦類曉唐而韻用鹿盧
格又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
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

盧碧清光射玉戶瑤尊休惜醉今夕正綿綿
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
玉兔步盧碧冰輪燦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
落無聲此地無弦彈棲鳥莫浪驚味二詩格
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盆
翻白帝城兩用兩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爲
鬼物所憑作金山詩二聯云壽頭風滾雪山
廊石蟠蚪亦佳錢仲文湘靈鼓瑟詩曲終人
不見江上數峰青是榜起名在第六合以爲



解首非也見王伯厚
四學紀聞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
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
入武烈宮中詩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
感倍增落日牛羊蹄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
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
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晴復飛來入
舊宮見翰唐名媛集
詩話想編夢題蓋五代人作也許渾登
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

瑤塵心未斷俗緣在千里下山空月明王勃
園遊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
號靈芝抽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
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
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酒邊
雜詠還吳東下

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
海棠千樹已凋零古今
詩話天風吹起赤城霞染

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



忘還家詩
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

亭下無人庭幾度臨風學舞腰又啄裙百登
游滄水綉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合風廣殿微
聞環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
所隔雲蒸霞起二作俱奇等也見詩話總龜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目獨避西湖旗
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
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
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真溪詩話

謂臨安鄒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不
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
川藍喬宋時來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
賦詩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
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
昇而去詩與林外異數字耳卽外可知舉外
一事言之可以盡槩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
序錄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爾然皆不
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峰前是我



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
碧桃無限花此作碧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
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
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
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作或題於酒樓不
知者以爲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人
題月翁作誤以爲仙故又說爲藍喬而又有
飛昇之說也周密林外之說又國外有飛翠
歷水洞而說爲此詩夫以一
而亂錄參差四見
或謂他河亦道哉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烟草嘆今
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裡惟有江山不老雨
巾風相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
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瑣
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右宋人林外題垂虹橋詞當時皆謂神仙惟
高宗讀之知爲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
前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說也高宗知
外蜀人

者以叶韻得之又處長
公唱李伯時畫亦頗佳



草木子記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脩竹間流螢
夜深至甚喜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此意
非范不能知然是鬼境非鬼詩是僧詩非僧
境

樹萱錄宋王銍性之撰蓋幻設惟語以供抵掌
取忘憂之義而鄭樵列於種蠹家大爲可咲
其載元撰夢中遇李長言白樂天等共賦詩
至老杜一律僅四句宋人詩話以爲非杜不
能真所謂夢中說夢者景虛辨爲秦少游
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云紫
傾寬袍漉酒巾江頭瀟散作閑人西風有意
吹蘆菜落日無情下水濱樹萱載止此全首
見秦集中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
大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
崆峒芙蓉一朵挿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泳
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
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



靈光直與銀河通，
泉掛壁噴晴雪，
玉梅懸谷播香風。
上有神仙玉虛子，
凌風出沒遊太空。
登軒伐蛟下入海底，
水晶窟朝真謁帝獨。
步天上瑤瑤宮，
憶昔江樓吹鐵笛。
明月一醉三人同，
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
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
且以爲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
第詩亦跌宕可觀，
因芟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關
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燕先擊
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
繅繭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
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
致。又方士贈喬太師詩，楊用修亦稱之，并大
賞其書法云。

士脩類萋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
窻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
注得南華四



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紙中乞詩賦云補種
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傷神靈今宵試聽西
窗雨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
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韻者或郎氏誤記也又
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
裳歌未闕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一
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窻童子燒松火選
我盡與下玉霄

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其遂書玉質亭於
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卽續曰着些
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膝朮眼錯認桃林去
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
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
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
改也今後詩率以爲解大紳云

齊東望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
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邊
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



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驚，知爲洞聖降也。

野語又云：衆士人爲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
星，每以八煞爲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
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惟之，沒云姑置此。且
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辦，云以八煞爲
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
云：鸞與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伊軋尤雲
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
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木

審是甚時，結煞亦警，彼可喜錄之。

又見詩可
清空暗曉

秋心猶夕，有柳花盡，盡一牛在銀床，舊日
關前處，高樓當月宮，寒光寒食，夜深開翠
中二百餘用
修極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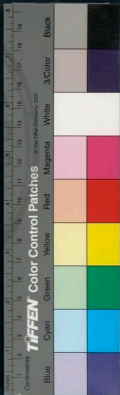
仙七言絕如許，借詩閨苑宮前，是醉鄉踏翻王
母，九霞鷓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
狂，呂洞賓醉舞高歌海上，山天飄承露浴金
丹，夜深鶴去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無名
氏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
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皆頗有方外



風然假托甚衆若虞伯生酒樓之類是也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
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
詩今全篇竝存可嘆



202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4833214 v.9



華陽博議引

筆叢庚部

卷二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朔劉中壘
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籙入索業擅三冬而
世幸詫其異開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
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武負
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觸斗牛諸君子
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蠹工小學廣獵庚初
宇宙恣陳蠹魚偶合而流徵襲耀步武昔人
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迺怪力亂



神成斥弗語卽井羊庭俸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探古今大學術槩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殿名實刻浮夸黜奇表獎閎鉅擬遺逸扶隱幽椎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乙丑仲冬麟識

筆叢

庚子 羊庭俸識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釋

澱水 趙鳳城 文鏡

延陵 吳因琦 公良重訂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秦漢以還家相沿葺荒唐恣譯此類實繁神異洞冥拾遺



雜俎之屬率假託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

山海實始厲階浸淫大洞世乾諸部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

曰史曰子曰集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

曰文四者其撰也道多麗經事多麗史物多

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精史難於廣子難於

洽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爲門戶古今鴻

罕得二三大都上資天授下極人功纖毫弗

備尚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爲止賢此其難也

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

之流別爰有衆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

數端蹊逕尤廣昔人專一往往終身間遇兼

長要非世用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求之方

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闊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

於易者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

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者施孟梁丘京

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



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鄭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顏延德明敷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經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宋世其於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

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

正史者也劉向霍鴻高峻業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疇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司馬彪劉氏父子顯弟兄徽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
者農者術者數者荀况楊雄諸人儒之博者
也宋翟田休諸人墨之博者也管仲韓非諸
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
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
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
馮異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
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雕
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
宏之錄四種雅川之魁仲容之鈔克播之林
子原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
人騷之博者也楊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
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
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習羅萬卷旁蒐
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剽竊
之文心兼該體爰鍾鑠之詩品歷邁淵源蕭
統之餘釋錄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類末



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藝
館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
小逾百軸其皆博於集者與

經之綴蹟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
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
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
博於義塾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松蘿永
叔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顧伯博
於考嗣真虔禮彥遠九成博於評繆之編評
顧陸殿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
也楊許不明入法張李麻陸六書米黃罔會
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微奇辯怪若穉康東
皙又自名家家卽小學一端門運十數古今博
洽茂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
有博於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
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
暉博於星曆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於方輿



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又楊
俱李靈博於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暘博於
禮樂杜預牛弘高顯寶儀博於刑法桓寬劉
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營
博於藝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
鄒樵五略第述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
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免者莫大於衆說衆說之中又
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
事者齊諧夾豎博於怪成初瑛語博於妖令
昇元寔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
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
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
又皆博於衆說者也德之體談隱迹巨細兼
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僻間出說誕錯
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耳至郭憲王
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
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別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施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虛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虔祝謝兼棧事文社錄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證多沿襲編造之力劉徐官難考定之功馬鄭爲大至纖微曲盡毫末成該卽陸澄王擢並操紙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衆說子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由於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况仲舒王通韓愈乎
然荀述禮樂董堯天人王振六經韓起八代
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
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家馬探千古
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辭
儒空於道矣左氏或云非魯也然左能國語
之空當春秋時學之士當為皆儒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則室聘為藏史特富典
墳至准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
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

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
人豈遜由唐宋諸禪下截世恒以儒術寡要
必功即今中國二截之文德踰萬卷彼其所
謂無所謂空頓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
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
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
主淳于叔通晉葛玄鮑視宋陸修靜齊陳顯
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後秦王嘉唐司馬承



祖張果張飢業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蕤府
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巖馬湘蜀
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
素王中子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方

平費時年廣
題於唐世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
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
友宋惠通僧愍求那跋摩齊僧嘉榮寶志僧
翁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皎寶唱法雲陳洪

假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摩儼佛陀耶
舍僧肇道融慧嚴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
彌術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
奘玄禪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晉窺基
流志玄覺志昇經觀神色杜順法藏智顓法
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
道宗果了元克勸笑嵩延壽道成慧遠正受

道顯宗永智闍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
諸方外士但欲得見中有著述或以情於名
者惠能希正從論異玄等雖或有釋解以神



故不列詩詞
者亦收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休劉向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昉晉羊祜鍾會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嚴惠卿安洲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惟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甄真柳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叔宋歐陽修王安石郭

忠恕張君房蘇轍王粲曾慥彭龜樂史劉涓子呂惠卿葉夢得林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

諸人多著史傳及著述行世者下此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袁子野阮孝緒劉之遵徐孝克元魏崔敏比齊顏之推周甄鸞壬申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



亮蕭瑀王維王綰梁蕭李繫白居易柳宗元
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
楊傑王古王隨晁迥并度蘇軾李祁王安石
黃庭堅張方平李遵勗張商英張九成諸人
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
杜鄴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
晏惠周韋昭陸績六代嵇康陸機戴逵孫綽
于寶傅玄荀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楚王

蕭子顯唐王勃顏師古李邕盧仝劉軻宋

歐陽修司馬光三王欽 卨 卣三蘇洵 軾 軾二劉敞 敞

葉夢 孫李觀吳棫宋祁陸佃鄭樵董道陳傅

良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潛趙沅

胡長孺吳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

著述可徵有功經學者也

漢唐宋世文士道
經術者尚衆此但
據其名中煩繁者述盛行者至明仲舒輩雖
文章名世而經術專門故不樂列數幸故武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箕曆

奕射琴書靡不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



每出一長賦與專門名世並舉至著述之使
尤爲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
疑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
氏經解數百卷集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
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華林追略
六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余業兼七錄而
表章六籍有功聖門世但談其事備而閔才
博識絕口無稱余情而志之今案要為詳其
稱思前學實事此集三禮義疏等下亦
其疑今附考樂一傳水則東之亡情似也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
文苑以系藝文輒重本自較然然古今類林
之士恒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頗有不能舉
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
人進士顯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
而彌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凡仕宦清華
率進士科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
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



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爲儒宗自是隋世
之遺耳時繼起若三秦二蓋彬彬足數中高
嗣運尚聞祝郭諸人此後頌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曆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
語喚助趙匡陸贊春秋墟士可毛詩袁奔仲
子陵韋彤裴滙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閔通
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程太保故事則蘇
冕蔣又曆策則董純天文明徐澤氏族則林
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

喚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漢
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
等尚多以注疏顯至洛園諱理而經學迥別
前代矣賈僕射也杜太保也

隋劉焯通直三者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焯
自陳於內史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焯
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
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
有精麤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



史子文集嘉言故事成誦於心天文律數窮
履微如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
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
不謬於是除殿中將軍余請史至此未嘗不
嗟異其能也三代以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
有若是乎而且泛濫羣籍綜綴九流撰造典
瑣修明法律自古經籍子史學問文章幾能
合一茲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
強記默識莫與爲侍左書圖右書方日教耳

聽誦五事全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考之
炫史學絕必發明文筆僅堪及吹髮終以經
術勝然亦意易得哉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
算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
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任隋世俱劉姓俱
比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
閉戶十年字宙奇事也

二人同鄉劉名全得
其事尤可笑特誌卒

炫法依
於前云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



錄其尤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亮
劉寔宋劉瓛劉暹劉湛齊劉焯梁劉顯劉遜
劉峻劉杳劉敞劉訐劉霖劉祥劉駝劉繩劉
琰劉諒劉之遠北魏劉芳劉晷劉萬劉懋隋
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劉仁軌
劉允濟劉軻劉郅劉悅五代劉希古宋劉戡
劉琦劉易劉敞劉敞劉懋劉義仲劉俞劉清
之元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
一時琴從七十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
者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賦載詩
故談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
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察魏
則崔浩高允齊則邢劭魏收周則庾信王褒
隋則劉焯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發陳
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
衆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遺

二周

張正

張

諸劉

諸劉

諸劉

諸劉

諸劉

諸劉



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
又十數人盛哉

初代範學盛於梁以武帝定
禮典和二年遣崔欽陽休之來聘欽字長謙清

河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
業齊名加以天文曆律醫方藥品卜筮既至
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植於故
四公進曰敝學凋疎淺不足上軫冲襟臣等
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
論以條疏徵疑有論親論以乘寄蕭然言

理者宗仰其術此朝有如實論贊定宗禮有
迴淨論借機發義敎總而此二業皆精又桑
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敎
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譬公嘗於五天竺國
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
論皆窮理盡妙其日釋公與敎義論至苦三
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
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朔略
機權飛伏祇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



釋凡十餘日殆得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
立議絕倒觀者莫不歸然敏詞氣沮於臂不
自得與疾北歸未達而卒按敏之學業總兼
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
深信要不爲盡誣也

前北史儒林傳悉不詳
敏因注也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
司馬遷劉向楊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
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旌之譏與作者幾
絕轡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

華梁任昉沈約齊那勣魏收周廣信劉炫隋
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
徐鍇宋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泰
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穎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遺諸
陳思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
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
頭拍袒胡舞五椎數跳尤擊劬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胡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



著衣儼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
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
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
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衛伏之勢乃命
尉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
還對其所知數語之林謂之天人按植本傳
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
凡事尤俊爽可直狹之史無林植字未嘗士
手世以爲誤而以其
不讀者皆使
余始得焉

學問在賦中最爲本色故植來司馬班張皆冠
古今以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
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
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
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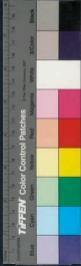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
才盡於晚歲詩爲學困也東梓刻畫作賦豈
見識填土附腔詞場是又泉賦所拘非必學
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
昉深之博者也而恒落於劉杳此專門之說
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同歲徵世南談姓譜而
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
以言叢不如束李可證虞豈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
爲左丞坐以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語內外
詳嚴殆彥回檢宋典以來類例甚衆竟以唐
見披聞白衣領秋峻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
爲兩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刻於往事有所
未詳而陸於道與憤憤甚矣博古通今儒名
豈易稱哉

子產登陸中壘或負責攸疑泉敬叔彭爰元遷
懷囊實造神雀張華海急說括天祿雖觀記
殊常而簡籍具在按圖卽事往往足徵多餘
人不能讀不能詳耳第非洞徹心智安得達
原左右三冬萬卷良不可誣至東方命酒怪
哉滅諸葛伐薪元緒京未必盡屬見聞要當



得諸類類若夫假宗姦徒贊寧詭釋開祿一
得骨架他長技或武報時織不明出自何書
亦難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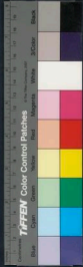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
識所鍾虛關學習可名愚忌不為多聞

茂先燭枯木斑裡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
二事絕類四妖語同故有一說非必皆實今
謂裡既博識龜亦靈明張存愛才何至相
遂令二本并喪天年惜哉

拓地志載陳倉人獲符箓仙書二童子
之符箓亦二童子也

楊修黃絹字處余龜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妙
至賈淵之辨墟墓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
思惟但憑考質而已惟鄭欽悅推釋銘記異
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考之當時任昉沈約
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
鄭以須刻微之真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胎右補闕鄭欽悅書
曰昇之五代祖任梁為太常初任南陽王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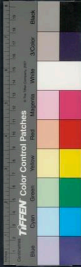
下於鍾山懸岸圮墻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
小篆文云龜言上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趾
瘞在三上唐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泮辰交
二九重三四百祀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
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數月遇五
隔大會從駕同秦寺錄不史官姚崇并諸學
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崔簡之內遺文尚在
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探其
旨要者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

悅卽復書因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
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矇者未知誰氏
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識往知來有若
指掌矣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曆術測
以徵詞試一探言農會徵旨當梁武帝大同
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
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未
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
歲也三上唐三月上旬之唐也其年三月辛



已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
中已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巳
隨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漢辰十二也從建
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
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漢辰交
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未言四百則六爲
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
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巳
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

百祀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
五百一十一會於何服黃額言月則六千三
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漢辰交論日則一
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祀從
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
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
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間矣使然也從史
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
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蓋僧



一行所不建方屏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幣而歸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也按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西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其損因召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條緋經市山狀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糗衣是行尋之一如賈言狀大

冢而滅遂墨石標識而遂賈大喜令軍健備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晚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倚粉如倡人嬉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擗痛擊之傷腦流血迳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藉毀裂百步已上蒼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死



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
無可尋之曉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日東
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又曉見一病者謂惟
飲黃龍浴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
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
世絕無知者傷但稱說入相與王叔文章執
誼不合罷啓不言其博物因彙輯其說於此
又一小說載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
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所得備盡因撰
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
輾如斯登皆妄幻哉

筆叢

庚部

華陽博採上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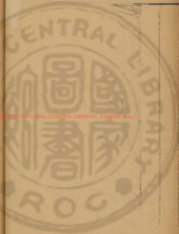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因琦 公良重訂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典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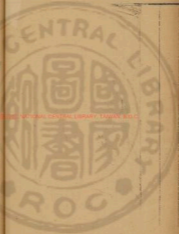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因琦 公良重訂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典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
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
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
律皆窮極奧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
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
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
急其業之難精確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諸愚是也其學六朝
最盛如王弘日對千竄不犯一諱梁武書成

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竇皆撥業專門
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諸
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誠能究心
然率蒐羅遺逸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
者比也

樵以員半千爲大朝大器員唐人其
父舉在員之忠遂易其姓見本傳中

凡譜系之學助於漢衍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
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
種一百七十部端臨通考存者不過數家勝
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



端也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
者子雲淮南爲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
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
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翰故博之名在
王楊杜韓諸子然修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
前學者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
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也至瓌偉絕
特不羣之士則代各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編落人似不屑屑茲
途者適唐之能學韓獨爲冠又屢以奇字取
稱何也歐蘇雖不以學顯然歐於詩蘇於書
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
甫元駟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

學音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

得形對韻

有稱庫者

得形對韻有稱厨者





有稱高者許慎

有稱神者成德

有稱聖者劉勰

有稱辯者曹曾弟于信

有稱志者陸雲

有稱總道者陸雲

有稱苑者任末

有稱樓者李賀

有稱餘者曹曾弟于信

古今續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章編三絕

亡論即賢如仲舒聽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

孝標其勤成百倍於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

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

草木共年毋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駕勞世

事惜然獨癖嗜青緇逾於飲食凡史傳敘稱

有全余好輒欣然傾會踴躍於表偶閱唐宋

諸類書采摭前規漏遺秦甚因戲效昔人比

事繼而錄之衰病耗忘日晷之幾自分不免

異時全好尚或有當余衷談中有一事故人

不釋然事自終止錄精異者錄映雪懸月等

絕幸仲尼所古字餘 裁漆又潘文三說 割席管

就事下帷書竹 穿榻經說

文補後四字 結繩字元 植絮羊隆冠 朱德冠

然服有豆 摺絮羊隆冠 朱德冠

圖重又李元 摺絮羊隆冠 朱德冠

十年考作 三十年餘前弘景 魏思杜門

康行 應梁寄廡 入廡下 寄廡入廡

過坎辨別 遺坑劉安

掌錄並 掌錄並 掌錄並

之見辨 舌明並 舌明並 舌明並

之掌以 等身並 等身並 等身並

身刺股 折股並 折股並 折股並

身孔 引杖並 引杖並 引杖並

身披 亡羊並 亡羊並 亡羊並

牛乘 乘牛並 乘牛並 乘牛並

蝨伐 拾薪並 拾薪並 拾薪並

蝨伐 拾薪並 拾薪並 拾薪並



秘閣親書張華十年不歸七年忘返

門庭著紙戶牖置筆廟上誦詞錢

願上索文寒暑不報書夜不倦

不思慶吊不行微辟不就

不自窺閫手不

釋卷不釋卷

不釋卷不釋卷

不釋卷不釋卷

不釋卷不釋卷

不釋卷不釋卷

讀厄言所記古今人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

相類者并疏左方中國多傳士然或自神

鄒公孫倚知實沈臺駘知黃龍

人胡僧知昆澗荆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

魏稽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擊處東晉竝

知曲水張華知蛇化雉知洛

鍾鳴知武庫火郭璞知驢鼠

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





知瘡骨

作刀柄 見謝覽

梁武帝知海濱巨龜

趙籍儀所化見

劉杳知張仲師

見謝覽

知塞毘王杰公知

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監知天竺國

鏡知八風各酒知扶桑繭絲

見西公車左

後魏

趙遙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圖

見新評 吳人題

隋崔

頤知藍田玉人

見文市神書上 卷第 卷第 卷第 卷第

唐李百藥

知瑯琊禱

見謝覽

郝遵後知無脂羊張柬之知

影娥池

見謝覽

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實家

第三拍葉法善知白編編精

見果 影

青城王老

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鍾山石銘賈耽知疊

嶽知火尼知藏粟

見謝覽

江陵書生知息壤

太平

建中時道者知麻望

見謝覽

又春秋陳章知胡克折齒

齊和公得折齒

陳方對曰知鳴鶴喙中人

齊桓公得鳴鶴喙

長三十三分陳章曰公孫僑知浮游

共工之

朱晏嬰知鱉廣

長九尺餘 天下小上知伊尹 天下小下

知莘縣神

知重黎緡子知烏官

蔡墨知桑能氏介蔣盧知牛島師曠知絳縣

老人年趙國又知太子晉年漢東方

朔知東都短人賈逵知神雀張敞知

宣帝時美陽魏終軍知颶風魏

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王粲知漢

時玉環遺契吳諸葛恪知桑葉老劉大

朝雷煥知枯木劉妖知葭城劍氣劉香

知松字倫劉知姓劉譜血劉劉顯知御

子何色劉衆劉知積油為灰王僧孺知

古人以石為針齊潘京知武陵郡名為

范雲知白鳥所由至齊裴

子野知滑國齊續咸知有新氏

衡石崔續知牛腸坂魏收知人日徐之

才知蛤精史杰公知大女國唐許

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周焦君

知古岳瀆經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孔氏

楊收知姑洗角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

王勃文奇車前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





知其上句下句通
無知者反故式子
劉禹錫知巨額老拳詩

張率更知玉箸
房叔道知

湖日
陳倉童子知弗迷

長成式知盡菩薩光

五代陳陶

知狼星面目

陳崇實知道

江南士

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

蘇子瞻知錦瑟詩

黃魯直知喚起催歸

劉克知人日陰詩

父知黃耳

又知烏鬼

李公麟

知玉璽文

胡且知束帛

唐酒價

勞窮刀也王介甫詩

西價丁以杜詩對時稱欲使後人又舉王維



酒有美惡耳工律清客又

又仲尼知玉卮高

羊角孔平見之曰木之結為玉卮之結為手

十世必使飲酒之果然比又重身事其元

萬頃知離合詩作離合詩亦李益詩均版圖

為解 朱子著知燒尾車新羊大釋為諸羊狀

以比開宋子香末子以此有註一論虛雙各

人非足不雙須然不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

知海蝦菜茵見龜龜魚傳伊那玄解知龍虎

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賜人伊那玄解玉

人如信 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劉恕知五

代別蕭行履傳王介甫客知虹玉圍腰語見

即不用虹玉圍腰語介甫大喜 尤廷之知河

鮑原起楊廷秀鮑尤廷之食河鮑楊開尤河

博香呼之為書語云見說郭爾林垣亦羊衡

中 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見黃觀云李大異為

廣西節音詞壯天吳

天吳字音

廣西節音詞壯天吳



崇鳳之何領坐客云吳富貴華見山海經木
 知復見何書也吳對玉鶴云彼漢書故葉微
 枚賦史燒頓考使竟獲之性引有承天宮文
 銀帝軍又詩不吳不吳不吳不吳不吳不吳
 李公福吾家成服其論志葉實知王柳則齊
 云今期愛善無止事非也
 湯恩退知生人婦出處本三國志又大朝王
 筠知霓字音五代張策知鶴本魏志徐鉉
 知象席宋寶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祥
 元耶律楚材知角端是見史文若釋說凡厄
 言引者恐不誤又說非
 或宋某人知
 官軍印尚芝
 古文奇字之難辨有甚於事物者別而錄之於

後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

字嵇康識抱犢山神書東晉識汲冢竹書江

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文尚書斷篇

又識魏人道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

書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韓愈識誅鼓雷

文李協識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

兗州魯生識古銅益篆文又張敞識美器基
文高祐識王印文

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斯
通共識十字

郭璞來替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

稽鍾文

原碑本碑

張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

何來晉所

見巨高任昉不識尚書古文

王所

鍾山石銘鍾山銘鮑照徐爰蘇寶生不識青州

墓銘

見巨高

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

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

非漢類精

至秦漢

子書謂泰山封禪文字萬家伊尼觀之不能

盡識則謬談也

瑩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鶻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鶻雛衆莫識惟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

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

鷲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

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鷲首燕領備五色而多

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

乃鷲也余歷考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卮言



之缺近讀此事遺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

畢登校印畢方事字之疑也

叢書又云細素禪記云承叔啓陸機問史尚靡識於搢掣枚臯屬文徒自慚於翫彼沈元用啓讀搢掣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所招而不知尚憲寡學搢掣事竟不知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子著匈奴傳不識搢掣事案傍有匈奴乾娵頰而問之奴曰搢掣天子也言匈奴稱搢掣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

竊然則不識搢掣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按此書吳人王愨著當經典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

說亦不見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厄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卽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玉碾編事所傳古鏡篆文十二字尚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誕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共舉一物



各疏見聞多者為勝如孝標對被王擣奪策之類是也策者暗舉所知令人射覆中者為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優者如杞不足徵之徵策者卽漢世射策之策然梁武與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上臨下之詞實非策也惟隸事與徵義同

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見徵既成式溫庭詩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

卷軸又段嘗出獵得兔數十頭遺父妾屬每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徐媼傳觀無一重者又元陳剛中呂微之徵獵事數十條皆或有之惟徐氏兄弟徵猫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徐以獵及兔事頗衆也徵之見報呀錄其人快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尚爾著述其可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蠶念今公少卽殺



掌王家驛後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
僕儉不謂然後與何憲輩微事咸屈於澄題
服其說余每讀澄言歎嘆其親切有味非身
有之弗能道矣在齊亦稱好學聞澄語便當
了然頓悟而信即此知儉徒豪舉爲名高耳
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
重望諸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
書今聞崇禮門鼓事尚舊歷傳云

南都新書云大中好文章賦詩有金步搖未詳

對令溫岐卿

即陸

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

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

尉綯曾問其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

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

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爲此也詩話總

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

時何據按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溫

對如前非問跳脫也宋人爲面一之可笑此

夢瑣言跳作條亦非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



耳

工二想云玉既脫出真符當作半陽第二篇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志不可受策聊試敘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字德基年十二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按顯於十事尚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藝習者衆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五策則廉藺關於鼠穴各極所難勞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

章學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章之

學乃過於劉而沈遠不及豈事實哉

又六朝

策百事得九十題第

卷總文

又韋纂仕齊爲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

下不與此人全時其學非臣輩也二章一族

載十二卽受策劉顯穎敏固已絕人異時第

以職任稱而不聞學問著固知業廢於半途

者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



略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着於陸而再
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
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
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槩一事之短長耳必
諸劉張陸董斯無間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微猶事至七十餘古今猶事
有限卽經史詩文軍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
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狃爲實
然耳梁武沈約微發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
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
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昉宋白及諸學士
編御覽廣記所收猶事不過十條二書之輯
鉉與其間胡不舉錯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
故實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
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
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矜宥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廢
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鑿門二字耳此二



字學書未見武宗嘆曰向試卿耳二字實者
所自製按起謂二字學書未見可也謂三殺
書所不識者惟察門二字則大誣也卽穆天
子薄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况
竊三殺書寧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
前人既無訓釋後世乃自推詳若僞造之書
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追遠
四部風窅三蒼廣幾斯語攷恐非起所辨爲
逢劉頊之策立見其審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
博聞強記而不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
煇赫之士於載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
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
爲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
也其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
記而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
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



原父亦以文章名東坡據前人論之

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諸其文章木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諱子瞻再讀漢書原父惜歐尤不其讀書此文章短味而短於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非強記者卽此可見以余論之

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華頗費工力耳子瞻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各讀某書子瞻輒問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愕然罔措不知子瞻所問卽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卽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問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及者數十事坡鉅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等



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爲
法耶按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
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做晚歐蘇王氏間而
製作不甚傳沈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
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江鄉爰雜志
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崖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
檢冊子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差
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
著隨筆事實不外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
目眈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爲究心問學
者勇亦爲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
并終身所善沒之歎好古於金石頗視一班
蘇亦壁二賦清空瀟灑大得盛唐景趣而詩
反爲事東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



璩作守歐公荆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
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
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書室謂曰
人皆謂公會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
而是因請子固作六經圖記子固屢作終不
可其意適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
闕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
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
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庸讀異書晁丈以道

言劉斯止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首
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數年讀書時
嘗鄙薄蔭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
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真爲學也據右宋人
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王蘇
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
木謂小說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郁鄴飲酒隸僱事不勝者輒
飲之坐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



張安道世推強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
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
并貢父亦夫之不考也

評二酉敘道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
楊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
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
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因曰設
於廳事以代反堵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
以謂那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那君爲而

君之好有反堵管氏亦有反堵其文相屬故
謬以屏爲反堵耳詳謂反堵事由論語不應
其人疎陋至此按宋黃東發云反堵鄭注爲
字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堵字從土而云在
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特牲旅樹反堵內則
曰士於堵明堂位曰反堵出尊崇堵康圭士
虞禮饌于西堵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堵
而堵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
也鄭氏以堵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



阿反玷注曰外向室也反主玷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玷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玷與阿阿相連論語反玷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玷爲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論多嚴然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繁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不思之類某項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爲反玷後看說文玷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來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觀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議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



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菜蒼膠薰陸此尤謬
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
藥品中所用者亦非雀香自是章葉南方至
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
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右筆
誤所論授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據可謂
漢庭史筆然此機亦木山海經余考成式所
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
書大半不傳故說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

可徵也

曾應本朝多誤則移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
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
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
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
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按
鄜瑛類藁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語
其所出則屬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
也夫廣記何秘之有楊用修亦頗用此機如



衡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雖不介意真什尼徒也

又明道雜誌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由真宗常有贊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踴服上之精鑿而心頗自愧竊橋上萬歲必數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家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大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

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當無復遺恨余間讀之疎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彭年字實或果不與故不可知如天祐一事知

沈氏書

蘇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盧隨筆指摘凡數十處大槩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費叢深溪漫志一則云東坡



和潛師放魚詩說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子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大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抵帶孟他有証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謂議也第披亦慮自注以免人疑

上伯厚口演露露持黍爲鶯不知何出蓋未考詩爲單注也細素亂記不知麥秋出月今

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豈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爲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考訂可不審哉

高似存石室書錄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麥溪平漢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顯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顯天得一錢顯天乃其年號得一物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前之錢亦有未錄者以爲虛多疑與他傳定至其當考

又云國史悉具發潤州曾得玉曆十二以獻張幸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

曆者法月數宿有十三宜於黃鐘東九尺相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曆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情然者之爲也如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既驗陷在地中豈敢復按方隅尺寸押之此欺誣之甚也按存中此辯其精蓋記事者不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意劉孝標異宋



時人主直是幡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此邊
備對尚以鄉目所對未詳爲恨可謂不負所
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
曉故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
春夏之交花亦繁麗錄之者大如巨臂斜
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
故口無傷吾行以上俱近王長公與余書云
詞場尺寸地迷陽臂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

習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杖老以流憩杖老藤名以爲杖也
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杖老尤僻
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
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此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
又古今注

扶老杖老亦見大

平論覽草木部

夢溪筆談云崔融尾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
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



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
說引梁簡文帝詩依稀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
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
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謂崔陳耶然昨葉何
草不見爾雅神農本草而第見陳藏器本草
陳旻俱唐人恐未足以雜成式也

清異錄州瓦松字爲

揚州修藝林伐山云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
蟻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

蝦蟇伯業之子按桐廬賦以蝦蟇爲馬卽天

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

所謂天祿辟邪厭毒首也按周修每證一事

必令阿乎絕倒而此以天祿爲蝦蟇尤可笑

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按

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鱗如牛而大通

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鱗不類當

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

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



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鄆州南陽縣
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形一曰天祿一曰辟
邪元豐中予過鄆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
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
角氣大鱗如手字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
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百沈存
中辯之甚明用終於筆案亦不謬目耶夫天
祿與蝦蟇並言卽爲蝦蟇與辟邪並言卽爲
辟邪耶天祿辟邪獸券皆乃黃庶咏假山詩

以天祿辟邪譬推石耳豈丘墓謂哉

詩載謂
諸論狀

乃宋人
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
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
在懷必欲討問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
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
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
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
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特學者觀



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爲之擊節
今去唐千餘載而徵之事一經考訂萬口同
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漁獵既廣識見自融而
加以精心綜核卽前代之事信亡弗可考者
至如身履其間數言尤爲幽盡如宋洪景盧
明楊用修非不旁蒐廣涉正以經於立論遺
諸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
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彼得履
書之証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歐記等大

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辨自鶯鶯一傳及魏泰
碧雲歌外絕不復見豈其徒能空言未竟行
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酷有考
訂之癖視所稱瓦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
誣驗古今亦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驗
後之君子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于慮必有一
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弟文字烟埃絕藉淵
微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



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美毋薄而修力求弗合各申已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避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已有未竟其大而竊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學務部
議下
於



2012.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8425115 010



莊敬奏談引

筆叢字部

卷二



仲尼贊舜好問。又蔡邕言易云以言乎通則
靜而正邇。言言察可乎。班氏所稱銜談卷。談
道聽塗說其言之尤邇者。通批破瓦。蟻至道
之精矣。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業。發存而
莫論。博雅君子。齟齬天人。枯樞古始。閭閻耳
目。或且未遑。譌謬雲仍。披淫展轉。稱名目。展
取義日消。余竊慨之。殷曼戰日。結釋信書。採
摭異同。參伍今昨。刻刷誣僞。泝邇本真。爰



編僅將百則知言察邈匪敢自附諸齊
之野云爾巳丑楊月朔日識

筆叢

辛卯

在吾愛集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
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
尾火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
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



是司天之屬主禍及五殘右山海經所傳
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
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撰
於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迺王母
之使非真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憑者經云
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而百里青鳥主爲王
母取食又云拒巫之山一曰窺其南有三青
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若
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

母使者集仙說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
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感中說
於也

集仙傳云王母生於神州姓懷氏而西歸
以王母姓楊名曰季嬈於夫王母西華之氣
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耶識此
信一據云

觀音大士絕不關有婦人稱近工女公取粉
香門三五春廟爲大士奉祀而著論以實元



僧之妻長爲不學者立耳初不足辨也余母
宋宜人者善病中歲處精奉大士每因抱
慶大士化身數愈又余母葉氏婦病不知人
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
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欲因長公
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數見者及六
朝以遺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
爲一編蓋余厚志云今大士像作善時共
名謂善和武訓非觀音變相摩訶子在
大受其益中交陳作

今觀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
靚麗文殊音聲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
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
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處董
述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
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閉關多
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謾若塑像勞
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
宦妻爲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化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之得遊明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誦魚籃觀音云淨願
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羣生界窈窕丰姿都
沒養提魚賣媿笑馬郎來納腹清淨露濕金
襖瓊黃裙不把珠瓔蓋特地秋來呈捏怪牽
人愛還盡許多苦誰債檢止則宋元間觀音
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
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
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魏脫友題觀世音像云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
宋時所塑大士像與已認爲婦人而觀世音
之稱婦人亦富起於宋世元僧游羅無識述
以爲妙莊王女阿一咲也

今觀世音像中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
男子相者俗遂真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夢
凡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
惚不現自當女身余考法苑珠林宣驗實詳



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善慧或
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
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詭容無一不
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種國朝漢書

各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
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
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
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桎梏自脫又宋

張與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計夜夢
一沙門以足踏之曰咄咄可起妻卽驚起錯
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却自
檢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遽馳出又不
珠在獄至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
以一卷經典之題名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
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又符秦畢覽
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此狂反廢單馬逃
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便得免



脫入山迷感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
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典寧
中沙門法義辯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
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問爲始之創由
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衆患豁然經云或
與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足乎又東
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
爲三此類其衆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
可推矣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誇張眩惑
紀載實繁卽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
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獨於竹書
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
用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尙也
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
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爲神寥寥
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
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



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
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夭亦造
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
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畝屈氏
之寓言而魚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
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西陽
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
之竹書也辰天謂邪說伯夷名謂宋莊說於
後以爲異聞

西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水夷一曰

馮夷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廣言各馮楯一作修

河圖言姓名各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

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入石得水仙袍朴子曰

八月上庚日溺河格首條引山海經河圖說
詳書也

今世給人僊爲國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
飲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

流當之妄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

離爲正陽洞窟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

竇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書史若七賢



過關四皓奕棋等國漢漢不根者其象獨無
聞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
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
混沌初分白編緝稍離離呂崇俱唐中晚
人鍾有二純呂有一件見唐諸遺中舊采和
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流盼精神仙傳以常衣
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曰黎實贈以詩賈
島亦有詩寄湘筓不言其道術獨西陽雜俎
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

幻文公合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泰嶺
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
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爲不飲食無漏而
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徐
姓氏間有相全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辭
近閱元人慶言詞有鍾呂二韓等八人信知
起自元世也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
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



惟曹伶爲后夢見重於時年曹伶初不云
得仙詞又有跋者李孔目蓋卽詞中跋足注
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
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跋子而非李姓與詞
語殊不相蒙未嘗元人何據大槩委巷之談
并云漢子事出於命反於命與然不曰仙
仙靈何引之得而說元不一其體亦
在定論

按通志有人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
撰則此日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

明則唐詩或他在其人如所謂五真之屬且
太平廣記載神仙類事述始末而鍾呂顯著
若斯絕不見宋書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
人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傳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晚唐詩人
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
以前小說始述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
必宋世方士謠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
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呂父所教而唐人



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每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剛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嗣翁於先生甚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戴冠紺衣或好髻蓬鬚不冠巾面頂雙髻文身跣足頽然而立罪駁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漫又稱散人寄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

章贈王定國多論特勸志學長生金丹之事亦嘗可讀其自論其事湖學院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軒輊蓬髮雙髻是者真今所傳正同蓋宋時道士假託鍾離以誑王定國並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卽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考何耶宋



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每供識者漢噴然宜
和者蓋諾或虛亦不在一書下勸用修嘗飲
宜和譜而論鐘鼎乃以杜詩有遊聞章氏妹
適在茂鍾離之句世人遂屑作此名大可以
仙傳拾遺云史者傳鄧鍾愈甥忘其名姓弱冠
往洛下竹竹肉乃感雲水不歸春絕音信元
和中忽遇長安史史部與語甚奇之問其伎能
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史
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朵云來春必作合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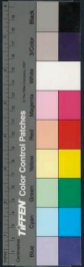
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朵五色者無何帶去不
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史
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荒
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掖接轡意甚慰
慰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史部曰某師在
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竹帝峰矣史部驚異
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史部爲五十六
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
訖揮涕而別行人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杜



丹花開數朶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
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
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關項刻花
者又確之明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惟族子
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說爲韓湘
又或因江淮而說爲外甥耳文公既湖州歷
歲仍長安兼十
故韓湘之說惟能歸仙行次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滯世傳其神異岳州天

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雲
部夫婦二人長湖各三尺銀色莫不儀信有
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
一火猶一部也此賢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
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墮唐閩人誨黃
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婁道尚書
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
道人之言信然乎右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
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



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博識僅見
此然曾唐書巢兄弟八人孫爲巢弟則巢非
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忍安道亦未爲得貢
父諒於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
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
浮父母惟之將婚女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
間遺題云麻姑侄我懸崖第一關仙凡道路
遙去去滄洲美明月到時青鶴聽驚驚據此

則何又嘗爲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爲
之亦史也謂亦載何女謝仙事曾在度居間
爲何仙姑宋世自稱唐人可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青游公子以爲
卽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整衣
紉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梓潼出處謂
文昌尚近之所嗣絕無干也偶聞陸文裕金
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某挾彈回初花
葉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回遊縣於
壁謹記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葉誰



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記之能令人有子非
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按紀聞以此說得之蜀
中一士夫或類近實蓋以張弓為張仙狹狎
為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
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說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某有
天人相見於花叢夫人所供其童子為玄詰
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後不敢
具其實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某之像一為

而為梓潼又再謬而為太宗皆可嘆也

石乳於斯又有其世益神京謂世但如李重
光果文雅殊不減也唐末名畫皆入野故應
是見於圖

世又謂張星之神為張仙按酉陽雜俎天翁姓
張名堅又曰姓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
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不絕倒

張名單字子彰見雜記梓潼

神姓張者恩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徵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
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



堆有功立廟今未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
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
是其麼真君遂改封爲真君向張魏公用兵
時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
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
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
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
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遺復一時用兵托爲此
說今近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半窮前積

骨如山州府亦行此一項極錢利害又有梓

潼若極靈今二鴉神似手割壞了兩川矣

世所配天地水三官廟宇處處廟內懸其顯迹

前代傳記殊未聞考述志惟三元際儀一卷

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宜和書譜大

曆中各盡周時有三官像國唐末范瑒孫位

張素卿皆有之五代左遷朱繆曹仲元遂不
可勝數推原實始漢末唐末而感至於今極



奕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則碁象戲程

而巳彈碁博打馬打彈采選碁子等俱

不傳今碁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

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

不可不知也按程氏演碁云今碁方十九

道合稱爲碁子二百六十一案李善注碁照

博奕論碁三百引卽卽厚藝經曰碁局縱

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

一百五十枚則漢碁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

碁局自魏成紋子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碁

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製碁應十九道其

十八道者或碁局稍異闕編之耳又胡宿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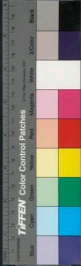
又有三百碁碁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

據也

今奕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

集異記王稍新遊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

中茂口奕始云以東五南九麗子吹東五南



十二至二十六而立其說雖極絕誕然可以
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聯艾開西蜀圖
奕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丹圖九局
圖及鳳爐一錄尚載請諸中

神仙藥長生天地迥絕凡民至於後儒其能未
必盡超人世余歷考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
及書畫要自有種種起然方外意然破之
行作者終自不以此如奕樵自王質觀柯之
後伴屠弱又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

家奕碁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盡然因
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若穎嘉靖歲年十六
辭父人名山遊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
坐大磐石上對碁若爲侍者觀先生碁皆不
工因放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
與叟對奕亦不敵於是老先生開戶出石
碁對之其碁必劣於若因笑謂曰欲習何藝
予若言願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後若
布卦言事若神據此則仙家之碁友受碁於



人世正與王稍新事相反二者皆唐人撰總之俱不足信然仙家者流蕩意平心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較寂神則此說或反近之間余言者當失笑云

老庚中者三行百訂整也

又廣記載唐待詔略能恭品最高偶遇一人求與突遂爲敵手其人垂別謂滑曰吾天人帝命取公軀耳滑尋卒然則天人之奧固亦不加國于矣并識諷笑

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爲後出此則武帝有象經二十卷楊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全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玄怪錄卷一願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願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



馬斜飛度三止上稍橫行擊四方轎車直入
無迴兩大田次第不垂行於是鼓之兩軍俱
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車卒橫
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頗尖砲石亂下云云後
家人覺其顏色慘悴因發榻東壁乃古冢有
象戲前車馬具焉按此文上寓談然唐人
象戲之製頗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
路正與今全衛車直迴不迴則類於今之卒
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按司馬溫公

七國棋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

有實無也

唐書通志周武象能止一卷王象
行次亦有注則云二十卷者又九

各錄之

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是無咎廣象棋圖局十

九路子九十八今溫公七國譜傳是譜詳知

因錄其序云象戲戰兵也黃帝之戰駢猛獸

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戰兵而以象戲名之

余爲兒時無他美見設局布棋爲此戲者縱

橫出奇博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



諸家陣法雖盡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
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孰時因求所謂策
蠟者欲捷之以消水日蓋何縱橫路十一基
三十二為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何縱
橫路十九基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固
置物計垂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
之則十九者之同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
同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
弱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五說而為之則

派鹿之縱橫猶目前矣右序載馬端臨文獻
通考譜錄琴棋類推是則宋時象棋縱橫皆
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橫九路與宋時頗不合
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為與今正
同則唐宋固無異而

因朝或未盡同也

今之雙陸卽古握槊也事始以為陳思王製而
無明證晉世稍稍有為此者六朝唐宋相沿
洪遵譜尚行世其製正與今全而唐製不可



考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氏諸雙不載因戲
錄之雖其說詭誕不必論也東都陶化里空
宅張秀才者居之夜深欬枕乃見道士與僧
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
作六行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伴
窺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
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如火色相馳逐而
目光眩轉若刻有聲迤邐問僧道三十人或
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

一處則破一僧拳而去之其二物風流於僧
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
一人怒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
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披尋之於壁角中得
長行子三十骰子一雙按此製正與今全但
今雙陸始刻必八行而唐六行稍異然洪譜
有三梁雙陸每半三梁正得六梁唐製或同
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大梁言恐未然凡程梁
終乃六梁無先列六梁者

因朝某飲和多疑
文會賓客費局台



亞安三十天雜家
代長行遊第拾之

今投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全或天投子既
方安得無六面者是不知外國投子有四而
面無幺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面者古五本
皆投子類也但今投子幺四皆緋宜室志亦
某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
第四爲緋耳幺不爾也

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
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敵相思了
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生
思知也無相思子卽今紅豆并四枚箠一而
則唐投子將近方寸矣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樞梨
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古投瓔孔
稱博奕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隄
士并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
六面者

投子如十字在博者以玉製
設者以骨替後之變也

五木之戲盛行六朝幼嘗演劉毅等博遊不知



爲何物長閱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
之演繁露証據精詳可謂毫髮無憾矣其文
多不載獨謂投子卽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
時恐未然蓋程梨晉世已行五木非程梨所
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較盛其具有局有
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儀有二其法生於
程梨變於雙六太后嘗夢雙六不勝歎梁公
言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

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
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
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溺至於廢慶吊忘
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競各爭勝謂之檢零
假借分畫謂之囊家費家什一而取謂之乞
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
有譚錫崔師木首出開碁次於長行其工者
近有韋廷祐楊芑首出如彈碁之戲甚古法
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古達高越首出



為按右李肇所言則唐之長行正與今雙陸
合而李以為生於握象變於雙六則唐之雙
陸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謂雙合而為一尚
似未安總之三者亦小在全異之間非必相
懸絕也至史和所言博徒幾家乞頭通宵破
產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共然矣迺唐人長
行之戲至盛於固基則理之不可喻者彈茶
第聞漢晉間據此知唐人亦能之

固基說
中非也

和子即安
泰說今世

危言謂前導為伍伯所引贊充及崔豹語當矣
然晉唐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
多載尚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為刺史因民不
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體
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
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
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答曰某非能知未來
但某在冥中亦為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
吉凶耳蓋冥中考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



其人多死或預言之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按世長唐名臣而此事絕可供笑因志之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阜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則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

緩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關門關部軍衙走卒皆有程品多由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袴卽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輔傳輔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木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爲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稱衛傳黃祖怒衛不遵令五百將出杖之亦
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早
隸亦有所本早人蓋古司牧者隸則與隸本
不益言考張洪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
義未必同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
姑者例呼新婦按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
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押官家不可勝舉然
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娘也新郎君唐人自稱

新發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負
新郎或當起於此時大抵

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

魏寔傳又唐初有娘子軍

婦人纏足胡唐以前無之余歷考未得其說古
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尚未絕書
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信或起於
唐末至宋元而盛矣

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



鐵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鬋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避閩關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考定之

實漢同履足起李後主宮人

筆叢

辛卯 蘇曼殊 著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民重訂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助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酒醉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楊之春江玉樹等篇

詞話

蘇曼殊 著

一



鐵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鬋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避閩關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考定之

實漢履是起李後主宮人

筆叢

辛卯 吳昌英後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民重訂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助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酒醉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楊之春江玉樹等篇

詞話

卷之五

一



尤近至望江南諸闕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
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
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並典逮少
陵氏作出經入史刻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
詩遂屹然羽翼商周擊駕漢魏藉令非數君
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躡接於武德開
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
障其洞而上則詩盛而爲唐襲其流而下則
詞盛而爲宋余固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

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爲

三嘆而致情也

宋詩雖自來外不稱當行然
快家反正之責在焉而亦屬

意雖通故
金無異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伴而末極相類陳隋二主固
魯衛之政迺南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
工蜀則韋莊在景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
世故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
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實



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鄒不肖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懸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涅方城輩蓋晚唐人詞藝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熟耳原二詞嫌名太白有故草堂詞宋末人編青蓮詩本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僞題太白以冠斯篇也

唐妓女欲面酒樓忱忽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俠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可嘆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醋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又今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爲閩丘髡嘗無緣復與高釋二也樂天鄭畷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卽他恣誕妄可見往嘗讀薛記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



此迴漏爲千載詞場冤不覺浮三太白自
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楊雜編云大
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
金冠環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迷
梨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
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所題何得
預裂其曲耶

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

飲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
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撰
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
信其隻眼也

卽宣宗稱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
宋爲戲評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
小說書名表劍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
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
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成之其書頗



事兼繪而體氣併弱若晚唐支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廟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和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竟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誤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今世俗戲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全人詞詮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山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

關所撰乃可登塲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牧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槩漫議於後好事稚流或亡讓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傅粉墨堆髻胡舞誦俳優小說羅假以逞其豪



俊爽過之氣然當時儂家者流粧束因可樂
見而後世所爲誦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
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考
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絳張野飲善弄參軍
參軍卽後世副淨也日略范特康上官唐卿
呂敬逸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卽後世裝旦
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大幸與
近世同時所搬演多是祿劇短套非必如近
日戲文也教文補宋前祿劇假婦人

古教坊有祿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筵宴則百
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
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
頗詳唐嗣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
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備優
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
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
旦之日其用無以大異前朝較淫勝國崔蔡
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編工演習樂圖



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闕閭每奏一劇窮
夕徹且雖有累樂亡職祿陳此亦古今一大
變革人不深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弄戲也故其事
欲謬然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
是而求其當焉弄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
也嬉宜夜而命以日也鬧場始事而命以末
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戲以顛倒其
名也中郎之耳謂弄草也相國之絕交而

要擢也刑敘之說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

凡此戲以謬悠其事也絲勝國而迄國初一

轍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
史也

五則戲淨外
即前末也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且淨丑副

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

之目一曰副淨俾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

名蒼鶻蒼鶻可擊擊鳥稱副末可打副淨一

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



生旦者善院本與禪劇不全也元禪劇且有
數色所謂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
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
而元時多效成以此取稱如新院堅孔千金
香山山天樂秀珠
雜子又妓李嬌兒爲溫柔且張奔兒爲風
流且蓋勝國禪劇裝旦多婦人爲之也元花
其今神世多已散矣多爲之末尾裝未
知類今何子也花旦

宋世禪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
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

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
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
禪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儂之所
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副
淨裝旦卽與今淨旦全蓋雜劇卽傳奇具體
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
調笑如唐天壽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副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則士人蘇葩嗜酒落鬼
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若



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
頭渾脫九頭獅子美白馬吞錢以至尋撞跳
走吐火吞刀旋槩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
云踏搖娘者此齊有人性蘇龜與實不任而
自號爲郎中嗜飲酒每醉輒歐其妻妻銜
悲訴於鄰里時人笑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
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
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
搖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歐鬪之

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按此二事絕類
簾本一事即然襍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
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襍劇粧服飾套大略
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
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
元人曲調大典凡諸襍劇皆名曲寓焉而教
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
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爲雜劇遂爲南之戲
文而唐宋所謂襍劇至元而流爲院本今教



坊尚遺習僅是一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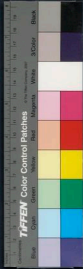
案劇字面見樂府雜

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妓女蓋後世
裝且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
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中末卽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
闈漢卿寶蟻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中末蓋
卽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卽生無
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爲生當是因初所改或
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
諸雜劇緝衣裳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
樓集又有駕頭恐卽引戲之稱俟考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
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
僅見此今俗尙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緝綠社唱
贈爲遊雲社耍詞爲回文社帶樂爲清音社
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繪華社撮美爲雲機
社吟叫爲律華社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



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天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滕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不出關鄴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爲牛蔚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鄆敵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刀且

富於財河敵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敵已婿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敵行卷多其筆跡頗已寒賤未必能致鶯鶯私利其言詩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敵挈牛氏歸將及家始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鄉酒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說好幙帳雜物列庭庶問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合某陳之李氏曰吾



敬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者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

敬後第主孫者感位能忽顏色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削身縲繼一也生止一女復沒廢庭二也頭白齒落割命囚渠千年後橫遭風流策誣蟻目爲里婦哇

譏三也聞者輒大噓不能已

或謂中郎流離

設有此証

必實然若一生

藝苑卮言云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

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聞說邪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畢願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



頗詭譎賢者耶按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
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
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高書蔚子微叢
子嶠亦顯而叢無所謂繁者恐說亦所載未
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
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
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愚識女
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
子載後得元人力關熱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登鸞傳資本金董解元董曲
今尚行世精工巧麗極才情而字字本色
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全人一代文
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
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
弭之張生紅娘等於鶯鶯悉合獨鄭恒不可
曉蓋崔後與張絕再無無所謂中表爭綱之
說迨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



一日偶閱唐雜說柳恭軍傳柳春日遊曲江
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
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
遺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於生大喜
卽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爲子盜之笞之
數十旣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
認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按此不知與微之號
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嘆乃有
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恒之爭則斷出

此事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大例此
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尚傳神俊不若王高古
弗如董也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
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兩廬子記元詞
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卽金人以其
是謂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遠不可
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



則金元脛調亦自迴不存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槩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
皆世祖時人陶氏綴輯錄云大名王和卿滑
稽桃達播四方中說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
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
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蓮道風流種蕩
殺芽芳密蕊輕恹的飛動賣花人摘過橋東
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
實以譏諷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

坐遁臭垂雙膝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哈謔其
由衆對此玉筋也關曰是噪耳何玉筋爲衆
大笑曰若彼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
一聾耳凡六畜勞傷臭中流膿則謂之噪也
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
稽桃達與關善得非卽所謂實甫者以先關
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
推借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冠比人以並司馬子



長因可嘆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問漢
卿自有城南柳耕衣夢實娥兒諸雜劇聲調
絕與鄭恒問答語類鄭亭夢後或當是其所
補雜字字本色蘇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
習尚頗殊所推闢下卽鄭何元胡亟稱第一
今借女維鳳四摺大舉與問出入豈元人以
此當行耶晏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耳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
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
寫澆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真妙絕古今矣百
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精露長空萬里醉勝覺
肌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
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
姍姍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
論生平履歷卽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
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言也

馮虛子記元詞手百人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



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
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管信天授有定也

陳王
雷元

好同董天錫趙子昂
臨漢散巷第皆文亡存及高耳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
傳奇故并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
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侔世遂以盧爲
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人
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
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
篇雖格不甚超爽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
傳見輜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來蓋
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祖琵琶者或至品王闕上余以琵琶雖
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
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
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投索之不幾於奔東下
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虛



略點歌溫萃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

此余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入口膾

炙是其驗也

或謂戲而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習今絕不審何蘇元此故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伶

歌少陵之作也西廂本余元世習而琵琶特

創規履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

備故當讓彼一等也

非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議者曰若見

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適永嘉陳宜

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

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

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

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

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

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

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

者以爲宋人列入之二云



琵琶記崑山有長壁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
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
也按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
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
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
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婿當如
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未
多誤刻故錄之江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
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妾
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
僅勝玉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本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
騎馬今俗說但以騎爲竊盜之義而實非也
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
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膠藥者榜曰騎馬丹
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瘞而上馬已又
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之語曰
長弓度短箭蜀馬臨槽騙言蜀馬旣已短小



而又臨堵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

與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闕間殺人習騙

以據此則騙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

不同官爰用之於詞者緣張陰牆樓崔故以

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

程所引唐人譏武德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

孟啓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騙

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騙字音

義如此今率以爲盜竊舉世一辭殊可嘆也

今琵琶戲中有用此字者俗流妄論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聞用

高騶詩話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

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

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

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亡以葬乃自

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

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爾爲



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水雖小人蒙君恩德
豈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
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織百疋於是永妻
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水夫婦當在六
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
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取有識惟闕壯穆明婦
一端則大可笑迺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
也蓋經勝國末村學究編綴吳蜀演義因傳
有羽守孫見執曹氏之文撰為斯說而但信
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按
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
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
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貉
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
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
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因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日使之去按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通鑑據吳書條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但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憤憤司馬據之尤爲疎也

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



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并力陳壽書
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
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
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之

楊用脩云世傳馮商還奏余觀氏族言行錄馮
章之父名式京生兩傷難不卒式一日取其
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
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
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

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
還奏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
父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醒園余考宋史京傳
不載父名亦無還奏事惟稱京常遇外兄見
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蓋因此
附會也

楊本氏族錄謂
馮正史亦非

用脩又云呂蒙正父龜同多內寵與其母劉氏
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
蒙正登仕乃遵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



傳奇儉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旼伯駁云鄧氏開見錄載呂蒙正饑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岡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儉瓜名焉麟考宋史呂實起寒素土室儉瓜當有之惟楊所引頗闊濫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遺塚亦木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植銀龜騎白馬

傳粉天人大旗下以爲壽昌而美人殊不知
傳粉自說呂毅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
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續雜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
其父采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
娃晚敕李子僅足贖其棄昔之罪傳者亟稱
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
道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崔小玉事據李益



傳或有所本

組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
將家皆嫖娼皆兼氣倏然實無一信者衛公
羅韓柱國踴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
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觀百藥保體俊秀因
畀侍兒歸家異羅羅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
客之誕又不必詳者也紅線事冷胡陽有詩
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本是憑據紅綃尤謬
悠蓋以汾陽多妓象施爲此談又本紅拂而

昆壽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蘇不類
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派蘇今諸
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
之唐人詩可証也

駸駸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尚
傳第不知卽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
演爲戲文極可咲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卽唐
僧玄奘余辨見前續考獨異志云沙門玄奘
俗姓陳假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



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因道險虎豹不可
過樊不知爲計乃鏤房門而坐至夕聞門見
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
來由樊乃禮拜勸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
樊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
魔鬼潛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
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
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合起於勝國不
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

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
日大飲而喊門人密抽籥扇致喊中持以示
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
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
藏猶可活况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
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謬爲玄奘
耳艾子疑弄東坡於其日已見說考要亦出
宋人筆最序雜有三藏妄文等語置法笑
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



樹莖之流也而極於彭蠡乘蠲然西廂琵琶
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爲絕到若今
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駁讀
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號
夷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羅廣
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羅國初錢塘
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罕弱亡論而才
情縹緲工語絕多詞尤婉麗今讀詞所見新
話者近無復字句可觀李詩律殊精詣宜咸

聞豈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
錚錚倏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
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采檉譽二書律之
懶沮甚矣

嶺南詩人評黃有
懶沮其矣
朝雲果向亦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
記乃宗吉自寓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
人行則昌祺目擊事以擬樂天商婦者也緣
他多虛妄并二事實歷廢之李名德顯著坐
是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者有乘燭清



談等言之則點牙頰而撰人周禮嘗著綱目
發明楊用修喜道之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全時曾子啓不
能過既復閱瞿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
及讀孤樹哀談得李不入鄉賢事又西湖志
餘云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
託實報難屬情妖誕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
諷一則有可采秋香亭記乃其自寓桂孟平
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時遊戲筆

端不復經意耳因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
妓鞋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稍變紫色
云恨從張敬毫端起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
減勝固也

七脩彙纂云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林
香亭記則瞿宗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
奩集部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詩三者非欲
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按
瞿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絕類特加以僻謔又



詩詞不工爲生平蛇足耳楊康夫以文名元
末今其遺集皆爛強怪奇筆端寧當有此都
綠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郎尚儒
不辯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畏後世若
龍城錄至今以爲柳也全篇是初創本姓名
韓洪楊自有續修等

作述世其序
鄭公光誤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僑僕或四六札通篇用
故事成語頗極餽釘之二惜不知其名姓詳
事之始末大槩是南渡時人耳惟刪叙布

自說鄭王之非僑女嬃求其出處俱疑似問
偶閱說郛錄梅青孫說一事乃知邢氏女先
與單氏子議婚後邢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
身樂籍爲楊玉而單氏子以蔭爲其州司戶
因聞狎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爲幼所議妻遂
告其父母娶之蓋誤邢字爲鄭耳布裙短衾
卽邢女告單子之言詳陶氏所錄中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
楚潤爲妓之尤者而不詳所由按孫榮比里



志楚兒者素爲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補盜
官郭殿以挑竈光業爲郭叟筆數十因贈鄭
詩云娥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
可笑也潤娘字子美本名小都王閨兒女少時聲
譽藉藉崔垂休狎之題記於潤髀上爲同年
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
跡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腰上
遲敗書俱可資笑云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

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
盛行世幸以其整空無據要_{不盡爾也}余偶
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紉閱故書於
敵楮中得宋張叔夜會賊招語一通備悉其
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
某亦效之爲三國志絕淺陋可嗤也

楊用修詞品云魏天腔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
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
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



袖間香皎精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靈態薄
伴如何銷得○想蘆花灘頭蓼花汀畔皓月
空窺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
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聞愁萬種醉
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
按此卽水滸詞楊謂棄天或有別據第以江
嘗入洛則太憤憤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支飾而曲盡
人情耳然琵琶自木色外長容萬里等篇卽
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傷
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事
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
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
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
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跌宕回護味嘆之
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借斯人以如
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



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蜀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架剛之遂幾不辨覆誕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余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楚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塲猛譚因論

水滸辭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大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端宙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閩閩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向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維圖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



皆似是水滸事本偽由水滸後必不更創新
名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
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
三十六人者大槩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
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
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
施豎耐菴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
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全以非猾胥之魁則
竊盜之靡耳

施豎耐菴見田叔

莊奮步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3023/16 2/11



玉壺避覽引

筆叢壬部

凡目

方丈之宮周加蓋焉一闕如寶月光人四壁瑩
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頗其惜曰玉壺壺中空
無長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
易石羊生既從赤松子游歸懸壺中日喀然
几上齋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
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卽放言六合要以明
懸寓之無窮破繻函之微識自秦漢諸君慨
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顧囊囊濡足於瀛海間



於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興淮南厥次以說張
之勾漏勾曲以詞文之連今所傳五城三山
絳宮瑤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麗說
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靡濟
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馭其於六合之外
猶之坐井而闕又惡能鏡厥是非第集其言
尤侈者著於篇以當跡遊曰玉壺遐覽云壬
辰仲冬芙蓉峯客題

玉壺遐覽引

筆叢

江都

玉壺遐覽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全輯

嚴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
之初稟自然之氣冲虛寂遠莫知其極所說
天地滄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
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



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開劫非一慶矣故有延康亦明龍漢開皇是其年就其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億官轉其承受世人莫之預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在藏天地不壞則蒸而莫傳劫運常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與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區光輝照

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者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十



丈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
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
有諸符籙在其間文章詭恠惟世所不識受者
必先潔齋然後齋全聚一井諸符籙以見於
師師受其贊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
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紙而佩之其潔齋之法
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
皆置綿絕以爲限賊傍各開門皆有法受籙
者亦有人教之限以次入於綿絕之中魚貫

高緝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怠或一二
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其在綿絕之
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緝焉而又有
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
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
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
下陳設醮脯麩餅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
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
又能登刀入火及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



英靈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
帝嚳夏禹之倫竝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
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
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
無上天官符籙之事世謂帝四篇老子二篇
最得深旨陶弘景者器稔句容好陰陽五行
風角星算脩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
帝素與之遊及齊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
合成景籙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

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帝以爲然敬之
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卽位猶
數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
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
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典後
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
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籙引
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二
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



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効名百神曰此書
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救當出汝宜修之
佐國扶命以化衆生最後太上復降賜以新
科符籙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
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
謂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迺致其餘弟子於
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
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
是道業太行每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

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
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丈正月十月之十
五日並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
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
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
籙如魏之舊帝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典高
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茂如也大業中道士以
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論以老子爲本次講
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



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衆名靜信何皆
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
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
可勝紀竟無效焉右隋志敘道家源委廢典
備悉因節錄之所敘止於隋世其後復熾於
唐之間元宋之宜和至金大定而全真教出
又一變矣

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

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

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
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
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
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虛生李火
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
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
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
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
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



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
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
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
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
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
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
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擯斥異端
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
以此善全今年日本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

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蓋黃冠以此遂
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
之一爲世患靈未爲其鉅也獨服食符籙二
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成之者惟禍不淺樂
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
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
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
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異乎蓋愈遠而愈失
其真矣右馬端臨論道家本支得失最爲精



當其唐以後術業之變尾補隋志所未備因并錄之南宋而後更采集諸說并詳著其人於左方

青巖叢錄云人鍊養服食其術具在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而江

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

按叢錄以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度南後而皆始於呂崑常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崑授劉海蟾陳抃授張紫陽伯端伯蟠授石翠玄秦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橋楠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相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崑傳王重



陽哲哲傳馬丹陽鍾及妻孫不二鍾傳譚長
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
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
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
於世近亦寥寥當一國初顯述有鐵冠周顯
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王司寇跋王重陽碑云重陽名哲初業儒不成
去業武不就儒以遇異人得度遂爲全真後
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

其說頗類禪而稍益獨可以破服金石車鈴
求之誤人與蒼錄之惟誕而其徒不盡爾也
重陽所爲說本皆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
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
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應記似誌公
顯述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則北宗不重
服食蓋專主煉養而南宗則兼主二家者也
符籙之說自寇謙之陶弘景後唐則明崇徽葉
法善程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龔守堅王



文相等面林靈素最顯科舉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闕巷所在盛行南度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世襲封爵云道陵世次詳見仙鑑中不備錄錄其入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爲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據漢中其子盛觀封都亭侯復運龍虎山升壇授籙得及五季代稱先生若真前虛白葆真虛靜之屬而玄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真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冲和真人之號傳至正當爲四十二代即國初天師也六觀京師世領教事

高皇帝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遂易號稱大真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英宗易以金印

孝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蓋釋門所未有也隆慶間坐論罷封今復舊



高皇帝之易天師號爲真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習矣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語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教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道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編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

依詔舊目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百二十卷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大洞真



部八十一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
部三十帙太真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
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
右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
藏卷帙微異因并錄之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
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
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
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

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
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棄之說因果之說六根
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皆見疊出宏遠微
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
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
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
彌甚者蓋釋教最久嗚呼其徒亦甚至
又惟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利鬻之推原
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



兼其爲書博太奇偉不可以殘瘦若老子則
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說教也羽人
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
就佛經脚跟竊其緒餘作者維憊而復無羽
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家老之精微泝
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繫佛之虛淺泝而下
之其說愈鄙淺矣右說見文獻通考評二家
互相依襲得失之致允矣因錄之

揚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
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美非道本然特學者
之過也故並錄之又右醫卜技藝亦先王之
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
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
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
且亦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
之間又尚辭章不復聞義理之實雖以儒自
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况其次者哉百
家壘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



釋氏因果之教典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
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
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
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
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
亡晉中商以延以滅秦况二教無意於世不
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
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右宋晁公武之論我馬橋臨經籍考仙釋類末
蓋後世神仙之說雖原本木道家實與道家異
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

筆叢

玉部

玉壺返覽一

玉壺返覽一



筆叢

王莽 王莽起覽二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澈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宛委餘編所錄古帝王賢哲優爲明神及生有所自者取讀二典洎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輒以弁州遺意補錄於左謬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卷之二

筆叢王莽 王莽起覽二

筆叢

王莽

王莽起覽二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澈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宛委餘編所錄古帝王賢哲優爲明神及生有所自者暇讀二典洎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輒以弁州遺意補錄於左謬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盤古氏元始天尊應世也以一萬人千年為一

甲子見其元數一云老君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

先生真仙通鑑

祝融氏為火帝君南岳五龍氏乘雲登仙見

史及水經

太昊伏羲氏應肇大士化身也見藏經及尼言一云寶

歷菩薩下生世間是曰伏羲地經地經

女媧氏吉祥菩薩下生也地經伏羲女弟曰女

媧地經一曰女希地經補天地經漸熬地經顯迹唐世地經

炎帝神農氏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百篇

黃帝有熊氏得道上昇為太乙君地經其神為軒

轅之宿地經子玄冥為北方水神次子昌意得

道居窮水又禹強亦居北方為水神黃帝裔

也山海經

帝堯陶唐氏長女娥皇為湘君次女英為湘夫

人楚詞

帝舜有虞氏得道居九疑山太平廣記藏帝裔

地經王極





大禹先得道壽三百六十歲為九凝飛仙走時

治水後復為神曰神禹禹子夏后啓為東明

公耳蛇乘龍上三嶺於天見山海經

商高宗相傳說為別星

周文王為西明公周文公為北帝師周召公為

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西聖難述及

孔子為水精子繆周為素王見論衡曰元宮上仙

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

山真君天字一曰僮童菩薩下生世間見天

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為月明僮童見前

行一曰明 晨荷那後為三天司直已見前

被亦為明晨 特即見如卷 一曰與卜商者脩文郎見後

樂子吳亦為 仲由在唐為韓泥見前施存在

漢為壺公見前存亦仲尼門人亦見前見前

釋迦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見前又為忍辱

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學為釋

迦見前一曰闍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為

迦見前一曰闍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為

釋迦

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森會衆說而備錄
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
皇時化身號盛古先生亦自有古大先生後
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鬱子地皇神農時化
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
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
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
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

文王時號奕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
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
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
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
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
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
嚳時爲錄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
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
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



蘇在齊爲鷓鴣炙子在吳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地

經云摩訶迦萊柱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

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

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

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

字伯文玄妙聖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

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

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

尹喜同度流沙胡城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

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

中夏二十七年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

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

年丁未避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

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

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

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特悉同蓋過函

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麻胡王過函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兩關見史記其
說要爲有微出散關事漢則琴籍無載者必
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
事爲一詩家尤易混前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王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授
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
也

卮言所錄鬼神仙逸各姓未盡者補列下方洋
屠氏可考者別見

天翁姓張名堅一姓譚後爲太山太守

注太乙

君名騰天秩萬二千石河伯姓呂名夷一日

冰夷一日厲廬一日廬修一日無夷靈神名

瓊子

但見諸書記已入此言者不備

匡君名續字君平一字子孝又字公季

又有匡字子

承弄

大茅君名盈字叔申中茅君名固字季偉

與後漢茅

容字

小茅君名衷字思和衷一作震茅君祖名濛字

本字山子

字靈王師 玉衡星見

八



初成武夷君姓王名子壽一說云魏王名子壽未詳誰是又曰彭祖氏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合爲武夷君一曰道君第七弟子名屬仁

治武夷山名控鶴仙人

詳見

尹真字文肅史行第三孝帝明王名弘康字

伯中洪崖先生即黃帝臣伶倫削子名蜀梁

一作濁梁方回一作雷見谷子姓王名湖一

名利一號玄微子東方朔一姓金吳剛字質

一作昱詳見赤精子與姮將曰壽先生紫陽

真人姓周名義山號盆子姓盧名存

詳見

羨門子一曰衝門司馬季主男名法育女名

濟華竝仙淳于叔通一名斟字叔顯玉子姓

章名震于吉一名室梓潼神姓張名亞子灌

口二鄭姓李詳見白鹿先生姓李名元洪

崖子姓張名蘊字藏真蜀才姓范名長生李

少君字雲翼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改姓

名字成子帛舉字子高唐公助一名房李八

百名脫詳見日行八百里又謂其年日入百歲故



仙類

何紫霄字仙良一云姓鄧清平吉姓衛名平許

翹字道翹小名玉斧李合光本姓弘蘭公名

期許真君僕許大改姓午復改姓于終南處

士姓王名守一鍾離種改名覺字寂道一字

雲房號和谷子一曰號雲房呂洞賓本名緄

先洞賓弟子盧生名英各藥王姓韋名古琪

麟客姓王名瓊韓湘字清夫一字伯渚作北

李珪後改名寬張志和本名龜齡侯道華上昇

太上賜姓李名內芝混成子姓劉名玄和嚴

七七名文祥又名道全各羅公遠一名思

遠默希子姓徐名靈府廣成先生姓劉名元

靖東瀛子姓杜名光庭亦作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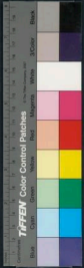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薩真人名守

堅海蟾子姓劉名操字宗成徐神翁名守信

重陽子姓王名嘉本名中孚海瑯子姓白名

玉蟾羅赤腳名宴

女仙姓名厄言所未錄者及小有異同者



西王母姓楊一曰緹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

回一曰婉妗第三女曰碧霞元君本居西嶽

今爲泰山神聖母第四女名林字容真號南

極夫人又紫玄夫人王母第十三女名緗蘭

號雲林夫人第二十女名玉清號紫微夫人

一云名青娥字愈意第二十三女名瑤一云

名瑤帶號雲華夫人

太平廣記有瑤云瑤五

王母小女名琬字羅敷號太真夫人亦曰東嶽

夫人上元夫人名阿環

見太平廣記漢武內

謝外女名阿環
梁潘有述

靈照夫人李氏老君之姑中侯夫人王氏子喬

之妹婦娥字純依一曰鬱儀靈神蘇吉利妻

王氏名博頰一曰竈君夫人姓王字卿忌女

六人皆名蔡河伯夫人亦曰姓馮名夷織女

星侍兒姓梁名玉清太白上公妻名女媧陽

翟夫人姓塗山卽啓母也少室山少姨卽塗

山妹姓同太玄仙女姓西靈名子都

見司馬

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曰無上元君九



華安妃上真元君女也各饗宿宇靈蕭南嶽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號紫虛元君肝母
姓許氏肝烈之母也

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右嬪元姬姓趙名
約羅北寒玉女姓宋名聯娟東華玉女姓燕
名景珠林云玉女姓賈名扇庭飛玄玉女姓
鮮名千華毛女名玉姜一云魚氏姊妹二人

一名道超一名道遠秦時隱武夷山

蓋別文無所集靈華陰山者從靈山
仙鑑以所題地生毛竹故名爲毛女

女凡姓陳氏麻姑姓王氏卽方平之妹

見仙鑑
與神仙

傳王方平麻姑姓陳麻姑姓王氏又宋寧宗時
封南岳夫人麻姑仙人是女公亦有麻人之
說

東華玉妃姓淳名文期

見仙鑑女真張微
子得真黃帝君

劉仙姑名懿靖玄天二女一名旋波一名

提漢提淡又名瑤光洛神宓妃也一日伏羲

女太玄女姓顛頊名和智瓊神女姓成公琴

綠華姓楊

一日羅
氏名柳明香元君李氏名真多

樊夫人劉綱之妻名雲翹妹爲裴航妻名

雲英東陵聖母姓杜

前定仙鑑等
無作潘社氏諱母許真



君師各嬰

二

花姑姓王名靈徵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

名

武真人名元照

見東聖志

清真左夫人姓郭名雲

蓋右夫人姓楊名玉華許穆夫人陶成女名

科斗馬姪妻孫氏名不二彭和妻潘氏名蓋

珠右能見廣記御覽真諸仙靈等

因朝晏

陽子王氏名霞真

見謝自然等名姓圖於者又名姓不可考者無不錄

仙道姓各有特異者類此錄

乞食公者五岳真人馮延壽也見列仙傳來

子下胡淳先生姓施名存一號鏡盆子即靈

公也見真語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火

平一曰姓金氏

見名姓

朔母田氏生朔三日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

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

太平廣記

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真人韓臬下迎賜姓李

名內芝審爾則仙家亦賜姓若帝王之爲者

奇事也

王梵志不知名字王德和者見林舍樹有瘼大



如斗破之中得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

林木梵天姓王氏後改名見廣記又羅公遠被殺收易

姓名為龍上還本舊名姓而去

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艾宣和帝以其道得林靈

素之半故易姓曰木木姓雅仙題

白玉蟾木姓荷除去草頭以謝天地父母除去

勾曲以謝兄弟妻子以中曰字加撇為姓江

江

王審風王重陽蹤跡詭異若病風者人以名之

得本

呂純陽幼名呂處中曰道人呂元圭字谷若無心計老無上宮並同各人

漢武外傳女仙名有石公子范成君

仙鑑有稱號說異而幸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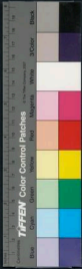
不得名者他非此類者不錄

倒景君 無常先生武備無為子仙鑑黃

子名了然子名赤須子秦穆公祝雞翁 山

圖 溪父 修羊公 騎龍鳴 稷丘君

眼間子 龍威丈人 猥子以上並男仙傳飛黃子



仙谷希子 號陽子 見英伯 白羊公 長上

公 長桑公子 上黃先生 即 慧車子

薛子 負局先生 凡八兄 駱觀客 見玄無

英君 同美 掩耳道士 高安 上帝戲臣 長五尺高

三人 婆娑寐 大 假月子 陰隱客

太平 落鬼仙 柳條青 吉 雷器 威庭秋

二人 無姓各一 名 劉無名 劉平阿

趙聖人 彭釘筋 三人俱見 天自在 無

謝天也 三朶花 謝 天袋 費雞

師 葫蘆生 號 僕僕先生 自 趙麻衣 趙

生 履先生 號 陳花子 常

花於市 號 何蓑衣 欽道僧 二人俱見

衣一似 號 混沌道士 趙

縮手 號 國朝有鐵冠道人

周顯仙 號

仙傳所載有名流人所共悉而不名其得仙者

漫爾筆之其荒誕不必深論其昭灼口耳若

東方曼倩李長源輩亦不錄其有沒而為神



者類別則中

王倪得道長生至堯舜時務光自洗復見商武
丁世太公望棺中止玉鈴六篇范蠡易號陶
朱後復之蘭陵賣藥得仙於北邙山墨翟遇
仙長生漢武世尚存介子推逃晉後賣扇東
海邊楚狂接輿在蜀峨眉山東國公唐時尚
存命洪崖合神片角聖先生得道爲華子期
師司馬季主并男女皆得道居委羽山漢武
帝得道尸解以棺中箱杖驚市人韓崇入大

霍山尸解馮良奕世居鹿跡洞中郎宗服胡

麻得道居華山張魯辭侯爵白日乘龍昇天

夏復從赤須先生得道龍伯高從刁道林受

道得仙仙遊龍伯高是姚俊爲北海司合劉翊爲右

理司監劉寬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得仙樂

巴自殺乘風入林慮山中李少君誅後人見

之東海上白漢武而下其人說見漢書而不云得仙雙英滅蜀中

火災炎漢書載此然同時者有鄧鑿得道居各

山唐時尚存有說若者見之姚泓失因入山



得道過體生長毛

亦見廣記仙傳

蕭子雲師杜元老授職爲元洲長史八十二口

洞仙徐之才以陰功得道

見文參仙傳

李衛公大

曆尚存

廣記

馬周爲素靈宮仙官謫降李紳姓名預載仙錄

中只

顏真卿歸墓惟空棺買醢以神解稱異人吳道

元躍入畫中盧鈞吞金丹得道王徽卒後人

見之成都陳陶夫婦並得仙姚平仲騎青驄

入終南蘇養直遇羅浮黃真人羽化

以上韓見御覽

廣記仙傳有蜀夾壁等書齊盧化李林甫等則不核

女仙則鈞弋夫人咬壘棺中惟絲履一雙

見廣記典

史傳
五異

王衍女進賢爲感懷太子妃并婢六出遭掠赴

水遇韓西華救度並得仙韓太華乃韓安國

妹李廣利妻竇武妹瓊英黃瓊女景華並得

道居易遷宮

以上並見廣記典

唐玄宗三女玉真大公主次公主幼真一公主



竝從胡天師慈超得仙

見仙起胡慈超得王真長公主仰張果得

秋降爲果妻者也

右皆正史不載而雜見傳記者他如魏太武爲

太平真君

見寇謙之傳

唐玄宗爲太陽朱宮仙人

楊貴妃爲太上侍女

見楊妃傳

唐憲宗爲海島

仙人

見伊祁玄覽傳

宋徽宗爲東華帝君徽宗后爲

紫虛真君

見林靈素傳

此類皆方士幻惑之說視

諸壁史傳聞又不侔故略之

道經所載玄天五威之上僊聖階秩高下森如

信若所言其蒞事舉職勞不啻於人間王元

澤所謂千歲何益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

飛昇有以也顧其說不可具聞其名號時時

散見諸傳記中駁讀大洞諸經外旁及稚川

真白及唐宋小說家言得名號可紀者數十

百餘彙爲一則世有好譚天若鄒衍田駢輩

將擊以贈焉

其姓名氏若中黃丈人王真皇人及非有爵位之稱者俱不錄

太極真人

赤松子見三洞珠囊又杜仲又淮南王又西梁子文見周義山傳於宋勳見尋玄傳

無上真人

見晉書太上真經

太和真人

尹鍊及山世通又王君





清虛真人

王褒又小有真人亦褒

大羅真人

葛玄為大羅前身

桐栢真人

王子喬又李奉仙

青蓋真人

高世翰

少室真人

魏千奇

太元真人

尹盈

太清真人

彭青未給

太微真人

尹盈

秦隴真人

閻亮以下

靖明真人

匡毅

西城真人

上方子

司命真人

路大安

句曲真人

茅固

玄洲真人

施雲

中岳真人

高江干王靈寶

西岳真人

馮長

小有真人

王褒見之

紫府真人

韓琦見宛

大梁真人

魏顯有

○冢真人

王遠字

岷山真人

孫太宗

陸渾真人

朱幼廣

崇山真人

范備舉

鬱絕真人

長安人見七經

清逸真人

李白見之

華陽真人

王玄甫見

太虛真人

赤松子見

九疑真人

韓仲止見初聖

清寧真人

漢文仁見

紫陽真人

馮真山張

玄一真人

范備舉以下

九皇真人

張雅端

黃庭真人

王勃

東極真人

王大虛

南岳真人

陳子登

潛山真人

龔嗣業領

上清真人

司馬水精兒 著自註 卷八 又見卷九 又見卷十 又見卷十一 又見卷十二 又見卷十三 又見卷十四 又見卷十五 又見卷十六 又見卷十七 又見卷十八 又見卷十九 又見卷二十 又見卷二十一 又見卷二十二 又見卷二十三 又見卷二十四 又見卷二十五 又見卷二十六 又見卷二十七 又見卷二十八 又見卷二十九 又見卷三十 又見卷三十一 又見卷三十二 又見卷三十三 又見卷三十四 又見卷三十五 又見卷三十六 又見卷三十七 又見卷三十八 又見卷三十九 又見卷四十 又見卷四十一 又見卷四十二 又見卷四十三 又見卷四十四 又見卷四十五 又見卷四十六 又見卷四十七 又見卷四十八 又見卷四十九 又見卷五十 又見卷五十一 又見卷五十二 又見卷五十三 又見卷五十四 又見卷五十五 又見卷五十六 又見卷五十七 又見卷五十八 又見卷五十九 又見卷六十 又見卷六十一 又見卷六十二 又見卷六十三 又見卷六十四 又見卷六十五 又見卷六十六 又見卷六十七 又見卷六十八 又見卷六十九 又見卷七十 又見卷七十一 又見卷七十二 又見卷七十三 又見卷七十四 又見卷七十五 又見卷七十六 又見卷七十七 又見卷七十八 又見卷七十九 又見卷八十 又見卷八十一 又見卷八十二 又見卷八十三 又見卷八十四 又見卷八十五 又見卷八十六 又見卷八十七 又見卷八十八 又見卷八十九 又見卷九十 又見卷九十一 又見卷九十二 又見卷九十三 又見卷九十四 又見卷九十五 又見卷九十六 又見卷九十七 又見卷九十八 又見卷九十九 又見卷一百

五嶽真人

仙史卷二十一 傳 仙史卷二十一 傳

南極大明公

正統 太極右仙公 卷二十一 傳

太極左仙公

卷二十一 傳 太極右仙公 卷二十一 傳

蓬萊右仙公

真武安 九玄左仙公 卷二十一 傳

玉真上公

卷二十一 傳 紫陽左仙公 卷二十一 傳

九疑山侯

卷二十一 傳 俗宗神侯 卷二十一 傳

太極仙侯

卷二十一 傳 水府仙官 卷二十一 傳

東源伯

卷二十一 傳 少室仙伯 卷二十一 傳

華山仙伯

卷二十一 傳 青城仙伯 卷二十一 傳

潛山真伯

卷二十一 傳 海伯 卷二十一 傳

蓬萊大仙伯

卷二十一 傳 監海伯 卷二十一 傳

太極高仙伯

卷二十一 傳 八元仙伯 卷二十一 傳

嵩山伯

卷二十一 傳 理禁伯 卷二十一 傳

太極左仙卿

卷二十一 傳 太極上卿 卷二十一 傳

中元仙卿

卷二十一 傳 玄洲上卿 卷二十一 傳

西岳仙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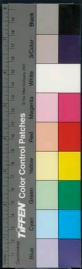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一 傳 上清左卿 卷二十一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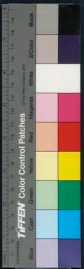
東岳上卿

卷二十一 傳 玄真大卿 卷二十一 傳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傳





太極仙卿 聖賢見苑

蓬萊左卿 葉叔茂見

大清左卿 高觀子見

東府左卿 白石生同

東華上佐 楊萊見仙

陽晨大夫 石叔門見

英文臺侍郎 全可少見

昆丘侍郎 劉觀見唐

九華侍郎 此處下河

明晨侍郎 見模又周

玉華侍郎 方及見事

拜落侍郎 見模又周

門下侍中 張氏又張

太極章綸郎 劉觀見唐

太玄執蓋郎 封章見

玉臺執蓋郎 郭四德又牙

太上侍經仙郎 王恩貞

仙臺郎 侯道華見

典柄執法郎 年十執法

修文郎 樂子長子夏漢

北天修門郎 魏將廣師

都禁郎 曹遠見卷之六

左理中監 韓下同

執蓋郎 盧和見卷之六

童初監 光幼安

右理中監 韓

碧虛上監 董奉

東華上清監 李白

左副監 謝靈見苑

蓬萊都水監 桓

太陽都錄大監 魏徵分見

蓬萊仙監 陳弘立作

丘監 王舜見宛委餘編

保命丞 羊爽見在鑑

三官保命司 羊爽又案長

南岳司命 李奉公 九宮石司保 魏士公見

都錄司命 郭璞見在 鬼官司命 郭璞又案夜

喉蛾主司 杜光庭見 地下曹司 杜文通見

送迎使者 徐福見在 緇衣使者 王士禛又案

也下主者 鮑照見神 太清宮主者 鮑照見

南門亭長 鄧基見在 北斗天門亭長 沈文

北極判官 鄧基見在 泰山司馬 賈誼見在

雷部掌事 鄧基文 紫府押衙 蘇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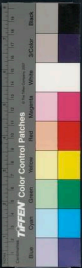
太玄博士 莊周見在 蓮花博士 韓愈秀見

玄洲長史 董子雲見在 五雲書閣史 陳伯復見

神霄散史 林靈素見 文星典史 杜荀鶴見在

高明大使 許靈安又侍又 中央鬼帝 稽康見在

北方鬼帝 葛洪又張 閻浮提王 寇準春泉



遮須國王

晉書

五方天帝君

隋書上見
魏夫人傳

東華青童君

晉書上見
魏夫人傳

葉君

晉書見後漢書

王屋山君

晉書見後漢書

蓬萊長生主

白樂天
見仙經

華陽洞主

東方朔見
見仙經

靈芝館仙官

王玄甫見
仙經

素靈宮仙官

馬周見
廣記

三天大法師

高真子見
見仙經

太乙師

葛洪子見
見仙經

大乙仙人

王向見
見仙經

墜地仙人

見上

柏樹仙童

許遜見
見本傳

赤脚天仙

宋王宗見
見本傳

瀟仙人

宋王宗見
見本傳

東海雙精

合和常見
見本傳

混沌初分白蟪蟪精

張果

赤龍神王

伊用昌見
公佐

西極總真君

王遠見
御覽後部

唐世君

司馬生見
沈氏傳

東海青童君

延陵湯見
李公內傳

方丈宮主

光海文
人見神仙傳

海山院主

白樂天
見廣記

芙蓉城主

石曼卿亦
見巴音

太上仙官

東方朔見
王時傳

大押大都統

馬總
柱

泰山老師

李祥見
百

恆狄仙人

田晉道榮
見仙經下

松鶴仙人

武庚君
傳見山志

林屋仙人

王璋文
見仙經下

九華大仙

王先
生見廣記

斥仙人

項曼都
見仙經

歲星精

東方朔
見傳



凡稱先生者幸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故皆不錄凡真人係世主所封者不錄凡扈言所列有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錄錄其當時受封號於太上者或前身爲某仙官者

許旌陽得道贈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瑛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王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微仙官賜所居宅曰御曹左府右皆天帝所令今人但知旌陽拔宅事不知許武仲述堯後復有此贈未審天上玉虛僕射較地下九州長何似耳

許旌陽拔宅昇天後齊有張司空各品遇葛稚川仗仙酒舉族八十二口白日上昇許惟一僕并妻爲地仙張亦遺一女使盧瓊爲土地道家好傳會乃爾又蕭子雲八口同居剡中尤奇僻也

太真科曰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



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麟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遜品秩唐虞尚未開然則無始之前羣仙位號究竟何稱乎卽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下效人間乎凡道者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逐代更變爲疑不知茲類之荒唐有強其者漫舉例之

登眞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真人眞公眞卿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其多也女眞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爲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屬又漢魏以下官稱矣



筆叢

王部

玉壺題覽三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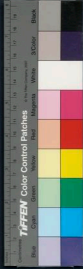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澁水 趙鳳城 汝誠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黃帝
時雨師吾邑皇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易
此名世遂以初平爲赤松子劉孝標博洽冠
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爲雨師蓋止據列仙傳



筆叢

王部

玉壺題覽三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澁水 趙鳳城 汝誠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黃帝
時雨師吾邑皇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易
此名世遂以初平爲赤松子劉孝標博洽冠
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爲雨師蓋止據列仙傳



言之而神仙傳或未覩也葛稚川當晉過江時與孝標相去不遠唐前書無刻本所纂神仙傳或未行於時故孝標未及覩之又唐張彊得仙慕古洪崖因自號洪崖子神仙通鑑遂以爲古洪崖姓張考洪崖傳稱堯帝時已三千歲然則唐虞以前安得後世之姓耶此二事絕類可發一笑端

又初平兄初起後亦改名魯般蓋兄弟皆襲古神仙名魯般世知其匠巧而不知亦得仙者

見神仙通鑑妙思通靈故附於至道本必長生也公輸班與墨翟競巧見戰國子書考墨子絕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爲得仙太平廣記御覽皆載之抱朴子引墨子七變法諸幻化之術摠之方士候託也又有墨子抱朴子中記考見經書考王喬尤易辨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謂

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傅子喬卽太子晉字子喬一名喬遇浮丘公授以至



道於嶽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
仙遂言曰王卽吾姓兩遂稱王子喬并萊縣
爲令龐昌之王喬相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
爲三人無疑余世傳載之史古估傳中然三
代前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
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
爲子喬也旣周太子自庶孽姓何得以爲氏
王傳中王卽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
義而強爲茲說以符會之耳今詩家稱子

者亦非

二千五百餘載
後恭同自明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萊
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搗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
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
號萊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者
立見禍云云

王喬徒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



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蛟墓
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
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
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相人令遷於
東崖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
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
喬乃蜀中神仙也右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
亦不詳考王子喬非王姓也

名疑云卽封爵
書王伯喬墓誌

封爵高作正伯
喬字王姓

又御覽劔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游海之家劔鳴
空柳王喬景陵之墓劔飛冲霄王子者曾詣
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
後一旦疾終營家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
墓者一劔在此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
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
其墓者見一劔人遺欲取視其劔忽鎡上飛
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與乘鶴共登嵩
山此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云按



此子喬劍解事頗新僻并著之此所稱王子
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可不知

路史云王子喬名規古字翼
山尤爲奇蹟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卽上聖主得
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假作屈伸若彭祖噫吁
呼吸如喬松哉蓋風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
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武帝時人選華山異
人得道治王屋山號清虛真人又後周王褒
字子淵唐人避高祖諱易爲子深亦能文章

王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

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

自有三王褒也

又三母伴女王王子登
亦人名與字同者

二張衡俱後漢人一字平子以文章名世而精

心藝術作渾天儀等世以爲聖人一字靈真

天師張陵長子靈帝徵爲黃門侍郎不就與

妻盧氏並得道白日飛昇此二人亦易混淆

一丹仙一稱聖其時又酷相近然隨時又有

張衡卽楊廣遣宮文帝者總之有三與三王



襄純類云

文苑志中王褒乃卿好人尊者亦妖妄之屬也

仙鑑注稱衡一字子平頗精玄象學道繼出事漢爲隴西刺史遷侍中此必後漢列傳中張衡道家者流不能辨而以爲張陵之子也子平卽平子倒之爲子平耳

仙鑑又有稱張蓋即後漢書于吉字

子言志卷之五

二王賈一從仙人胡毋丘力君服神芝得道見真仙通鑑一幼引諸文觀真龍者見太平廣記古今說海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茄十八拍者見紀事本末樂府諸書一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仙鑑以得仙者卽唐詩人恐謾然廣記亦錄唐劉商必有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姓馬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等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仙鑑又有賈自然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一在鹿跡洞一服茯苓度世者仙人也真誥注以爲一人三出世耳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也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楚有二懷王康王得仙者前懷王後也巨鰲居廬山巨俗字子希希鰲同山二字音相近今詩家互用非是二曹休俱魏宗室一任晉爲史官齊梁間或

輒謂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見神仙感應傳于嵩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引之以僻甚詳議此一節擬將然仙鑑又有曹德休見十九卷注引王元芝傳云西晉太史蓋卽此人也二蘇肩吾一中晚唐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爲卽呂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者恐當爲二人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一草聖亦漢人道陵女見仙鑑



唐張碧欲配李白故字大碧已極可喻真仙通
鑑又有張白字虛白亦能詩天才敏瞻數日
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餘首尤可笑也然宋
宣和時又有張致祥名虛白亦得仙謂即張
白後身益奇矣

二葫蘆生一見酉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並異
人竝無姓名一人耶二人耶不可曉也

仙鑑有許鶴又有許碯非二人也卽一人謾爲
二耳見唐詩紀事及詩話總述

介州五秩初度次公以洪崖移居闕來壽長公
跋云此唐張璠先生非古青城仙伯也李鄴
侯留客嘗稱洪崖先生過人皆嘆之夫以爲
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爲張璠先生不足誕也
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安知
鄴侯不爲真而先生不爲誕耶云云

按右長公跋最有妙理真仙通鑑傳未引太
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
有罽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



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峰爲東
園公采金水玉作丸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
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

丹霞翁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於唐其爲
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
韓翃所遇果何人耶然則憲宗時益尚隱商
山韓從而師之况泌當肅代際與益游往
何足怪者考益傳尸解於天寶四年又八月
復尸解於首陽山之亂以靈輦助肅宗似

在泌前然泌以童子見實玄宗世益於開元
七年應召未始不相及也李肇國史補誣昌
黎登華陰事又以此爲長源累野史不可憑
且可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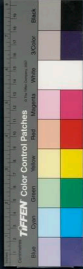
傳又稱益居豫章洪崖山有石磯曰洪崖釣臺
石池曰洪崖硯池益自稱洪崖子玄宗稱之
曰洪崖先生其著耀當時若此鄒侯不應引
古洪崖時人亦不應疑留宿者爲古洪崖仙
人也緣風始謂麻姑送酒而縱有某倚鄧宗



金故時人傳以爲譏然安知非野史家網飾
爲此耶

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
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帝堯時已三千歲矣
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山真故
青城山有洪崖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
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
去代爲青城真人據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
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

壇臨井上爲洪崖煉丹處五春白色渥如丹
各圖歷二尺餘爲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
章何耶蓋青城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
則唐張龜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
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茲山張龜隱
焉而井曰則龜之遺跡無惑也漢帝堯前安
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說矣
仙家好古者蓋莫如張洪崖傳稱天下名賢與
龜游皆以古物爲贈開國公李太子一遺書



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歛仰之久近有張
生者晉司馬華光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
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
踐之物非攻匱之用是駢獻太子洗馬田遊
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
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楊雄
鐵硯管惟恭贈箏竹板楊奔哲贈嵇康鍛錘
陳平秤僧元亨贈謝靈運髮數莖僧智遠贈
蔡邕焦尾琴有洪嗣藥篋備然贈迦葉陀頭

鉢秦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木劉守章贈
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臼竹周
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
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
冠劉長新贈王喬笙云云據傳靈所得物其
荒唐至不可言世人顧以鄴侯一盒爲誕何
耶靈以道術動當時所交皆海內名流鄴侯
少卽好道寧有不與游處者長公雖偶爾戲
筆考之明鄴侯之真靈之誕若符節合有是



哉

宥退錄云異虎臣辯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
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
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
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
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
翁本朝國史稱開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
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

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
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
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
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萬東
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
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書拂天
枕上功各祇櫻櫻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
典起交病藉首秋空一矧仙第五句誤用呂
翁事又唐逸史程鄉承樂兩縣連接有呂生



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兩食氣惟食黃精
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
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豬脂置酒中強
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
二寸許自口出卽仆臥兩態移時方起先是
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愧垂泣
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
何神仙多呂氏乎右俱賓退錄語然神仙家
又有呂志真又有呂恭呂大郎俱得道長生

見他鑑蓋不止前數人也

又呂尚亦見解統
中世六夜見他鑑

仙鑑鍾離傳稱權住漢爲諫議爲大將皆附會
舊史人名極可笑予已辯之丹鉛新錄中考
神仙家又有鍾離簡兄弟亦漢時人皆得仙
又鍾離安晉時人許旌陽弟子亦得仙權後
改名覺字寂道嘗自稱天下都散漢見宣和
書譜元人傳奇因詭爲漢鍾離今遂舛謬相
承不知漢時得仙者自是鍾離簡晉時得仙
者自是鍾離安於鍾離權悉無與也權自顯



於宋世王定國嘗與游王老志爲其弟子蓋
宣和間人恐亦非唐人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
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全
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窟作非然唐詩紀
事亦不收此詩因錄之

自王重陽全真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
紀唐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
人者以余考之居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

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
施肩吾撰有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
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尚非所拘則唐人
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
腰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
顯述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
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
人一也

鍾呂顯述宋世用國史及宣和御編
及夷堅志諸家小說紛然備載唐絕

不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



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二
類卷至數十卽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
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考之總目亦無其
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勰舊唐書志
中不列則其偽作而託名有吾無可疑者此
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傳鍾呂止宋人因呂巖
其人與巖各持摺扇撰述是世
人遂妄傳唐世作通考然出故也

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
絕一律然尤疑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

昌父又因是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
尤好問故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
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
其自稱唐人故從而疑之於唐耶庸知非當
時因二公顯述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
遂目爲其作耶魏處伯生旅唐一詩懸玉霄
訪文一詩當助替疑爲呂作
則他可
例見矣

考呂之顯述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
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



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鑪裡煮山川似
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
五代小說所載也佛經謂見彌陀菩薩
僧家附會不足信鍾之詩
句可徵者莫厭道惟笑語頤一首然僅宣和
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率宋
南度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
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
言餘雖呂自言嘗數數也竊疑錄引宋朝國
史載閻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

時至陳搏室據國史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
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
灼然可見而施有傳道集之贗不加辯而自
明矣陳希夷亦載呂與宋初國史全

筆叢

壬部

玉卷 卷四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潞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吾郡金華山道書爲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
仙窟宅今赤松鹿田奇蹟至衆所盛稱者皇
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仙著郡中則
張玄真其人舍是渺不復聞卽郡乘紀載亡



筆叢

壬部

玉卷 卷四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潞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園琦 公良重訂

吾郡金華山道書爲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
仙窟宅今赤松鹿田奇蹟至衆所盛稱者皇
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仙著郡中則
張玄真其人舍是渺不復聞卽郡乘紀載亡



幾余暇讀道書泊諸家傳記小說得其人與
事之相類者凡涉吾郡輒錄之末旬而發覺
成軸因附錄遐覽之末庶朝夕誦詠如躬視
之萬一異時爲邂逅之階云

龍城錄云金華山卽今雙巖別界其北有仙洞
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二十六室廣
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栢照之云劉嚴字仲
卿漢室明學校尉當恭順之際極諫被貶於
東取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

記也山巨人時得玉篆碑俗傳劉仲卿每至

中元日來降洞中叢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按此事不見諸雜說故吳禮部詩話以卽

劉孝標紫微也然孝標名將後此山而朽

則以紫微爲仙窟孝標爲仙官亦亡不可者

夷堅志云金華赤松觀爲九天玄女煉丹所丹

始成凡三粒一祭天一浴地皆瘞於隱所一

以自餌蓋不知幾何世矣宜和闢某道士獨

坐竹軒見所卷雞啄龍眠於竹根下甚大而



有光惡起奪得之香氣襲人意所謂神丹也
未敢服密貯以赤寶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
香啓輪以示後爲遊士屢取以像前供水吞
之奪不可得而集衆榜之士飄然行池水上
如飛明目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沸湧竟莫知
爲何人道士悵然自慚汲水懸壺丹器飲之
自是面如童顏鬚亦左右手軟如綿年九十
尚強健雖亦活三十年

後漢書云徐登者中山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

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
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啖
禁樹卽生黃二人相視而笑炳以登年長師
事之相與共行禁法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
東入章安郡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
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立祠於永康故
納不能入也



神仙傳漢神醫九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多地行
一仙有木客斫於山中見兩黃冠基於松下木
客偶坐而窺之黃冠基自若也良久欠伸欲
歸俄失黃冠所在而基殘之局在地未收舉
手中芥視之柄已爛壞大驚疾馳出山而陵
谷已改國邑非舊問路人今爲何時有對者
曰宋元嘉十三年也於是木客太息因隱於
山中按茲事世傳爲王質在衢州爛柯山據
此乃在吾鄉而世絕不傳因錄之爲郡乘補

逸

神仙通鑑云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

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碁

歌笑

一云遇赤松子
與安期生奕碁

質置柯觀之童子以棗

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

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

家記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

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漸

江信安有爛柯山卽其地也今屬衢州西安



縣按此乃桐柯之說然亦以爲東陽人而神
仙傳事在漢世安知此說不因彼假託耶此
赤松子當亦是牧羊君世但知皇氏兄弟今
復得觀其事信吾郡多奇也

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
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
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
疎眼青篲學箕裘博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
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
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姚通朱仙大
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
與名同可以冲天遂於是歲羽化至今言混
元者宗之稱真人

孫遊嶽字頴達東陽人潛神布微嘗步赤松洞
籍雲臺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
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法經及楊
許二真人墨跡其後茹芝茹粒又專服殺仙
丸六十七年顏色精爽老而愈少以七年五



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跡竭篋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麟按二子一爲旌陽祖一爲貞白師可謂吾郡羽流巨擘而世寡知者故特著之今惟遊岳尚見邵秉中大安生漢世在皇初平傳大士前又異教中第一開山祖也

真誥云陳雷者東陽人幼出許長史門長史常使典有經書頗加訓授兼得長史自步七元

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甄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并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記述暫避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按魏欣之爲金華守仙去今無復知者陳雷出處尤僻也

唐紀聞云王賈草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爲婺州參軍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歷數年醫不能愈令賈到宅置茗飲而不敢有言賈知之



謂今日聞君有女病，懸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蓮爲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湖入水底，揮大禹金匱玉符，俄卒於道。謂是曰長三天人也。以罪滿人間二十五年，今期滿矣。右見太平廣記三十二卷

仙童又有一王，謂非此人。

續仙傳云：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權明。

經對策，仕自號烟波釣徒，得道羽化，事甚著，不備錄。

陳簡齋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宮觀殿宇，森聳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汝有書性，爲我書之。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道之曰：世



難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業書道勁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爲神仙判縣狀曰方得秘篆有此嘉祥旣彰懷道之階允協成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莫知所終

葆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瓶光錄日色和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竊紫烟中塵世蓮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仙鑑云梅真人蕭侍郎著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卽南昌尉梅福也蕭卽梁之公子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山右見高師道傳按蕭子雲爲東陽太守釋志所不載錄之

仙鑑云謝允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爲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一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



觀其風骨卽先來獄中投符者也

夷堅續志云徐士舍婺州人泛舟越杭忽舟漏
梢子請上岸塞舟事畢皆蹀足而入同舟人
見其足大小指皆短問之曰自出母胎一足
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必欲見乳母
抱出示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
一宿次早掀開則其指皆向前但視足指有
大小長短耳

桂亞歸金華人宋紹興間因病風雨足拘攣行

丐於市淳祐癸丑八月十七夜月明如晝見
一人青巾皂繖白欄衫於路傍採雜草按碎
拘溝之汗水若彈然投之曰汝可食此亞歸
餌之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於此遂去覺腹
中擾戚不自安曳行至橋上倚柱假寐良久
方覺其一足略能伸試扶欄起立骨磔磔然
有聲自此能行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欄臥其上
石盡穿隙略不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於



上漢景帝聽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
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為白石羊
題其牀曰修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靈
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披皇初平叱石化
羊事人共知者此乃仙化為石尤奇仙家羊
事頗衆左慈亦化羊羊城五仙騎五色羊老
子期尹喜於青羊肆今青牛事盛見援引青
羊詩家亦同用之

又史建武時行青羊數十

君又白羊公子爲王肆

又詩由騎木羊見列仙傳

成君平者長汝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
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
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
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爲
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長
汝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亦謂之寶山上有
仙壇山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竊丹尚
留空竈鎮青山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鵝羊
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合咸還



何年仙取重來此盡遺飛騰上九闕

按仙隱世事全

復皇氏兄弟其爲無疑然世絕不勝因存此

黃野人葛倦之弟子也

或云葛之徒

稚川棲山煉丹

野人隨之葛旣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

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

世間有緣者或遇之

出羅浮國志

後有人遊羅浮

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

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不顧但長

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

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卽野人

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朔著屨

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

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

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

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

右二則見仙鑑蓋會萃萃說合而爲一以皆

係羅浮耳前詩詩文玉屑嘗引之而不言姓

名後詩杜清碧谷音所載二作皆有致然未



必卽晉時野人大槩宋人格調耳

楊用修錄古碣仙詩二句云遠岫出浮雲遙空
沒歸翼以爲不知名氏余謂此二語格頗類
晉人及三謝非唐後語也

馮湘泰望山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層數
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嶂雨添嵐氣沒高林泰王漫
作驛山詩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
律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

嶸尙有大曆前意景瞻居然作者仙家流未
易辨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
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琴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
喜第與許碣詩頗相亂碣亦晚唐視湘稍後
云

許碣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
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
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雁茅山天台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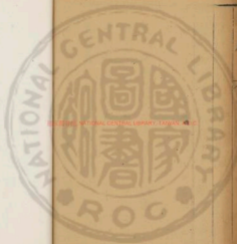


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遍歷到處
皆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碯自峨眉山尋偃月
子到此觀筆蹟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識偃
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
醉鄉踏蹴王母九霄觴末二句全與馬同不
知竟爲誰作許後白日飛昇於酒樓按呂純
陽稱唐進士余考之實五代人許則真晚唐
舉子而罕知者故錄之出入仙鄉不記春豈
知塵世有寒溫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却白雲
誰到門因于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離壇有
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離壇風冷杏花稀
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古許旌
陽僕于大妻作見仙鑑七言絕齊榮始有之
二詩似作無疑然亦自感語附錄之

筆叢

王翬

王翬遊覽四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255717 v.12



雙樹幻錄引

筆叢於部

卷三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
由清靜而之於長生係苦空而之於頓悟二
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卽未能長生而足以亡
優於事物苦空矣卽未能頓悟而足以亡配
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
者之日支也而耨耒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日
誕也而輪廻之經駁彼其以匪耨耒茂錄鼓
天下之羨心匪輪廻茂錄作天下之畏心自



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孰矣雖然神舉輪迴二者釣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聲聞風之巍峩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突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圖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鈇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爲好幻也夫壬辰臘壁觀

子題

雙樹幻鈇引



筆叢

吳郡 雙書 刻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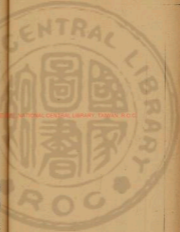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髮髻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



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
淨居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
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
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
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窮然
皆有成敗每一成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
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菩薩得道出世
教化其教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劫
至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

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

之果一曰須臾二曰斯陁舍三曰阿那含
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
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
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
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
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
短經數百千截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
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



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水火毒龍而善諸
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翫憍以
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
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
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髮類釋累辭家
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
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
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

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
年乃至天帝神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
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
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
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
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
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經
以文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
相繼著論贊明其義此佛經教所自始也又



云推原典籍自漢已上中國失傳或云久已
流布遺秦之世所以湮滅其後張騫使西域
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
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人未之信也後漢明
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殺以
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
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
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
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藏於蘭

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
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開西域沙門齋佛
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
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
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
支沙門支識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
而支識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
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
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



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永比譯小品經首尾垂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因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雜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垂舛宣

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僮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公道弟子各思諸方法住諸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符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道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燒香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舛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



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
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
還而蒙遜破滅姚長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
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識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
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
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
譯金光明曇摩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
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隨耶舍譯

長阿含經及四分律摩訶沙門曇摩羅提
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星曇論並爲
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道
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劉賓沙門僧
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
涼門支法領從十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
仍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
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
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三禪師跋羅辯定謂



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說有外國沙門
然所宣譯無大名都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
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
四百卷沙門寶暉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
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穢亂乃
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
殲滅自餘在鎮豫聞盡亡既得免者十一二
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然手中遺沙門慧生使
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水滸中又有

天然沙門菩提留支大譯師經與摩什相埒
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
都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
上書稱僧徒儼禮武帝出第一切廢毀開皇
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存計口出
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
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又別
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而靡競相景慕民
間佛經多於大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



智果於東都內蓮華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
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
雜經其餘自後人假托爲之者別爲一部謂
之疑經云

右徵浮屠源流經教頗末最爲詳備因錄之按
梁武世玄奘未至西域而華林結集已五千
四百餘卷貞觀中所取諸經六百餘部宋至
五季禪學系興復代自增益迺今藏家概亦
相去不遠何耶蓋梁武後羅州東周武等變

兵火蕩焚至唐有火幾且相半隋志雖唐初

纂修第存其目故累代增益僅火加於舊而

已前言梁書蓋漢武時者與明時又有張蓋
使西域取佛經而述二張書判唐人同集

西域經

貞觀七年法師玄奘游天竺一求法達於王舍城
奘生洛州緱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
籍每覽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
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
卽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



秦奉茨行資護送達於蜀宿從僧伽論師夫
俱舍因明大毘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
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
至俱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
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臂論師學衆事分毘婆
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偈多三藏學經部足
婆娑及薩婆多部辨異等論至懸闍國從昆
邪摩那三藏學二毘婆沙王有善兵十萬雄
冠西域樊與胡商入十許人渡碗伽河彼俗
以人祀天樊與諸商習經以樊爲度特異將
戮以祭伏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衆
震懼以樊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
居士爲樊開喻伽師地卽入王舍城彼預開
樊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
成僧以萬數樊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
百有六道總爲西土宗師德正法藏國主以
十城租賦奉之樊啓以求法意賢容嗟流涕
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師謂吾曰女



未應朕世後三年震且有天沙門從女受道
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愁喜交集有同宿
契焉英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
候候有龍腦香乳酥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
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
焉英寓其國從正法裁窮探大乘秘奧日益
智證云至貞觀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
舍城入祇羅國因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
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神樂爲我言其焉

人哭盛陳帝神武制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
其王大驚卽以青象名馬助英賦經而還以
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
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教序云按英師靈足
大荒所歷西域數十國冒險犯艱屢瀕死地
卒羅致諸經返於中夏可謂曠劫之奇借所
撰大唐西域記今不復傳於世王司寇元美
跋聖教序云文皇手定中原志得而無所事
事與盡而感慨隨之不之於長生則之於因



果亡惑也旨哉斯言并錄諸此云

按莫初人西國異

僧授心經見慶記

浮屠學不出教與禪二端宋大史敘之極詳其

文云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

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

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焉頓漸無小無大盡

皆攝入聲要若壽既減度後其弟子阿難陀

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

尊者或優或劣各開化源優萎雖集四部律

謂之毘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遠那前親受璣

珞五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大觀類升知足

天宮卷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

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尼之法弘其綱

要謂之中觀論敬煌禮法順深入華嚴不思

識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

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

曇無德曇滿等繼之立刑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



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氣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秘旨之宗唐貞觀二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綱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開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證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者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



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經蔽於竹帛
間乃弘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
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
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
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闕與讓傳道
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
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
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嵩山大寂
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又有子

和徹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嵩岳之宗思傳
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宗
信信傳宜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
文僊僊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寂師備儼之同
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
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
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
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滌漏傳雲巖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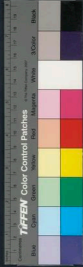
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鑑大師
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
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
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
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
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
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等
行而禪定持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先
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戶

互相盾矛教則識禪滯乎空寂禪則識教泥
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
此則教禪疑壘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
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
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
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
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勝爲頓宗
秀則別爲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
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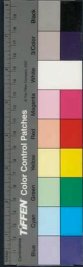


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
明教感受輩何以議爲自教一宗言之慈恩
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龍
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攻可勝嘆
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
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
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
六十家釋義之外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
法華開顯則意作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

指矣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皆
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
異說既已抵牾之甚嘗用仁岳以證之弟子
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辨誘之作逮今
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哉雖然
適長安者南北異聲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
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
壽嘗以闍僧一源所著茂教編示予自大迦
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



作也。古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隨
手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右歷敘禪教二宗本末，繁然指掌，非綜練釋門
者不易至斯筆以雲門法眼竝出青原亦仍
傳燈諸錄之誤。蓋道悟有一人同居，荆南同
示寂於元和間。一居天皇寺，一居天王寺。居
天皇寺者，婺州張氏子，符載爲塔碑，謝與葉
山竝爲石頭上足。一傳爲忠貞，再傳爲幽閒。
三傳爲文育，遂止不傳。居天王寺者，塔宮人
崔氏子。玉之後，初奉馬祖，後謁石頭，得法。他
龍潭崇信信傳，德山宣鑿鑒傳，雪峰義存，楞
傳，雲門文偃爲雲門宗。存又傳羅漢柱，琛，理
傳，清涼文益爲法眼宗。其始末見丘玄素所
撰塔碑，甚詳。景濂蓋但據五燈會元等書敘
錄而不及深考也。然則禪之五宗，僅洞山出
石頭下，而洞山師雲巖雲巖師藥山，藥山亦
從馬祖悟入者也。六祖謂馬駒踏殺天下人
信矣。



夾山臨邊化謂洛浦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
洛浦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夾山曰如是吾復
何憂按夾山師德誠德誠師葉山考其世次
正與龍潭德山同時又洛浦本出臨濟門歸
夾山日巖頭雪峰浸顯安得有一枝卽滅之
嘆卽此足徵道悟之有二而龍潭德山雲門
法眼皆南岳派矣今涅槃爲二南岳宗派旣
不明而天皇之道悟及其徒三世皆湮沒無
可徵致足慨也其說詳林間錄傳祖通載甚

明王子克襄錄所叙禪宗悉據前宋太史亦
未之詳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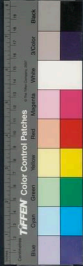
馮山法眼二宗皆迄於唐末五代間是時曹洞
雲門亦寂寥無卓見者獨臨濟一傳爲興化
興化再傳爲南院南院三傳爲風穴風穴四
傳爲首山首山五傳爲汾陽汾陽六傳爲石
霜石霜七傳而爲黃龍南楊岐會臨濟一宗
至是大振南下出晦堂真淨晦堂下出悟新
真淨下出從悅而張無盡師之會下出法演



法演下出圓悟圓悟下出宗杲而張無垢師
之自宗杲出而學徒遍天下縉紳儒流茅鹿
麋巢無論雲門曹洞卽黃龍一派亦寂寥矣
禪家五宗獨臨濟爲盛倡自黃蘗睦州皆大機
逸格而臨濟自一悟後縱橫揮霍迥出常情
歷世五傳知識不乏至宋初而石霜再振黃
龍楊岐二派遂逾海宇度南而後徑山復出
來代越風宋太史所謂若聖若及無不曉仰
自臨濟一宗觀之非虛語也然大慧後嗣者

式微而紫陽廣漢金溪四明亦出信得復大
盛於當時諸細流又落莫矣考程邵談道伊
洛日正黃龍楊岐後而大慧前是時禪門亦
稍式微足徵吾道與異端相爲盛衰若符契
也

當宋之南渡禪門宗匠皆萃於南北方遂無一
有聞者金人索浮屠大慧幾在行而復不果
正猶六朝文士畢集荆吳間蓋氣運使然也
是時道教稍衰替而王重陽以全真崛起中



土學徒譚馬丘劉輩從者數十百人其說時
有合於釋氏又爲道門之別傳矣

家古世雖極崇釋氏而禪學爲教門所排不絕
如縷蓋盛衰之理勢必致然迺元之教門亦
迄無顯著者而劉文貞特以事功顯巴思入
位帝師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前古未有
也

元禪門達者印簡於臨濟爲十六世趙承旨撰
臨濟正宗傳謂五祖演傳天目齊齊傳懶

牛和和佛竹林寶實傳竹枝安傳西堂容察
傳中和璋璋傳簡於臨濟雲大士禪學至此
蓋中興焉印簡弟子二人曰可菴開曰蹟菴
偃則傳華菴滿及太傅劉文貞公卽秉忠也
偃傳兩雲安住天都慶壽寺元之諸主皆崇
奉之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

按又曰齊以下
不見五燈會元

恐非當時高足當統
考之存其別派於左

海雲之後有法雲卽中峰明本也趙承旨極重
之事以師禮虞奎章撰塔碑本自作歷代祖



師像設始少林至臨濟臨濟至石霜行霜傳
楊岐楊岐至五祖演羅覺勤虎丘隆天童華
密菴傑密印先佛燈籠雪巖欽欽傳高峰妙
凡距臨濟一十八世而妙傳明本總之楊岐
派也元世之顯者僅數人自餘皆其子弟云
接右所傳禪派自天童傑以上証見五燈會元
蓋南岳下十七世也禪印而下會元所不列
故詳著之以補宋太史之缺文雲門弟子特
盛幾溢臨濟迨至宋遂無特起者僅雪竇天
衣數家曹洞則授子芙蓉差著元皆寥寥甚
自唐後禪流顛末大衆共此矣

近日禪學之弊以覺淺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
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
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爲緣據位爲出世
方便其弊不可勝言右虞奉章法雲塔碑所
舉五種禪學之弊可謂真切然自宋已有此
風矣

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秋



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宜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闢一佛大智闢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旣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

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則迄今不會。欠少才云。領荷星滿途程。說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昧者烏足以知之哉。右明本和尚統論教禪宗旨。蓋亦調停之說。而陰爲禪學地者。其本宗也。元世尊教。抑禪故云。或問。今五宗嗣自臨濟。而外餘皆無聞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屬累耶。抑宿緣之使然耶。答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不能加損於其間。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



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
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
臨濟道出常情爲人痛切機關語活其煖煉
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
是宜乎不承於世也右見中峰夜活禪此則
元世禪宗僅臨濟一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
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錢者豈
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考當時耶

叢

吳郡 雙樹幻錄上

終

筆叢

吳郡 雙樹幻錄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三世諸佛者過去見在未來過去曰莊嚴劫見
在曰賢劫未來曰星宿劫莊嚴劫第一尊曰
華光佛末後尊曰毘舍浮佛賢劫第一尊曰
俱留孫佛末後尊曰毘舍浮星宿劫第一尊



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
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
臨濟道出常情爲人痛切機關語活其煖煉
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
是宜乎不承於世也右見中峰夜活禪此則
元世禪宗僅臨濟一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
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錢者豈
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考當時耶

叢

吳郡 雙樹幻錄上

終

筆叢

吳郡 雙樹幻錄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三世諸佛者過去見在未來過去曰莊嚴劫見
在曰賢劫未來曰星宿劫莊嚴劫第一尊曰
華光佛末後尊曰毘舍浮佛賢劫第一尊曰
俱留孫佛末後尊曰毘至佛星宿劫第一尊



曰日光佛末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見在
未來每劫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劫於賢
劫爲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劫於賢劫爲第
五尊

一大劫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爲一大劫成而卽
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
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斫壞方盡又二十
年無橋惟水成劫十
方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蕩輪
劫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五十年爲始終極數

所謂一大劫也

一云劫有六種一中劫又名
計劫二成劫三住劫四

壞劫五空劫六大劫與前名異實空中劫者

卽轉盤劫初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

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過千年

命減十年身減一尺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

減劫之極也自爾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

一年身增一寸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增

八丈則增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



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雙輪劫積二十雙輪
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娑婆世界
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入滅八增八雙輪今
當第九滅劫有四佛出世初滅人年六萬歲
時俱留孫佛出世次滅人年四萬歲時俱那
舍牟尼佛出世次滅人年二萬歲時迦葉波
佛出世次滅人年一百歲時釋伽支佛出世
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
萬三千年又自釋迦文滅至南宋紹興二千

一百年人壽減二十一年身減二尺一寸今
人只可大人壽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人
壽十歲身長一尺至此成劫之極也過爾復
入第九增劫如前過一百年人命增一年身
增一寸漸增至二萬歲時銀輪王出四萬歲
時銅輪王出六萬歲時銀輪王出八萬四千
歲時金輪王出至此增劫之極也過爾復入
第十滅劫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下生從紹興
去彌勒更八百八十萬七千年是時百億闍



浮真金爲地平如掌梳稻自生男女五百歲
方婚嫁彌勒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
人九十四億第三會度人九十一億爾後度
人無數彌勒滅後尚有九百九十五佛相繼
出後十一號檀劫中如是千尊出盡二十號
檀已滿則壞劫到來漸成空劫大災之後復
入成劫如前切風鼓揚劫水水生厚沫化作
三禪天等遙遯下至人間大地後前造化星
宿劫天也亦有千佛出世云云右見莊論

中然則釋迦乃第九減劫末尊而彌勒則第
十減劫首尊也

前說考諸家引載并經典所論悉全然尚有可
疑處凡劫每一增減爲一號檀二十號檀爲
一中劫每一減劫祇四佛出世而增劫乃四
輪王則第十減劫當亦如之何得後十一號
檀劫中頓出九百九十五佛耶且釋迦文出
第九減劫中前已八增八減此八減劫中亦
當有諸佛出世今祇斷自拘留孫爲第一尊



至彌勒爲第五尊而九百九十五佛皆出彌
勒後則第八減劫以前諸佛又在二千數外
而賢劫中不止千佛耶此類俱覺矛盾當積
考之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
照是爲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
鐵圍山爲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
中鐵圍山繞之爲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
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爲三千大千世界此

是影所知論與藝苑卮言丘陵學山所引雲
不全

危言說太阿含經又俱舍論

三十三天者一名忉利天蓋三十二天中之一

俗說以爲諸天總有三十三處可笑也亦名

帝釋天上有焰摩天 梵率陀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梵衆天 梵輔天 大梵天

火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少淨天

遍淨天 無量淨天 福生天 福壽天

廣果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



現天 色究竟天 無想天 空無造天

色無處天 無所有天 非想非非想天

以上共二十六天俱在三十三天上其下又有四天王天 日月星宿天 持鬘天 常

憍天 堅首天共三十二天摩呬天一名離

淨天光音天一名極光天見大藏中及楞嚴因本阿含等經日月星宿下四天見婆沙論

應真錄云初利天統東方八大其名住峰天生山頂天善見城天鉢鉢天俱吒天雜殿天懼

喜天光明天又統南方八大其名曰波利樹

天險岸天摩尼藏天雜嶺岸天旋行天金殿

天雙影處天柔軟地天又統西方天其名曰

維蓮嚴天如意地天微細行天歌音樂天

德輪天月行天閻摩羅天遊行天又統北方

天其名曰影照天智慧星天衆分天住輪天

上行天威德顯天威蓋輪天清淨天總之爲

三十三天據此以爲初利所統別有三十二

天合初利爲三十三天與諸經多不合恐未



可據

通義亦有東南西北三十三天見度人

七寶山者住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
汝陀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捷隨羅山
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
馬牛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氏隨羅山高一
千二百由旬次毗那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
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住提羅迦山
二山之同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圍無量有優
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迦花等

須彌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
本經

須彌山者泰言妙高

見雜摩訶道經曰人鳥山又

曰玄圃山大地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

洞山神玄七轉觀天山佛經又曰鐵圍山蓋

此出佛經之名有三

形所知論亦稱妙高

道經之名有

五總之中國所謂崑崙也凡二典所言天上
海外諸大神山惟此最爲近實故釋道皆爭
據之

道經言其命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
曰須彌山入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
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階
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
是也山頂四面有峰各出曲臨海上各高七
百由旬金銀琉璃頗黎寶車渠瑪瑙七寶
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
提日正中時東拂提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
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

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舍六月南行亦一日
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阿含經云日天子城
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
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
步彭所知論云日輪火珠所成月輪水珠所
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峰高四由旬半廣百
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
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



全所成高一由旬半而各二千五百由旬周
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其地
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
寶椽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闕一小
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共四門側五百天子
皆服堅韃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
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而
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右見影所知論
其前稍不同即淮南罔風之言也

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
根深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枝條傍布五十由
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嚩摩離數色白
如盤面各五十由旬周三百由旬按此與扶
桑若木意同

善見西南者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
狀圓相是堂中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
周圍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布列三十三
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



寶所賦

三十三天別有善見名又非此地

四大洲者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
狹如車兩人面如之壽百歲東拂於逮洲縱
廣九千由旬闍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
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妙如半月人面
如之壽二百歲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
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

寶山在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
出瓊伽河入東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
入西南海西從馬口出轉經河入西北海北
從師子口出從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
積石爲中國河源

按河源出嶽敦騰兒阿耨達池卽星宿海也浮
屠氏言此非誕矣須彌山卽崑崙格史遜所謂
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其高廣誠有未易測
者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曾城闔風高
數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
須彌及三十三天宮闔醜類又如意樹等亦



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解行推廣之
余嘗謂浮屠氏稍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
出山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家
之說前所本有而後之道流反竊之云

浮屠數法巨細久近窮極畢舉而其名義亦多
與中夏迥別非精數其家言者未易通曉今
槩錄於左方亦補錄之一事也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鄰處塵不能析釋
七鄰處爲一極微七極微爲一微塵七微塵

爲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爲一透水塵七透水
塵爲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爲一羊毛塵七羊
毛塵爲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爲一遊隙塵七
遊隙塵爲一蟻量七蟻量爲一蟲量七蟲量
爲一麥量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爲一指二
十四指橫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
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

又一說小俱盧舍

六尺爲步二尺爲肘四肘爲弓二弓爲一丈六
尺二百一十六丈爲一里五里爲一俱盧舍



八俱盧舍爲一由旬

由旬一名繪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奢見因本經一俱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爲四十里而因本經注一俱盧奢六里名義俱小待俟續考之今中國算數微塵渺漠之名或出此云

古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從萬已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變之中者

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一百洛又

爲一俱胝此云俱胝俱胝爲一阿庾多此云

阿庾多阿庾多爲一那由他此云直至不可

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籌數也何

以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

梵書稱阿僧祇卽華言無數也按算法有十萬曰祇乃此

此句

右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爲億



庚多爲兆誤也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
又爲一俱厭卽兆也俱厭俱厭卽云百萬百
萬也則爲阿庚多矣阿庚多阿庚多則四用
百萬字乃能盡之然後爲那由他緣此二句
義頗隱與故注者誤以中國數法推之不知
本文云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百洛
又所謂百百變也俱厭俱厭所謂倍倍變也
上二俱厭字虛下二俱厭字實也阿庚多阿
庚多故此河僧應明總數矣

少說字誤詳見
別後注同爲字

四十餘卷

時最少者各爲利那百二十轉那爲一但利那
六十但利那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半呼
粟多三十半呼粟多爲一晝夜三十晝夜卽
爲一月十二月爲歲以華言時刻權之則一
半呼粟多半刻也一羅婆一分有半也一但
利那六十爲一婆羅釐利那百二十爲一但
利那則半刻中已餘利那二萬餘矣又一利
那爲九百生城九十利那爲一念見仁王經



又三十職紳爲一車呼衆多見娑婆論生云
跟縛卽婆羅具名也牛呼衆多一名車休多
注云須臾也見大藏一經之極極而至於微
塵巨之極極而至於由旬暫之極極而至於
刹那久之極極而至於摩訶皆極兩端言之
中庸以兩言蔽之曰第大天下莫能裁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又蔽之一言曰君子之道
貴而隱隱千經萬論言各理言不能外矣

此列書所言雖較發騰騰之類亦是此意也

異教拈得來便蒸冰怪奇吾儘只掩眼前道
理而至理自不能外所以爲世無敵也

大藏經四千五十餘卷而諸家書目所載僅百
數十種蓋唱偈疏儀等類文義相違不得盡
收也然以西天經總較之直百之一耳因緣
此廣異聞不必論其有無

涅槃經四千八百卷四十卷在唐 菩薩經一
部二千一百卷三十六卷在唐 虛空藏經
一部四百卷二卷在唐 首楞嚴經一部一



百一十卷三卷在唐思意經大集一部五十

卷四卷在唐 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四

卷在唐 寶藏經一部一百四十卷二卷在

唐 華嚴經一部一百卷八十一卷在唐
中法華經二部九十九卷三卷在唐 大藏

若經一部一千六百卷六卷在唐 金光明

品經一部一千卷十卷在唐 未曾有經一

部一千五百卷五十卷在唐 雜片經一部

一百七十卷三卷在唐 三論別經一部二

百七十卷十二卷在唐 金剛經一部一百

卷一卷在唐 正法輪經一部一百二十卷

二卷在唐 佛本行經一部一千八百卷六

十卷在唐 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二卷在

唐 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十六卷

在唐 大集經一部一千二百卷三卷在唐

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四十卷在唐

法華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 瑜珈經一

部一百卷三卷在唐 寶常經一部一千卷

七十卷在唐 西天論經一部三千三百卷



三卷在唐 僧祇經一部五百七十卷十卷
在唐 西天佛因維經一部九千五百卷三
十卷在唐 起信論經一部二千卷五十卷
在唐 大智度經一部一百八十卷十卷在
唐 寶藏經一部四千五百二十卷一百四
十卷在唐 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二十
卷在唐 正律文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因名論經一部二千二百卷五十卷在唐
唯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 具舍論

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隋志共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九百五十八卷
唐開元藏目五千四十八卷貞元增益二百
七十卷宋累朝增益又七百餘卷今藏大抵
仍闕元舊數蓋其間亦不無存沒也通志所
收僧一千七百餘卷不皆藏中者

牟子理惑論稱佛所著經凡十有二部合八億
四千萬卷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云
云按漢世唯四十二章經至中國安得品目



之多至此此必魏晉之淳然則大藏經目之繁侈其設固有自來矣予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僞作詳四部正說

凡浮屠之說類涉誇大者幸中華之人演譯之最先四十二章至宣彰顯及心經等總之諱理何嘗有一切彌文金剛圖覺不失淵取維摩楞嚴等漸入浩繁至法華華嚴諸品而極蓋其精緻處固佛本真其浮誕不根悉後世增益也 筆叢 吳郡 吳郡 吳郡

筆叢

吳郡 雙橋 吳郡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爲尊王長公扈言並載之以爲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



之多至此此必魏晉之淳然則大藏經目之繁侈其設固有自來矣予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僞作詳四部正說

凡浮屠之說類涉誇大者幸中華之人演譯之最先四十二章平實彰顯及心經等總之諱理何嘗有一切彌文金剛圖覺不失淵取維摩楞嚴等漸入浩繁至法華華嚴諸品而極蓋其精緻處固佛本真其浮誕不根悉後世增益也 筆叢 吳郡 吳郡 吳郡

筆叢

吳郡 雙橋 吳郡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廷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爲尊王長公扈言並載之以爲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



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
藏被人偷去却去他犄角邊拾些破餅破確
來用甚好笑旨哉紫陽之言凡老莊精奇玄
妙處皆爲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倣其
勝大渺茫之說不知此須於理道何與漫舉
一則餘可推

六祖風旛語世所盛傳然西土已有之十八祖
伽耶舍多侍師伽難提尊者次聞風吹殿鈴
聲師問曰鈴鳴耶風鳴耶祖答非風鈴我心
鳴非六祖豈拾前人唾涕者非一時偶合則
記者必有一竊耶

真朝恩於代宗前問慧忠國師曰何者是無明
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
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
色大怒忠曰卽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按此
在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之前

大慧正法眼藏序南度吳丞相潛作錄其說於
左六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



視憤視開視闕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
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取道謂正卽離謂
法卽應謂眼卽攀謂眼卽寒是故這四箇字
直須撇向大洋海裡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困
積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
言漢語觀來疑去縱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
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撲箭撞壁更
無去處正迷團中猛烈地頭破額裂通身流
汗得箇休歇方知在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

一雙凡眼到這裡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
云云右序文最警醒可以爲初機悟入津筏
讀傳燈諸錄者不可不知因特畧其說錄諸
右方

尊令矜居士渴聞悟就其盤錘悟不火既公因
請悟曰此事要梅相應直須死一番始得余
不解禪理但此是詩家無上妙詮余夙所誼
驗者卽此古禪理之不誣第近時釋門濫泊
無復可與講明唐宋兩名宿爰於絕學亦盛



衰之故也

所際禪師云是文大度看箇公案曾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大時中看
箇無字書穩伎倆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心
心相領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
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
下老和尚舌頭瞞也按此則可爲參學規繩
見宛陵錄中所載經山亦屢舉此示人第黃
葉與趙州同出南泉門後較前百丈開法視

趙州發先達何得提教言句示人恐學人誤
錄徑山語也

徑山禪師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趙州云無
此一字乃是權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
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
思量不得向楊眉瞬目處探根不得向語路
上作活計不得礙在無事甲裏不得向來起
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
四威儀內時提撕時舉覺滅如此做工夫看



一月十日便自見科也此節可與上條參看
大悲誥錄中開示諸學者如曠季任劉彥修
張賜叔汪聖錫宋直開諸書動引此則因緣
故知前件非黃蘗語無疑也

臨濟三次問黃蘗三度被打竟因蘗指往大愚
處得悟然臨濟終嗣黃蘗嗣山極力問大愚
大愚不荅竟因大愚指往雲巖處有者然洞
山終嗣雲巖二宿機緣始末甚同而所嗣異
者蓋黃蘗宗旨當與於臨濟嗣上門風合會

於青原緣方所發不可強也

睦州爲黃蘗第一座而黃蘗宗旨大典於臨濟
又臨濟有黃蘗會中不知名睦州令問佛法
大意且密啓黃蘗指見大愚遂弘臨濟之風
雲門亦從睦州悟入州指見雲峰峰授以心
印遂闢雲門之派二宗至今爲海內瞻仰其
始皆睦州所發成就亦由文殊爲七佛導師
信異人也

雪峯巖頭同參德山巖頭奇逸種種而後嗣寂



寥雪峰惜入全藉巖頭而一傳爲雲門又再
傳爲法眼德山之派藉以大振亦緣力所就
如人之有子無子非徒業殘際故也百丈南
泉亦然

雲門法眼洞山並見過於歸洞山之曹山爲山
之伴山皆見與師齊故曰曹洞曰馮仰融濟
雲門法眼嗣者差不逮故止從師稱耶

法眼
天宗師以
位通

經典之盛至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遁慧遠

之在兩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時之才士也
而一時文章最尚又從羽翼其間故能傳播
若此佛法且然儒者適以爲末技而欲廢之
世知詩律盛於開元而不知禪教之盛實自南
嶽青原興基考之二大士正與李杜二公並
世嗣是列爲五宗千支萬委莫不由之韓柳
二公亦當與大寂石頭同時大顛卽石頭高
足也世但知文章盛於元和而不知禪時江
西湖南二教周遍寰宇唐世人才之衆迺爾



宋時詩文固不及唐，茲禪門亦止臨濟一宗。
較之唐世，終有未及。迨余嘗疑幾信，訓釋宋
儒明道各極宗，代自名家，獨唐儒者不競。
乃釋門熾盛，至是焉能兩大哉。

唐之禪教自六祖卓錫曹溪一傳而爲青原南
嶽，再傳而爲江西湖南，又散而爲五宗。至五
季而雲門法眼遷化，自後禪學相承不立宗
旨，其盛衰乃與唐終始而唐之天下亦分而
爲五代。以終若合符節，適爾異哉。

正襟中有絕類詩句者類集在方尾編流題卷
架不錄

長御白牛車天春來草目青明重遊關山路雲

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山長空

不碍白雲飛石雲在青天水在瓶山參差松

竹烟籠薄重，聲林樹月上。蓮常翠峰穿海去

滴水下崑崙時後夜猿啼在亂峰道秋庭蕭

蕭風颯颯寒星列，空蟾躋高道日照寒光滌

山搖翠色新定浪激似銀山時山寒花發遲



長年一納衣長年一納衣風送水峰來風送水峰來枕畔月移花

影到牀前影到牀前山花開似錦山花開似錦澗水澗如藍澗水澗如藍雲

嶺峰前月嶺峰前月雪深宜近火雪深宜近火乘船度五湖乘船度五湖

秋風入古松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秋月生寒水斷雲猶挂樹梢

頭朝風吹送瓶梅花朝風吹送瓶梅花星月繞蒼樞星月繞蒼樞大春

至百花開至百花開黃鸝啼柳上黃鸝啼柳上霧捲雲收山嶽

靜海天空翻一輪寒靜海天空翻一輪寒雲連海門樹雲連海門樹金風

昨夜起遍地是黃花昨夜起遍地是黃花秋風黃葉亂過地

白雲歸白雲歸芭蕉葉上三更雨芭蕉葉上三更雨花落春風靜

秋風起庭梧秋風起庭梧孤峰無宿客孤峰無宿客松僧森森

密密長嘯一峯大地秋密長嘯一峯大地秋雲鎖萬重山雲鎖萬重山春

風掃殘雪風掃殘雪幾番雲色出峰頭幾番雲色出峰頭一樣泉聲落

檻前檻前枯木倚寒巖檻前枯木倚寒巖穿林宿鳥驚穿林宿鳥驚手攜

書劍謁明君書劍謁明君一般秀色匡山裡一般秀色匡山裡從歸青

嶂裡不出白雲來嶂裡不出白雲來雙鶯啼千聲花滿地雙鶯啼千聲花滿地客遊

三月草侵天三月草侵天遠洞散寒雲遠洞散寒雲幽窻度殘月幽窻度殘月

寒林無宿客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鷺鷥飛入蘆花

葉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柴門草自



灤有別片雲橫谷口

文

檻外竹搖風鶯起肉人

睡大

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微若是陶

淵明攬肩便歸去木是瀟湘一釣客子春

風觸日百花開上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

如重萬里塔鐔關有無事日高眠智歌舟載明

月文漁人偏愛宿蘆花上歲晚未歸客西風

門外寒大一葉飄空便見秋明帶雨一枝花

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明鷓鴣啼處自花新

及一裘才挂體本玉殿蒼生後上壁上盡枯

松北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明山峻水

流急三冬發異花李洞深雲出晚澗幽水流

遲百雪覆孤峰白天身是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明春山疊亂

青春木深處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明

黃葉落時聞綺衣明竹榻和衣半夜眠明

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迴明亭臺深夜雨樓

閣靜時鐘水斗轉星移天欲曉明送客

郵亭外明細雨洒簾前明昨夜三更月到窗



昨午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
詩牡丹花下睡
猶兒詩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放心詩長江行

不盡帝里到何時詩昨日作嬰孩今朝季已

老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詩白雲流水空

徘徊詩山僧一衲衣詩東菴每見西菴雪

下澗長流上澗泉詩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

深詩門掩落花春鳥啼詩不知誰住西巖寺

每日鐘聲送夕陽詩相逢秋色裡共話月明

中詩青山依舊白雲中詩萬里無雲月上時

及英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詩舉手攀青

斗回身禮北辰詩憶煎睡後茶詩夜禪孤月

冷晨起白雲高詩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

遊詩和商家住孤峰頂詩樓閣凌雲勢詩夜夜

有猿啼詩天垂華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

新詩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新詩白雲峰

下猿啼詩早詩千山添翠色詩滿船空載月

漁父宿蘆花詩繩牀風雨榻方丈草來侵詩

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詩正值秋風來入



戶一聲砧杵落誰家作輕烟籠皓月薄露鎖

寒巖志隔岸梵花香所蘆花兩岸雪江水一

天秋作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

空雨過山堂秋夜靜成朔風凜凜掃寒林詩

破衲蒙頭萬事休全臥聽涼風生竹林全碧

巖深處臥烟蘿石角穿雲路擣節意若何

雲蓋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

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在誰家詩黃葉飄

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詩寶劍未出匣

神光射斗牛詩雙板已歸西國遠北山空有

老猿啼志秋山落水猿晝啼中少林峰頂月

全上三月嬾游花下路一家悉閉雨中門風常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全上塞北千

人帳江南萬斛船詩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盡迷巢元南渡後禪機多用陳語不備錄

吾郡雙林大士偶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大士梁時人其詩已

純入唐格宏壯整嚴如此惜爲譚理者緣之



又心王銘古機顯賸不作西域方言不落南
朝綺習必當時一才士也

寒山詩云城中蛾眉女雜佩何珊珊鸚鵡花間
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
必常如此芙蓉不耐寒黎惟敬劇喜時爲余
誦之

法眼詠牡丹云捲垂對芳藥由來趣不同髮從
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藍色隨朝露馨香逐晚
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
疑唐居然一伴家門戶也先是嘗目爲宗師
游夏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
知住處又移茅屋人深居千峰頂上一間屋
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歸來始
覺老僧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機才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
叫落中峰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
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



所得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偽語也

吾郡自雙林善慧大士與達磨祖師並顯架武
之世嗣是禪門高躋代不乏人玄策禪師視
見大祖妙闢法心天皇悟嗣法石頭與藥山
分座贊元以大士裔孫三歲出家王文公不
可一世獨欽仰宗風先緒不墮俱服得天龍
一指費用終身至截童子指頭使之立悟尤
見機用之妙也

貫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我唐五代間

姓姜氏字德隱人所共知然傳燈錄又言姜

氏子出家名有規亦婺州人則吾郡有二名

僧一能詩一悟道皆姜氏可謂奇矣

有雙碑
碑見五

雙會元十七卷

雲門錄七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
愁蹤迹轉空野鹿爲不脫麻衣拳作桃兒生
夢在綠蘿庵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
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雙溪印首座詩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



不乘虎丘元淨禪師雙溪人嗣昭覺勳

德用禪師戴氏子嗣雲居悟婺州人

玄妙禪師安王氏子又止觀教師有東陽小威
傳燃所錄燒菴嬰供一菴主當命一十七八女
子送食一日令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
時如何答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婆聞
之云我二十年止供香得箇俗漢遂遣山燒
却菴按此菴主不以可欲亂心在儒家庶幾
柳下遺風面禪門以爲俗漢故知此理常別

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舉州以手搥之尼曰尚有這箇
在州曰那是你有這箇在此非禪門中儀律
禪者富機顯用則不拘知此見燒菴老嫗亦
具少知識

曾氏類說引他書一則云木山尼闍堂說法邵
隱峰懷白刃夜脅之尼畏死從命次日鄉表
其祖屨以示人大衆立散按羅溪臨濟宗支
音爲木山號後至三載尊應至此卽有之體



溪他日將愧匿不數乃自謂於末山處得半
杓至今當飽不飽且以配助濟大師前言何
耶此必僧徒忌者之口欲以毀末山之開堂
并發明鄧隱峰之亡賴耳凡僧例不稱姓而
鄧獨以姓稱且臨終倒植而化其妹亦尼諱
之曰兄生不循規律死更癸或於人因倏然
仆地云大令此
立誓神元

洪覺範林間錄五姬曾元多采之益其中幸不
可信如謂杜祁公張文定全居誰陽之類有

人辯駁已明余近得就李新刻本讀其卒章
又載杜公呼文定字爲安道安道乃方平字
非文定也則此事之誣灼然然亦非無因者
蓋本謂蠡新話而潤飾之今竝載二則於左
金縷編又謂此乃方平語然林間亦不悉稱
文定傳風編載蠡稱是文定語金縷編蓋因
林間
說也

捫蠡新話云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
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
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



曰江南馬大師淨慧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
霞雲門是也公暫閑息不甚解乃問曰何謂
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
制公欣然歎服其後語張天覺天覺撫几歎
賞曰達人之論也

余疑此說如張無盡談探
凡語天爐家者亦文定好

佛故

林間錄曰祁公與文定致政居雁陽祁公勁正
每笑安道佞佛有朱承事以醫游二老間一
日祁公呼朱切脈朱辭以看榜嚴久之乃

廟公責之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何榜嚴乎
朱曰以某觀之此經似過孔孟矣公取閱大
驚曰世間何從有此云云

道家有老子西昇經云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
故一名化胡經浮屠教每以爲病六代諸人
論辨極繁見弘明集中所載歷唐至宋竟莫
能決迄於勝國世方崇奉釋教又以帝師主
之遂焚此經浮屠有爲下火文者極鄙陋而
佛祖通載看之殊可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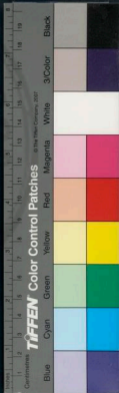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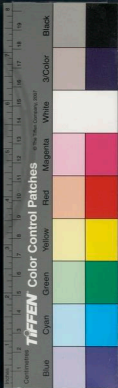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032



© 2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x3918 1/15



詩數

續編一

國朝上

洪永

康熙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澁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自三百篇以迄於今詩歌之道無歲三變一感
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倒變至於
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大宏大厝積衰至
於元宋極矣明風啓而制作大備



國初稱高楊張徐季迥風華穎適特過諸人同
時若劉誠意之清新汪忠勳之開爽袁海叟
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相羽翼劉崧貝瓊林
鴻孫贊抑其次也

國初文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王子克劉伯溫
方希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
衡者而詩人則由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
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
隆後復自北而南矣

徐氏詩評曰金華胡仲中之雄壯蘇平仲之
腴宋景濂王子克之純雅太宰之味藜董自
別介州筆記曰宋王二氏雖以文名而詩亦
嚴整妥切則發中諸君子冠冕國初不獨其
文也他如方希古張孟兼唐處敬皆篇什不
乏劉伯溫又文掩於詩矣

大槩發諸君子沿襲勝國二三遺老後故體裁
純正詞氣克碩與小家尖巧全別惟其意不
欲以詩人自命以故丰神意態小減當行而



吳中獨擅今海內第知其文矣

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闕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養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昭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高太史諸集格調澁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潤翻風骨頹利則遠過元人昭代初雅堪諦爾而弘正諸賢楊維祿不及之用修詩缺始加蒐輯至兩鄉鄉咸極表章衆論遂定然高下

便應及楊徐張二子遠矣

楊孟載結客少年行用沈君攸體如豪名獨擅秋千社俠氣千秋蹴鞠塲白壁一雙鬪劍客明珠千斛買胡娘金丸挾彈臺左寶騎聞箏太液旁梅子鬪牆羞梅果桃花深院嘆東粲等語視沈作遠過之又岳陽一首壯麗欲亞孟浩然其末句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尤爲膾炙然元詞未除正坐此音節迫促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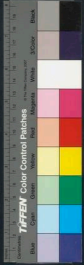
季昶下劉青田才情不若楊孟載氣骨稍減汪
忠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絕句小詩特
多妙語但未脫元習耳旅興等作有魏晉風
足爲國朝選體前輩仲默於國初特推袁海
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弗如也閩林
員外子羽諸體皆工五言律尤勝合處置幾
劉不復辨別甘瑾浦源藍審皆有可觀

高廷禮擬早朝大明宮及送王李二少府詩如
流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潯川雨

散巴山出大澤天與楚樹微殊有唐風國初
襲元此調罕觀

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積雪明山殿玉潤飛流帶
苑牆諸天日月環龍袞九域山河拱象筵袖
經鴈宕千峰雪定入峨眉半夜鐘雲邊夜火
懸沙驛海上寒山出郡樓皆氣色高華風骨
迥爽而諸選詩家例取其巽柳欲賦鶯喚起
宮花乍落烏銜來等句迺其下者耳

國初三張以寧光弼仲簡以寧氣骨豪上國初



寡倚深繪略讓耳光弼仲簡亦有佳處然率
與元人唱酬故明風當斷自高楊作始若廉
夫大槩輩俱鼎盛前朝無鬻當代掠其餘剩
尤隄所宜

吾邑與諸公同時者吳正傳禮部子大學士沈
最爲太祖眷遇然初不以詩名余往甚忽之
近得其遺集雖儒生本色時露而高華整肅
體格天成合處詎出當時名家下惜全編完
善差寡輒句摘之以俟賞音其讀史十咏如

黃石履云躡羽存因步躡項立爽基中郎節
云窖中同臥雪海上共驅羊子度漫云大澤
垂綸夜東都繪象時諸將崩云白旄揮牧野
赤幟指咸陽太白靴云遠游觀宇甯高舉躡
星辰中散琴云新祭鳴虜屐雅曲奏開房皆
用事精切神州十詠北闕雲云紫風細作千
行紫捧日高騰一棗黃居庸翠云春雲映處
屏如畫御盤來時色欲流內苑花云萬年枝
上紅雲擁五色屏前緜幙開都門御云萬樹



連營春細細千條夾
雨絲絲禁城鐘起句
華鯨飛舞出滄溟
直上天望闕爲上林鶯
結句飛飛更向高枝語
三十六宮春晝長
尤爲俊爽
他若風清毒捲明東壁
野迴天垂出太行星
環太乙尊黃道日麗
管霄映翠華九成殿
上飛金雀萬歲山中舞
碧鸞視神玉堂蓮炬
絳袖書金賈竹編青
西初殊自鈔鈔而諸選
絕不及之

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語而思春曲十韻如南浦

沈書傳素醜東風將恨與
新鶯物華半老
脂苑春霧輕籠
翠城四圍
列鶴心如剪爲
如文鴛繡閣成陽臺
樹密朝霞迴
巫峽潮回暮渚
平等句特精工
沈麗與孟載詩皆七言
排律妙似第稍異
唐調耳
仲春
袁詞采葉
曲皆工

宋文憲子遜王忠文子紳
並工詩
葵中一時之盛

因初如宋潛溪文章學問
宋仲珩書名不直發



中三絕皆可爲海內第一王司寇稱承旨雲
蒸龍變天下共歸豐人翁謂舍人威鳳冲霄
當代獨步卽異時定論可知而自其父子得
之尤前代罕見也

國初婦人僅金華宋氏一篇自云太史同宗其
詩甚長略雖格不能高頗具朴淡至脫元習
至處境之遒列夫之誠奉姑之孝咸備厥躬
蓋前代所未覩者

孫仲衍號山老妓行浪羅繁富殆過千言而中

多猥冗益歌行雖極長麗而精嚴不失逸宕
之內而紀律森然乃爲可貴不然卽萬言易
與耳孫同時嶺南黃哲亦長七言古才情少
劣氣骨勝之

自方正學來事海內諱言其文近始大行褒顯
而詞廟尚缺萬曆丙子中侍御蕭公廉督學
一廉公伯輪郡守吳公自新合黃劍宇臨安四
方忠義大快當時盛事諸臣若蘇子寧周是
修程本立茅大方黃叔英顏伯璋黃觀卓敬



姚善胡同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
崢嶸足覩風負世勛訕文人無行余不敢謂
然

永業中姚恭煇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
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
可觀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聲錯出
若曾子啓劉孟軻張靜之李昌祺及闕中諸
王輩皆浸潤明風解脫元習然非國初比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墮行
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典起李
何厥功甚偉是時中晚宋元諸詞彙典此老
砥柱其間故不易也

國朝詩流頗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
、文襄一清石文隱希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
學士敏政凡所製作似務爲和平自時
厥後李何並作宇宙一新矣

觀察開劍紳珠舍人綴之趙功以籌造膠衆其



同考功以通方繼踵其後一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故明詩首稱弘正然崔康但以文名教夫獨長樂府自徐邊領來寧諸公遺集具在余備讀之愆之派流甚正聲調未舒歌行絕句時得佳篇古風律體殊少合作與嘉隆諸羽翼似互有短長也

李獻吉詩文山斗一代其手摩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摩西來獨爾稱效又如曹溪卓錫萬象皈依至品燕人倫則尚有不憚人意者如

序徐昌穀集云大而末化故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非至言駁何仲默書云君詩如風蟬巨跡步驟雖奇不足爲訓然仲默詩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與李評殊不類又謂何百年萬里層見疊出今李集此類尚多於何所極稱張光世詩讀菱陵集亦殊未見超遠非何徐比

獻吉送徐昌穀詩金華數子真絕倫謂宋王諸公也偉哉東里節廟珍楊文貞也我師嘯起



楊與李京口長沙二相也弘正以前巨擘大
業盡之但送昌毅而不及其本部高楊輩豈
謂尚存元調耶

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不必蚤慧
兼斯二者獨魏陳思次則唐王子安明何仲
默二千風華神秀絕自相當然于安尚沿六
代綺靡仲默一掃千秋茅塞其識與功不可
同日語也

自昔文人厄運位遇通顯百不二三至以勲業

自見者千古寥寥劉元海耻韓淮無文隨時
無武歐陽氏慨元劉事業姚宋篇章蓋造物
乘除大數應爾惟

國朝勲業才名兼者頗不乏人惟魏則劉文成
翰勿則楊文貞靖難則余肅愍出塞則王威
寧勸亂則王新建平盜則林司寇行邊則楊
太保禦虜則唐文襄治水則朱司空定變則
張司馬皆文武兼該聲威備前代所罕觀
者



弘正開宗工巨學若李獻吉何仲默羅景鴻皆
文人兼氣節者崔子鍾王子衡薛君采皆文
人兼學者

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
稱及讀獻吉送昌波詩是時少年誰最文大
常邊丞何舍人仲默贈君采亦有十年流落
失邊李之句則李何於邊正自不淺余細閱
當時諸家若仲島德函散夫子衡詩皆非長
華玉繼之升之士選輩或調正格卑或格高

調僻極邊視諸人差爲諧合不得不爾若君
采子業年宜稍後元非同列今總萃羣集薦
而論之李何徐外備工獨造亡先觀察具體
中行當屬考功

國朝詩僧無出來復見心者宗泐有盛名而詩
遠不逮弘正以後縮流遂絕譬若羽流則全
未覩他旁流亦俱不覩也

楊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綺縟擬六朝之秀
合作者味自斐然如題御七言律云垂楊垂



柳挽芳年飛絮飛花錯遠天金距闕雞寒食
後玉城翻雪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鄉
橋邊與路邊游子冤銷青寒月美人腸斷翠
樓烟風流繡藉字字天成如初發芙蓉鮮華
莫比第此等殊不多得大槩錯綜金影藉
滿眼耳真中作如春興八首語亦多工

楊五言律高柳分斜月長榆合遠天新水催飛
鷁微霜度早鴻等句置齊梁不復可辨巨言
盛稱王稚欽花月可憐春一首亦六朝語非

盛唐也

用修才情學問在弘正後嘉隆前挺然崛起
復依倚自是一時之傑第詩文則僅何多不
鍊錘乏著述則剽襲勝而考完疎大槩議論
太高者力常不副涉獵太廣者業苦不精此
古今通病匪獨用修也

高自標致前無古人論學問無如鄭漁仲論書
畫無如米元章而後人卒莫之許也二子氣
質儼誕相近觀其著述無論是非可爲絕倒



本朝楊用修論詩論學亦然而疎漏尤其三子者不同道共趨一也

楊真中最善張愈光張才與學遠非楊比特以調合

自信楊有後論後生秀敏喜慕名高信心縱筆動欲自開室與自立門戶語之輒大言三百篇出自何典此珠爲風雅累余請得備論之大慙人遐選聲詩接聞尼父剛修制作斯備夷考國風雅頌非聖臣名世之筆則田峻紅

以獻吉漸起成弘追師百代仲默勃興河洛合軌一時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上下十餘年間登乏窈隱吊適之徒趨具厭常之輩大夏源流既乏蹊徑多紆或南面而臨冥山或塞裳而涉大海徒能鼓聲譽於時流焉足爲有亡於來世其僅存者若唐李長吉之歌行樊紹述之序記堂與門戶竟何如哉

今人因獻吉祖裝杜詩慷慨仲默舍後之說



以半後雞口爲辭此未柰何集者就仲默言
古詩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王楊四
子五七言律法杜之宏麗而兼取王岑高李
之神秀卒於自成一家冠冕當代所謂門戶
堂奧不過如此古人影子之說以獻吉多用
杜成語故有此規自是藥石非欲其盡棄根
源別安面目也今未嘗熟讀其詩熟參其語
徒執斯言師心信手前人棄去拾以自珍一
時流輩互相標鵠將來有識詎可盡誣譬陳

一壺以涉溟渤何舛之能登

馬賦者不知名而詩鈔載其送岳季方詩如五
嶺嶂高烟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豐城劍氣
東南起合浦珠光晝夜浮格特高華雄峻足
爲嘉隆前驅不可以名取也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浴襲元體頗存
織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豫
縉紳之聲喜爲流暢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
弘治文致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



詞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
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
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裂各殊好賞互異亦其
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
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晉漢
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夙
神初振而籌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
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
聲剛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咲也論
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類
當者

詩鼓

續論一

洪武

庚辰

國朝上

終



詩教

續編二

國朝下

正德

嘉靖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洪承以至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
織穠綺緝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
也北地信陽雄深鉅屢一變也婁江歷下博
大高華一變也



詩教 續編二 國朝下

詩教

續編二

國朝下

正德

嘉靖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洪然 清臣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洪承以至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
織穠綺緝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
也北地信陽雄深鉅屢一變也婁江歷下博
大高華一變也



洪承以後諸子變高楊者也見謂汰尖纖而就
平實其流也庸冗厭觀嘉靖以前諸子變何
李者也見謂略粗重而擬精華其弊也弱靡
不振

初唐詞藻豐饒而氣象宏遠中唐格調流宛而
意趣悠長嘉靖之爲初唐者豐饒差類宏遠
未聞爲中唐者流宛頗親悠長殊之藉使學
之酷肖不過沈宋錢劉能與開元天寶競乎
故取法不可不上也

自比地宗師老杜信陽和之海岱名流馳赴雲
合而諸公質力高下強弱不齊或強才以就
格或因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世外五
七言律往往割襲陳言規模變調粗疎溢粉
殊寡成章嘉靖諸子見謂不情改削初唐斐
然溢目而矜持太甚靡績滿前氣象既殊風
神咸乏既復自相厭棄變而大智又變而元
和風會所趨建安開寶之調不絕如綫王李
再興擴而大之一時諸子天才競爽近體之



工欲無前古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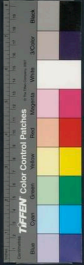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孫山人五言律晚唐之卑弱者七言律晚宋之疎慢者僅歌行一二王稚敏才高一時而制作遂無入彀五言律稍成篇亦非上乘豈中年潦倒不能盡其才耶

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制作聲氣傳合耳然其才殊有逕庭于鱗七言律絕高華傑起一

代宗以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駕然于鱗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讀皆尺有所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森嚴以法勝公實績麗茂秦融和第所長俱近體耳

長興商也廣陵師也迪功爽也歷下尹也信陽顏也北地武也

弘正之後嘉隆之前之爲律詩者吾得二人曰皇甫子循之五言清空瀟酒色相盡錦羅格



本中唐而神韻過之曰嚴唯中之七言鍊鍛
精工蠶鍾盡泯羅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

弘正五言律自李何外如薛君采之端麗溫淳
高子業之精潔華妙置之唐人毫無愧色然
二君似未長七言律高蓋氣局所限辭或工
力未加

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
秋興李頎祖詠等詩大半句法得之老杜爲
法得之李頎屬對多偏枯屬詞多重犯是其

小疵未妨大雅

紫氣關關隔天地洞黃金臺貯俊賢多萬里悲秋
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少陵句也九天開
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
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王維句也秦地立春傳
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南州杭稻花侵縣西
嶺雲霞色滿堂李頎句也三山半落青山外
二水中分白鷺洲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
空島嶼微青蓮句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



曙色動危旌
沙場烽火侵胡身
海畔雲山擁
前城祖咏句也
千門柳色連青瑱
三殿花香入紫微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岑參句也
凡于鱗七言律
大率本此數聯
今人但見黃金紫氣
青山萬里
則以于鱗體不
熟唐詩故耳
中間李頎四首
尤其是濟南篇法
所自

介州四部稿古詩枚李曹劉阮謝鮑庾以及青蓮工部靡所不有亦鮮所不合歌行自青蓮

工部以至高岑王李玉川長吉近獻吉仲跌
諸體畢備每效一體宛出其人時或過之衆
府隨代遺詞隨題命意詞與代變意逐題新
從心不踰當世獨步五言律宏麗之內錯綜
變化不可端倪排律五韻以上滔滔莽莽
無涯際五七言絕句本青蓮右丞少伯而多
自由結構奇逸瀟灑酒種種絕塵七言律高華
整栗沈著雄深伸縮排蕩如黃河漢瀚宇宙
偉觀又如龍宮海藏萬怪惶惑王太常六詩



家集大成千古惟子美今則吾兄汪司馬云
上下千載縱衡萬里其斯一人而已

弘正之後繼以嘉隆風雅大備殆於無可着手
而敬美王公特拔新標異於四家七子之外
古詩歌行勁逸道爽宗吳李謝方之菽如以
肥哲昆誠無愧色五言律氣骨雖自老杜旨
趣時屬右丞至七言律卽右丞不能脫穠麗
而獨以清空簡遠出之詞直而意婉語淡而
致濃此格古未擬也唐人稱樂天廣大教化

主李益清奇雅正主二子不足當謂兩鄉耶可耳
余與友人拈二王律詩長公有花裏鴉絃千嶂色月
明飛鳥萬家春次公則飛鳥夜懸天姥夢栽花春
映赤城標長公有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竝咸陽日
動搖次公則星近長安多聚散雲深碣石易浮沈
真勸敵也

盧次楨詩華藻不如謝而氣勝之世但知其賦耳
七言律大篇于鱗華山四首元美詠物六十首皆古
今絕倡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篇之



外變幻未窮

獻吉仲默各有秋典八章李專主子美何兼取盛唐
故李以骨力勝何以神韻超學何不至不失雕龍
學李不成終類畫虎

李以氣骨勝微近蘇何以風神勝微近翁濟南可謂
兼之而古詩歌行不設

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峭決相半人多
惜宗早夭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
九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以未成論

徐子與七言律閔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湮之致
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
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自是中
唐與諸公大不同

少嘗見雜刻中子與七言律數篇工甚過晚年今集
皆不載

仲默昌穀外集殊未佳仲默是役人集其幼時未成
之作昌穀是役人集其初年未變之作于麟遺集
不多却有絕佳者



中原自李何輩先達高子業以冲遠繼之嗣是作者
雖高什開存終非炳赫嘉靖中張助父最為傑出
諸公後當首稱

杜之和買大減王岑李之岳陽遠慚孟杜信陽北地
竝賦無題而獻吉備工歷下鄉耶俱詠雙塔而干
麟特勝皆一日之短長非終身之優劣

因朝學杜者歌吉歌行如龍虎天門明卿近體如虎
臥鳳閣識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
其一語尤可為後學法

中三絕皆可為海內第一王司寇稱承旨雲
蒸龍變天下共歸豐人翁謂舍人威鳳冲霄
當代獨步即異時定論可知而自其父子得
之尤前代罕見也

高自標致前無古人論學問無如鄭漁仲論書
畫無如米元章而後人卒莫之許也二子氣
質做誕相近觀其著述無論是非可為絕倒
杜之和買大減王岑李之岳陽遠慚孟杜信陽
北地竝賦無題而獻吉備工歷下鄉耶俱咏



雙塔而于鱗特勝皆一日之短長非終身之優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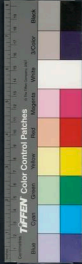
因朝學杜者獻吉歌行如龍騷天門明卿近體如虎臥鳳閣獻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其一語可爲後學法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宋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鑿戒前規遂爲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求而未暢惟弁州信手匠心天然湊泊千秋妙解獨擅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宋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鑿戒前規遂爲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求而未暢惟弁州信手匠心天然湊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系典尤得三昧極盛之後殆難繼矣

皇甫子循以六朝語入中唐詞而清空無迹楊用修以六朝語作初唐詞而彫績滿前故知詩有別才學古善用

嘉隆一振七言律大暢邇來稍稍厭棄下流者而上



輕浮出宏說而入府淺巧辭則託之清新纖細則
借名工雅不知七言非五言比格少駸則卑氣少
矧則弱詞少淡則單薄句稍緩則吝體 因朝惟
仲默于麟明卿元美妙得其法皆取材盛唐極受
老杜近以百年萬里等語大而無當誠然彼自雲
芳聲并發劉劄言乎紅粉翠眉非溫李餘聲乎去
此取彼何異五十步笑百步哉

信陽之後北地之雄濟南之高瑯琊之大足可雄視
千古然仲默為大家不足于麟為名家有餘

獻吉章法多縱橫才大未欲受句縛也于麟詞
屬多偏倚才高不欲受句縛也其故獻吉以
易于麟以避故二君詩格高絕而無卑弱之
病然以是言律終非本色當行適讀杜集即
排律百韻未有不整饬者近唯仲默元美伯
玉明卿體既方嚴而格復雄峻學者熟讀當
無此病

李饒幻化而乏莊嚴何祗整秀而寡飛動風質
龍變兪州其自謂耶



汪司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中歲尤刻意詩歌
五七言近體盡刷鉛華獨存天骨雄深渾朴
壁立嘉隆諸子間自爲一家非俗眼所易識
也其格調精嚴句律整峭新創鍛鍊之工幾
於毫髮無遺恨深於少陵者當自得之弟仲
淹仲嘉並工詩競爽世稱二仲云

自北地濟南以峭峻遇物古人握沐之風幾於
永絕嘉隆間吳郡新都相繼崛起兩公德望
位遇震雅一世而皆下士急才後生一善必

獎掖陶鑄孜孜若弗及當代知名之士靡不
出其門者司寇起任南都賓客走白下歲數
千人司馬奉太公家居車騎填委啖中幾滿
余於兩公俱通家子以踪迹迥絕又嬾慢不
能自通兩公曲加推引遂竝辱國士之遇他
可槩見云司馬嘗借余過會園途中韻余七
言律四章極爲長公所選余別有記
中州李何一盛遇後浸微張中丞特起新蔡周
旋聯郡歷下間其天才絕出如龍泉太阿鋒
不可犯王次公絕推重之謂出宗徐上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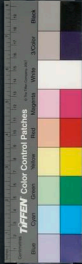


妾交游一日邂逅朱山人館讀余詩大學節
見賞余亦極意應酬遂爲旁觀側目至微色
發聲追思頓成往事可一慨也

穆廟特寓內承平薦紳韋布椽飯命簡家驥人
壁雲集部下余所獲游處者嶺南則黎惟敬
歐植伯梁思伯吳下則文壽承周公瑕曹子
念殷無美吳文仲信陽則何啓圖燕市則劉
仲修江右則楊懋功楚中則陳玉叔劉子大
丘謙之就李則戚希仲洗繩父東越則童子
鳴康裕卿晉陵則朱在明安茂卿濠梁則朱
汝修吾里則祝鳴皋今半化異物矣

國朝武臣希習文事獨李臨淮惟寅崛起勳曹
中翰恂折節海內人士宗附如歸王次公序
其詩郭定襄後一人咸謂實錄余以惟寅文
雅尙當過之

近日詞場自吳楚嶺南外江右獨爲彬蔚與余
交最久者驗邢相胡孟賡朱可大喻如浙江
觀湖鴈宕天台等作胡如天津望海匡廬彭



蓋諾篇朱如秦岱嵩高兩岳游稿皆高華雄
邁與嘉隆相表裡

陳京兆王叔溫良樂易海內稱其長者尤喜汲
引後學卽閩巷岩穴有片善必致致稱述不
容口所至戶屢恒滿詩文清婉典飭居然漢
唐間名家所著二百四集製作其富兩司馬
咸有序盛行於時

康裕鄉山人與余最善余髫歲從家君寓都下
裕卽自李臨淮處見余詩輒擊節矜賞因盡

徵風昔所核讀之每疵病必爲指摘自是定
交歷二十載如一日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
闊壯豪麗翩翩布衣之雄爲人爽朗快烈尼諾
可寄成生兩鄂那皆階重之今尤不易得也
周公瑕以書名一代詩五言律沈婉有致七言
律尤工合作處高華整麗足上下嘉隆諸子
而世卒以書名掩之如游燕諸作昆虛閣觀
象臺等篇皆必傳於後世者異時自當有定
論也未司空汪司馬王長公次公咸亟稱其



詩以公瑕不近名故其語罕傳云

延陵鄧欽文詩素未知名戊辰春余同黎惟敬諸子游西山歸各賦詩鄧所作八首特精工冠一時今其人已歿并識此

明宗室攻古文辭者嘉隆間惟灌父最博洽然著述余暑歲卽與交豫章用聽先鳴諸子勃起貞吉宗良與余酬復待久一時競美名家未易屈指盡也

詩至七言律八句之中往往元弱况衍之十韻

以上其難可知唐老杜外作者絕少惟近王
欽公壽長公十五韻豐勻整密字字精工足
爲此體作祖且盡刷鉛華獨存風骨元排律所難求
凡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
中歲工力並到神情俱茂與衆諸合之際極
可嘉賞如老杜之入蜀仲默于鱗之在燕元
美之伏闕三郡明卿藏甲西征敬美齋帷前
卷皆篇篇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

老杜變映以後過於奔放獻吉江西以後漸大



少室山房

王世貞

支離仲默秦中之作畧無神彩于麟穆疾之
後似涉刻深元美耶臺之稜穆趨平黃視其中
年精華雄傑往往如出一手蓋或視之太易
或求之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困年減雖大
家有所不免世反以是爲工非余所敢知也
詩之晚年彌工者如張肖父汪伯玉二司馬黎
惟敬歐積伯亦不失故步皆嶺南巨擘也

獻吉學杜趨步形影登善之模蘭亭也于麟擬
古割裂似自懷仁之集聖教也必如獻吉歌
行于麟七言律斯爲雙鵬並運各極摩天之勢
張助甫五七言律高華雄爽類宗子相而精密
過之黎惟敬五七言律深覩莊嚴類梁公實
而老健過之

重臣分省出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
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雨闕月落聽雞度
華岳雲間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
左是長安右季連送沈左司入關作壯麗和
平句句大體可爲國初七言律第一



吾愛景濂文仲所書皆國初第一而七言律亦
盛有佳篇如承旨送張仲藻舉朝紅錦裁雲
朝莫雁紫簫吹月夜乘鸞從此梅花消息好
青綾不似玉堂寒舍人題木簾洞雲屋洞合
珠網窈窕鉤涼沁玉繩低鮫人夜織啼痕濕
湘女淚粧望眼迷皆精工華整國初創此有
幾

弘正謂七言律數篇外惟危素送人之嶺右有
中唐風王直西湖高樓早朝得初唐調此外
或句聯工而全篇未稱或首尾稱而氣格似
卑不必多論

退之我願身爲雲東野身作龍蓋戲語耳獻吉
因之云子昔爲雲我作龍抑又甚矣

仲致氣質絕溫雅亦有文靡於陪韓力振之然
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
詩之法亡於謝之語送開一代作者門戶彼
身係百千年運數豈容蹶跌以沽長厚至與
獻吉書評駁不少怨詎有毫忽勝心所謂古



之益友而李谷書嗜嗚叱咤形於楮墨雖言
皆藥石後此用意瞭然至再書以激之而何
直受不答有以見其量也

桑民慚高自稱許今觀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
謂大言無當吳中昌穀同時祝希哲唐伯虎
沈啓南王履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
掩之亦以偏工書畫不暇致力耳履吉諸作
特高朗非三君比使稍加以年可亞昌穀嘉
隆間周公瑕近體殊精詣亦以書掩之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扈康
德滴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
皆北人也南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
輩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
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下
十數家亦再倍於此矣

七言律唐人名家不過十數篇老杜至多不滿
二百餘州乃至千數誠謂前無古人然亦最
不易讀其總萃諸家則有初唐調有中唐調



有宋湖有元湖有獻吉調于鱗調其游戲三
昧則有巧語有詭語有俗語有經語有史語
有幻語此正侖州大處然律以圓元號徹不
無泛濶讀者務尋其安身立命之所乃爲善
學不然是效羅什吞針墮夸文逐日也

李于鱗以詩自任若微吾竟長夜等語誠有過
者至今爲輕佻指摘然亦出於古人如杜子
美獻書自謂楊雄枚臯臣可企及又李邕求
識西王翰願卜鄰又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

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語書大字七
歲詠鳳凰之類不可勝道太白尤自高如大
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靡不
足珍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
茫茫若埃塵退之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亦是此意至如杜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
李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韓退無孔子則
已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言尤大意尤遠初學
目不覩往籍輕於詩詞何損作者



端初爲初唐者唐意 德業承之替文升王汝
化任少海陳約之 阮叔禾等爲中唐者皇甫
子安華子潛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水
等俱有集行世就中古詩神淡當首子潛律
體精華必推應德

同時爲柱者王允寧孫仲可爲六朝者黃勉之
張愈光允寧于六塘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
其詩

咏物七言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國初

李迪梅花孟軻芳華海叟白雲皆贈矣人口
而格調平卑僅可上盟元宋獻吉題竹竹猷
鱗魚于鱗雙塔始爲絕到元美至六十餘篇
則前古所無也

弘正間詩流特采然皆追逐李何士選繼之升
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陽仲默
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瓜鼎
足

隆萬咏物之缺者若黎莊敬斌月掖中清桂隱



陶陶歐棖似賦雪

客酒如霞極爲精

工宏麗而二結可九出人意表皆傑作也

以唐人與明益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易張
徐唐有工部青蓮明有會州北郡唐有摩詰
浩然少伯李廌岑參明則仲歐昌穀于麟明
卿敬美才力悉敵惟宜成際無陳杜沈宋比
而弘正嘉隆羽翼特廣亦盛唐所無也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如排律如子美摩詰
七言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俱

奉七言絕如太白

標詩名
絕枝明則北

蘇介州之歌行仲秋明又之五言律信氏遷

下吳郡武昌之七言律元美之五言器律五
言絕于鱗之七言絕可謂異代同工至騷不
如楚賦不及漢古詩不逮東西二京則唐與
明一也

詩數

詩編

四

正德

嘉靖

錢



詩藪序

新都汪道昆著

夫詩心聲也與古今一也顧
體由代異材以人殊世有推
遷道有升降統者以意逆志
乃為得之耳視則凡目巧則



198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藪序

詩藪序

新都汪道昆著

夫詩心聲也與古今一也顧
體由代異材以人殊世有推
遷道有升降統者以意逆志
乃為得之耳視則凡目巧則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枕
于心其無當均也元晏雅多
明瑞來者以其先鳴余既領
李橐于婁江則信姻于詩矣
乘舟接席相與揚旌古今藪
予支程殿最且暮千古以神

過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
人々謂也同者或覲明瑞若
殆干盟主邪吾兩人置弗問
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乞奄
及五載晉會嚴陵明瑞生詩
藪三編凡若干卷蓋將軼談



藝衍扈言廊憂心操獨見凡
諸耄倪妍醜無不鏡諸靈臺
其世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
唐以迄于今其最則自四詩
五言七言雜言樂府歌行以
迄律絕其人則自李陵枚妣

曹劉李杜以迄元美殆言于
鱗叢其積藏瑕瑜不掩即晚
唐弱宋勝朝之籍吾不欲觀
雖在糠粃不遺餘粒其持衡
如漢三尺其握筭如周九章
至中肯綮如庖丁解牛其求

之色相之外如九臯相馬未
也散羽卿高廷禮篤于時者
以其所品選亟稱其大且功
先是誦注于鱗未嘗釋手推
尊元美兼抱條貫三百篇十
九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論醜
疵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己者
正之也即羽卿連禮不耐不
用以異乎己者正之也即元
美于鱗不耐不異無偏聽意
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
盡心之極幾于無心彼境求



之耳目心思僅得一隅耳吾
將以是質元美無論南者然
疑之

萬曆庚寅春二月朔



詩數

內編 古體上 雜言

東越 胡應麟 明瑤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涿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四言變而雜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
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
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
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



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音渾瑛建安諸子雄贍高華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末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構之殊途也兼哀總挈集厥大成請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任人而已

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謠曰辭曰曲曰謠曰諺爾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也綜漢唐也



優柔敦厚周也樸茂雄深漢也風華秀令唐也
三代政事俗習亦略如之魏繼漢後故漢風
猶存六代居唐前故唐風先兆文章闢世運
詎謂不然

裂周而王者七國也閔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
而君者五代也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
唐五代所以基宋然七國六朝變亂斯極而
文人學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鵬起於先故
一變爲漢而古詩千秋獨擅曹劉陸謝蟬連
於後故一變爲唐而近體百世攸宗五季亂
不加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靡好文下
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
天開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文章非末技也權謀警蹕功配生成氣運視以
盛衰塵劫同其悠遠語其極至則源委於六
經溯泮於七國浩瀚於兩都西京下無文矣
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
詩詩之至弗與也



孔曰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千古爲文
之大法也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
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談詩之妙詮也

世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以爲文人無
出三代文法無大六經象象大傳一何陋也
誥頌典謨一何雅也春秋高古簡嚴禮樂宏
肆浩博謂聖人無意於文乎胡不示人以璞
也夫周之所尚孔之所修四教所先四科所
列何物哉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
乎離騷風之軀也安世雅之續也郊祀頌之
闡也皆文義蔚然爲萬世法惟漢樂府歌謠
采摭闕闕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
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
自兩漢宜也

周漢之交實古今氣運一大際會周尚文故國
風雅頌皆文然自是三代之文非後世之文
漢尚質故古詩樂府多質然自是兩漢之質



非後世之質

文質彬彬周也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
文所以過兩漢也唐稍質所以過六朝也
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節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
旅悲歡聚散感嘆贈酬之詞故其遺響後世
獨傳楚一變而爲騷漢再變而爲選唐三變
而爲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
散感嘆贈酬則一也雅頌因與浮深雜嚴典
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既不倫作自聖佐賢臣

體又迥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

琴曲虞舜至文王猶闕帖蒼頡至大禹皆後人
僞作無疑

四言之瞻極於章孟五言之瞻極於焦仲卿雜
言之瞻極於木蘭歌行之瞻極於嗚昔帝京
排律之瞻極於岳州薨府諸篇雖境有神妙
體有古今然皆敘事工絕詩中之史後人但
知老杜何哉

晉四言惟獨流篇詞最高古如獨漉獨漉水深



泥濁泥濁尚可水深發我容狀低維誰知無
人夜行衣緇誰知假真猛虎斑斑遊戲山間
虎欲蓄人不避豪賢大有漢風幾出魏上然
是樂府語非四言本色也

四言短章效三百長篇倣二章頌體問法唐郊
變調旁參操植晉以下無論矣

四言典則雅淳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自
離騷發之

結廻斷續蹙之體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深遠

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其麗麗之詞也

自聖門學詩大者興觀羣怨次則多識草木鳥
獸之名然因風雅頌篇章簡古詠嘆悠長或
一物而屢陳言或片語而三致意蓋六經之
文體要當爾屈原氏典以瑰奇浩瀚之才屬
縱橫舉大之運因牢騷愁怨之感發沈雄偉
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
廣譬具網兼羅文詞鉅麗體製闕深典奇超
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



史謂爭光日月詎不信夫

昔人云詩文之有騷賦猶草木有竹筍豈有魚
鱉以分屬然騷實歌行之祖賦則比興一端
要皆屬詩近之若荀勗成相雲蓋諸篇名曰
詩賦雖謂之文可也

相宋諸篇雖道深闊肆然語皆平與至淮南招
隱疊用奇字氣象雄奧風骨峻增擬騷之作
古今莫追昭明獨取此篇當矣

文秋菊之落英談者穿鑿附會聚訟紛紛不

三闋但託物寓言如集芙蓉以爲裳初秋蘭
以爲佩芙蓉可裳秋蘭可佩乎然則菊雖無
落英謂有落英亦可似雖若誤用謂未嘗誤
亦可以爾雅釋名謂比山雲霞則謬以千里
矣余爲此論祇足供曲士一嘆質之曠代當
有知言

王介甫集芙蓉以爲裳地全此類
有病屈乃爲言王則秋物也

況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
望觀流水兮潺湲唐人絕句千萬不能出此
範圍亦不能入此闕域



娟娟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形容秋景入畫
悲哉秋之爲氣也慷慨兮若遠行登山臨水
兮送將歸模寫秋意入神竹千古言秋之祖
六代唐人詩賦靡不自此出者

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慙
蟋鳴兮嘒嘒漢涼涼哉云暮總蟋夕鳴悲齊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成自此運出於騷
性性可見

美人出遊九河全用騷詞江有香草日以蘭黃

嗚高飛離哉翻亦本騷格賈馬諸賦不必言
矣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樸
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尚賦以
誇張宏鉅爲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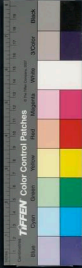
和平婉麗整暇雍容讀之使人一唱三嘆者九
歌等作是也惻愴悲鳴參差繁複讀之使人
涕泣沾襟者九章等作是也九歌托於事神
其詞不露故稍簡而有餘九章迫於戀主其



郊祀歌練時日天馬華蜂蜂五神象截瑜赤蛟
六章三言日出入天門景星三章雜言餘皆
四言雖語極古真倘潛心讀之皆文從字順
旨趣瞭然惟雜言難通計中必有脫誤不可
考矣

鏡歌曲句讀多訛意義難釋而音響格調隱中
自見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絕如卮言所稱駕
六飛龍曰時和等句是也然以擬郊祀則典
象有餘意致稍淺

漢三言中可法者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
紛○往蘭皋衆盛香尊桂酒賓八鄉○衆媻
竝綽竒麗顏如荼兆逐靡○天馬來龍之媒
歷閭闔觀玉臺○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
宣明○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
展殷彌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游石關望諸
國月支臣何奴服○巫山高高以天淮水深
難以越○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秦山崔百



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郊祀煉辭殿宇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鑄歌陳事
述情句格呼喙典象標拔惜中多不可解今
人安世等篇多不點目寧暇此乎

鑄歌朱鷺思悲翁艾如張語甚難繹而意尚可
尋惟石流篇名詞義皆漫無指歸後人臆度
紛紛終屬詭託翁維一章有脫簡非全首也
郊祀多近房中與聊過之和乎少乏鑄歌多近
樂府陵峭莫益敘建時艱漢人詩文率明白

典雅惟此稍覺不類亦猶書之盤庚易之太
玄耳

元李孝光云郊祀若頌鑄歌鼓吹若雅琴曲維
詩若國風此就樂府言之耳若通舉一代則
唐山諸篇於頌章孟諸篇於雅枚李諸篇於
風體製格調尤近

鑄歌詞句難解多由臆誤致然觀其命名皆雅
緻之極如戰城南將進瀟巫山高有所思臨
高臺朱鷺上陵芳樹雉子斑君馬黃等後人



一以入詩無不佳者視他樂府篇目尤爲過
之意當時製作工不可言今所存意義明了
僅十二三耳而皆無完篇殊可惜也石流上
邪等篇名亦常有脫誤字與諸題不類

漢四言自有二派安世風凍自幼等篇典則淳
深尚周之遺統也鴻馮紫芝八公等篇瑰奇
風藻魏晉之遺孽也

唐山後東平武德歌章孟後傳設述志詩皆典
實不浮差可紹響然高古渾靈大佛如也

秦嘉述昏詔雖簡短而和平雅則韻味有餘白
狼三章太淺無味明堂五章太質無文皆出
此下

高帝鴻鵠歌是月明星稀諸篇之祖非雅頌體
也然氣槩橫放自不可及後惟孟德老驥伏
櫪四語奇絕是當若山不厭高及仲達天地
開闢等句雖規模宏遠漸有曠逸可尋

子建責躬一章詞義高古幾並二章應詔聽而
不冗整而有序得繁簡文質之中絕可師法



朔風稍露詞人脚手格調在漢魏間來目大
難是梁府非風雅體也

魏陳思下仲宣數章間有釋語而吳則稚弱去
淡未遠子桓篇什雖棄雅頌則徵公幹諸人
寥寥絕響至嵇阮乃復大瀆而四言又一變
矣

臨瀟嬌志八類銘箴郡縣答贈無殊簡牘薛瑩
獻主章盛之體晉人獨流樂府道風皆非四
言本色甚矣合作之難也

四言漢多主格觀多主詞雖體有古近各自所
長晉諸作者浮慕三百欲去文存質而繁靡
板蹠無論古調并工語失之今觀二陸潘郭
諸集連篇累牘絕無肯發雖多矣爲

傅毅連志詩亦法二章典則近之高古不逮然
東京整賸獨見此章叔夜幽憤抑又下矣

叔夜送人從軍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
然雄辭彩語錯互其間未令人厭至士龍兄
弟泛濶靡冗動輒于言讀之數行掩卷思睡



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首諸子爲之也宋齊顏謝迺相祖述遂成有韻之文梁陳隋氏棄而不講風雅淫沒匪朝夕矣

晉以下若茂先勵志廣微補亡季倫吟嘆等曲尚有前代典刑康樂絕少四言元亮停雲榮木類其所爲五言受之叔夜太濃淵明太淡律之大雅俱偏門耳

四言句法高古者已經前人採摭自餘情工奇

麗代有名篇雖非本色不可盡廢漫爾筆之仲長統乘雲無轡騁風無足沈滌當餐九陽代燭寶玄妻乳冥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秦嘉皎皎明月皇皇列星嚴霜慘悽飛雪覆庭魏武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文帝丹霞蔽日采虹垂天山蒼溟澗葉落翩翩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



霜露沾衣芙蓉含芳藹首垂榮朝采其實女
佩其英東阿昔我初遷朱華未稀今我旋止
素雪云飛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儀
不及餐子好芳草豈忘爾贈榮華將茂秋霜
率之晉宣帝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肅清萬里
總齊八方叔夜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
得游心太玄步兵青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
映天甘露微宇士衡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
我不樂蟋蟀在房右諸語或類古詩或類樂

府或近文詞較之雅頌則遠皆四言變體之

工。其年。後卽此類不易組矣。

古四言明良喜起無論若康衢擊壤後之識
者疑信相參然語大類典謨非周末所能僞
也次則穆滿二章亦自淳雅紫玉一歌實開
後世情感之祖而語不甚類春秋如故見鄙
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能暫忘酷似東京
樂府恐漢人取高帝鴻鵠歌擬作也晉樂府
四言有絕似漢人者如鶴聽篇全章逼近又



隨頭謠隴頭之水液離四下嗟我行役飄然
中野安東平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
步道斷絕皆相去不遠齊粲后此調不復視
矣

魏武短歌行二篇其一對酒當歌不四語合寄
已自不淺其一亦四言首言西伯伯次齊桓又
次言晉文則終篇皆挾天子令諸侯三分天
下之意而猶以尊王攘寇臣節不墜爲盛德
噫孟德之心不特分香賣履而後見矣

魏武對酒當歌于建來日大難已乖四言面目
然漢人樂府本色尚存如明明如月何時可
撥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自惜袖短內手知寒
親交在門餓不及餐之類至嗣宗叔夜一變
而華瞻精工終篇詞人語矣

太白云典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
也况束之以聲調俳優哉唐人能爲此論自
是太白然李集四言甚稀如百憂雪謔來日
大難等篇以較漢魏遠甚要之李五言不能



脫齊梁則所稱四言亦非雅頌之謂也

老杜無四言詩然羌村呼猿赤雲西出塞朝進
上東門二篇實得風騷遺意惜不盡脫唐調
耳

太白獨處霜羅醉泰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
心可猜四語獨近又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
絕類漢魏者至格調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
退之琴操子厚鼓吹覺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
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鼓吹於饒
歌諸曲得其詞不得其韻其猶在晉人下乎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意則美矣然語非商周本
色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催娛不終玉尊
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惟樂雖出唐
人小說月明星稀之後實僅見此蘇黃謂非
子建太白不能然太白不如此閒雅頗類子
建來日大難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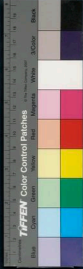
世以樂府爲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



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
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練時日雷震震等篇
三言也蔡模引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雞鳴離
西等篇五言也烏生雁門等篇雜言也妾薄
命等篇六言也燕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騮枯
魚等篇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袂瑟歌等篇
七言絕也折楊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
齊梁人作也虞世南從軍行耿諱出塞曲五
言排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
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則孔雀
東南飛七言長篇則木蘭歌是樂府於諸體
無不備有也

漢樂府多於古詩六朝相半盛唐前尚三之一
中晚而下至於宋元律詩日盛古體且寥寥
矣况樂府哉

樂府三言類模倣郊祀裁其峻峭劑以和平四
言當擬則房中加以春容暢其體制五言熟
習相和諸篇愈近愈工無流艱澁七言間效



鏡歌諸作愈高愈雅母隨卑陋五言律絕步
驟齊梁不得與古體異七言律絕宗唐初盛
不得與近體同此樂府大法也

三百篇薦郊廟被絃歌詩卽樂府樂府卽詩猶
兵寓於農未嘗二也詩亡樂廢卽宋代興九
歌等篇以伯樂九章等作以抒情途極漸兆
至漢郊祀十九章古詩十九首不相爲用詩
與樂府門類始分然厥體未甚遠也如青青
園中葵曷異古風盈盈樓上女靡非樂府魏

文兄弟崛起建安擬則前規多從樂府唱
新什更創五言節奏既殊格調夔別自有
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梁陳而下樂府
古詩變而律絕唐人李杜高岑名爲樂府實
則歌行張籍王建卑淺相矜長吉庭筠怪麗
不與唐末五代復變詩餘宋人之詞元人之
曲製作紛紛皆曰樂府不知古樂府其亡
取樂府之格於兩漢取樂府之材於三曹以三
曹語入兩漢調而渾融無迹會於騷雅意未



易言也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

唐歌曲如水調歌涼州伊州之類止用五七言絕近體間有采者亦後作絕歌至五七言古全不入樂矣

古樂府近代寥寥者房中郊祀典與雜入饒歌橫吹歌詠雜通相和律呂調質雖會後人讀

郊祀饒歌則見以爲太深讀相和清平則見以爲太淺故二者茫無入手其病皆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語耳若爛讀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迥其源流得其意調一旦悟入真有手舞足蹈樂不自支者

一國風雅

一體則郊祀房中若建瓴矣熟

白雲鴻

辭則相和清平如食蔗矣

詩與文判不相入爲屋題時近之文世歌多用實字如慈孝肅雍之類語之近文者也鼓吹



曲多用虛字如者哉而以之頓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諸曲雁門折楊柳等篇則純是文詞去詩及遠矣

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待歌用虛字愈虛愈奇皆歎於用文者也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虛字助語則全詩所同但錄歌下得更奇耳

雁門太守行通篇皆贊詞折楊柳通篇皆成詞名雖樂府實寡風韻隸武多有此體如度關

山對酒行皆不必法也

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歷古辨論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其文士之詞亦未必盡爲本題而作陌上桑本言羅敷而音樂取扇原山鬼以秦陳思置酒高堂上題曰蔡袞引一作野田黃雀行讀其詞皆不合蓋本公譔之類後人取填二曲耳其最易見者莫如唐樂府所歌絕句或節取古詩首尾或截取近體半章於本題



面目全無闕涉細考諸人原作則咸自有謂
非緣樂府設也

今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嚴其體裁郊祀不
可爲鏡歌鏡歌不可爲相和相和不可爲清
商擬漢不可涉魏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
不可涉唐使形神酷肖格調相當卽於本題
乖迕然語不失爲漢魏六朝詩不失爲樂府
自足傳遠苟不能精其格調幻其形神卽於
題面無毫髮遺憾亦非有亡哉

樂府大篇必倣漢魏小言間取六朝近體旁參
唐律用本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調不失
而題小舛次也題甚合而調或乖則失之于
里矣近代詩流率精於證題而踈於合調漫
發此論

董逃行實緣董卓作然本色至無此意至魏
武乃言長生陸機則感時運傳玄復託夫婦
咸自足傳玄詩遂爲六言絕唱唐元稹張籍
競用本事而卑弱靡瑣了無發明余謂擬魏



樂府盡仍其誤不妨乃反有古色正如二
王字律之六書有大謬者後人皆故學之近
時諸公自是正論余恐面目愈合形神愈離
復聞茲義第難爲拘拘者道也

明乎何樂府並送秋詞亦出用本詞故非不
知事也宜吹瑟舞去也

漢古八變歌文繁於質景富於情恐是曹氏弟
兄作漢人語亦有甚麗者然文蘊質中情溢
景外非後世所及也

晉樂府奏子建明月照高樓詩中四句云比風

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墮不能
止陳王本辭所無殊類魏武語也

左延年秦女休行叙事真朴黃初樂府之高者
傅玄龐烈婦蓋效女休作者辭義高古足亂東
西京樂府叙事魏晉僅此二篇

繁欽定情氣骨稍弱陳思而整瞻都雅宛篤有
情同聲之後此作爲最

漢郊祀歌十九章以爲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
朱明四章史題鄒子樂名按四章體氣如昔



四字爲句辭雖淳古而意極典明當出一人之
手是爲鄒作無疑前有帝臨一章與四篇絕類
章法長短正同蓋五篇共序五帝亦鄒作無
疑史缺文耳餘練時日等篇辭極古與意致
幽深錯以流麗大率祖騷九歌然騷語和平
而此太峻刻至天門景星篇中間有句讀難
定文義眇通處日出入一篇絕與鏡歌相類又
與郊祀體殊大率非一人作未可據爲長卿也
練時日騷辭也維秦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

練時日三言之極奇者維秦元四言之極典
者一則騷麗精工一則淳質古雅後人擬郊
祀者當熟讀爲法華燁燁赤蛟二章類練時
日青陽四章短體之工者亦當熟秦

鏡歌十八章漫不得其所自郊祀則全繫首尾
具存練時日迎神也帝臨五篇五帝也維秦
元元精也天地日出入三大也天馬景星靈
芝白麟赤雁諸瑞也赤蛟送神也

天門開亦當是時事非皇五神亦當是諸所
祀神或一時有所敬應故別天馬后也



擬郊祀須得其體氣典與處擬饒歌須得其步
驟神奇處雖詩屈幽玄必意義可尋愈玩愈
古乃佳若牽強生澁辭旨不通而以爲漢匪
所知也

饒歌十八章說者咸謂字句說脫及聲文混淆
固然要亦當時體製大槩如此如郊祀歌日
出入象載瑜樂府烏生八九子等篇步驟往
往相類豈皆說脫混淆耶又魏繆襲吳章昭
晉傅玄皆有擬饒歌辭當時去漢未遠諸人
因應見其全文而所擬辭節奏意度亦絕與
今所傳漢詞相類推此論之饒歌體製槩可
見矣

饒歌如上之回巫山高城城南三篇皆首尾二
意文義瞭然間有數字艱詰耳君馬黃一篇
章法尤爲整比斷非說脫也而有所思一篇
題意語詞最爲明了大類樂府東門行等上
邪言情臨高臺言景竝短篇中神品無一字
難通者妃呼稀收中吾二句或是其奇當直



爲衍文不害全篇美也上陵一篇尤奇麗微
覺斷續後半類郊祀歌前半類東京樂府蓋
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

餘篇若山有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麗去雀雀何

張 爲六聚龍四時和聖人 拉齊高飛慕安宿

思 何用葦之薰與蘭皆此體之筌蹄魏

晉諸人極力彷彿者讀穆製傳玄辭可見今

徒取其字句說脫不通處以擬錢歌此非口

舌可爭第取魏晉諸人製作讀之自當以全

爲獨見也餘章法句法字法悉在簡條

芳樹一篇不甚可解而君有他心衆不可禁二

語殊爲妙絕然寔樂府四言所自出亦曹李

諸人之祖非風雅體也

郊祀錢歌諸作凡結語率以延齡益算爲言蓋

主祝頌君上蓋莊神休體故富爾樂府諸作

亦有然者意致率同後學或以爲漢人套語

非也甄后塘上行末言從軍致獨樂延年壽

千秋本漢詩遺意而注家以爲婦人纏綿忠



厚由不熟東西京樂府耳

樂府尾句多用今日樂相樂等語至有與題意及上文略不相蒙者舊亦疑之蓋漢魏詩皆以彼之絃歌必燕會間用之尾句如此率爲聽樂者設卽郊祀延年意也讀古人書有不得解處能多方參會當自瞭然

漢儔詩若上元太眞馬明皆浮豔太過古實意象毫不復存俱後人偽作也漢樂府中如王子喬及仙人騎白鹿等雖間作麗語然古意浮鬱其間次則子建五遊升天諸作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景純遊仙體格頓衰尚多致語下此無論矣

思王野田黃雀行坦之云詞氣縱逸漸遠漢人昌穀亦云雉處囊中鋒穎太露二君皆自卓識然此詩實做翩翩堂前燕非十九首調也第漢詩如爐冶鑄成渾融無迹魏詩雖極步驟不免巧匠雕鑄耳

樂府長短句體亦多出雜騷而辭大不類樂府



入俗語則工雖鑿入俗字則拙如沅有芷兮
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在栝
心欲君兮君不知句格大同工拙千巽蓋榜
世實風謠類非騷本色也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涇百川兒帝不窺家其害
乃去茫然風沙太白之極力於漢者也然詞
氣太遠自是太白語兔絲附蓬麻強變故不
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子美之極力於
漢者也然音節太亮自是子美語

史游急就篇第三十二章云漢地廣大無不容

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
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
堙不起五穀熟成賢聖竝進博士先生長樂
無極老復丁右與漢郊祀歌青陽朱明等章
絕類至雜置白狼磐木三章殆不可辯楊用
脩馮汝言俱未拈及錄其全文於此以論好

古者

王長公云馮汝言采古詩無所不備第
易林干文等皆西言遺法余謂全草近

似莫如
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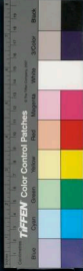


又三十四章云山陽過魏長沙北地馬飲漳郡
及清河雲中定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
遼東濱西上平岡酒泉張弩與燉煌居邊守
塞備胡羌遠近還集殺胡王漢土典隆中國
康此章亦甚類應門太守等行

又第三十三章末云與天相保無終極建號垂
統解紛鬱四民康寧咸來服集何須念虛合
爲一亦類郊祀又三十六二十七二章俱頗
近雜樂府詞折楊柳之類

王元美藝苑卮言云柏梁體中枇杷檉栗桃李
梅雖極可笑然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中
語也余歲謂此句遂爲悉就一書所自出諸
篇中皆此體也

文章自有體裁凡爲某體務須尋其本色庶幾
當行榮柔歸去來辭說者謂雖本楚聲而無
其哀怨切感之病不知不類楚辭正坐阿堵
中如停雲采芣諸篇非不爽猶恬曠然第陶
一家語律以建安面目頓自懸殊况三百篇



十九首耶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為騷者太白外王維顧
況三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若李杜五
言大篇七言樂府方之漢魏正果雖非最上
猶是大乘韓琴曲柳鏡歌彷彿聲聞塔級此
外莫矣

詩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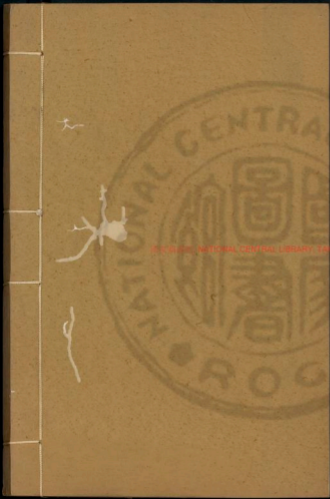
內編

古體上

雜言

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2015.010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023919 214



詩數

內編

古體中

五言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厚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文臣訂

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
易雜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高於五
言故三代而下兩漢以還文人藝士平生精
力咸萃斯道至有以一篇之善半簡之工名



流華猶舉微古今者曰雕蟲小技吾弗信矣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漢品
之神也魏品之妙也晉宋品之能也齊梁陳
隋品之雜也漢人詩質中有文文中有質渾
然天成絕無痕迹所以冠絕古今魏人瞻而
不併準而不弱然文與質離矣晉與宋文盛
而質衰齊與梁文勝而質減陳隋無論其質
卽文無足論者

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詩也有意於工而
無不工者漢之賦有意於工而不能工者漢
之騷

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晉之詞
工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詞也宋之韻超於
漢然不及漢者以其韻也

四言風雅七言離騷五言兩漢固不加規方不
驗矩矣

騷本雜言舉其重者詩亦不專四言也

四言不能不變而五言古風不能不變而近體
勢也亦時也然詩至於律已屬併優况小詞



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槩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
所以弗振也元人不能越宋而唐而以曲自
喜元所以弗本也

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槩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
風崖麗閩遠黃鶴惻愴悲哀魏武沈深古樸
骨力難伴唐文綺給精工風神獨暢故漢魏
唐詩冠絕今古宋元二祖片語無聞宜其不
競乃爾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
曹劉匹也唐稱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
首倡六子並驅盛絕千古非偶然也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
流原委譜系具有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
之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
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
靈運之詞源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
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踪太白縱橫亦鮑
近履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祖述漢魏

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古詩純樸殊多大要不過二格以和平渾厚悲
愴婉麗爲宗者卽前所列諸家有以高朗曠
逸清遠玄妙爲宗者六朝則陶唐則王孟常
儲韋柳但其格本一倫體靡兼備宜短章不
宜鉅什宜古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
言律歷考前人遺集靡不然者中惟右丞才
高時能旁及至於本調反劣諸子餘雖添造
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趨力故難強

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乃盡取兩
漢祿詩陳王全集及子桓公幹仲宣佳者枕
藉諷詠功深日遠神動機流一旦吮毫天真
自露骨格既定然後沿迥阮左以窮其趣頗
頡陸謝以采其華旁及陶韋以澹其思博考
李杜以極其變起乘而上可以掩迹千秋循
轍而趨無忝名家一代

擬詩於文則東西二京先秦戰國也魏西漢也
晉東都也六代文如其詩唐人詩勝於文



準古於律則安世房中唐之初也枚李張蔡唐
之盛也晉宋唐之中也梁陳唐之晚也魏中
盛之交也齊中晚之界也

統論五言之變則質瀟於魏體俳於晉調流於
宋格喪於齊

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
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卽枚李張蔡未嘗鍛鍊
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爲其體非
苦思力索所辦當盡取漢人一代之詩玩習
凝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
莊岳庶幾齊語建安黃初才涉作意便有階
級可尋門戶可入匪其才不逮時不同也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
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
略無可尋而典象瓌瓌意致深婉真可以泣
鬼神動天地魏氏而下文逐運移格以人變
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靈運以詞勝者
也公幹太冲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爰備二



者惟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觀矣

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然樂府貴得其意不得其意雖極意臨摹終猶割葵一字失之猶爲千里得其意則信手拈來縱橫布置靡不合節正禪家所謂悟也然殊不易言矣

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古詩自質然其文自直然其厚上山採靡蕪四坐且莫宜翩翩堂前燕洛陽城東路長安有狹邪等皆闕巷口語而用意之妙絕出千古建安如應璩三吏殊愧雅馴阮瑀孤兒單露筋骨漢魏不同乃爾

樂府至詰屈者未嘗臨高臺等篇至峻絕者烏生東門行等篇然學者苟得其意而刻臨臨



摹則亦無大相遠故曹氏父子往往近之至
古詩和平淳雅驟讀之極易然愈得其意則
愈覺其難蓋樂府猶有句格可尋而古詩全
無與象可執此其異也

詩之難其十九首乎高神奇於溫厚寓感喻於
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
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孕一時而枚張
諸子以無意發之故能詰絕窮微掩映千古
世以晚近之才一家之學步其遺響卽國工
大匠且瞠乎後况其餘者哉

世人但學蘭亭而欲換凡骨無金丹魯直詩也
古人遺墨幸有蹊逕可尋惟襍帖則探之莫
得其端測之莫窮其際光堯語也二君所論
書法耳然形容十九首極爲親切非澆酒其
中不易知也

郊廟饒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於佛道鬼
神也古詩樂府似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於
狗馬人物也



東西京典象渾淪本無佳句可摘然天工神力
時有獨至披其絕到赤咯可陳如相去日以
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枯
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
爲言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
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
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所遇無故物焉
得不速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浩浩陰
陽移年命如胡露萬世更相送賢聖莫能度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白楊多悲風蕭蕭
愁殺人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
長何不秉燭遊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
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皆言在帶袵之間奇
出塵劫之表用意警絕義理玄微有鬼神不
能思造化不能秘者

東城高且長遙遙自相屬颼風動地起秋草萋
已綠翅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



東風搖百草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
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朱火然其中青煙隨其
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明月皎夜光促
織鳴東堂玉衡指五冬衆星何歷歷穆穆清
風至吹我羅衣襖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兔絲
附女蘿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
衣當戶理清曲等句皆千古言景敘事之祖
而深情遠意隱見交錯其中且結構天然絕
無痕迹非大冶鑄鑄何能至此

古詩正與檀弓類蓋皆和平簡易而其敘致周
折語意神奇處更千百年大匠國工殫精竭
力不能恍惚

嚴羽卿論詩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漢魏便鶴突
由此處勘數未破黃蘗所謂融大師橫說豎
說尚未得向上關換子也昌穀始中要領大
暢玄風

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裁詩中真事真情千秋



如非他託典可以比肩

曹劉阮陸之爲古詩也其源遠其流長其調高其格正陶孟章柳之爲古詩也其源淺其流狹其調弱其格偏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雖旨趣深婉音節鮮明特其作唐絕則千古妙倡爲漢體乃六代先驅

初讀君子防未然以爲類曹氏兄弟作及觀子建集中亦載此首則非漢人信矣

蘇李錄別枚蔡言情嗣宗感懷太冲咏史靈運紀勝雖代有後先體有高下要皆古今絕唱爲其題者不用其格便非本色一割其語決匿名家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變者

三曹魏武太賢子桓樂府雜詩十餘篇佳餘皆非陳思比

建安首稱曹劉陳王精全粹壁無施不可然四



言源出國風雜體規模兩漢鞅獨具存第其
才藻宏富骨氣雄高入牛之稱良非溢美公
幹才偏氣過詞仲宣才弱肉勝骨應徐陳阮
篇什寥寥間有存者不出于建範閣之內晉
則嗣宗味懷典奔冲遠太冲咏史骨力蒼蒼
雖途轍稍收一代傑作也安仁士衡實曰家
嫡而併駕漸開康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
駢儷已極至於玄羈古意盡矣

上建名都白馬美女諸篇辭極瞻麗然句頗尚

工語多致飾視東西京樂府天然古質殊自
不同

古詩降魏雖加雄贍溫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
獨得遺響第文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
不然愈樸愈巧愈淺愈深

昔兵冰懷其音響漢與魏之間也其語與格則
晉也茲所以及不如魏歟

何仲默云陸詩體併語不併謝則體語俱併可
謂千古卓識



仲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取陶謝陶阮之變而泯也唐古之濫觴也謝陸之增而革也唐律之先兆也

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中散不以詩名然四言亦有佳處

奔梁陳隋世所厭薄而其琢句之工絕出人表用於古詩不足唐律有餘初學譬孟可也若終身不致過目印品格造詣梁可知矣

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

絕到弗如迷應氏贈王粲等篇全法蘇李詞藻氣骨有餘而清和婉順不足然東西京後惟斯人得其具體

魏文雜詩漫漫秋夜長獨可與屬國拉駟然去少卿尚一線也樂府雖酷是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用已調蓋漢人語似俚非

最知體認處

怨歌行舊謂古辭文章正宗作子建今觀前爲君臣不易十餘語誠然至皇靈大動變等不



類子建恐是漢末人作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卽生年不滿百常慊
千歲憂也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極軒卽兩宮
造相望雙闕百餘尺也借問歡者誰云是蕩
子妻卽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也願爲比
翼鳥施翮起高翔卽思爲雙飛燕寄泥巢君
屋也子建詩學十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
然魏詩造作優劣具見

詩不可以一首得失槩一人終身詩家咸謂蕭

生不如塘上信矣然可謂子建之才不如甄
后耶若余所舉數條則彼此皆常語而常語
之中具見優劣且諸作多爾非若楊用脩語
題李柱與羽鈞金也

漢人詩無句可摘無取可指魏人詩間有取然
尚無句也六朝詩較無取然而有句也

曹公月明星稀四言之變也子建名都白馬樂
府之變也士衡吳趨塘上五言之變也

卮言謂子建舉冠千古實遜父兄論樂府也讀

者不可偏泥

班姬團扇文君白頭徐淑寶釵舞后贈上漢魏
婦人遂與文士並騷六代至唐後矣

漢兵日夜至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
聊生決非虞美人作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
月照高樓流走正襟相全用此句而不用其

意遂爲建安絕倡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
顏色正用其意而少變其句亦爲唐古呼喚

今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於
漢也

泛觀前三句則子建魏詩之神杜陵唐體之妙
而少卿不過漢品之能若究竟言則明月流
光雖神韻迥出實靈運玄暉造端落月屋梁
頗類常建昌齡亦非杜陵本色少卿雖平然
自是漢人語

馱齏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遠遊篇景純游倦
所自出也南園有佳人等篇弼宗諸作之祖



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草製之宗諸子皆六
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陳思所以獨擅八斗
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謝靈運清輝能娛人
游子忘歸祖之凝霜依玉跡清風飄飛閣
謝玄暉金波麗鸚鵡玉繩低建章祖之然明
月高樓去漢尚不遠凝霜飛閣不惟兆端齊
宋柳且門戶梁陳

魏文朝與佳人期日夕殊未來康樂圓景蚤已

滿佳人猶未適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
來愈衍愈工然魏宋梁體自別

嚴謂建安以前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淪
漢古詩若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
流水皆建安語也于建于桓工語甚多如丹
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坂朱華冒
綠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仲宣公幹以
下寂寥自是其才不及非以渾淪難摘故也
漢人詩不可句摘者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



高妙無一蕪蔓不著浮靡故耳予桓兄弟努力前規章法句意頓自懸殊平調頗多麗語錯出王馴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淳公幹之峭似有可稱然所得淡人氣象音節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嚴氏往往淡魏效稱非篤論也

子建華臨精工類左國步兵盛無恬信類莊列太冲縱橫豪逸類楚長

魏三應德璉諸作頗雅馴璆瑗各有雜詩如哲人觀未形愚夫闇明白貧子語窳兒無錢可把撮之類皆鄙俚不詞之甚不知者以爲近漢此正毫釐千里者也無論三曹視三謝便自霄壤可以世代爲限耶

世謂晉人以還方有佳句今以衆所共稱者彙集於此太冲振采于何圖濯足萬里漉土衡和風飛清響織雲垂薄陰景暘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景純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休奕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正長朔風動



秋草邊馬有歸心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
戚離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暮天
無雲春風扇微和康樂清聊能娛人遊子滯
忘歸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叔原景吳鳴
禽夕水木湛清華延之鸞翮有時繳龍性誰
能馴玄暉金波照鷓鴣玉繩低建章餘霞散
成綺澄江淨如練吳興庭皋木葉下龍首秋
雲飛太波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文通日暮碧
雲合佳人殊未來梁武金風徂清夜明月懸

洞房明透綺囊結飛霞靈麈納行月馬毛縮
如蝟角弓不可張仲言枝橫却月觀花繞凌
風臺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蕭瑟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疎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
更幽休文標峰彩虹外置嶺白雲間王融高
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皆精言秀調獨步當
時六朝諸君子生平精力鑿於此矣

諸氏兄弟佳句尚多此
不備錄

青青河畔草相傳蔡中郎作中郎文遠遜西京



而此詩之妙獨絕千古語斷而意屬曲折有餘而寄興無盡卽蘇李不多見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雀家奴整而條麗而興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朴自然無一字造作誠謂古今絕倡

從前賦太白多近擬王楊多近賦于美多近史然者非三古詩此

子建七哀三良觀關雞贈徐幹仲宣公幹並賦而優秀自見

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漢自十九首蘇李外餘郊廟饒歌樂府及諸雜詩無非神境卽下者猶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白而後浸入野狐道中今人不屑爲者往往而是亦時代使然哉

長篇孔雀東南飛斷不可學則李杜二家酒酒莽莽其長亦不容掩然大類酌量勿得造次杜之比征迷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爲元白漉鴉李之送魏萬等篇



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增富耳

陳王古詩獨擅然諸體各有師承惟陶之五言
開千古平淡之宗杜之樂府補六代沿洄之
習真謂自啓堂與別劍門戶然終不以彼易
此者陶之意調雖新源流匪遠杜之篇目雖
變風格靡超故知三正迭興未若一中相授
也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鹿門
王丞常尉昌齡光義宗元應物陶也惟杜陵
出塞樂府有漢魏風而唐人本色特露太白
識薄建安實步兵記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
調耳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
可謂具眼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王
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驥王
部可謂操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溫淳律體微
乖整粟故合評者不無軒輊

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

專門大家吾得三人陳思之古格遺之律翰
林之絕皆天授非人力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闢古雅之源張子壽
首創清澹之派感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
義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
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顛孟雲卿本子昂
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併偶然音節與唐律
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

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孟五言不其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
便覺神韻超然此其占便宜處英雄欺人豈
領未易勘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
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
上然高黯淡之內古意猶存岑英發之中唐
體大著

高岑益工起語岑尤奇峭然擬之宜城格愈下

矣

儲光義開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
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泠然如出塵表然過
此則鬼語矣

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
儀曹清峭有餘開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
蘇評下非也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佳
存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邇亦齊梁此時古意
垂燼而律體驟開諸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
初故自不得超也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縈精華最爲傑作視梁
陳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卽雄才
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
足已兆端矣

于昂威過盡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傑出
蓋魏晉之後惟此尚有步兵餘韻雖不得與
宋齊諸子並論然不可擊以唐人近世故加



臣抑似非篤論第自三十八章外餘自是陳隋格調與感遇如出二手

寄言集殊乏五言僅亂石一二首餘則間出大槩非長之間篇什頗盛意似規模三謝第律語時時雜之崔融有氣骨而未成就薛稷郊
陝之外亡復他章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構清新所必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閻滄頗自成局

高氣骨不逮嘉州孟材具遠輪摩詰然並擊者
高岑悲壯爲宗王孟間滄自得其格調一也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
而詞祿梁陳之際裁長繁短蓋宋齊之政耳
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盧岳之章于昂感遇
之篇道濟五君之咏浩然疎雨之句薛稷郊
陝之吟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羌村出塞儲光
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庄高常侍之紀行岑
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故歌行

李頎寒下曲常建太白岑章左司郡齋柳儀
曹南洞頎况柔婦李端洞庭昌黎秋懷東野
感興皆六朝之妙語兩漢之餘波也

樂府則太白檀奇古今少陵詞遠風雅蜀道難
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情悅莫測兵車行新
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悲惻如見張王欲以拙
勝所謂差之釐毫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謬於
千里

嚴騷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孟雲卿

爲高古與逸蓋一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
際孟古雅有餘常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
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絕是長吉之祖孟
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少壯無會期水深
風浩浩劇爲東野所宗

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
老胷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徃徃深
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皋等作擬
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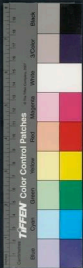
不如兩漢校輸杜一等也

楊用修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
溫庭筠昨日下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
然溫李所得六朝緒餘耳劉陸更遠惟領況
案婦詞末六句頗佳

世多言宋人律詩然律詩猶知有杜至古詩第
活活時節蘇李曹劉遂不介意若十九首三
百篇殆於高閣束之如蘇長公謂河梁出自
六朝又謂陶詩愈於子建餘可類推黃陳

呂名師老杜實越前規歐王梅蘇開學唐人
靡闕止始南渡尤仿范陸輩近體愈繁古風
遂下新安論鑿洞達諸所製作頗迥根源然
非詩人本色其所宗法又子昂也宋末嚴儀
卿識最高卓而才不足稱謝阜羽才頗縱橫
而識無足取

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
黃好用事而爲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
爲理縛理障也



元名家稱趙子昂虞伯生楊仲弘范德機揭曼
碩外如元好問馬伯庸陳剛中李孝光楊廉
夫薩天錫傅若余廷心張仲舉輩不下十
數家視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驟稍
增然高者不過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陳杜
二拾遺耳六代風流無復業指况漢魏乎國
初季迪勃興衰運乃有擬古樂府諸篇雖格
調未造而意象時近弘正迭興大振風雅天
所以開一代信不虛也

由大曆而國初五百餘載中間歌行近體未嘗
絕也獨古體寥寥宇宙間中興之績信陽北
地斷不可誣

古詩杜少陵後漢魏遺響絕矣至獻吉而始開
其源韋蘇州後六朝遺響絕矣至昌穀而始
振其步故謂杜之後便有北地可也謂韋之
後便有迪功可也

宋主格元主調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蒼勁元人
柔靡宋人粗疎元人整密宋人學杜於唐遠



元人學杜於唐近國朝下葉元風上監宋轍
故處揚范趙體法時參歐蘇黃陳快濁永絕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
體裁雖具不出一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
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
可道雖龍廷禮正聲無衡文選

校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六朝而後徒
具篇名意態風神不知何在惟近仲默十八
章格詞調翩翩幾欲近之樂府自晉失傳寥寥
千載擬者彌多合者彌寡至於嘉隆劉歛斯
極而元美諸作不襲陳言獨萃心印皆可超
越唐人追蹤兩漢未可以時代論

詩至五言古五言古至兩漢無論中才卽大匠
國工履冰袖手七言古卽不爾荷天才雄贖
而能刻意前規則縱橫排蕩酒酒莽莽千言
不窳點筆立就無不可者然五言古才力不
足可勉而能七言古非才力有餘斷不至也
古樂府步出自門冬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



價作博山爐語意澆音渾成妙絕千古青蓮
楊叛兒歌本用其意而發洩無餘便落詩家
第二義今竝取二詩讀之樂府語隱而顯淺
而深青蓮語讀一過直是不堪裁尋只此是
詩家一大關節楊用修以雙烟一氣能發樂
府之妙而擊節咨嗟余以此四字皆聳耳然
余曩學詩日固入用修之言矣此意非涉歷
滋深未易領會

步出白門東楊柳可藏烏歡作流水香儂作博

山爐語意絕妙然字面自是六朝又似有意
結構而成非同闕口語也漢雜詩詠銅爐云
朱火燃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
莫不摧二十字天然飛動讀之飄飄欲仙便
覺六朝語稍費工力漢人地位迥絕乃翕學
者取青蓮短歌六朝絕句及此二十字玩之
漢晉唐次第瞭然矣

打起黃鸝兒一絕唐人以為詩法然太傷淺迫

王長公古意云興慶宮前柳蕭郎去日栽藏



我今漸穩只是不歸來多少含膏而願流且
下之勢具在真絕倡也

詩數

內編 古體下 七言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七言古詩策曰歌行余漫考之歌之名義由來
遠矣南風學壤典於三代之前易水繼人作
於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無如騷之九歌皆
七言古所自始也漢則安世房中郊祀鼓吹



成繁歌名故登樂府或四言上規風雅或雜
調下倣雜騷名義雖同體裁則異孝武以還
樂府大演隴西豫章長安京洛東西門行等
不可勝數而行之名于是著焉較之歌曲名
雖小異體實大同至長短燕鞠諸篇合而一
之不復分別又總而目之曰相和等歌則知
歌者曲調之總名原於上古行者歌中之一
體創自漢人明矣

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爲歌行漢魏殊不爾也

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並述行之類四言
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長歌行之類
六言者上器田妾薄命之類純用七字而無
雜言全取乎聲而無仄韻則柏梁始之燕歌
白紵皆此體自唐人以七言長短爲歌行餘
皆別類樂府矣

古歌謠惟皇澤白雲典質雅淳卽非周穆本辭
亦非西京後語拾遺記所載皇娥白帝等歌
浮麗纖弱皆千年僞撰無疑

齊賦白石歌前一首當是本詞後一首全類六
朝唐詔辛章又出附會蓋附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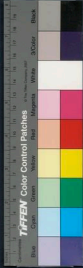
越謠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攜簪
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辭義其古唐人歌
行多作如此起者

白石歌渾朴古健漢魏歌行之祖也易水歌道
爽飛揚唐人歌行之祖也

易水歌僅十數言而屢變激烈風骨情景種種
具備亘千載下復欲二語不可得

項王不喜讀書而琢下一歌語絕悲壯處今自
是本色屈子孤吟澤畔尚託寄美人公子羽
模寫實情實事何用爲嫌宋人以遙理言詩
故往往謬戾如此

侯類易水而氣槩橫絕橫汾出離騷而風範
少頽黃鶴麗而則有雅頌遺規昭之所以中
典青荷豔而纖爲齊梁前導靈之所以未造
言古桑扈外歌行可法者漢四愁魏燕歌晉
白紵宋齊諸子大演五言殊寡七字至梁迺



有長篇陳隋陵盛婉麗相矜極於唐始漢魏
風骨殆無復存李杜一振古今七言幾於盡
廢然東西京古質典刑遞不可視矣

少卿五言爲百代鼻祖然七言亦自矯矯如運
萬里今渡沙漠悲壯激烈渾朴真至非後世
所能儻然較之易水大風則夷爽湖適不如
蓋當是時郊祀鼓吹並出七言句法又一變
矣

平子四愁優柔婉麗百代情語獨揚此篇其章

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發體但結構天然絕
無痕迹所以爲工後人句模而章襲之適爲
厭厭之餘耳

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蒼然比之漢人
東西門行音律稍艱韻度微乏其體大類雁
門太守行氣出唱三首類董逃秋胡行二首
類滿歌董逃或作魏武滿歌亦魏武辭未可
知大槩氣骨峻絕惟陌上桑類陳思且張永
伎錄不載恐非其作子桓燕歌二首開千古



妙境子建天才絕出過七言獨少大篇

建安自曹氏外殊寡七言陳琳飲馬長城窟一章格調頗古而文義多乖昌毅謂意氣鏗鏗非風人度其以是乎公幹仲宣絕不復觀惟繆熙伯鏡歌曲得西京體左延年秦女休有東漢風而名下應徐遠甚固知一代文人冒濫湮沒時不免也

晉白紵辭綺豔之極而古意猶存自後作者相沿梁武之外明遠休文辭各美麗然明遠池中赤鯉一章語意不類梁武僅作小言休文雖劍四時之體至後半篇五首盡同亦七言絕耳若晉人形容舞態婉轉妙絕諸家似未窺也

白紵辭前一首自質如輕雲色如銀下當另爲篇

休洗紅二章調甚高古而語頗類子夜前溪非漢末辭卽晉人擬作如新紅裁作衣舊紅翻作裡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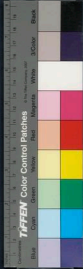


安無此調也

晉樂辭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向發紅絕
似漢人語但前四句不類至愛惜加兼傍防
開託守宮則全是唐律矣少陵慎莫近前承
相喚出此後二句楊用脩以爲此老本色何
也

水蘭歌世謂齊梁作齊人一代絕少七言歌行
梁始作初唐體此歌中古質有逼漢魏處非
二代所及也惟朔氣寒光整麗流亮類梁陳
然晉人語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青松
凝素隨秋菊落芳英已全是唐律至休澆紅
獨澆篇其古質處又多近水蘭齊梁歌謠亦
有傳者相去遠甚余以爲此歌必出晉人若
後篇則唐作也

晉明世柔然社崙始稱可汗此歌出晉人手愈
無可疑蓋宋齊以後元魏人帝中華柔然屏
居大漠與黃河黑山道里懸絕惟東晉世五
胡擾亂柔然拓拔常相攻幽冀間故詩人歷



敏及之世之疑木蘭者率指穢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證佐益明亦一快也

木蘭歌是晉人擬古樂府故高者上逼漢魏平者下非齊梁如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尚協東京遺管至當憲理雲鬟封鏡貼花黃齊梁語宛然又出門見火伴等句確甚樸野實自六朝聲口非兩漢也

大姊聞妹來三疊是做長安有狹斜體至磨刀霍霍向猪羊六朝面目盡露矣此等最易辯

亦最不易辯也

六代兄弟齊名者晉爲最盛二陸二張二傅士衡景陽炬赫詞場休奕名出其下遠甚然張陸自五言外歌行樂不多見休奕龐烈婦雜言繼躡東京董逃行六言獨暢典午鐘歌諸作亦在繆襲章昭問惟五言劉襲雷全絕火天趣聲價不競職此之由

傳玄淑從兄弟女子淑孫數韻子孫稱暢此有文名

元亮延之絕無七言康樂僅一二首亦非合作



歌行至宋益衰惟明遠頗自振擬行路難十
八章欲汰去浮靡遂於渾朴而時代所歷不
能頓超後來長短句實多出此與玄暉五言
俱光唐人號轍矣

齊梁後七言無復古意獨斛律金勒勒歌云勒
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廡蓋四野天蒼蒼野草
蒸風吹草低見牛羊大有漢魏風骨金武人
日不知書此歌成於信口咸謂宿根不知此
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無意發之所以渾

朴莽蒼賅合前古推之兩漢梁府歌謠采自
閭巷大半皆然使當時文士爲之便欲雕績
滿眼况後世操觚者

齊一代遂無七言以宣城材具而篇什寥寥他
可知已王融擬兩頭織織歌殊不成語益見
淡人制作之工

曹氏父子祗下六代人主世有文辭者梁武昭
明簡文差足繼軌七言歌行梁武尤勝河中
之水東兼伯勞皆寓古詞于織詞首後無能



及者簡文烏棲曲妙於用短元帝燕歌行巧於用長竝唐體之祖也

建安以後五言日盛晉宋齊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獨白紵歌行路難時見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頗尚此體燕歌行焉衣曲諸作實為初唐鼻祖陳江總持盧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聲時垂節奏未協正類當時五言律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翊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宵繁七言長體極於此

矣

燕歌初起魏文宣祖柏梁體白紵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頭月似蛾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為宜



用之短歌紆緩寡態於是高岑王李出而格
又一變矣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
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
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至高岑而後有
氣王孟而後有韻李杜而後入化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
豫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丰神尤爲
煥發

初唐短歌子安滕王閣爲冠長歌賓王帝京篇
爲冠李嶠汾陰行玄宗劇賞然聲調未諧轉
換多蹟出沈宋下薛君采初唐獨取此篇非
是

王翰鼓扇怨長城行亦自儉楚宜爲子美所重
仲欵謂唐初四子雖去古甚遠其音節往往可
歌子美詞雖沈着而調失流轉實詩歌之變
體也此未盡然歌行之典實自上古南山易
水隱約數言咸足詠嘆至漢魏樂府篇什始



繁大都渾朴真至既無轉換之體亦寡流暢
之辭當時以被管絃供燕享未聞不可歌也
杜兵車麗人王孫等篇正祖漢魏行以唐詞
耳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
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陳桂歌行不繁見沈宋厭王楊之靡緝稍欲約
以典實而未能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
無古人矣盛唐高適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

雅李頎之俊皆鐵中錚錚者崔顥儲光義羅
什不多而宛轉流媚亦有可觀常建已開李
賀任華酷似盧全盛衰倚伏如此

昌穀云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疎而不帶引以抽
其臆吟以達其情此大槩言之耳漢魏歌行
吟引率可互換唐人稍別體裁然亦不甚遠
也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爲
尚惟七言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語已



峭峻李杜大篇察極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
何能自拔七言律聲長語縱體既近於字體
句聯格尤易下材富力強猶或擬之清空文
弱可登此壇乎

凡詩者體皆有類思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
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
篇青蓮倚衣曲百轉歌柱瘦洗兵馬哀江頭
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別獨孤漸李頎綬
歌行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王維老將行

從源行崔顥代閩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豚
絡分明句調輕暢既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
大篇合變出奇難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
落李杜之紛華而一歸古質又上之楚人雜
騷樂府之氣質而直接商周七言能事畢
矣

闕闕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風急雨歌也
位置森嚴筋脉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
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短歌惟少陵七哀等篇雋永深厚且法律森然
極可宗尚近獻古學之置杜集不復辨所當
併觀李之烏棲曲楊叛兒等雖甚足情致終
是斤兩稍輕咏嘆不足

太白蜀道難遊別離天姥吟堯祠歌等無首無
尾變幻錯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之立見
顛踏少陵公孫大娘沃陂行丹青引麗人行
等雖極沈深橫絕格律尚有可尋

照鄙古意賡王帝京詞藻富者故當易至然須

尋其本色乃佳

歌行兆自大風坡下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
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
宕縱橫獻吉專攻子美仲默兼取盧王竝自
有旨

大風千秋氣槩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雖詞
語寂寥而意象靡盡柏梁諸篇句調太質興
寄無存不足貴也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初唐四子外



惟汾陰鄭都盛唐李杜外僅高岑王李中唐
劉草一二不足多論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
下逮盧李流派日卑道術彌裂矣

李杜二公誠爲勁敵杜陵沈鬱雄深太白豪逸
宕繁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
拘局而靡暢延禮首推太白于鱗左祖杜陵
俱非論焉

太白幻語爲長吉之流觴少陵拙句實玉川之
前導集長去短學者當先明此

李杜歌行雖沈鬱遠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
子建淵明荆不相入者比有能總統爲一寶
宇宙之極觀第恐造物生材無此全盛近時
作者間能具備兩公之體至鎔液二子之長
則未覩也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
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
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古節鮮明情致委折
濃纖脩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



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
遠氣骨頽衰元相白傅起而板之敷演有餘
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抽朴
馬異之庸狻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謔雖淺
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選旁蹊無取大雅
張籍王建稍爲真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
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詩五言古七言律至難外則五言長律七言長
歌非博大雄深橫逸浩瀚之才鮮克辦此蓋

歌行不難於師匠而難於賦授不難於揮酒
而難於蘊藉不難於氣槩而難於神情不難
於音節而難於步驟不難於胷腹而難於首
尾又古風近體黃初大厝而下無可着眼惟
歌行則晚唐宋元時亦有之故選路叢雜尤
甚學者務須尋其本色卽千言鉅什亦不使
有一字雜去乃爲善耳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李頎
送劉昱古意王維寒食崔顥長安道賀蘭道

明行路難郎士元寒下曲李益促促曲野田
行王建望夫石寄遠曲張籍婦吟征婦怨
柳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
下手者但感唐前語雖平易而氣象雍容中
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促迫不可不知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然自是初唐短散燒罷
和平極可師法中盛繼作頗多第八句高章
平仄相半靴鞞一定毫不可踰殆近似歌行
中律體矣

因秀集有太子司議薛奇童似是人名然唐又
有蔣奇童豈亦人名耶詩話評薛五言律禁
苑春風起云如此體則不謂奇童而何則不
得爲名審矣薛又有雲中行七言古在王勃
李嶠間玉塔怨五言絕得太白昌翰調蓋初
盛之超然者而名字湮沒不傳可爲浩嘆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羈希夷白頭
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製初唐無疑崔
顓雁門胡人詩全是律體強作歌行黃鶴實



類短歌乃相近體

崔顥邯鄲宮人怨敘事幾四百言李杜外盛唐
歌行無賸於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見後來
連昌長恨皆此兆端

韋楚老祖龍行雄邁奇警如黑雲障天天欲裂
壯士朝眠夢寃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
隨鮑魚繳腐肉餘生五千里僞書先賜扶蘇
死墓接輿山土未乾赤光已向武陽起陳勝
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捺亂入

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長吉諸篇全出此而
諸選皆不錄漫載之

衛萬吳宮怨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
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
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
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高華響亮可與王勃
滕王閣詩對壘第末二句全與太白全不知
孰先後也

庚信詩地中鳴戰鼓天上下將軍騎射王蕩千



從軍賦隱隱地中鳴鼓角迢遞天上出將軍
全用此然二語非寒策路蓋偶然耳從軍賦
近獻吉改爲歌行考駭本辭賦語實三之一
李但刪去此類餘皆仍其舊也

元徵之樂府古題序云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
諷典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
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成爲贅腹尚不
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
之義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馬
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有倚傍
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
遂不復擬賦古題觀徵之此序則唐人亦自
推殺少陵樂府近時諸公多主斯說而徵之
序人少知者故特錄之

仲默明月篇序云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
陳事切實布辭沈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
聖於子美矣旣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
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



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迺知子美辭因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于鱗云七言歌行惟往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以長語英雄欺人耳李論實出於何而意稍不同

杜七歌亦做張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唐短歌各爲絕倡所謂異曲同

工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祭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做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做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沈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十五章其詩純用已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太白遠別離舊是難處范德機知其調之高絕而不解其意所從來近王次公獨謂太白晚年時事之作深得之所稱幽囚野死從古有此議論者魏晉以還莫奪相繼創為邪說劉知幾史通載之甚詳

太白搗衣篇等亦是初唐格調蜀道難於遊天姥吟遠別離鳴皋歌皆學騷者白頭吟登高丘公無渡河獨漉諸篇出自樂府烏夜啼楊叛兒白紵辭長相思諸篇出自齊梁至盛唐

單文範昔洛陽之類則太白已調耳

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蘇子瞻烟江疊嶂夜遊圖韓子蒼龍眠圖虞伯生墨竹楊廉夫青蓮像陸天錫織錦圖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非杜比惟李獻吉吳偉林良等六詩模寫精絕而豪宕縱橫幾欲與杜並驅真傑思也

太白懷素草書歌誠為偽作而校者不能刪削以無左驗故今觀素師自敘錢起盧綸等句



無不備錄顧宜遺太白此証甚明天若不愛
酒本馬子才詩近又舉李暹迹爲証尤可笑
詩可僞筆不可僞耶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
西擊胡三語奇絕卽兩漢不易得子美大麥
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燕問誰腹鎌胡
與羗才易數字便有唐漢之別杜尚難之况
其下乎

長安城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車憐憐馬蕭蕭行
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
咸陽橋二起語甚古質類漢人終是格調精
明詞氣跌宕近似有意兩京歌謠便自渾渾
噩噩無迹可尋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
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
爲大家宋人非無氣槩元人非無才藻而變
化風神邈不復觀因時代之盛衰亦人事之



王荆卿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
長錯綜固闕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
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
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

唐人歌行短甚者郭元振寶劍篇宋之問龍門
行明河篇李嶠汾陰行元稹連昌辭白居易
長恨歌琵琶行盧仝月蝕李賀高軒鼓鶯絕
一時今讀諸作往往不厭人意而盧駱杜陵

高岑王李大家正統俱不以是著稱同時惟
大白蜀道難等篇爲世所慕差不爽名實耳
元和間樂天聲價最盛當時挽詩云孺子解吟
長恨賦胡人能誦琵琶篇又一女子能誦白
長恨歌遂索值百萬其爲一代驚艷如此必
陵同谷作歌時正拾橡粟隨租公覓一飽不
可得詩固有遇不遇哉

余嘗評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
樂議二百年間幾於中絕今詩家往往學宋



近體不知源流既乏何所自來

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其語未嘗有杜也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聯濫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真小乘禪耳而一代尊之無上陳五言律得杜骨宋品絕高他作亦皆懸遠

揚州脩詩話所載洛春謠夜歸曲皆宋人七言古可觀者

勝國諸家七言古篇什甚不乏然自是元人歌行擬王楊則流轉不足摹李杜則神化非倚至於魂詞綺詞亦往往筆墨間視宋人覺過之

元末楊廉夫歌行聲價騰湧今讀之大率穢體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漢魏風軌未覩藩籬而一時傳賞楮貴信識真未易也

勝國歌行多學李長吉溫廷筠者聯刻濃綺而真景真情往往夫之目前盛唐則不然愈近



愈遠愈拙愈工讀王岑高李諸作可見

主拾遺賓供奉左中允右嘉州則泚維秀逸短
什宏章諸體悉備至於千言百韻取法盧駱
什一爲之可也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諸人競師長吉

王川拙體非自獨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
調詩篇什不多耳長吉險惟雖兒語自得然
太白亦濫觴一二馬異與盧同時詩體正同
張碧差後長吉亦頗相似盧體不復俾長吉

則宋末謝臯羽得其遺意元人一代尸祝流
至國初尚有效者

蘇子瞻定慧寺海棠郭功父金山行等篇亦尚
有佳處而不能盡脫宋氣歐學韓黃學杜用
力愈多去道愈遠

仲默論歌行允謂前人未發然特專明一義匪
以盡舉諸方王楊四子雖偏工流暢而體格
彌卑變化未觀唐人一代皆爾何以遠過齊
梁必有李杜二公大觀斯極仲默集中爲此



體催明月帝京昔遊三數篇他不盡爾其意
可窺

國初李迪歌行尚多佳作弘正特盛李何外若
昌穀繼之應登皆有可觀

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長古浩歌秦
宮傲太白而過於深惟獻吉宗師子美併奪
其神間作青蓮亦得其貌然爲初唐則遠仲
默李同調氣稍不如明月帝京風神期邁遂
過盧騷元美後起併前諸子奄而有之千古

宗工五君而已

詩數

內集

古體下

七古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25 © 20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5013.920 v.15



詩彙

內編 近體上 五言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全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五言律體堯自梁陳唐初四子摩澗相矜時或
拘濫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
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竝馳於後新製迭出
古體攸分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



一會也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闊遠此其繁也然右承贈送諸什往往闖入高岑鹿門蘇州擘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道詩人而後之學者才匪天僊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兪哉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

則東鄰趨庭日幽野則風林纖月落後送則冠冕通南極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瓊瑤冷吊哭則他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

學五言律母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贍音節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承之以風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軌極



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

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
風兼殘雪起河帶隋水流晚唐句如雞聲茅
店月人跡板橋霜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
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闢氣運非人力
因朝仲默明卿亦是五言津筏初學下手所當
并置坐右

近體先習杜陵則未得其廣大雄渾先失之粗
疎險拗所謂從門非實也

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間婉閑倦之
幽奇雖初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言獨造
至七言俱披薊不振矣

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共傳其一聯而其所不傳
反過之者如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
雖工密氣格故不如僧歸夜船月籠出曉堂
雲也如賈島烏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雖幽
奇氣格故不如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也
張祜字承吉刻本大半作祜覽者莫辨緣承吉



字祐祐俱通耳一日偶閱雜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夢子則張之名祐審矣

薛奇童禁苑春風起全篇典麗精工王摩詰無以加李季蘭遠水浮悠棹三語幽閒和適孟浩然莫能過寧可以婦人童子忽之羽士若吳筠盛唐翹楚續流若靈一中唐共推不在孟雲卿皇甫冉下

排律沈宋二氏藻勝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雅

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哇誕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如蜀蜀廟贈哥舒等作闕闕馳驟如飛龍行雲鱗虬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字極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無害大家近選者僅取沈水臨中坐以爲他皆不及也聽耳食哀哉

宋人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并亡之矣如無已哭司馬相公三首其瘦勁精涼亦皆得之



百煉而神韻遂無毫釐他可例見

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彙集於後俾初學
知近體所從來簡文涉飛朝似暮雲起夜疑
城元帝疊鼓驚飛鷺長浦應紫鸞沈約山光
浮水至春色犯寒來江淹白日凝瑯貌明河
照絳唇庾肩吾桃花舒玉洞柳葉暗金溝吳
均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瀕何遜野水平沙
合連山遠露浮蕭釣雲峰初辨夏麥氣已迎
秋王筠獻瑞依洛浦懷珮似湘濱劉孝綽翠

蓋承朝景朱旗曳曉煙劉孝威洛童爭淺瀨
浣女戲平沙月麗娥娥影星含織女光劉孝
先洞戶臨松徑虛窻隱竹叢數螢流暗草一
鳥宿疎桐徐君倩草短猶通屐梅香漸著人
江洪夜條風淅淅曉葉露淒淒王臺卿瑤臺
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惠幕馬色迷關吏雞鳴
起戍人陳後主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
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樓似陽臺上池如洛
水邊徐陵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張正見



飛棟隄黃鶴高窻度白雲
雨師清近道風伯靜遙天
雲棟疑飛雨風窻似望僊
清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
江總繡柱擎飛閣雕欄架曲池
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
終雨雲影落渭北雨聲多玩竹
春前筍驚花雪後梅祖孫登
高葉臨胡塞長枝拂漢宮
煬帝翠霞迎鳳簫碧霧黃龍輿
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迴盧思
道曉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
薛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
暗瞻懸蛛網空梁落燕泥

王胄千門合日麗萬雉映霞丹
李巨仁雲開金闕迴霧起石梁
遙蕭瑟翔路傳清響邊風入畫
旒王褒圖難橫大道走馬出長
秋魏收瀉瀉高齋響添池曲檻平
庾信春朝行雨去秋夜隔河來
竹端巖華妙精工者啓垂拱之
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

用脩集六朝詩爲五言律祖然當時體製尚未盡諧規以隱侯三尺失粘上尾等格篇篇有之全章膠合惟張正見關山月及崔鴻寶劄



那巨遊春又庾信舟中夜月詩四首真唐律也

薛道衡昔昔鹽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孔德紹洪水一章則字句無不合矣

隋尹武別宋常侍詩遊人杜陵北送客廣川東無論去與住俱是一氣迷秋菊含霜白衰顏倚酒紅別有相思處啼鳥雜夜風絕類中唐後詩

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裡望樓臺迢迢

翔鴻仰睇矚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感歌管雜塵埃右五言十句律詩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入病咸除切管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考之陳後主張正見庾信江總輩雖五言八句時合唐規皆出此後明近體之有陰生衛五言之始蘇李而楊用脩未及援引尋在其好古耶

陰又有夾池竹四韻云夾池一葉竹垂翠不驚



寒葉醒宜城酒皮裁許縣冠湘川染別淚
嶺梯倦壇欲見歲裝色當來免苑看於沈法
亦皆諧合惟起句及五句物二字而非唐律
所忌第調與六朝徐庾同若安樂則通篇唐
人氣韻矣

六朝五言合律者楊所集四首外徐摛詠筆徐
陵闕雜沈氏彩毫雖間有物字體亦近之若
陳后主春砌落芳梅江邊百花疑吐夜陳昭
君君詞祖孫登蓮湖沈烟天中寺張正見對
酒當歌衝陽秋夕何處士春日別才法師王
山禮招隱十條符皆唐律而楊不收

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太宗露凝千片玉菊
散一叢金虞世南竹園霜後翠梅動雪前香
王勃野花常捧露山葉自吟風楊柳伏盤排
雲出飛軒繞澗迴盧照鄰隴雲朝結陣江月
夜臨空駭賓王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韋
承慶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蘇味道月華
連書色燈影雜星光趙彥昭宮樹千花發暗



賞七葉新李又行戈疑駐日步華若升天樊
恍十地祥雲合三天瑞景開楊庭寶錄含巖
響傑喻帶日紅王景重階青漢接飛閣紫霄
懸李嬌御筵陳桂酌天酒酌榴花宗楚客湛
露飛堯酒薰風入舜絃哀暉九旗雲際出萬
騎谷中來孫遜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蘊
頰豐樹連黃葉雨闌入紫雲張說漢武橫汾
日周王宴編年張九齡日御馳中道風師卷
太清陳子昂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柱賽

言啼鳥鶯殘夢飛花攪獨愁沈佳期月明三
峽曙湖滿九江春宋之間野舍時雨潤山雜
夏雲多玄宗春來津樹合月落成樓空右置
梁陳問何可辨別第人取其此一此類尚多若
唐初句格未諧者自是六朝體不復錄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
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
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
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



動往往夫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
子格調莊嚴氣象閑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
大率言景不善學者啖砌堆疊多無足觀老
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
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絕無靡
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
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
此論

作詩最忌合掌近靈尤忌而齊梁人往往犯之
如以朝對曙將遠屬遙之類初唐諸子尚襲
此風推原屬階實由康樂沈宋二君始加洗
削至於盛唐盡矣

李夢陽云疊景者意必二澗大者半必細此最
律詩三昧如杜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
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澗大後半工細
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
城魯殿餘前景寓日後景感懷也唐法律甚
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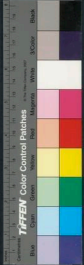
詩自情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詩正體然景物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祇供厭厭欲觀人筆力材詣全在阿堵中且古體小言姑置可也大篇長律非此何以成章

用事之工起於太冲詠史唐初王楊沈宋漸入精嚴至老杜苞孕汪洋錯綜變化而美善備矣用事之僻始見商隱諸篇宋初楊李錢劉愈流綺刻至蘓黃堆疊詆諧粗疎詭譎而度爽極矣

荒庭垂橫袖古屋盡籠蛇錫鬚常近鴉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用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體自正大語尤坦明晚唐宋初用事如作謎蘇如積薪陳如守株黃如綠木

用事患不得宜縈得宜縈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婉轉清空



了無痕迹縱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
筆融猶新輪甘苦心手自知難以言述

杜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廣闊
府俊逸飽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格尺牘
倒陳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履陶公詭酒中
明用者也伏柱聞周史乘查假泆臣暗用者
也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並用者也高岑
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匡君切
廉頗出將頗分用者也共傳收庚信不比得

陳琳串用者也至對碁陪謝傳把劍覓徐君
侍臣雙宋玉賦策兩穰直黑零神女雨斷續
楚王風管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蝦煉精奇
含蒼深遠題出前代矣

義山用事之善者如題柏大樹思馮異甘棠憶
召公亦可觀至玉壘金刀便入崑湖一篇之
內法戒具有世欲東晚唐高閣惠頂門欠隻
眼耳要皆吾益友也

錦瑟是青衣名見唐人小說謂義山有感作者



觀此詩結句及曉夢春心豔田珠泪等大槩
無題中語但首句略用錦必引起耳宋人認
作咏物以適怨清和字而附會穿鑿遂令本
意惛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憶處更說不通
學者試盡屏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青衣詩
意作追憶詞之常自踴躍

初唐五言律杜審言早春遊望秋宴臨津登襄
陽城詠終南山陳子昂次樂鄉沈佺期宿七
盤宋之問扈從登封李嶠侍宴甘露殿蘇頌

驪山應制孫逖宿雲門寺皆氣象冠裳句格
鴻麗初學必從此入門庶不落小家窠白

李白塞下曲溫泉宮別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荆
門孟浩然岳陽樓王維岐王應教秋宵寓直
觀獵岑參送李太僕王灣北固山下崔顥潼
關祖詠江南旅情張均岳陽晚眺俱盛唐絕
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超玄氣槩闕逸
時或過之

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錢起秋夜對月皇甫



尚巫山高和王相公皇甫曾送李中丞華陰
司空曙別韓坤送史澤李嘉祐江陰官舍秋
夜寓直韓翊送陳錄事李侍御于良史冬日
野望李益別內弟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
減盛唐者

初唐五言律獨有宦遊人第一盛唐昔聞洞庭
木第一中唐巫峽見巴東第一晚唐姚合早
朝許渾潼關李頻送裴侍御尚有全盛風流
全篇多不稱耳

大曆以還易空疎而難典瞻景龍之際難雅潔
而易浮華蓋齊梁代降沿襲綺靡非人有神
情胡能蕩滌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寥
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終篇不着景物而典象
婉然氣骨蒼然實首啓盛中妙境五言絕亦
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唐人開
山祖拾遺吏部並極虛懷非溢美也

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
實爲正始然長歌遠兩絕響盧駱五言骨幹



有餘風致殊之至於排律時自錚錚

接述王楊齊肩沈宋則李嶠蘇頌張說九齡最著諸公才力大都在魯衛間必求甲乙則蘇李之整嚴略輸沈宋二張之藻麗微遜王楊然唐世詩人達者無出四君當時諸子胡能與較萬一大丈夫吐氣生前揚眉身後各從所向可也

初唐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爲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宦遊人排律則六位乾坤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昆陵震澤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

子昂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
斷白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審
言楚山橫地出溪水接天迴飛霜遙度海殘
月迴臨邊等句闕逸渾雄少陵家法宛然宋
人掇其牽風紫蔓小語以爲杜所自出陋哉
子昂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卽玄暉天際識



歸舟雲中辨江樹也子美薄雲岩際宿孤月
浪中翻卽仲言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
四語竝極精工卒雖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
漸啓唐風陳柱近體出此乃更古意不可不
知

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摩詰典關啼鳥
換坐久落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催字極精
工而意盡語中換與多字覺放緩而韻在言
外觀此可以知初盛次第矣

太白人分千里外典在一杯中遠夫功名萬里
外心事一杯中甚類然高雖渾厚易到李則
超逸入神

宿雲鴈際落殘月蚌中間一葉兼螢度孤雲帶
雁來勁風吹雪聚渴鳥啄水開皆奇絕語能
別此乃具眼

二張五言律大槩相似於沈宋陳柱景物藻繪
中稍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
雜之嫌有萬承之味然氣象便覺少筋骨體



便覺稍卑品望之雌職此故耶

燕國如岳州燕別渚度驛還端州始興如初秋
憶弟旅宿淮陽豫章南還等作皆冲遠有味
而格調嚴整未離沈宋諸公至浩然乃縱橫
自得

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間而匪遠頗覺輕揚
可取者一味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際露
微月幽矣王維清川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
矣

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禮
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楊子談經
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
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
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王昌齡樓頭廣陵近遙林夢親友二首甚類浩
然

蕪州五言古優入盛唐近體婉約有致然自是
大曆聲口與王孟稍不同已上諸家皆五言



清澹之宗才質近者習以爲法不失名家

元微之云大白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
肩子美者若鋪陳始終構比故實大或千言
小猶數百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同與乎
白樂天云杜詩最多至貫穿古今視觀格律
盡善盡美又過於李二公議論如此蓋專以
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然李所長五
七言絕亦足相當而杜句律之高在才具兼
該筆力變化亦不專排比鋪陳貫穿視觀也

李杜才氣格調古體歌行大槩相埒李儻工獨
至者絕句杜憲變極化者律詩言體格則絕
句不若律詩之大論結構則律詩倍於絕句
之難然李近體足自名家杜諸絕殊寡入發
截長補短蓋亦相當惟長篇敘事古今子美
故元白論咸主此第非究竟公案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
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
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



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難陳巨細咸奇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變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起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辭之難盡此其情不同者也

太白五言沿洞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間實獨絕句超然自得冠古絕今子美五言此征咏懷樂府新格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替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



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經敘事兼史尤詩家絕觀其集不可不讀亦殊不易讀

太白有大家之材而局量稍淺故騰蹕飛揚之意勝沈深典厚之風微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事故紛拏叫踈之途間蘊藉陶鎔之義缺杜陵氏差得之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庚信徐陵之妙境山

河扶緒戶日月近摩梁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秀高華秀傑楊盧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爲前片雲天共遠承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蘊合澗大於沈深高岑矐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賦凝碧樹蟬王右丞失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潤



樹浮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李太白遜
其豪雄至岸花飛送客棹燕語留人則錢別
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
平易之宗兩邊山水合終日子規啼處全馬
異之渾成山寒青兒叫江晚白鷗饒孟郊李
賀之瑰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島可幽
微所從山竹亦燒藥靈花噴瀆著林梢建淺
顯所自來兩推金鎖甲苔臥綠流槍義山之
組織纖新圓荷萍小菜細麥落輕花用晦之
推嚴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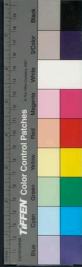
山隨平野瀾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
平野瀾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欲
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
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湖渭北風嘉州壯
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
讀唐諸家至杜陳令人自失



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
未聞惟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題月
關山隨地潤河漢近人流雨野徑雲俱黑江
船火獨明雪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浦雲夜重
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皆精深奇遠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然格則瘦勁太過意則寄寓太
深他鳥獸花木等多稜議論尤不易法

杜排律五十首韻者極意鋪陳頗傷蕪碎蓋大
篇冗長不得不爾惟贈李白汝陽哥舒見素
諸作格調精嚴體骨勻稱每讀一篇無論其
人履歷成若指掌且形神意氣踴躍毫楮如
周昉寫生太史序傳逼奪化工而杜從容聲
律間尤爲難事古今絕詣也

力伴分社稷志屈掩綸綸極得之而爲論宗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程偉得之而爲理
窟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直得之而爲
沈源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無已得之而
爲勁瘦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聖俞得之



而爲開滌江城孤照日山谷近含風夫非得
之而爲渾雄凡唐末宋元人不皆學杜其體
則杜集成備元微之謂自詩人來未有如子
美者要爲不易之論至輕俊學流時相詆駁
累亦坐斯然益足見其大也

唐以滌名者張王章孟四家今讀其詩皆嘗脫
棄景物孟如日休采摭三語備極風華曲江
排律綺繪有餘王章五言秀麗可祀蓋詩富
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體氣易弱至於終篇

澆削尤不易言惟杜登梓州城樓上漢中王
寄賀蘭二收京吾宗征夫可惜有感避地悲
秋等作通篇一字不粘帶景物而雄峭沈着
句律天然古今能爲滌者僅見此老世人率
以雄麗掩之余故特爲拈出第肉少骨多意
深韻淺故與盛唐稍別而黃陳一代尸祝矣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
本調而兼得衆調故絕不可及國朝明卿得
杜正不得其變獻吉得杜變不得其化



杜五言律規模正大格致深澁而體勢飛動自
宋以來學杜者但刻意深澁如枯枿朽株無
復生意惟馱吉於杜體勢最親所恨者陶冶
未融刻削時露且於正大深澁處反欠工夫
耳至句語偶爾相犯豈足爲疵觀其安身立
命可也

杜五言律自開元獨步至今七言則國朝入室
分庭者往往不乏然就杜論七言亦微減五
言

論詩最忌穿鑿劍建燒棧比藪角滿天東燒與
滿氣勢相應而元晦以爲滿天關山同一照
鳥鵲自多驚照與驚偶饒相當而用脩以爲
一點二君非不知詩者朱乃偶爾失忘楊則
好尚新僻

唐人賦典多而比少惟杜時時有之如寒花隱
亂草宿鳥擇凍枝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之類然杜所以勝諸家殊不在此後人穿鑿
附會動輒笑端余嘗謂千家注杜類五臣注



選皆俚儒荒陋者也

詞文房東風吳草綠古木剝山添野雪空齋掩
山風古殿開色相清空中唐獨步鄧君冑春
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河源飛鳥外雪嶺大
荒西句格雄麗天寶餘音然劉集佳製甚多
郎二韻外無可錄者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歲叔倫一年
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
中除夜之絕唱也

李益別號曼卿見詩名德
西涼見他詞客在李龜山

疑雪夜孤獨異鄉人絕
韻賦作蒼可亞之

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避字與意俱合掌
宋人擊節佳句何也秦系流水人間過院春風
與閉門小見幽楚此外絕無足采唐人謂勝
劉長卿時論不足憑如此滄浪謂戎昱濫觴
晚唐亦未然戴叔倫尤甚

楊巨源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語極精工而
氣復濃厚置初感間當無可辯又岩廊開鳳
翼水殿壓鸞身奇麗不減六朝此君中唐格



調最高神情少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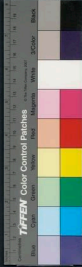
晚唐句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樹色連關迥
河聲入海遙水向昆明闊山迥大夏深朔色
晴天北河源落日東樹勢飄秦遠天形到岳
低大河水微塞高岳空連空河勢崑崙遠山
形苗苜秋皆有盛唐餘韻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
庭歸望斷蓬轉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開
天府皆流麗雄渾獨步一時

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如送李大夫作實自少
陵家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慷慨
嗣真作是也而注者憮然可爲一笑

賓王幽禁書情十八韻精工儼密極用事之妙
老杜多出此如地幽鑿室閉門靜雀羅開自
憫秦庭痛誰憐楚奏哀爭嫌非易辯疑璧果
難裁覆盆徒望日螢戶未驚雷之類皆少陵
前所未有

靈隱寺詩舊傳賓王續成卮言謂詳其格調自



當屬宋最爲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
日門聽浙江湖二句爲駱末云僧所贈句乃
一篇警策卽餘皆宋作甚明觀鑿二字自是
垂拱作法駱果爲僧未可知也

沈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
七言排律唐人僅數篇而施肩吾乃有百韻者
其詩必不能佳然亦異矣

沈宋本自竝驅然沈視宋稍倚枯宋視沈較縝
密沈製作亦不如宋之繁富沈排律工者不
過三數篇宋則遍集中無不工者且篇篇平
正典重瞻麗精嚴初學入門所當熟習右丞
韻度過之而典重不如少陵閎大有加而精
嚴略遜

延清排律如登粵王臺虛氏村禹穴韶州清遠
峽法華寺等篇敘狀景物皆極天下之工且
繁而不亂綺而不冗可與謝靈運遊覽諸作
並馳古今排律絕唱也

排律自工部考功外雲卿蘇員外寒北必簡



答蘇味道伯玉白帝懷古玄宗曉登蒲闕太
白寄孟浩然登揚州西靈塔贈宋中丞嘉州
送郭僕射摩詰王雲公主山莊送晁監感化
寺悟真寺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夕
把玩可也

作排律先熟讀宋騷沈杜諸篇做其布格措詞
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
白之氣槩既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究極
杜陵擴之以闡大潛之以沈深鼓之以變化

排律之能事盡矣

初盛間五言古陳子昂爲冠七言短古五言絕
王勃爲冠長歌騷賈王爲冠五言律杜審言
爲冠七言律沈佺期爲冠排律宋之問爲冠
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諸作
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如
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酌趙侍御等作同
時燕許稱大手皆莫及也

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爲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



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
二十韻典重整齊精工靡逸特爲高作亦王
李所無也

嘉州格調整嚴首節宏亮而集中排律甚希襄
陽時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然自是孟
一家學之必無精彩

杜贈李豪爽逸宕使類青蓮如筆落驚風雨詩
成泣鬼神等語簡司馬子長作相如傳也

杜詩玄元皇帝廟十四韻雄麗奇偉勢欲飛動

可與吳生盡手並絕古今嘖山圖詩氣象筆
力皆迥不作君采用脩合此取彼何耶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
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比天山弱水東
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
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沈佺期圓闕連雲起
岩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
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李白獨坐清
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



白年此類最爲得體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
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
軒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皇武庫甲兵
旌旗飛動火段變幻閭深如隴巖崑崙泛漠渤
千峰羅列萬葉注洋

品彙中排律補遺一卷如朱廷谿雨洗高秋漲
良器河出榮光陳素曲池晴望紫宿日照華
清徐散早寒青女十數篇雖無高絕處而秀
麗莊嚴精工縝密要非大曆後語惜世次漫
不可考

唐大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趨開元惟排律大
不競錢劉以降篇什雖盛氣骨頓衰景象既
殊音節亦寡韓白諸公雖才力雄贍漸流外
道矣

錢劉諸子排律雖時見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
音調孱弱初唐馮麗氣象無復存者獨楊巨
源聖壽無疆詞十首典贍精工莊嚴律切大



有沈宋風骨第每篇不過六韻要之中唐諸
作此最傑然

揚又有長律四十韻鴻臚典實多得老杜句法
章法亦近大曆後僅此一篇

錢襲作富而章法多垂劉篇什律而句律時外
感之降而中也子實首倡之間有一二若
皇甫冉送歸中丞司空曙和常舍人韓翃送
王相公常表贈員將軍顧况樂府茂登涇州
等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

劉長卿地遠心難達天高誘易成顧况六氣朝
渾轉三光玉律調二作頗整瞻近老杜句格
大槩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澹淨故五七言
律清空流暢時有可觀至排律亦做此則賸
矣排律自楊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
其體製應爾惟老杜大篇時作蒼古然其材
力異常學問淵博迷情陳事錯綜變化轉自
不窘中唐無杜材力學問欲以一二致語撐
柱其間庸詎可乎



洪景盧云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
點者如杜老夔府咏懷前云滿坐涕滂浹後
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云無杯不
共持又云笑勸五辛酒華樽逐勝移航飛白
玉卮飲詩卷波遲歸鞍醉酣馳醪顏烏帽側
醉袖玉襍垂白醪俱夜的嫌醒自啜醺不飲
長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皆不點檢
之過也按洪說作排律及長篇者最所當知
第言酒雖數聯並用駢比一處自不妨若前

後相犯卽老杜所重字亦詩家所忌白之士
餘酒中語尤不成章也近王長公哭李于鱗
詩至百二十韻而檢之無此病余哭長公詩
數幾倍之雖筆力遠不侔更勘點之功亦靡
敢自恕也

詩數

內編

近讀上

五言

大定行房

河漢內編

近讀上

五言

三十一

卷



詩鏡

內編 近體中 七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厚城 文鎮 仝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七言律於五言律猶七言古於五言古也五言

古銜轡有程步驟難展至七言古錯綜開闔

頓挫抑揚而古風之變始極五言律宮商甫

協節奏未舒至七言律暢達悠揚紆徐委折



而近體之妙始窳

七言古差易五言古七言律頗難於五言律何也五言古意象渾融非造詣深者難於淅泊七言古體裁磊落稍才情瞻者輒易發舒五言律規模簡重卽家數小者結構易工七言律字句繁靡縱才具宏者推敲難合

楊用脩取梁簡文帝王勣溫子昇陳後主四章爲七言律祖而中皆雜五言體殊不合余適閱六朝得庾子山促柱詞絃陳子良我家吳

會二首雖音節未其諧體實七言律也而楊

不及收

四詩成楊千里面鼓又南陽江都梁

七言律最難迨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初則必簡雲卿廷碩巨山延清道濟盛則新鄉太原南陽渤海駕部司勳中則錢劉韓李皇冉司空此外蔑矣

唐古詩如子昂之超浩然之淡如常建儲光羲之幽如韋應物之曠皆卓然名家近體尤勝至七言律遂無復佳者由其材不逮



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
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
之古雅不能挽也

七言律濫觴沈宋其時遠襲六朝近沿四傑故
體裁明密聲調高華而神情典會將而未暢
盧家少婦體格丰神良稱獨步惜領頰偏枯
結非本色崔顥黃鶴歌行短章耳太白生平
不喜俳偶崔詩適與契合嚴氏因之世遂附
和又不若近推沈作爲得也

古詩之難莫難於五言古近體之難莫難於七
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
貫珠也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
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無參差扭捏之
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爲色宮商角徵互合以
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纏
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
又不可太露詞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
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沈著則萬鈞九鼎高華



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流水
行雲變幻則淒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
備迺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

七言律壯偉者易粗豪和平者易卑弱深厚者
易晦澁濃麗者易繁蕪寓古雅於精工發神
奇於典則鎔天然於百鍊操獨得於千鈞古
今名家罕有兼備此者

初唐七言律綽靡多謂應制使然非也時爲之
耳此後若早朝及王粲杜諸作往往言宮掖
事而氣象神韻迥自不同

王粲高李世稱正鶴嘉州詞勝意句格壯麗而
神韻未揚常侍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
逮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氣深厚而不傷格
濃麗而不乏情幾於色相俱空風雅備極然
制作不多未足以盡其變杜公才力既雄涉
獵復廣用能窮極筆端範圍今古但變多正
少不善學者類失粗豪錢別以還寥寥千載
國朝信陽歷下吳郡武昌恢橫前覲力追正



始大要八句之中神情總會者時苦微暇句
語停勻者不堪頽脫故世遂謂七言律無第
一要之信不易矣

七言律對不屬則偏枯太屬則板弱二聯之中
必使極精切而琢渾成極工密而極古雅極
整嚴而極流動迺爲上則然二者理難相成
體實相反故古今文士難之要之人力苟竭
天真心露非蕩思入荒游神萬古功深百鍊
才具千鈞不易語也

余嘗謂七言律如果位菩薩三十二相百寶瓔
珞莊嚴妙麗種種天然而廣大神通在在具
足乃爲最上一乘數語自覺曲盡未審良工
謂爲然否

七言律唐以老杜爲主參之李頎之神王維之
秀岑參之麗明則仲默之和暢于鱗之高華
明卿之流雄元美之博大兼收時出法盡此
矣

感唐七言律稱王李王才甚藻秀而篇法多重



絳橫羅人不免服色之譏春樹萬家亦多花
木之累漢主離宮洞門高閣和平閒麗而斤
兩微劣居延城外甚有古意與盧家少婦同
而音節太促語句傷直非沈比也李律僅七
首惟物在人亡不佳流漸臘月極隸渾而不
笨花宮倦楚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道跡之幽
朝聞遊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岑調穩於王
才豪於李而諸作咸出其下以神韻不及二
君故也卽此推之七言律法思過半矣

逢夫歌行五言律極有氣骨至七言律雖和平
婉厚然已失盛唐雄贍漸入中唐矣

中唐句若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
曉唐句如未央樹色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
聞卽王李得意無以過也第求其全篇往往
不稱

詩至錢劉透露中唐面目錢才遠不及劉然其
詩尚有盛唐遺響劉卽自成中唐與盛唐分
道矣



劉如建牙吹角一篇卽盛唐難之然自是中唐

詩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

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

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

也錢劉稍爲流暢降而中唐又一變也大曆

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濶

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又一變

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

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瑛寒故實皮日休

陸龜蒙馳騁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

俳偶時作枸體又一變也至吳融韓偓香奩

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叢談否道斯極唐

亦以亡矣

初唐律體之妙者杜審言大舖應刺沈雲卿古

意典慶池南莊李嶠太平山亭蕪顛安樂新

宅望春臺紫微省皆高華秀勝第起結多不

甚合耳



盛唐王李柱外崔顥華陰李白送賀監賈至早
朝岑參和大明宮西掖高適送李少府祖咏
望蓟門皆可競爽

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鄒士元皇甫曾早朝
李嘉祐登開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劉
長卿獻李相公送耿拾遺李錄事韓翃題偃
慶觀送王光輔郎士元贈錢起楊巨源和侯
大夫武元衡荆帥皆中唐妙侶

家散萬金洲士死身當一劍谷君恩李端韓翃

之先鞭漁陽老将多避席魯國諸生半在門
王建張籍之吳祖獨結語絕得王維李頎風
調起語亦自大體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誰謂含愁
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同樂府語也同一
人詩也然起句千古驪珠結語幾成蛇足何
也學者打徹此關則青龍疏杳可盡火矣
唐七言律起語之妙自盧家少婦外崔顥夜
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王維漢主離



宮接露臺奈川一半夕陽開費至銀燭朝天
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李白鳳凰臺上鳳
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李頎朝聞遊子唱離
歌昨夜微霜初度河杜甫西比樓成唯楚都
遠開山岳散江湖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
難此登臨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
朝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萬里
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兵戈不見老
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肯冠裳宏麗大家正

脈可法

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
迥實爲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驛鶯嬌二
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多仄韻對起無
風韻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
有起句妙而接句不稱者東望望春春可憐長
安雪後似春歸聞道長安似爽暮建牙吹角
不聞喧是也

中唐起句之妙有不減盛唐者如錢起未央月



曉度疎鐘鳳輦時
迺出九重皇甫魯長安雪
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
司空曆選避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
皇甫冉北人南去雪紛紛
雁叫汀洲不可聞
韓翃僊臺初見五城樓
風物淒淒宿雨收
韓愈南伐旋師太華東
天書夜到耕元功
韓滉星斗疎明禁漏殘
紫泥封後獨凭欄
皆氣雄測逸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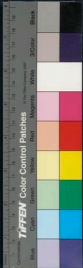
崔署漢文皇帝有高臺
此日登臨曙色開
杜野老羅前江岸回
柴門不正逐江開
白帝城中雲出門
白帝城下雨翻盆
青娥皓齒在樓船
橫笛短簫悲遠天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
擊柝復烏啼
岑參滿樹枇杷冬著花
老僧相見具袈裟
李頎新加大邑綬仍黃
近與單車向洛陽
劉長卿若爲天畔獨歸秦
對水看山欲暮春
郎士元石林精舍虎溪東
夜扣禪扉謁遠公
杜牧江涵秋影雁初飛
與客攜壺上翠微
雖意稍疎野亦自一種風致

結句則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



遠人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
明君崔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
愁王維玉妃寶弓珠勒馬漢家符賜霍嫖姚
高適聖代只今多雨露髮時分手莫踟躕岑
參莫向他鄉怨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劉長
卿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姚合
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酒扶桑大半唐
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惟
老杜不爾如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爲深
厚渾雄然風格亦與盛唐稍異間有蓋鶴宋
人者出師未捷身先死類是也

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
新春氣滿林香春游不可忘八月瀾水平涵
虛混太清銀燭吐青煙金樽對綺筵神黯自
花明春深五鳳城萬壑樹參天千山簪柱鵝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瀾上柳枝黃遠頭
酒正香犬吠木聲中桃花帶雨濃片雨過城
頭黃鸝上戍樓駿馬似風颺鳴鞭出渭橋巫



山十二峰皆在碧空中或古雅或幽奇或精
工或典麗各有所長不必如七言也

仄起高古者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士有不
得志栖栖異楚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樓頭廣陵近九月在南徐苦不多得蓋初盛
多用工偶起中晚甲弱無足觀覺桂陵爲勝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不識南塘路今知
第五橋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帶甲滿天
地胡爲君遠行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草

幽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皆雄深渾樸意味無
窮然律以盛唐則氣骨有餘風韻少乏惟風
林纖月落花隱接垣暮絕工亦盛唐所無也
唐五言多封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
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
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
老翁冠冕通兩極文章落上台死去懸誰報
歸來始自憐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秋月
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



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路出雙林外亭
窺萬井中滿目悉生事因人作遠遊寺憶曾
遊處橋樑再渡時之類對偶未嘗不精而縱
橫變幻盡越陳規縱橫淺深動奪天巧百代
而下當無復繼

結句之妙者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今朝風
日好宜入未央遊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舟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許君向天拋拂石
臥秋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坐看霞色
起疑是赤城標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聖
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君王好長袖新作舞
衣寬杜則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經過自
愛惜取次莫論兵親朋滿天地兵甲火來書
安危大臣在不必汨長流萬里黃山比閩陵
白雲中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唐人五言
律對結者甚少惟杜最多無家問消息作客
信乾坤之類卽不盡如對起神境而句格天
然故非餘子所辦材富力雄故耳



杜語太拙太祖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大巧類初
唐者若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低之類亦有
大織近晚唐者兩麓深院菊霜倒半池蓮之
類

杜題桃樹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
誤後生惟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
憶弟看雲白日眠之類有太凡者朝罷香綰
攏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之類若以其易而
學之爲患斯大不得不拈出也

近體盛唐至吳克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
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
真所謂正中有變大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
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勘覈未
徹故自宋以來學杜者什九失之不知變主
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
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如五言詠
物諸篇七言吳體諸作所謂變也宋以後諸
人競相師襲者是然化境殊不在此



老杜字法之化者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坼淨知見四字皆
盛唐所無也然清者但見其闕大而不覺其
新奇又如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古猶猶竹
色虛闕自於聲在餘猶自四字意極精深詞
極易簡前人思慮不及後學沾溉無窮真化不
可爲矣句法之化者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露從人下夜白月是故鄉明江山有巴蜀棟宇
自齊梁近泪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之類錯綜變
蕩不可端倪而天造地設盡謝斧鑿篇法之
化者春望洞房江漢遺興等作意格皆與盛
唐大異日用不知細味自別

七言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纖
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香稻啄餘
鸚鵡粒碧梧棲老鳳風枝聽猿實下三聲淚
奉使虛隨八月槎字中化境也無邊落木蕭
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儀清濁還高下三
伏炎蒸定有無水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句中化境也昆明池水風急天高老去悲秋
霜黃碧梧篇中化境也

盛唐句法渾涵如兩漢之詩不可以一字求至
老杜而後句中有奇字爲眼才有此句法便
不渾涵昔人謂石之有眼爲研之一病余亦
謂句中有眼爲詩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隱天
清木葉開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
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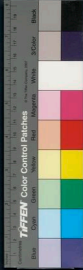
不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峰寒也

此最詩家三昧具眼自能辨之

齊梁以至初唐率用藍字爲眼盛唐一洗至
杜則有奇字

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中有太奇巧處然
巧而不尖奇而不詭猶不失上乘如孤燈然
客夢寒杵搗鄉愁則尖矣流星透疎木走月
送行雲則詭矣

大槩柱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遷衰難挽
子建以至太白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



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伏山道源爲
百世師二也開元既往大曆系興砥柱其間
唐以復振三也

曰偃曰禪皆詩中木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
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詩而杜往往兼
之不傷格不累情故自難及

杜七言律通篇太拙者間道雲安趙未春之類
太粗者堂前撲棗任西鄰之類太易者清江
一曲抱村流之類太險者城尖徑仄旌節愁

之類杜則可學杜則不可

李集賈者多杜詩賈者極少惟酒渴愛江清不
類是暢當作也道爲詩書重稍近然高仲武
以爲杜誦悉因同姓而說說國夫人一首殊
遠張祜無疑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
牛毛王侯與蠅蟻同盡隨丘墟歷闡第一義
廻向心地初此等語雖是少陵句格然識趣
非漢以來詩人才子所及



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盛
唐氣象渾成神韻軒舉時有太實太繁處中
唐洵洗清空寫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於無
可指摘而體格漸卑氣運日薄衰態畢露矣
盛唐賸多佳什如李頎朝間游子唱離歌昨夜
微霜初度河景聯復云闕城曙色催寒近御
苑砧聲向曉多朝輟晚暮四字重用惟其詩
工故讀之不覺然一經點勘卽爲白璧之瑕
初學首所當戒又如右丞早朝詩絳幘尚衣

冕旒袞龍珮聲五用衣服字春望詩千門上
苑雙闕萬家閣道五用宮室字出塞詩暮雲
空磧時驅馬玉靶寶弓珠勒馬兩用馬字柳
州詩銜山洞庭三湘夏口益城長沙六用地
名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煙火要不免於冗
雜高岑卽無此等而氣韻遠輸兼斯二美獨
見杜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正變互出
後來沾溉者無窮註誤者亦不少

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



小統學者步高岑之格調合王李之風神加以工部之雄深變幻七言能事極矣

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仝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不必羨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又王昌齡孟浩然俱有題萬歲樓作而皆拙弱可笑則以二君非七言律手也

許渾題潼關五言李頎樂遊原七言中四句居然盛唐而起結晚唐面目盡露余甚惜之

老杜七言吳體亦當時意典所到盛唐諸公絕少黃陳備欲法此而不得其頓挫開闔之妙遂令輕薄子弟以學杜爲大戒近獻吉亦坐此然其才力雄健合作處尚可並馳時尚風靡然士選繁縵之殷近夫輩七言遂無一篇平整皆賢者之過也

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紫宸殿退朝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觀登樓閣夜崔氏莊秋興八篇氣象雄宇宙法律細入毫芒自是千秋莫祖異時擬之昌黎益極推尊而



莫能追步宋人一槩棄置惟元成伯生楊仲
弘得少分至近日諸公始明此義

初唐王楊盧駱盛唐王孟高岑雖品格差肩亦
微有上下惟陳杜沈宋不易優劣

晉稱袁伏宏以爲此魏稱邢魏收殊不平伏誠
非袁比魏於邢晉衛之政耳惟楊盈川云吾
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此語絕無謂而後人不
加考核至今狐疑滕王閣序神俊無前六代
體裁幾於一變卽畫棟珠簾四韻亦唐人短

歌之絕五言諸律靡不精工楊渾天模倣三
都盧五悲趨步九辯近體氣骨有餘風華未
極宿王武氏一徹足爲文人吐氣諸排律沈
雄富麗沈宋前鞭以吾評王爲最駱次之楊
盧次之

唐應制諸首按詩宋之間三作外餘皆未愜人
意如武平一黃鸞未向林中嚙紅蓋先從殿
裏開魏蔡八木寒光千山霽色及劉太真輩
率凡語耳而橫被嗟賞至塲屋省題詩竟三



百年無一佳者文苑英華中具載可見說中傑出無若錢起湘靈然亦頗有科舉習氣如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與起他作殊不類下此若李肱李郢益無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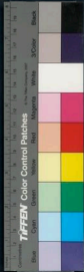
又有最可笑者楊汝士賦詩自謂壓倒元白今所得文章舊價桃李新陰二語雖事實稍切風格絕無足采全篇尤爲塵澀謂元白動色大誣

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

雖名流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爲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爲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元人評此詩云一篇之內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似過者

黃鶴樓鬱金堂皆順流直下故世共推之然二作典會適超而體裁未密手神故美而結構非艱若風急天高則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



驟讀之首尾若未嘗有對者胸腹若無意於對者細釋之則鑰鍊鈞兩毫髮不差而建瓌走坂之勢如百川東注於尼闕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決不能道者真曠代之作也然非初學士所當究心亦匪淺識所能共賞

此篇結句似微弱者第前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作峭快恐未合張弛之宜或轉入別調反更爲全首之累只如此軟冷收之而無限悲涼之意溢於言外似未爲不稱也昆明池水雖極精工然前六句力量皆微減一結奇甚竟似有意湊砌而成益見此超絕云

蚤朝四詩妙絕今古買舍人起結宏響其工語在千條弱柳一聯第非作者所難也工部詩全首輕揚較他篇澆著渾雄如由二手朝罷香煙句王道恩大議之然是和舍人衣冠身惹御爐香意耳賈此句顧華玉亦有近拙之評王岑二作俱神妙間未易優劣昔人謂王



服色太多余以他句猶可至是疏荒衰之犯
斷不能爲詞嘉州較似工密迥藉光曉鐘亦
覺微韻又春字兩見篇中則二君之作尚匪
絕取之璧也於戲不易哉

細校王岑二作岑逆章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
天成景聯綉爛鮮明蚤朝意婉然在目獨領
聯雖絕壯麗而氣勢迫促遂至全篇音韻微
垂不爾當爲唐七言律冠矣王起語意偏不
若岑之大體結語思窘不若岑之自然景聯
甚活終未若岑之駢切獨領聯高華博大而
冠冕和平前後映帶遂令全首改色稱最當
時大槩二詩力量相等岑以格勝王以調勝
岑以篇勝王以句勝岑極精嚴縝匝王較寬
裕悠揚介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窮歲月較之
未易墜其一也

杜七言句壯而闊大者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
炎蒸定有無壯而高拔者藍水遠從千澗落
玉山高竝兩峰寒壯而豪宕者五更鼓角聲



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壯而沈婉者三年笛
涇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壯而飛動者合
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壯而整嚴
者江間波浪兼天湧寒上風雲接地陰壯而
典碩者紫氣關臨天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
壯而穠麗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
景移壯而奇峭者憲合西嶺千秋雪門泊東
吳萬里船壯而精深者織女機絳虛夜月石
鱗鱗甲動秋風壯而瘦勁者萬里悲秋常作

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壯而古淡者百年地僻
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壯而感愴者錦江
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壯而悲哀者
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人來結語之
壯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壯
語之壯者高江急峽雷霆闢古木蒼藤日月
昏掬字之壯者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
甘息機雙字之壯者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
時時龍一吟凡以上諸句古今作者無由範



園也

詩最貴麗而麗非金玉錦繡也晏同叔以筆歌
院落爲三昧因高岫至寶丹一等然梨花院
落又待入小石詞矣麗語必格高氣遠韻遠
思深乃爲上乘

宋人謂老覺全腰重慵便玉梳涼爲乞兒語而
以樓臺劍戟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爲富
貴詩至今無道破者不知此特詩餘聲口景
象略存意味何在杜集得一聯云落花遊絲
白日靜鳴鴉乳燕青春深稷麗萬水頃自不
伴至香馥合殿十四字天然富貴楊花燕子
又不免作乞兒矣

國朝一名公云蘇頌之輕花落鷓鴣豈不如羅隱
之天地同力岑參之柳拂旂露豈不如韋莊
之萬古坤靈是固大言虛明之鍼砭然飛花
落鷓之前卽下見南山平臨北土之句也柳
拂旂露之前卽曉鍾萬戶僊仗千官之句也
如四語者亦可難以前說乎且蘇詩非前有



南山北斗則飛花落鵲何殊六代岑詩非前有萬戶曉鐘則柳拂旂靈骨異初唐李獻吉云淵大者半必細二詩缺處正阿堵中豈可獨舉一隅耶然此亦就二詩論耳如欲以弱調爲七言則斷斷未論也

七言律最宜偉麗又最忌粗豪中間毫末千里乃近體中一大關節不可不知今粗舉易見者數聯於後宋人吳江長橋觀月詩鄭毅夫云挿天蟠竦玉腰淵跨海鯨鯨金背高揚公

濟云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瑕蕙子美云雲頭豔豔開金銜水面沈沈臥彩虹三聯世所共稱歐陽獨取蕙句而謂二子粗豪良是然蘇句苦斤兩稍輕不若子瞻合嚴鐘鼓三更月野宿龍絲萬竈煙自稱偉麗蓋庶幾焉又不若老杜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以和平端雅之調寓憤鬱悽愴之思古今言壯句者難及此

趙殿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唐人



稱壯而蘊以爲寒儉楊蟠八丈虹睛臥影
一千項玉碧無瑕宋人推壯而歐以爲粗豪
二公雖此道未徹此等議論自具嚴然祖豪
易見寒儉難知學者細思之

宋藝祖未離海底千山黑幾到天中萬國明可
謂宏爽而意致淺俗不足語詩宜和帝日射
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大似鮮華而
村陋適人去詩愈遠合上八聯參之璞鼠石
燕斌珙和璧辭矣藝祖亦題月諸聯皆取詠

蘓長公詩無所解獨二語絕得三珠曰作詩必
此詩定知非詩人蓋詩惟咏物不可汗漫至
於登臨燕集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爲主使句
格可傳乃爲上乘今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
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氏真
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粘皮骨者漢唐人何
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卽一二大家有之
亦偶然耳可爲法乎

崔顥黃鸝樓李白鳳凰臺但略點題而未嘗題



黃鶴鳳凰也杜贈李俱云庾園府鮑參軍陰
子堅未嘗遠引李陵近攀李嶠也二謝題戲
馬臺則并題而不粘但寫所見之景故古人
之作往往神韻超然絕去斧鑿宋元雖好用
事亦間有一二未若近世之拘

清暉能娛人遊子滯忘歸凡登覽皆可用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凡燕集皆可書海日生
殘夜江春入舊年北固之名奚與天闕象緯
通雲臥衣裳冷奉先之義奚存而皆妙絕千
古則詩之所尚可知今題金山而必曰金玉
之金咏赤城而必云赤白之赤皆逐末忘本
之過也

權籠襄夏日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誠可
笑也然自是其語可笑非以不切故使秋夜
得此一聯將遂謂佳句乎如孟浩然微雲淡
河漢疎雨滴梧桐二語本秋夜景即夏日得
此一聯將不謂佳句乎後世評詩者謂吾不
切則可謂之不工不可工而不切何害其工



切而不工何取於切余夙持此論俟大雅折衷之

昔人云寧爲有瑕玉不作無瑕石此猶落第二義夫三身之論一源九方之相千里耳目口鼻咸可相道騷黃牝牡悉置亡問吾所知者上乘之禪天下之馬耳已有瑕無瑕云乎哉噫未易爲拘拘者道也

杜題柏霜皮濇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說者謂太細長誠細長也如何格之壯何題竹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說者謂竹無香誠無香也如風調之美何宋人詠蟹滿腹紅膏肥似微貯盤青殼大於盃荔枝甘露落來雞子大曉風吹作水晶團非不酷肖畢竟妍醜何如詩固有以切工者不傷格不貶調迺可咏物者題亦自無嫌於切第單欲其切易耳耳不切而切切而不覺其切此一關前人不輕拈破也

漢唐以後談詩者吾於宋嚴羽卿得一悟字於



明李獻吉得一洪字著千古詞場大關鍵第
二者不可偏廢法而不悟如小僧縛律悟不
由法外道野狐耳

作詩大要不過三端體格聲調與象風神而已
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與象風神無方可執故
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老橫習之久於
持盡化形迹俱融與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
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與象風神月
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
靈濁流求棍二者故法所當先而悟不容強
也

何仲默謂富於材稍使神情領會天機自流臨
景結構不傍形迹此論直指真源最爲喫緊
於往代作家大旨初無異同舍筏之云以獻
吉多擬則前人陳句欲其一切舍去蓋獨狗
糟粕之謂非規矩謂也獻吉不忿拈起法字
降之學者但讀獻吉書遂以舍筏爲廢法與
何規李本意全無關涉細繆仲默言自明



劉昭禹云五言律如四十賢人着一磨法不得
王長公云七言律如凌雲臺村木必錄兩悉
配適可一營絕類錄兩語尤精密習近體者
當細參

李駉何云七言律若可剪二字言何必七也此
論不起於李前人三令五申久矣顧詩家肯
縈全不係此作詩大法惟在格律精嚴詞調
穩愜使句意高遠縱字字可剪何害其工骨
體卑取避一字莫移何補其拙如老杜風急

天高乃唐七言律第一首今以此例之卽八
句無不可剪作五言者又如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五更鼓角悲聲壯三峽
星河影動搖等句上二字皆可剪亦皆杜句
最高者曷嘗坐此減價又如王維漠漠水田
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剪爲水田
飛白鷺夏木轉黃鸝九天闢闢開宮殿萬國
衣冠拜冕旒老杜剪爲闕闕開黃道衣冠拜
紫宸何害王句之工卽如宋人爲看竹因來



野寺獨行春偶過溪橋上下粘帶不可動搖
而隴拙愈甚自詩家有此論舉世無不謂然
甚矣獨見之寡也

唐人知貢舉詩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
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當
時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譏之後人主前說者
輒引作話柄不知此等詩卽上二字不可剪
亦成何語言舉一廢百可乎

何仲默云詩文有中正之則不及者與及而過
焉者均謂之不至至哉言也然有以用工過
而得者有以用功過而失者老杜題雁欲雪
違胡地先花別楚雲既改云見花奔漲海避
雪到羅浮愈細愈精魯直題小兒云學語春
鶯囀書窻秋雁斜尚不失晚唐既改云學語
轉春鳥塗窻行暮鴉雖骨力稍蒼而風神頓
失可謂愈工愈拙舉此二例他可盡推

杜桃花欲共楊花語後改爲細逐楊花落亦改
者勝然不可據此爲案如李獻吉少時題十



六夜月云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
潮精絕之甚晚年用意乃大不及前卽仲默
所謂過也

嚴羽卿云詩有別才非闕書也詩有別趣非關
理也十六字在詩家卽唐虞精一語不過惟
柱老難以此拘其詩錯陳萬卷亡論至說理
如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之類每被儒生
家引作話柄然亦柱能之後人蹈此立見敗
缺益知嚴語當服膺

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李何相
駁書大半論此所謂俊亮沈著金石鞞鐸等
喻皆是物也

七言律開元之後便到嘉靖雖圭角嶮巖鋸頰
峭厲視唐人性情風致尚自不侔而碩大高
華精深奇逸人騁上駟家握連城名篇傑作
布滿區寓古今七言律之盛極於此矣

王次公云桂陵後能爲其調而真足追配者獻
吉于麟二家而已然獻吉於柱得其變不得



其正故間涉於粗豪于鱗於杜得其正不得
其變故時困於重複若制作弘多體格周備
竟當屬之兪州

王維氣極雍容而不弱李頎詞極秀麗而不纖
此二君千古絕技大曆後風格曠廢至明迺
一振之

因朝仲默類王整密過之而間遠自得弗如于
鱗類李維峭逾之而神秀天然少讓至於精
華鴻麗政自相當數百年來直接二君無出

二君也

國初學杜若袁景文節舉之熊士遜其表表者
要之所得聲音相親耳又皆變調惟李觀察
得其風神王太常得其骨幹汪司馬得其氣
格吳參知得其體裁李之高華王之沈實汪
之整健吳之雄深皆杜正脉法門學者所當
服習也

世謂摩詰好用他人詩如漢漢水田飛白鸞乃
李嘉祐語此極可笑摩詰盛唐嘉祐中唐安



得前人預偷來者此正嘉祐用摩詰詩宋人
習見摩詰偶讀嘉祐集得此便爲奇貨訛謬
相承亡復辯訂千秋之下賴子雪冤摩詰有
靈定當吐氣

老杜好句中疊用字惟落花游絲妙絕此外如
高江懸峽小院迴廊皆排比無闕妙處又如
桃花網逐楊花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類頗
令人厭唐人絕少迷者而宋世黃陳競相祖
襲國朝獻吉病亦坐斯嘉隆一洗此類并諸
拗澁變體而獨取其雄壯闊大句語爲法而
後杜之骨力風格始見真善學下惠者
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邊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本常話而一時模尚遂令大
夫使者填塞奚囊太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
佞扶風漢大藩之類亦後學之前車也

詩載

內編

近體中

七言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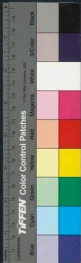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202209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x37cm v.16



詩教

內編

近體下

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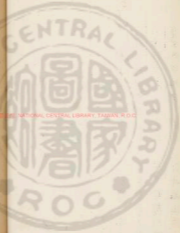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巖水 趙鳳城 文鎮

延陵 吳國琦 公良 重訂

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
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
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於域下梁陳以降作
者全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



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濟句格從
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
行而咏嘆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
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
者恐不足憑五言絕起兩京其時未有五言
律七言絕起四傑其時未有七言律也但六
朝短古聚口歌行至唐方曰絕句又五言律
在七言絕前故先律後絕耳

漢詩截古絕句四首當時規格草創安得此稱

蓋歌謠之類編集者冠以唐題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
此去截漢人前四句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
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截魏人中四句
然則絕謂之截亦可但不可專指近體要之
非正論也

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鏡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
巷風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
飾故渾朴真至獨擅古今自曹氏父子以文

章自命有俛縱屬雲集建安然薦紳之體既
異民間擬議之詞又乖天造華藻既盛其杜
漸漓首潘陸興變而俳偶西京格製實始蕩
然獨五言短什雜出闕闕闕之其句格音
響尚有漢風若子夜前溪歡聞團扇等作雖
語極淫靡而調存古質至其用意之工傳情
之婉有唐人竭精殫力不能進步者余嘗謂
相和諸歌後惟清商等絕差可繼之若曰漣
曼不節風雅罪人則端冕之談非所應然文

事也

清商曲不專晉人必雜有漢魏之詞如黃鶴參
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君知思憶誰
決非東京後語至後三首則淺弱無味蓋宋
齊文士擬作又晉所不爲矣凡漢魏六朝詩
眼日分明咸自歷歷間有亂真亦千百之一
耳

來羅曲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間瓜田不踞履
李下不正冠卽君子行前半首唐樂府刪節



律詩蓋出此

西洲曲樂府作一篇實絕句八章也每章首尾相銜貫串為一體製甚新語亦工絕如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海水綠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全類唐人

品彙謂挾瑟歌烏樓曲怨詩行為絕句之祖余致烏樓曲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學此如李長吉楊花撲帳春雲蕪之

知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也惟挾瑟一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絕成所自來然六朝味少繼者佚考

唐初五言絕于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杜審言度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說巴陵之什王翰出塞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

簡文烏樓曲四首奇麗精工齊梁短古當為絕



唱如郎今欲度畏風波太白橫江詞全出此
可憐今夜宿娼家子安聽高臺全用此至此
斗橫天月將落朱唇玉面燈前出語特高妙
非當時織詞比餘人競擬皆不逮惟江總桃
花春水木蘭燒一首差可繼之

齊梁並倡靡麗之說然齊尚有晉宋風調作唐
短古耳至律絕諸體實梁世諸人兆端

簡文帝別詩桃紅李白別觀葡萄及題雁天霜
河白三首皆七言絕也王筠元倡銜悲掩涕

一首亦同湘東日暮徒倚渭橋西正見浮雲
與月齊若使月光無遠近應照離人今夜啼
意度尤近但平仄多同粘帶時失耳挾蕊歌
比齊魏收作亦相先後則七言絕體緣起斷
自梁朝無可疑也

侯景

齊湯惠休秋思行云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
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已滅湫湫悲望如思
何梁以前近七言絕體僅此一篇而未成就
庾子山代人傷往三首近絕體而詞殊不諧語



亦未暢惟隋末無名氏楊柳青青着地垂楊
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
歸不歸至此七言絕句音律始字字諧合其
語亦甚有唐味右丞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
歸祖之

白雪紛紛何所似七言三句體所自始也岑之
覆明月二八照花新實祖此謂岑作始者選
易水二句爲一絕者大風三句爲一絕者六朝
尚多此體

楊用脩云唐樂府本自古詩而意反近絕句本
自近體而意反遠蓋唐人偏長衝至而後人
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偏至則李彭
明羽翼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
大家不能兼美近世愛忘其醜者并取效之
適矣用脩生平論詩惟此精確近世學杜謂
獻吉也然獻吉間有杜耳多作盛唐

唐五言絕體最古漢如蔡邕今何在枯魚過河
泣南山一桂樹日暮秋雲陰兔絲隨長風皆



唐絕也六朝篇什最繁唐人多有此體至太白右丞始自成家

太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于麟謂卽太白不自知所以至也斯言得之

摩詰五言絕竊幽極玄少伯七言絕超凡入聖俱神品也

五言絕三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

五七言律晚唐尚有一聯半首可入盛唐至絕

句則晚唐諸人念工愈遠視盛唐不啻異代非苦心自得難領斯言

黃雀銜黃花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鶯去不敢卷簾看晚唐郭氏奴作殊有古意與盛唐打起黃鶯兒同

晚唐絕如清江一曲柳千條真是神品然置之王李二集便覺短氣一將功成萬骨枯是疏語可憐無定河邊骨是詞語少時皆廟賞之近始悟前之失



數聲風笛維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日暮酒醒
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豈不一唱三歎而
氣韻衰颯殊甚渭城朝雨自是口語而千載
如新此論盛唐晚唐三昧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點檢
人間事只有春風不世情世間甲子須臾事
逢著恁人莫看甚雖然萬里連雲際爭似堯
階三尺高坑灰未冷山東亂項元來不讀
書皆催去張打油一間而當時感傳以爲工

後世亦亟稱之此詩所以難言

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杆解釋東風
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干崔魯李白同咏玉
環事世則意極精工李則語山信筆然不堪
豈論者直是氣象不同

杜陵太白七言律絕獨步詞場然杜陵律多險
拘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韻千
雲絕無煙火深衷隱厚妙協蕭韶李頎王昌
齡故是千秋絕調

